

海内
名家
短篇
說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出版

短篇說海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四角

版權所有

輯選者 南晏少山

發行者 漢文盛堂書局

發行所各大書局

美 國 小 說 大 家 拉 爾 甫 康 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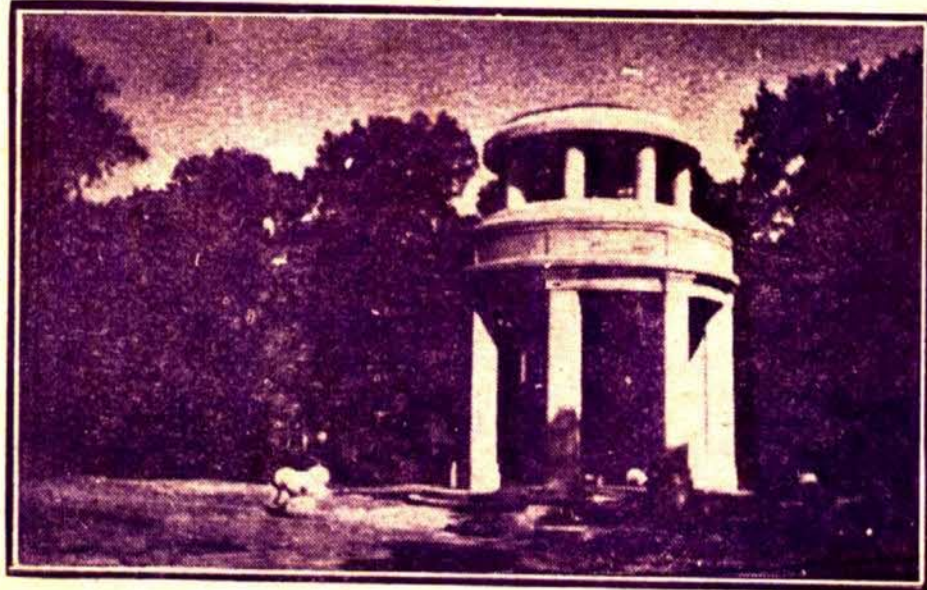
RALPH CONNOR

上女苟華拉西麥畫女國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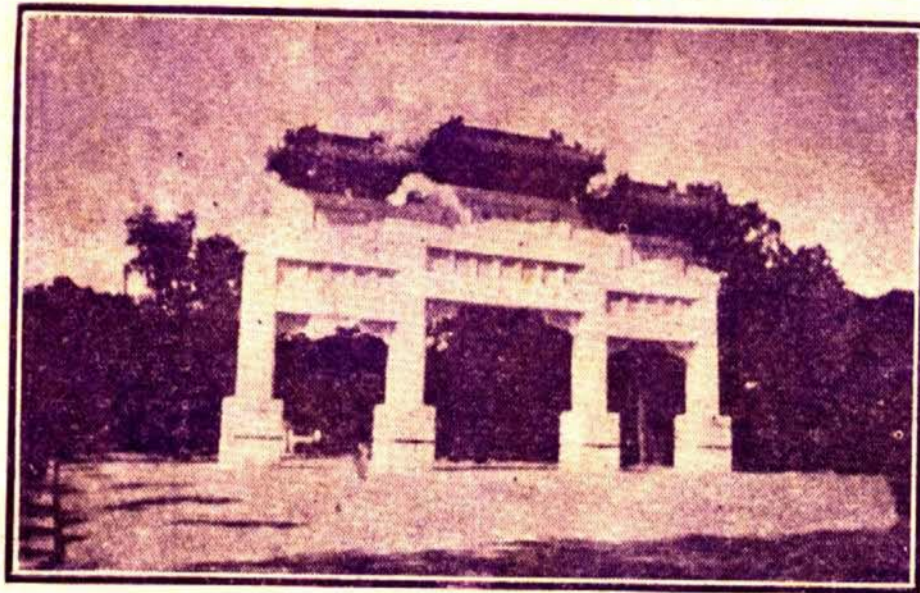


MISS MARCELLA WALKER

北 京 中 央 公 園 藥 石 亭



歐 戰 之 後 勝 戰 紀 念 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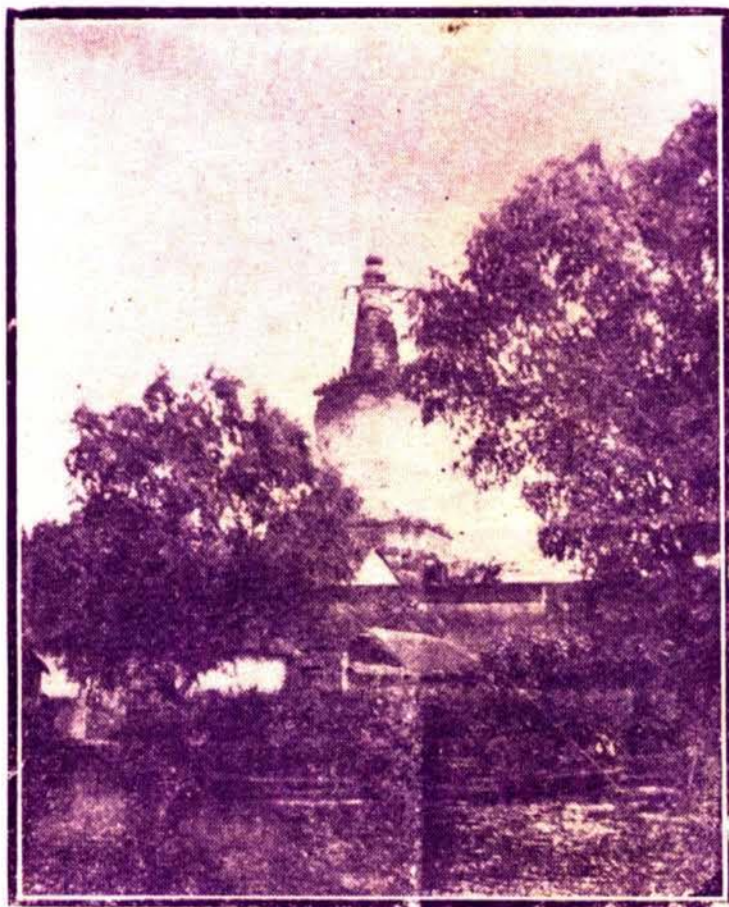


以 克 林 德 碑 拆 毀 改 造 者

揚州法海寺舍利塔（又名白塔）



舍利塔前之風景



愛讀禮拜六之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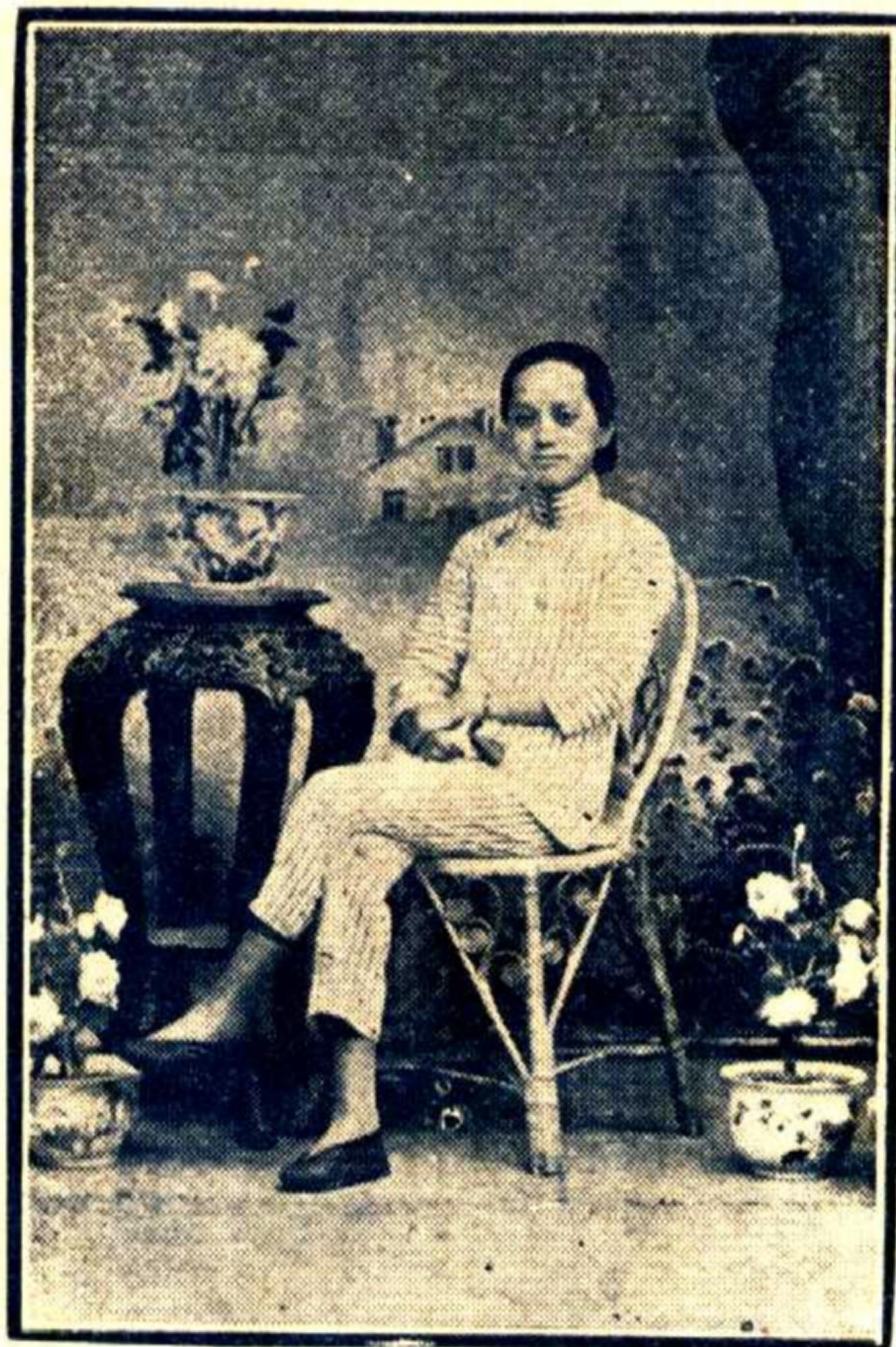
蘇州韓湘石

蘇州電局機上接時影
州話生司班線攝



石鶴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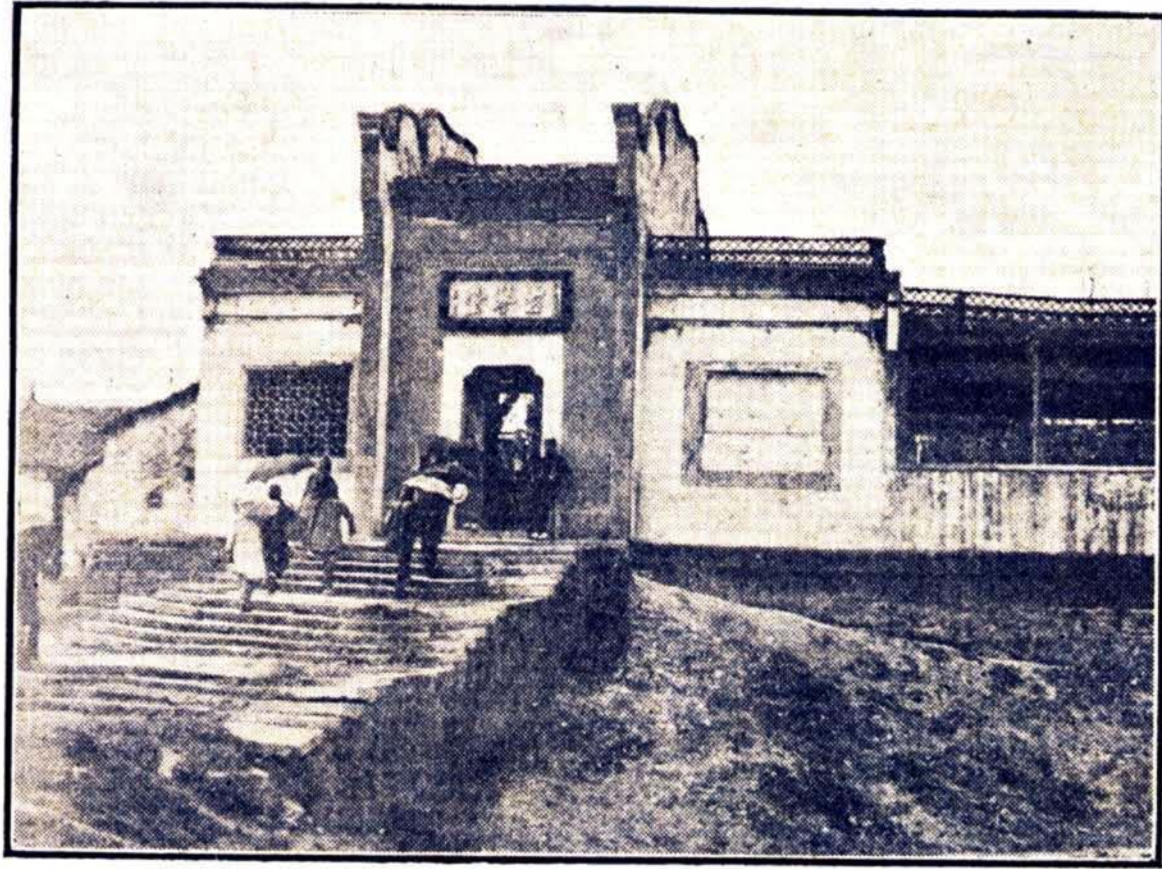
名震全國之蔣老五遺像



石鶴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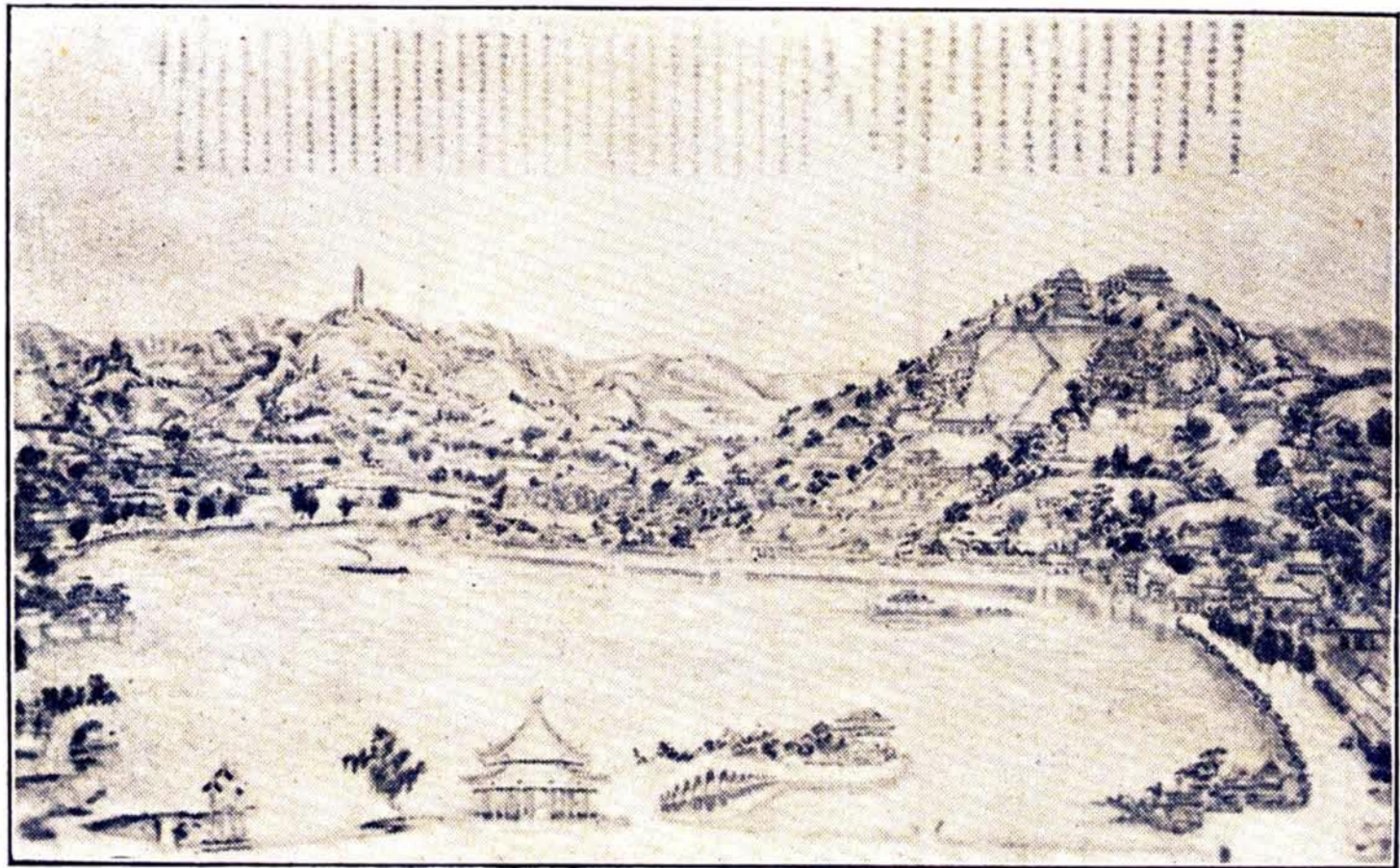
凡新舊劇伶
人各帮妓女
及唱灘簧浦
東紹興甯波
花鼓戲之男
女無不能唱
蔣老五殉情
記者

漢陽古琴臺(伯牙彈琴處)



吳中偉攝

頤和園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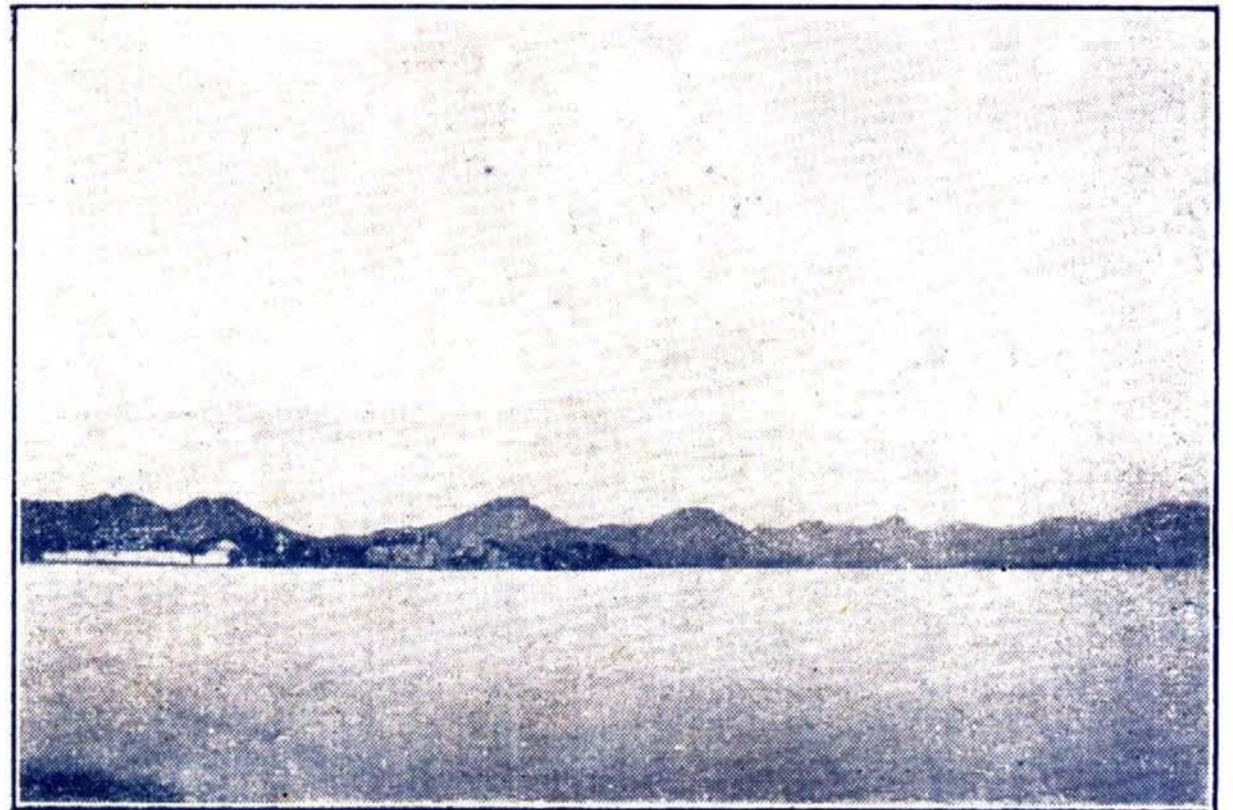


袁眉壽贈

九江小孤山



杭州錢塘江



袁眉壽贈

禮拜六照片賽珍會中之佳品



仁者樂山

智者樂水



周雪漁贈

幕一之(王大稽世)片影製新海上



會相林演却假真

本 社 編 輯 部 同 人 合 影



小 蝶 陳 遠 慕 丁 瘦 周 國 賢 常 覺 李 家 駟 復 初 德 明 振 之 張 琳
劍 秋 孫 炯 梅 是 朱 龍 天 虛 我 生 陳 蝶 仙 大 錯 王 鼎 鈍 根 王 晦

法蘭西大作家仲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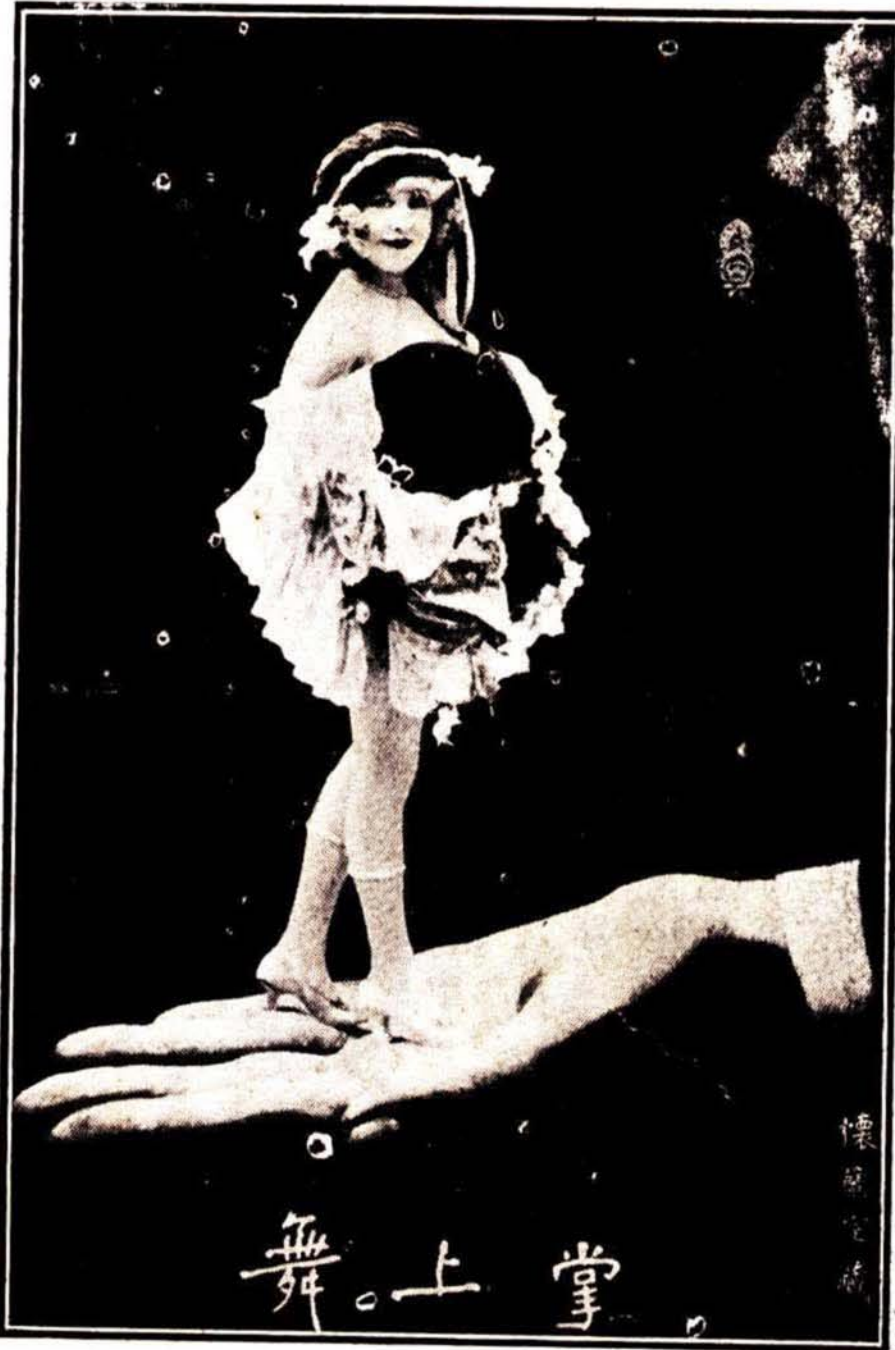
Alexandre Dumas.

英吉利大作家葛德



H. Rider Haggard.

法蘭西歌臺中之明星美葉之舞



Mlle. Dormeuil.

英吉利大作家南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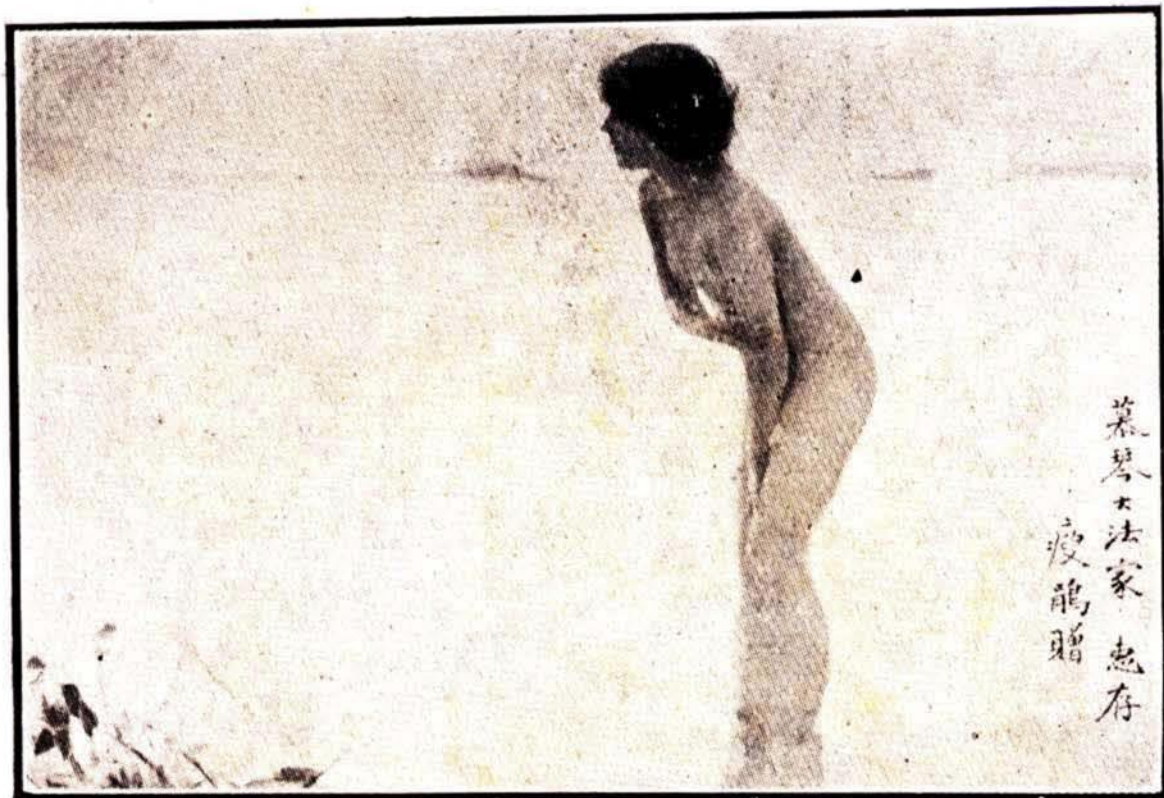
A. Conan Doyle.

法蘭西大作家柏霜



Guy De Maupassant.

歐 洲 名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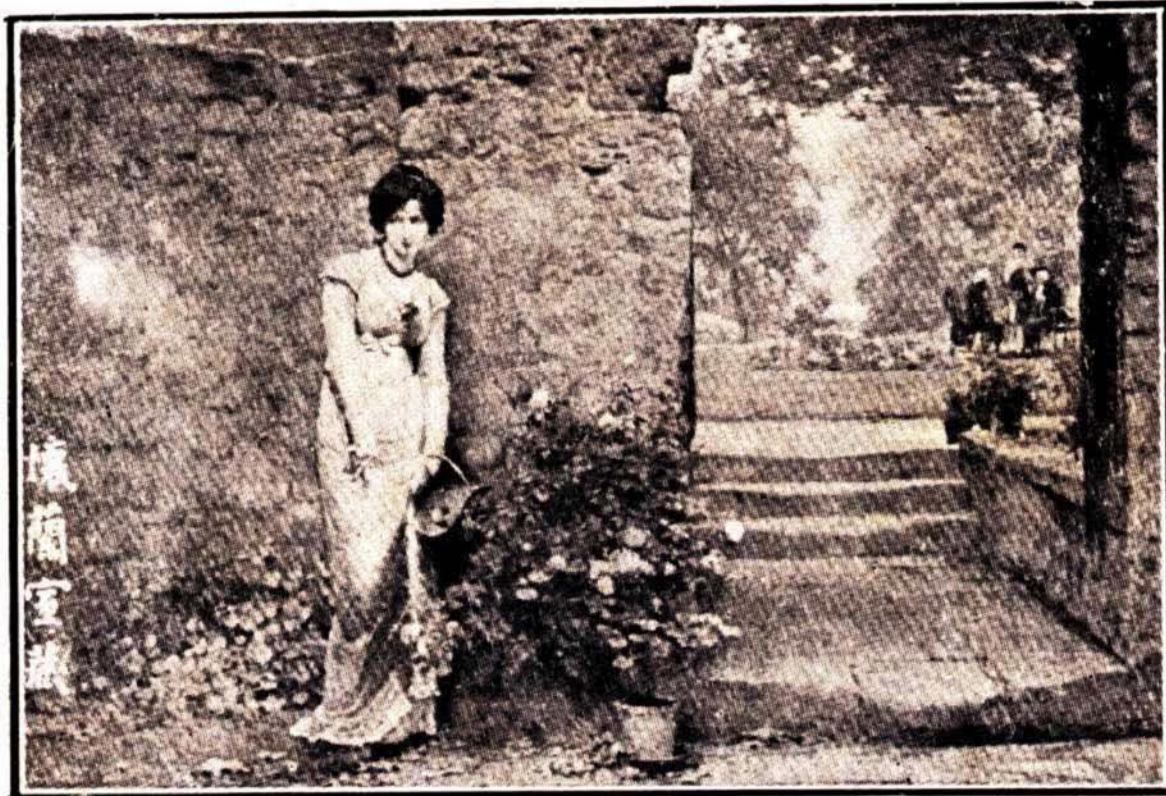


慕琴大畫家
瘦鵲贈
志存

“Matinée De Septembre.” By Paul Chabas

(九月之晨) (法國大畫家保羅夏白氏繪)

歐 洲 名 畫



“The Proposal Accepted.” By Marcus Stone.

(阿父允矣) (英國大畫家麥克斯冬繪)

畫 名 洲 美



(夏) (美國名畫家却爾可挨爾龐繪)

"Summer." By C.F. Allbon.

畫 名 洲 歐



(諸君和我) (英國名畫家約瑟哀爾斯萊繪)

"Chorus, Gentlemen!" By A.J. Elsley.

●木戮自述

呂真我 天津

看官們。可知道我的來歷麼。我前世是一株東方甲乙木。生在大荒山下。因為身軀短小。狗不上。棟樑之材。每每受人鄙見。後來進了一個甚麼匠人手裏。左劈一刀。右下一斧。纔產出我們一母同胞三兄弟。但我們秉性方正。無論怎樣。總是失不了本真。比了那些模稜兩可的小人。要差十萬八千里呢。自從呱呱墮地。就教我住在一個玻璃櫃內。這櫃裏同伴甚夥。有的名牙。有的名角。有的名水晶。白玉。可是這些人們。很帶着些富貴氣象。就好似不樂和我們為伍的一般。我們當初也何嘗不羞羞慚慚。不過日子久了。虛榮心也漸漸地淡下去了。閒暇無事。我們仰着頸子往外瞻望。呀。來往的過客。跟着蠅沒了頭一樣。東跑西撞。也不知忙些甚麼。有好些人。每天在我們所住的櫃外。探頭探腦。但是世風澆薄。各處一理。像我們這種窮無聊賴的人。那裏有人。看在我眼裏。所以凡我們同伴。若論在櫃裏寄住的時日。要算我最長最久了。

有一年叫做甚麼辛亥方纔過了雙十節的幾天。就有幾個雄糾糾氣昂昂的軍人。慌慌張張跑到我們櫃上。大聲問道。你們這裏賣木戮麼。隨着就伸手抓起我們三個。摩擦了半晌。問了問價錢。末了。同輩的說。就是他罷。你趕緊把這幾個名字『驗訖』『暫扣』『照發』鐫上。

我的名字叫做「暫扣」哥哥叫「驗訖」弟弟叫「照發」自此我們就脫離玻璃櫃來在武人羽翼之下了一日睜眼一看不知何時來到一所又高又大的樓房裏這所房子氣象很闊門口掛着大牌牌上寫的是甚麼檢查處房裏電燈電話電扇紗窗倒也齊備當中還橫着一張七八尺長的大條桌上硃砂印泥紫藍墨水大概都是給我們預備的按說高樓大廈明窗淨几比那卑淺偏促鎮日坐在那玻璃櫃內爽快得多又加添了無上的威權德律格納姆就是我的硬對頭管他甚麼密電呀急電呀一等電呀二等電呀十萬火急電呀一個不順眼就給他乒乓兵打他一個寸步難行可是這些事情我哥哥也不做弟弟也不做單叫我一個人做惡

辛亥這年革命軍起西南諸省那些殺身成仁的先烈洒熱血擲頭顱眼看着就要推翻專制成立一個真正共和奈我不達時務屢屢阻撓鬧得功敗垂成了個四不象的國家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袁世凱又叫我大施那攔路打劫的本領斷絕民軍消息才把民軍打敗民國六年安徽省長倪嗣仲擁兵獨立相繼而起者不下五六省同盟進兵犯京在那時候我千不該萬不該受那些萬惡軍閥跋扈武人的驅使狐假虎威肆無忌憚連大總統都不認得以致北京消息不能傳達南中南中援兵不能應召北上近今數年直皖之役湘鄂之役奉直之役孫陳之役又多以俘虜在下跟扣

留火車截留稅款等量齊觀。我本是一個無權無勢的人，對於任何方面都沒有絲毫實力抵抗。只得唯唯諾諾，服服帖帖，做人傀儡。受人家撥弄。如果他們行使有方，扣留得當，有何不可？因為軍電往來不是攻城就是掠地，不是何時劫寨就是何時應援。這種消息縱然留中不發，于國於民也沒甚麼大壞處。不過這單就是的方面說，至於錯誤稽延種種弊病，那就一言難盡了。

電報本是急如星火的东西，那裏容得片刻停留？譬如有人於此病在垂危，欲借他轉瞬千里的力量，立刻召回自己的家屬，又如洋場商人營業做虧，欲借他朝發夕至的電匯，或者可救燃眉的急需，拍電之人那裏有許多閑暇，句斟字酌，沒有一字之誤，倘或有一點觸犯我的忌諱，我就死不放行。看官請想這裏有多大造孽。

我哥哥「臉訖」是向來不肯得罪人的。無論何人全是送往迎來，弟弟「照發」也是平和得很。有時看看我實在不公了，他就出頭調和，調和勸我不可過於認真，我也樂得的做個人情，免得一番動手動脚。這幾年中不瞞諸位，我真聲名狼籍，怨聲載道了。被害之人偶然瞧見一紙電報，深深印着我的痕跡，就罵我萬惡，咒我該死，我真冤枉。

我跟我哥哥弟弟是一樣方正的，也是一樣的形同木偶。那裏有那樣冲天的本領，作福作威，這不

菊芬館談綴

過是幾個軍閥武人派些黨援羽翼我之名扣留人家電報嫁禍於我罷了。

四

▲菊芬館談綴

蕭菊君 濟南

膠鬲墓

清光緒間有金某除魯之曹邑令曹舊有膠鬲墓鄉人敬事之金某博學強記精於攷據疑膠鬲之墓不應在曹境斷爲後人僞托命工役鋤發之中虛無所有既深則睹一古碣臥其下上鐫字若蝌文鳥篆艱深不可辨識爰棄之道周平其地數日後延賓廳事舉茶器欲飲口張不可復閉漸旁裂闊如巨盃瞪目而死集衆醫驗之僉謂無少恙不能證爲何症傳聞既遠有謂膠鬲示靈者有謂狐祟者紛紛聚訟究未可據。

贈妓聯

勝清末葉湘撫楊文鼎蓮幕中多名下士有某甲眷一妓某乙同時亦眷之二人固未謀面更不知有其他關係後經聞事紹介而成良友互通家世且有葭莩日久漸諗並知有同妓之雅然各行其是不相干涉逢妓生朝二人相約以聯爲壽上下聯分任撰述妓固先荷花一日生也甲吟曰生共荷花一日長乙續曰分來楊柳兩家春吐屬風雅妙造自然誠韻事哉。

譚木匠

譚木匠。濼夷。窶人子也。習木工業。粗識之。無暇喜。摹鄭板橋書畫。積年既久。得其神髓。直可亂真。一時求之者。麇集其門。骨董商。每壽以巨金。倩其寫繪。而署燮名。珍重。售諸收藏家。收藏家。嘖嘖稱爲板橋翁之神品。無能明之爲膺鼎。至今尙多什襲寶笈。自調爲橄欖軒真跡者。勿寧謂爲譚木匠之真跡。爰記之以爲考據家之一助。

外史氏曰。吾人見板橋翁之作品而寶之者。非震鄭燮之名實寶其藝術上之價值耳。彼譚木匠。具其同等之藝術。祇以執業賤不克自顯。必托他人之名。而見重。可謂不幸矣。然以實際言之。寶板橋者。自板橋寶木匠者。自木匠虛名何與哉。特收藏家未免惘然若失耳。

文牘之語病

老輩爲予述。清光緒甲午歲。薄遊京塵。曾見兩奏章。咀嚼之堪噴飯。其一乃一武員因患痔請開去馬前差使者。句中有云。據醫云。地關穀道不堪蹂躪。誦之已爲絕倒。不十日。又有一礦務公司督辦奏報招股情形者。其警句云。已入股者。既思抽出。而未入股者。復觀望不前。臨文不檢。有如此。而令讀之者。直欲笑破腹矣。

● 香 金

香

六

吳太玄 上海中
學書局

六月十九那天。大河下一隻渡船。滿載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自晨至午。一船一船裝了過來。穿梭般的接續不斷。

撐船的老頭兒。腳旁邊擺着一個臉盆。滿盛着不少的香資。老頭兒嘻開笑口。再也合不攏來。

一個僧寺。正對着這條大河。住持大早起。先指揮小沙彌。在香案旁邊擺了一個大銅鉢。然後把那扇又高又大的正山門。呀的一聲拉開。那些搶上頭香的。便蜂擁而進。個個都要爭先跑上。大雄寶殿。原來他們早已在山門外露坐了一夜。

周大媽因他兒子病勢危急。分開衆人。跪倒座前。默祝了一回。便把案上籤筒。拿下來搖籤了。幾十下。求了一個仙方。連忙掏出香錢。鏗的一聲。往大銅鉢裏一擲。淋漓着滿頭汗珠。急急匆匆的去了。張老頭子今年剛剛七十歲。他只有一個兒子。三年前帶了大小老婆出門去。去年年底才寄了三塊洋錢給老頭子。却連半個字都沒有。老頭子倒有些放心不下。也喘着氣。擠在人叢裏。求根神籤。問問平安。於是那大銅鉢裏面。就有了他破腰包裏幾個包了。又包裹了。又裹的銅元。那銅元才和他主人分別。還有一絲很溫暖的熱氣。繚繞着。

王大嫂拜過了菩薩，吃過了素麵，獨自一人悄悄的躡進後殿，在送子觀音座旁，玉女捧的盆裏，抓了兩個小泥娃娃，往懷裏一塞，接着伏在地上，重重的許了一個大願。

李老太太攜着十一歲的孫子來掛幡還願，對住持說：「瞎子先生，算我的小狗子的命，說是不能過十歲，幸虧我見機，瞞着他父親，寄名在觀音娘娘面前做兒子，才算渡過這重難關，住持連忙極力奉承了幾句，捧出一本重修大殿的募化簿來，李老太太一口就叫住持寫上四百元。」

六十三歲的王寡婦，靠編草鞋度日，也掏出四百文來，遞給住持，說是來一股太陽，會求太陽爺爺保佑他一輩子的平安，永遠不生災害病，又走到眼光佛座前，磕了幾個頭，兩手抖顫顫的在身上，掏了又掏，數了一百文，放在香鉢裏，嘴裏還自言自語的說道：「別的事，尤可菩薩的錢是不能少的。」日影微斜，山門兩旁那些愁眉苦臉，一步一拐的叫化子，看看香客已經走完了，也都背了錢囊，哼着小調，大踏步的去了。

住持把大銅鉢安置穩妥，便急忙晃着光頭，走進廚房，對一個很妖嬈的婦人，笑着說道：「吾的心肝，你今天照料養麵，辛苦極了，還不早些休息休息麼？又低聲說道：「我前次允許你的金鐲和珠圈，明天進城，一定要代你設法辦到如你的願。」

瓊花老二小史

▲瓊花老二小史

覺遜口述 S. K. 筆錄

九

覺遜曰。我作客漢口。友朋輩或召作狎邪遊。覺情不可却。竟驅車往矣。即識瓊花老。二時爲十年秋。瓊花居四成里十一號。妝閣中陳設雅潔。尤爲遊客所稱道。案置中西小本小說多種。尤以譯本爲多。凡客之迎合心理。以自鳴其文者。尤爲瓊花所惡。我曾詢其致惡之由。瓊曰。彼輩皆取肉慾主義。見予稍識字。乃故使予知其人爲文學之士。欲以此爲餌。則心術尙可問哉。一日。瓊花會自述其身世矣。

瓊花爲南京人。姓張。父某爲揚州典史。瓊花幼喪父母。受育於其叔某。負篋上海某女校。性慧悟。逢考多列前茅。惟天下之聰明人。受社會之溶化。亦易衣服及裝飾等品。以貧家女郎。豈能與富家閨秀爭一日之長。而瓊花自負天賦之才貌。不願鬱鬱居人後。人定可以勝天。而瓊花從此墮落矣。先是其舅母某。少寡。操神女生涯。窺其貌。美。心。忽動。願又爲女學生。不易進言。及後。窺見瓊花。虛榮之念。乃以五百金。鑽戒時式衣服。二套。爲贈。瓊花之冰清。潔玉。不三月。已成爲路柳牆花。初張豔幟於四成里五號。十一年春。予自鄂返。瓊花之近狀如何。則非予所知矣。前禮拜六。予友潘君自漢來函。謂瓊花數致函與予。適予又贈予一禮拜六。睹瓊花照片。新愁舊恨。又不知

勾起幾回也。乃述其身世如此。以告世之好虛榮者。

S K 曰。覺生述琦花身世既已。必強予爲之錄。投之禮拜六。以警女子之懷虛榮心者。謂雖不作娼妓而隱痛或較娼妓更甚于意。則謂虛榮之魔乃人類之公敵。青年男子而受虛榮之患。又所在皆是。讀斯篇者。慎毋以琦花爲名妓觀。當視爲前車也。口述筆錄之本旨。其盡此矣。

關山難越

(又名五十千)

周鐵九 上海

徐厚甫是個席豐履厚。不諳世故的老頭兒。家道雖只小康。却是自從跟着他父親休職。解任回鄉。便一直在鄉村裏問舍求田。尊榮安富。有時雖也到省城裏來逛逛。相與的無非多是些親戚故舊。上中等社會的人家。如此的過了幾十年。簡直可以說得是不知世路的險巇。於今年幾倒有五十八歲了。命宮是很不錯的老父。雖當時已下世二十來年。恰生了兩個狠好的兒子。大的一個在安徽做知事。也還有點政聲。第二的在內務部裏充了個部曹。也補到一員主事的實缺。新近又得了保舉。指日可望升遷。只一門美中不足的地方。便是這老大老二。娶親都已數年。還不會見個一男半女。這年三月裏。徐厚甫接到一封京信。說是前月底。二媳婦養了個孫兒。自己又升缺員外。兩重喜事相并。想接老人家來京看看開開心。厚甫看是他第二個兒子的家書。本爲歡喜。也想藉此

順便去游覽遊覽京華風景。鄉裏又橫豎有人理事。不須自己操心。樂得出外頑頑。并且輪軌交通。萬里庭戶。長途是極方便不過的。便略略收拾了兩件行囊。擇了吉日良時。一個人隻身就道。進京去了。

各省地方。總有幾處的人民。是負着著名的特性的。類如湖北的黃陂。廣東的嘉應。都是著名刁狡的。在那裏服官的人。僕役等遇到這些地方的人。多懷有戒心。相戒着不敢雇用的。江西出名的就要安義了。安義縣出外的人。偏生以當長隨的爲多。人家多不喜用他。他總冒着鄰縣的籍貫。或稱奉新。或稱新建。其實究竟並不關係在這籍貫上。一個人只要忠實勤懇。就無論是什麼地方的人。人也一般倚重。若像他們那麼習爲欺詐矯狠。便憑你冒認是山東曲阜縣孔聖人家裏的人。人一般不敢領教。正是所謂在彼不在此的呵。無如這些大名鼎鼎地方出產的人。偏偏不肯覺悟。大多數總還這們着一轍相尋。真真可歎。

看官須知在下憑空發這一番議論。并不是閑文呢。於今且說長江輪船上。有一次招商局江永的。上水班期。半路裏上來一個客人。生得粗短身材。濃眉大眼。穿了一件青布袍子。看去不似上流社會中人。隨身一條布被。一隻蔑籠。却是空空的。上船來找到茶房。打了幾句單行語。接着陪笑道。盤

纏不夠了。出門人不講安逸。隨便給我個地方蹲蹲。將就過去就是了。茶房也回句單行語。便把他領到房艙外。夾弄裏。指着地下道。朋友不嫌氣。這兒打地舖。將就就能。他連聲很好。放下舖蓋。支起篾籠。在一間十八號房艙外面地板上。坐了下來。四面打量。附近幾個艙門都關着。止這十八號是個單間。一個五十多歲。狠富厚的老頭兒住着。老者獨行無伴。却狠怕寂寞。看見有人宿在門外。便捧了一枝水烟袋。坐到門口小凳上來。合這新來地舖上朋友攀談。彼此問訊起來。才知道地舖上朋友姓萬。號福全。自稱在鎮江一家莊號上跑街。現在回家看看家小。老者哩。原來便是徐厚甫。新從北京住了幾個月。回向南昌家裏來。談到彼此多同路回鄉。又都無伴侶。既是同鄉。自覺分外親熱了。萬福全問起徐厚甫是個老太爺。有兩個兒子。在外做官。鄉裏又廣有家財。這回新自北京回來。過安慶時。還想上坡看看大兒子。便非常的足恭。額外奉承。因說到自己早年。也本是跟官的。後因主人把他帶到鎮江。去年死了。才暫時改學生意。到底不熟習。語氣中似乎還想跟官。苦沒人薦引。徐厚甫生長不出門。頗沾染點南昌人浮誇的習氣。聽了姓萬的口語。便信口開河的說了許多。他兒子如何闊綽。如何孝順。與及京寓裏怎般怎般的事跡。只要我給你一封信。他們萬萬不能待差你。門上沒意思。不如老實叫他派你個師爺。還多有些油水。直說的天花亂墜。把個萬福全

聽的涎唾直流。又審知他是個沒經世路的人。易爲對付。一路上便小心陪侍。老頭兒也和他無話不談。次日到了安慶。因爲船上載有一位偉人。有幾個鐘頭耽擱。萬福全扶持厚甫。向會館一問。才知他大世兄分府廬州。四個月前連搬去了。好在原船不曾開。便依舊到船上來。老頭兒歡喜萬福全。便替他也寫了個房艙。兩人同住。一直不分彼此的結伴向南昌去了。

南昌在九南鐵路未開車以前。省城尙沒有大規模的旅館。這時在司道前。撫院之西。藩署之東。各官署適中的地方。發生了一家鴻福客棧。這客棧是通連着幾家大屋宇所組成的。有五六十號房間。十多重院落。鋪陳價格。共分四等。原因得着地勢上的便利。生涯狠是不惡。南昌俗尙。旅館非江湖上熟習的人。是開不來的。所以這鴻福棧的東家。并非土著。也不詳其歷史。只在鄉裏娶了一頭親事。老板娘年事狠輕。姿色也好。岳家富厚。南昌鄉風。不甚給外籍結婚的。不知他怎樣對的親事。娶來日子不多。已生了個兒子。老板爲着鎮江還有生意。不能常住這裏。家裏又沒旁的親人走動。恰巧棧房最後一進。有個單獨的院落。牆門以內。做了個內廚房。堂屋一間。後面接連兩間房子。狠爲幽靜。便把老板娘搬來。帶個奶生生一同住着。一切可由棧中照料。各事放心得多。

鴻福棧有天來了一起客人。看似一主一僕。又似東夥朋友。一個貴倨點的是個老頭兒。一個照料

他的。是個四十來歲。安義口音的漢子。老頭兒似乎有病。一進屋止坐在炕上不則聲。那漢子却到賬房裏來。問道。棧裏有清靜的上等房間沒有。我們同伴路上受了風。要個僻靜點的地方養病。那怕與大衆離得遠些不要緊。茶役招呼不到。不見怪的。賬房說。棧裏東後邊有個院落。一排五間。面四石庫。與普通客房前後相離。再清靜沒有。只出入太過深曲。不方便點。儘可開出來看看。說着取了鑰匙。老頭兒并沒動身。那漢子自跟賬房去了。兩人看了一回。只當中一間有人住着。賬房指着漢子道。你們要清靜。你看這兒好嗎。不但衆客人的喧嚷聽不到。便是街上的鬨鬧。也風都吹不進來。這院子太偏僻。差不多點客人們。是不願搬進來。不怕後來喧嚷的。養病是再相宜沒有的了。若是要熬藥羹粥。半夜間弄點吃的。不必上前邊。就這牆門外屏風後面石庫裏。是我老板娘小廚房。上那兒燒羹極方便的。你要靜。便打掃北牆脚一間與你何如。漢子點點頭。賬房自招呼茶役收拾。漢子也領了老頭兒進來。歇下了一遭。一遭的向小茶房來。燒羹藥餌食物。

鴻福棧的老板娘。這時才得十九歲。說是將近二十來歲的人。只因在家裏作女孩兒。父母嬌愛。一直不會知道人事。及嫁到這老板家裏。又一直住在這海底樣深的房子裏頭。連街上是什麼樣情形。從來也不會見過。老板又是外方人。此間沒有眷屬來往。成日家只和一個奶生生相對。奶生

生也是沒年紀。所以兩個人直同一對半大的儂孩子差不多。老板不在家。每到夜間。奶生生帶着孩子早睡了。老板娘獨自一人坐在堂屋裏。燈光下做針綫。人聲隔得遠。四面靜悄悄的。少年人自是非常胆怯。難得這夥客人來了。那漢子常來燒水做菜。有了個伴。心裏非常歡迎。那漢子覘覺他是老板娘。也格外的語言迎合。因此不到幾天。他倆已處的非常親熱。問知那漢子姓柳。是奉新縣人。自己說是老頭兒管租的賬友。老頭兒叫徐厚甫。這次從他北京做官的兒子處來。身邊狠帶些銀錢。聽說有三四千兩。於今在路上害了病。下鄉還得一天路程。不堪勞頓。故在這兒息養。息養。老板娘笑說道。他身邊這些銀子。一聲病死了。你倒好發個橫財呢。一句兜起了漢子的貪心。便也笑答道。看他望六十歲的人。身體倒還結實。小病如何會死。除非把他給弄死。財方發得成。只你未必肯允許呢。老板娘紅了臉。睜了他一口道。放你的屁。他又不是我甚麼人。什麼肯不肯允許呢。姓柳的見他不明就裏。知道易為。便夜夜陪着他做伴。不幾日。已探知他是個渾渾未整的人。常把語言試探。年輕愛說頑笑。每遇談到老頭兒身上。姓柳的故意說道。我若把他弄死。你也發個財兒。老板娘也笑道。你們的事我不管。我只要你送我五十吊錢做私房。姓柳的道。弄死容易。你只作為沒這事。我辦好了。五十吊包在我身上。旁的不為難。惟有死尸沒處安。倒是糞難事。老板娘答應。

這人死身入土。罔廢幾十歲。連這也不知。姓柳的觸着機鋒。便央求老板娘。要在他堂屋地板下。掘個坑。弄死了。把來埋下去。一定任什麼人也無法知道。老板娘道。堂屋也不是我的。你掘不掘我都不管。只萬一給人知道。可不干我什麼事。姓柳的居。半夜裏挑開地板。用力掘坑。掘過依然蓋上。幾日掘好。預備進行。再拿話試探老板娘。他只仍不識不知。不聞不問。此時棧裏茶房。忽然請假回去。新從前面調了個十四歲孩子進來。姓萬的正中下懷。急急剛要下手。那天厚甫不思飯粥。姓柳的道。我給你下碗好好的。草坊麵。例如厚甫點頭。姓柳的一會買辦回來。笑嘻嘻拿到小廚房。對老板娘道。五十吊要到手了。我今夜便送他到地板底下安眠了。老板娘這時才覺他認了真。連忙搖手道。不要了。不要了。我也不要你五十吊錢。只不許埋在我地板底下。我堂屋裏是夜夜要在這裏坐到二三更的。你埋個死人在髮頭。不怕鬼出來。嚇殺了人麼。不要了。不要了。姓柳的還想和哄着。誰知他急的要哭出來。只嚷道。我錢也不要。人也不許埋。你一定逼着我。就要告訴賬房了。說着朝外便跑。這時姓柳的真教難倒了。心裏又急又氣。幸而奶生生抱了孩子外邊頑。出一走來。撞見。豈不悞事。要在半夜。還好設法。於今剛才天黑。又不能動手。率性嚇他一嚇。看是怎樣。便沉下臉道。老實給你說。老兒已經弄死尸首。現在屏風外。你不怕。只管走出去好了。我是不陪你的。說着。

一面從懷裏掏出一疊錢票來道：「你只不則聲。五十弔錢原給你。這計果然有效。老板娘既貪財，又怕鬼。看見立時倒退了幾步。伸手接過錢票子，却光着眼睛望着他，嘴裏笑笑顫道：「死尸呢？我不管。這裏不許你埋的。姓柳的和聲道：「你別慌。不埋便不埋。我自然有別法。你只合往常一樣。別做聲。錢票子原給你。老板娘才定了心，低了頭兒，淚汪汪的，萎萎妥妥進房去睡去了。姓柳的這才養好了麪，把一碗放了一大把砒霜，端了進房，扶起徐厚甫，就着床，兩個人同吃。厚甫吃了半碗，要分些與他。他端着碗走開道：「今天麪裏豆豉特爲多放了些。要你一氣吃完。蓋上被搵一會兒，定然舒服。厚甫只得又勉強吃下。他偏着連湯也喝乾。蓋上被頭，不一個時辰，厚甫連呼肚痛。他進來時，早順手將橫門關好。第三間客人，四點鐘已經動身，不怕有人聽得。只是厚甫痛的漸緊，呻喚的漸高。他格外小心，忙盤到床上。厚甫連頭裏緊，再一屁股坐在上頭，不頓飯時，厚甫手脚擦了幾擦，早已不動。嗚呼哀哉！一靈向枉死城報到去了。」

這裏連忙收拾了一夜。一個黑早，姓柳的走到大門口，喚醒睡在門背後的看門人道：「我姓徐的老同伴，昨晚急病吐瀉，來勢兇兇。我扶他坐轎到他姪女婿家，遠送齷齪被單去洗，即刻不及回來。房間門未暇關，望招呼茶房注意。看門人在被裏模糊答應。姓柳的自去幹他的去了。」

姓柳的在八點鐘後回來。剛進房坐下。只見新調來的小茶房。一雙眼灼灼的釘住了他。倚在房門上邊。不動也不走。他初時不覺。只厭惡小茶房在這兒礙眼。便朝他說道。你不泡泡盪水去。呆立着幹嗎。小茶房立着只不動身。嘻嘻的朝他問道。那先生急病家去了嗎。今早晨你送他去的嗎。他真同你一路出去的嗎。姓柳的被他一問。有點心虛。幾乎應答不上來。只裝着架子。斜在枕頭上。待理不睬的哼了一聲。小茶房又道。你扶着他走得去的嗎。姓柳的發煩道。怎麼會走哩。小茶房道。既沒坐轎子。敢則是你背得去的嗎。姓柳的道。誰說沒坐轎哩。小茶房道。棧房間壁便是轎行。既叫轎。怎不叫到棧裏來。却費心勞力的扶他出去哩。況且他病的這們急。怎連哼的聲音都沒有哩。姓柳的給他問的沒話回。深恐言多必失。索性不理他。他却又接着問道。你和他向來熟識的嗎。初來時沒甚大病。怎不送他回鄉。却在這兒耽擱哩。你說送他姪女婿家去。他既有這一門子至親。又兼害病。怎在這兒住了半個多月。從沒來看過他一回。他也不給他個信兒哩。姓柳的只不則聲。小茶房又笑着回身。自言自語道。依我說。老頭兒老實不會出去。只不知把他藏到那兒就是了。一句話戳中了姓柳的心。念着這小王八羔子。不乖不傻。說些話倒句句利害的。萬一教他胡弄出點什麼形跡來。那就壞了大事了。不如再耽擱一兩天。早走爲上。心裏怕他再來絮叨。昨天又忙了一夜。身子本

來見乏。就率性關上門。和衣睡覺。無奈心裏有事。魂夢不安。彷彿有人來捉拿自己。極力抵拒。正不得脫。大叫一聲。一驚而醒。睜眼看時。一盞洋油燈。已經點在案上。那邊徐厚甫床上。影約一個人臥着。分明昨夜未下手時樣子。頹然又疑又怕。益發胡圖。倒底炸起胆子。跳起來看時。原來那邊牀上。已經撩起的帳子。和已經捲起的被褥。不知甚人。幾時仍把他放下。逐一鋪好。還真有個人。臉在上。頭姓柳的這一嚇。直嚇的連三魂七魄都幾乎從屁眼裏掉了下來。咬住牙關。突突的抖着。將被頭拉開一看。直把他那把無明烈火。又從至驚極懼的境界裏。冲胃上來。恨不得把那人也照徐老兒一般。給他個碎尸萬段。你道什麼事哩。原來那牀上睡的人。不是徐厚甫。却是那個最惹人厭的小茶房。當時被他捉弄的恨極了。本想敲他兩下出氣。幸而轉念一想。他并不曾犯着大錯。別鬧岔了。無論如何。總以耐過這一兩日爲高。倒反按着氣頭。將他搖醒了。來道。你是怎麼進來的。却到這兒。猛睡。小茶房嘻開張嘴。問他道。你大個的老頭子。都有本事把他藏起。難道我就沒本事進這房裏來麼。况且你也不是他什麼人。可以隨便替他混作主。難道我就不能在他牀上睡一覺麼。我知道害急病的人。來的快。好的也快。許他明朝好了。走回來。一鋪牀弄的。不成樣子。回來他怪我們茶房。說我又不曾教人謀殺。爲何把我鋪牀。弄得和停尸的攔板一樣。我們還沒話對他說呢。說着又

自己低聲笑語道。其實我諒他已經永不會說了。姓柳的沒法奈何。只得成半夜。寸步不離的監守着。好別教他亂動物事。小茶房直到姓柳的吃好夜飯。重新睡好。才各自去了。次日一早起來。小茶房進來打掃。一手就在牀底下。掏出一隻麵碗來。說道。好好的兩人吃麪的碗。爲什麼一個把來放在牀底下哩。說着拿起了碗。只顧的瞧。姓柳的正洗着面。一回頭看見。連忙搶到手中。向窗戶外邊用力一擲。嘩郎碎了。小茶房詫異道。這碗敢則有見不得人的去處嗎。不然爲甚把來磕了。姓柳的扳起面孔。故意總不則聲。小茶房也立時收了笑容。正色對姓柳的道。喂。客人你別儘着和我裝。嗚虎兒呢。老實告訴你。說做茶房的在客人面上。是擔得有責任的。老大的一個人。怕不能由得你一個非親非故的人。隨便擺佈。隨便說說。便嗎嗎糊糊的憑他去了。在別人哩。或者做的到。怎奈派着我。當這裏值。偏偏又在我接手的一天。却不能由你鬼扯胡調。信以爲實。我已經看出你許多不實不盡的行爲。差錯你窮他富。你的身分和他的身分太過不對。萬不能說是同伴朋友。人家憑你說之不去考究。我可不能。老實告訴你。今天還出那老頭子。或是老頭子所在的確實地方。便萬事全休。不然。我詎裏告帳房。將你稟送封官。扣留追究。請你自己放明白點。說罷回身便行。姓柳的心裏本虛。知道他并不單止是言辭利害。當時陪出笑臉來。一把拖住小茶房。笑道。看你這小朋友不

出。這麼不經頑。你只道老頭兒那去了呢。今天本要送衣服給他替換。回來吃過飯。同你一同上他姪女婿那邊去。望望他。那你可以放心。不朝我要人了。好利害。日後大了。倒是一個腳兒。小茶房聽了。也不則聲。掉頭自去了。這裏姓柳的。預備了一個包袱。幾吊錢。一點過後的辰光。踱到帳房裏來。請他代寫了一個南門上。很遠的地址。并把包袱一個。現錢伍串。交託櫃上。請他轉交小茶房三子。送給徐老頭兒。并問病狀。帶着說明。今天自己不得功夫。過一天再去探候。帳房如命。打發小茶房三子去了。姓柳的出去了一會。回來交了十塊錢給帳房。除還棧租外。餘多的存候總算。并說遇見厚甫的姪女婿。說要留他多住幾天。囑咐把他行李送去。再歇一會。便把徐厚甫的一隻箱子。叫了部人力車。自家押着出棧而去。

廣潤門外一個划船碼頭上。有個三四十歲的人。押了一部小車。到河邊卸載。雇船過河。划到岸邊。那人遺下一口皮箱。逕自匆匆去了。划船上久待了半個辰時。客人依舊不見踪跡。以為得到意外財帛。很想私贓回家。無如看見的人多。都要染指。看來獨吞不得。只得當衆打了開來。誰知箱子一開。一齊都嚇了個臭死。那時深悔不該貪得。擅自開箱。乘人一陣嘴嘈。已經嚷的滿河皆知。隱瞞不得。祇得報告水上警察。請來勘驗。原來箱子裏并沒旁的東西。盡是一塊一塊的砍碎了死人的屍

體。於是謀殺鉅案。登時哄動全城。

這時南昌警察廳。初設偵探部。探長璩氏。頗有才能。做了些時。總不曾得到機會發展。社會上還有許多人。不以為然的。剛巧這案發生。大家便都主張叫偵探去查緝。其時那開箱的划戶。已經因尸體在地船上的嫌疑。訟累繫入牢獄。這起案。若依舊式辦法。便應坐落划戶。要責成他指交雇船的那人。若是指交不來。便成無頭公案。這划戶雖然不至抵償。却也無法解脫了。璩探長承辦這案之後。先把划戶傳來。安慰他道。我狠知道你無干。無論如何。一定立時開釋你。但是。你不必驚恐。凡我問你的事情。你只誠實說來。將來獲到真兇。你不但無罪。還要領功呢。然後再把雇船的人。衣服身材。年齡口音。一一詳細問訊。再問來雇船時情景。以及車夫的面貌年齡。車資幾何。有無爭論。訖回答的一切。多是普通狀況。毫沒什麼特別情形。只記得車夫有一隻眼是瞎的。但全城人力車。何止千數。又向那兒去找這獨眼推車的人哩。璩氏却回明長官。先行放了划戶。跟他約定。只管照常生理。若我有用你時。再來幫我。一臂好了。

璩探長承辦此案之後。警察廳長初時甚為憂心。因為省城重地。從來不曾出過這般血案。外間頗為重視。偵探部剛才設立。便碰到這宗無頭事件。萬一破獲不了。聲譽何存。十分放心不下。密傳了

探長進來問他可有把握。探長道：「破案事極其容易。求廳長予限兩星期好了。只是要緝獲兇手到案。一時却斷斷不能。因為這時兇手出境已遠了。不過將來全案揭曉時，總有機會可以把他緝獲就是了。」廳長聽說吃驚道：「你已經得了頭緒了嗎？兇手是誰也知道了嗎？」探長說：「出事的地方和替兇手車送箱子的人已經查着了。只不過謀殺的經過始末情形，有幾處關節沒會貫通。所以才請予限十五日。但據探長看來，進行如果順手，再得三五日全案也許可以宣佈了。」廳長驚喜非常道：「你承辦才三四日，就已得到這些成績，驚異極了。但是從何着手，可以談談我聽嗎？」探長道：「本案一出，我就知道決然不是土着的人做的大凡謀殺的起原，多不出奸財仇三種。死者是個老兒，又無尸屬認領，明明不會是奸行，事不見於本地社會，自然也不會有仇。兇手一定知道他此地沒甚親友，新從別處到來，身邊却有財帛，因而起意。這可見一定謀財了。驗過尸傷，并非生前支解。足知兇手來與死者熟悉，不但熟悉，甚且同居，所以不用幫兇，客易下手。驗得有毒死痕跡，明是毒死後，因所居繁盛，尸身不能遺棄，又無法運出，才想到支解了，裝入箱子，冒充行李。兇手本意不過是想帶出尸身，叫駕船的發見，代他拋棄入水，以圖滅跡，必因別生窒礙，不能純依預計做去，遂致時間出入的關係上，為衆划戶所覩，張揚出來。然而一轉展間，兇手已達到潛逃出境的目的了。由此推

測出事地點。必在人衆雜居之地。而是一個至鬧之中有至靜的地方。無疑。此間情形。只有各寺觀與棧房。寓居過客。而寺觀多地居僻靜。出戶容易。偶有坐落鬧市。然亦較客寓寂靜。即棄尸而逃。儘有餘裕。今既事實上都不能辦到。必爲客棧。又無疑。所以當事出後。探長便派了夥友。化裝到各棧房。查覓這個鬧中極靜的地點。續據查得。止鴻福棧有後院五間。與客房遠隔。緊鄰棧東住家。而棧東家眷。又只青年稚婦兩口。不足觀察妨礙。料到出事。必在這地方。昨日親自化裝到彼借寓。查得小茶房三子。極細心識事。從三子方面。已探得出事確在此棧。并老板娘亦有嫌疑。於今只待緝到獨眼車夫。便可着手逮捕。廳長歎然道。你推理極爲明澈。難怪易於得手。只茫茫人海。這車夫又從何處追尋哩。探長道。不。車夫雖多。但俗習推人力車的。他們俱各有營業的地段。并且各客棧俱有常慣攬載的車夫。從這上調查。車夫人數雖多。不慮無從下手。廳長聽着好了。果然不出兩日。在鴻福棧左近。覓到獨眼車夫。訊明某日確自棧房裏推載皮箱一口。到城外碼頭過渡。探長便請了公文到棧檢察。小茶房三子。呈出姓柳的擲碎的碗片。底上尙存有砒霜的澱滓。又向姓柳的行李內。查得徐厚甫與萬福全像片。給車夫划戶看過。證明確是此人。又查檢得厚甫的信札幾封。知道還有兒子在京仕宦。又調詢前手茶房。知道萬福全常到小廚房燒爇。因至老板娘住處檢查。探

長剛走到堂前。皮鞋踏着地板。聲音很空。忙將地板揭開。發見一個埋人大洞。衆人無不駭然。老板娘被着重大嫌疑。在司法科吃了幾百皮鞭。憑你實供。總不相信。登時把棧也封了。事一播揚。都說鴻福棧串同兇手。謀財害命。一起無頭重案。不出一禮拜。居然被警廳偵探。挾發出來。外間沸沸揚揚。還是據探長密稟廳長說。老板娘確不同謀。唯其確不同謀。才會尸身發露。炯察易於着手。要若通同謀殺。則這件尸身。向坑裏一埋。不知幾時才會發覺。到那時經歷日久。轉折愈多。查緝起來。真才不易探緝呢。現在求廳長且不要難爲他。待緝到真兇。提出法律上有力的證據。再行開釋他好了。昨天在死者行囊內。檢得賬目一紙。及寄他安徽長子的一封寫而未發的信。知道他身邊沒甚餘財。朋友託帶的漢票六百兩。還沒交去。大約兇手必去免取。於今且赴漢口查緝。若能幸遇。結案總在一二月間。於是給了一角關文。據探長就起行出了。

萬福全苦了一世。從來不曾一口氣。見過五十塊錢。這天逃到九江。宿了棧房。掏出銀票一查。是漢口豫通源的六百兩莊票。其餘厚甫身邊所得。不到一百二三十元。次日就製了行李。乘輪赴漢口而來。免取現銀。放情作樂。下宿在一間棧裏。那棧的隔壁房間。有天來了個姓王的客人。氣派狠爲闊綽。每天多在堂子裏狂嫖。所眷的個姑娘。恰與福全的相好同院。因此兩人出入。時時相過。氣味

又是相投。看他人雖豪爽，却沒甚朋友。問起知他是來頑耍些時。等個朋友來漢。就到武昌謀事的。萬福全就有意拉攏他。兩人非常投契。只是這姓王的手面太闊。花錢又最寬。福全從沒入過花叢。這一來也入了迷陣。沒多日。幾百金。能乘幾用。早已揮霍盡了。福全几自憂煎。姓王的竭力安慰。說再等幾日。倘這朋友還不來。我也不等他了。蘇州警察廳長和我一等的交情。屢有信來約我。我們同到蘇州去。大小混個事情。那兒也是個繁華的地方。有得快樂呢。果然過了幾日。姓王的要走了。同了萬福全。趁了下水輪船而去。次日到了九江。有個人找到房艙裏來。向姓王的再三致意。說是道尹打發來的。一定請上坡去。小住兩天。連同伴的客人。一併邀請。姓王的決計不肯。萬福全相勸多時。才不得已應許上去。攜了萬福全。走上蘆船。望見岸上警察。比平時佈散額外的多。福全有些志忑。意欲不去了。却被姓王的挾着。併且道。他們是來迎接我的呢。一面說着。一面踏到坡上來。誰知上岸不多幾步。四面警察圍了攏來。姓王的拉着萬福全的手。交給他們道。在這裏。一面笑着對萬福全說道。你別心慌。有個姓徐的老頭兒。在南昌控告了你。於今且到南昌一走。事情了了。你便可以自由了。萬福全聽得知道案情發覺。身入網羅。耳朵裏哄的響了一聲。魂靈立時出竅。由此過了不到兩個月。南昌的人都稱讚偵探部緝兇破案的神速。徐厚甫的兒子。也各閉信奔喪。萬

福全到了執行的那天。後擁前呼。去尋極樂的世界去了。

閩游談屑（續）

汪祖培

南臺北行約十里許。抵省會。大道康莊。馬路平闊。聞爲許世英長閩時所築。路途平砥。光潔無倫。蓋一則閩中係沙土。性質恰到好處。二則攪和蠣灰。故也。閩人嗜蠣。於海灘立石。成林。蠣來附石。作窠。飛團錦簇。萬壘千層。居民俟潮退後。採蠣作食。味頗鮮美。其壳則積儲堆壘。開窰燒灰。較燒石灰手續爲易。且蠣灰效用勝於石灰。此亦廢物利用之一道也。

馬路平闊。既如上述。人力車因而發達異常。但馬車僅見轎式的一種。專任旅客招僱。爲數亦不甚多。南臺晉省。尙有一種汽車。係商人組織公司。購置電車式汽車數輛。劃定界線。往來梭織。其售票搭客。亦分等次。路線自南臺起。至省城鼓樓止。車資以銅元四枚起碼。接等遞加。開駛迅速。乘客咸稱便利。

遊戲場不多觀。劇院三家。營業不甚發達。且只一家是京班。餘則福州土人也。有公園二。一曰南園。在南臺至省城之中心點。因在城南。故名。地址尙宏敞。惜居曠僻之處。游人不多。不過粗具規模而已。其二曰西園。在省城之西。該處較爲繁盛。因稍出色。

青樓一端命名之奇異及酬應之特殊。在在與蘇滬不同。其等級有四。最高者名大白臉。頰蘇滬之長。三次曰小白臉。類蘇滬之么二。又一種曰清唱。則類似堂寓。介乎長三么二之間。馬櫻花下。艷幟高張。入夜則鑼鼓喧闐。引人入勝。因名屬清唱。顧名思義。不得不身價自高。故對客恆言儂輩。祇以舞衫歌扇爲生活。不作留髻送客之事。其然豈其然乎。而最下者則在十里洋場。爭妍鬥豔。黑牌金字大書（三等妓女某某）字樣。此種妓女。取價既廉。問津自易。致惹得浪蹟游蜂。紛飛忙逐。此亦平康中之別開生面者也。

大白臉小白臉兩種妓女類皆秘其窟宅。瞞其行蹤。西廂記云：（玉容深鎖繡幃中。怕有人搬弄）的可移贈若輩。余蒞是地。初聞其說。莫明其意。迨博訪周諮。始明真相。蓋當時閩中爲用兵區域。客軍雲集。耀武揚威。且軍人在用武之秋。自不免有趾高氣揚之舉。該妓等深居簡出。殆爲此歟。

楚館秦樓。既獨闢蹊境。則問津者自不免迷路而徘徊。生張訪豔。無熟魏之介紹。往往不得其門而入。而熟親之走馬章臺者。情形亦迥殊蘇滬。初無碰和把酒之花頭。亦無出局應徵之名目。平時者過妝閣。不必呼朋引類。但與所歡聯袂清談。樂共晨夕。長真閣詩云：笑並欄杆攜手坐。與郎

細數指間螺。宜此情景也。

報效一層。大約年分四季。每到季末。廣發花箋。遍邀舊朋。在妓寮大設筵宴。名曰聚景。是日赴宴之人。須各出番佛五尊。以幫主讎者之忙。妓女對客感情之濃淡。一以此時來賓多寡爲轉移。是故設讎之人。希望來賓之蒞止。亦如淮陰候之將兵。多多而益善也。余之不憚煩述此者。一以白臉名目之新奇。一以擲春目的之所在。故特表而出之。庶揚州夢裏之樊川。對此一簇桃花。可由源而竟委耳。

有一種天然衛生浴池。曰溫泉。蓋福州地勢較熱。逼近火山。故有此天然美物。考溫泉之出處。或因地熱。或因含有礦物質。而熱其泉。能治病。尋常瘡癩。一經洗沐。過宿卽愈。卽潰爛之瘡。數數洗沐。亦能去腐更新。蓋水既純潔。可愛且。不經火力燃燒。故有適宜之溫度。而無激烈之火氣。惜開元宮中妃子。無福躬親。羨翩翩傳裏羅生。不煩指點。此種溫泉浴地。在南臺一埠。共有十餘家之多。惟居王庄一帶者。係真心溫泉。餘均贗鼎也。

省會商業遠遜南臺。實業商號。竟如曙後孤星。惟工藝一項。頗稱獨絕。其中以雕漆器爲最。是項商店。全城約有百餘家。亦分優劣。製造最精良者。門前並不設肆。只懸一牌。顧客須進內交易。而

所製之物確稱精妙絕倫漆包既光澤可鑑彩繪亦雅淡宜人品物不一大別之可分花瓶鏡奩菓盒提籃暨大小各種盤皿以及文房清供之筆床硯匣種種款式珍瓏悅人心目此爲特別製品其原質或用紡綢或用通草所製故輕而且堅但紡綢通草二物祇能製成小品玩具其他較大諸物仍須選擇堅美木材製造也

雕琢之木器係以極老之樹根爲之視樹根之形勢相體裁衣雕成佛像人物種種珍瓏生動煞是可愛余曾見一樹雕老人酌酒嚮遠笑容可掬此種雕琢雖云就樹移堂要非斲輪老手不克臻此

特製之品索價奇昂余偶指小花瓶一對問價竟索四十餘元之鉅物固鬼斧神工愛難釋手然以數十金購一玩具未免太不值得因此作罷

除雕漆器外尚有皮箱一項亦較他處爲精美箱之製式一如尋常而選材非常嚴格皮張少有微疵者卽棄而不用故能馳名遐邇所售各箱大小不一有本色者亦有加漆者漆色約分三種一淡黃一葵綠一棕色大都現售者本色居多倘須加漆應預定也

尚有一種紙紮品紮成人物花鳥種種傳神亦能唯妙唯肖人物以戲劇爲多畫裏眞眞呼之欲

出花鳥亦栩栩欲活却疑春色之招來外以玻璃爲罩亦稱體精緻每具價值三五元不等惜此物攜帶不易故只能銷售本地攜以航海者僅有也

廈門一海島也一名嘉禾嶼亦名鷺嶼在福建同安縣東南島中有城清季設廈門廳駐此今改思明縣海灣名廈門港島居港之東北角周約三十餘里灣內水量頗深海船均可下碇惜無輪船碼頭旅客上下須乘少舟過渡小舟名雙槳蓋是項小船之榜人直立後艙以兩手推雙槳而行因名望之儼如春燕之貼水飛也島中撐船渡日者聞有三千餘人之多聚家持蠶桑船資凌辱旅客往往有之官廳雖能洞燭其肝然不能盡治于法何則治不勝治故也聞太古公司曩者曾議建造碼頭亦爲該船幫糾衆抗議而罷若輩唯一之抵抗法則聯合全島之勞働界同時罷工不運貨物不渡旅客名曰罷海

廈島四周羣島星羅風景絕勝民國紀元前四六一年葡萄牙人來求通商我國許之迨南京條約成關爲沿海吾通商之一貿易繁盛出口貨以紅茶糖紙爲大宗商業情形以及限用銀幣種種一如南臺而所售物品亦都來自福州暨泉漳各屬製造品中有印色一項異常名貴係漳州所製聞漳州有專製印色之家五首推名古香齋者爲第一此種印泥色香俱備鮮豔非凡其色

著紙日久不退。但價值甚鉅。每小盒內裝印泥一兩。最次之品。每兩售洋四元五角。遞加至每兩十六元爲止。惟其物真古色古香。足副其實。誠天房之妙品也。

廈漳鐵路首尾共分十一站。曰廈門。曰嵩嶼。曰滄海。曰蘆塘。下廳。曰通津亭。曰後港溪。曰石馬。曰蔡店。曰吳宅。曰江東橋。曰漳州。此交通部所定站名也。廈門乃海島。故有名而無站。廈之起點。實在嵩嶼。欲往乘車。須先過渡。且時當護法聲中。交通線在。所以必爭漳州一帶。爲陳炯明之軍隊所駐。自江東橋起。爲閩軍臧致平軍隊兩方均特別戒嚴。往來旅客咸受檢查。故鐵路營業因此減色。（編者按上述軍事已成往迹）

廈門開駛上海之輪船。大都來自廣州汕頭等處。廈埠係經過線。故往往不能定期。船票價目亦時有升降。或遇來船稀少。旅客擁擠時。須二十元方買得一張房艙票。且須與茶房水手轉轉情商。蓋此種輪船。本以裝貨爲目的。趁客一層。歸船上買辦支配。與公司不涉。往來上海廣州面經過廈門之輪船。爲招商局之公平。廣大。廣利。飛鯨。愛仁。同華。暨太古公司之新彊。宜昌。以及大阪商船會社之大義丸。大仁丸。各輪較有常期。其餘則或偶爾經過。未能定期。各輪船公司均設於磁街。招商局船號比較固屬居多。惜同華愛仁兩輪噸量太小。船身窄狹。航海異常鑿鑿也。

●這是個怪癖女郎

朱淑卿是個二十來歲的女青年。他在中學校裏讀書已經快近三年了。他家裏和他讀書的校裏離得不多遠。所以他除出放假的日子和禮拜日外便一個人清早就急巴巴的跑到校裏去了。等到那一輪血色似的太陽剛要落西的時候他便慢慢地回到家裏和他的母親姊妹談笑着。怪有趣的。受那家庭中的幸福呢。但是他在校裏對於各項功課却非常用心。他的才學在校裏也算得個數一數二了。他的面龐兒也生得很是齊整。所以全校的全學都很崇拜他。

咳……美中不足是個人所不能免的。像淑卿雖有這般才學。又有這樣美麗的面龐兒。誰知他却有一件很奇的怪癖呢。這也可算是個美中不足呢。大凡一個人的癖。不論什麼人。都有的。什麼戲癖。酒癖。書癖等類。無如淑卿的怪癖。真個可算比衆不同呢。他畢竟是件甚麼癖呢。哈哈說出來。連著者罰得誓。再也揣測他不出呢。閱者諸君。雖有水晶般的心兒。一時也恐怕不知他端的是件什麼癖呢。你道究竟是什麼癖。却是個『恨男癖』。什麼叫做恨男癖呢。因為他哇的一聲出世以來。便不願意和男子說話。不但不願意和男子說話。而且很怕見男子。他不論在路上。在家裏。一見了男子。早低着粉頸。漲紅了臉。遠遠的避着。就是見他父親和兄弟。也是這般的。他這怪癖。連中學校裏。

的全學們都知道的。幸得他校裏的教員也是女人。不然又不知什麼呢。有時候同學們說着他的怪癖。拿他取笑。誰知他也嬉皮笑臉。和同學們取笑着。記得有一天。他從學校裏放學回來的時候。剛走到自己門口。無巧不巧的。他哥哥懷仁。正立在當門口。一見淑卿回來。他也曉得淑卿的怪癖。一時高興。便裝做不會看見。只管自己立在當門口。動也不動。淑卿一到門口。剛抬頭起來。一眼看見懷仁。立在當門口。早把粉頸垂下。漲紅着臉。立在傍邊。一些不動。歇了一會。見懷仁並沒有讓開。他以為懷仁不會看見自己。便輕輕咳嗽了一聲。再看懷仁依舊不讓。這一來。可把淑卿急得。只把兩隻脚在地上亂蹬。他又不願意挨身進去。這時那懷仁肚裏暗暗的好笑。後來懷仁見他怪可憐的。幾乎要哭出來。只讓他進去。他一見懷仁已經讓開了。像飛的般跑進裏面。把個懷仁恨得牙癢癢的。暗暗罵了聲短命的捉狹鬼。沒來由的被他作弄了一回。

還有一天。記得淑卿剛吃過夜飯。因為他房裏熱得狠。他便想到後院裏去納涼。剛跨出房門外。一眼瞧着前面有個約莫三四歲的小孩子。慢慢的向前面走着。他以為是自己的妹子。便走上前去。輕輕的在那小孩子頭上拍了一下。那小孩子正慢慢的走去。忽然覺得頭上被人拍了一下。便回轉頭來。淑卿一看。却是哥哥懷仁的兒子。不覺大大的吃了一驚。心裏暗想。又碰着男子了。忙別轉。

頭就走說也奇怪那小孩子先前見淑卿拍了他一下以為鬧什麼頑意兒後來見淑卿轉身就走了他便笑嘻嘻的跟了進來淑卿回頭一看懷仁的兒子跟着自己追來心裏一慌三腳並做二步跑進自己房裏將房門緊緊的關住嘴裏還暗暗的罵了聲咒不死的小蹄子那小孩子見淑卿已經把門關了他就用兩隻手在門上拍了兩三下歇了會見門依舊不開也只得去了。

這一天恰好正是禮拜日淑卿大清早就起身走近窗口沒精打彩的用手推開窗子隨手移過一張椅子一扭屁股坐下將身子斜靠在窗口兩隻眼珠只望着窗外呆呆的出神歇了些他家裏僱的個老媽子已經走得進來給他房裏掃地一見淑卿正坐在窗口出神早上前笑道啊呀小姐你今天怎的起身得這樣早敢是今天校裏上什麼課特地要趕早些淑卿回頭朝老媽子望了一眼搖搖頭懶洋洋的說道不上什麼課今天可不是禮拜日嗎老媽子聽了這話不覺呆了呆便了聳聳肩笑道是啊我真老昏了昨天夜裏不是說過今天又是禮拜日了不知怎的過了一夜我便忘記了畢竟是小姐才學好還不算記性又好他日不知那個有福氣的少爺來娶了去呢淑卿聽了紅漲着雙頰輕輕對着老媽子啐的一聲別轉頭依舊望着窗外出神那老媽子本來打算討淑卿的歡喜誰知竟得着個沒趣祇得強笑了笑閉着嘴就把地上的垃圾掃得個干干靜靜出了房到

別處去了。淑卿見老媽子出去了，便暗暗的想道：「呀！怎的一個女人，一定要嫁人的，難不成不嫁人，就不算人麼？這道理我委實不懂了……」繼而又想道：「我時常聽得姊妹們說一個女人嫁給了男人，便可一輩子靠着男人了，甚麼穿呀吃呀用呀住啦，一些都不必愁了咳……」照這樣說，那末我的姊姊嫁了姊夫之後，我見他一天瘦似一天，回家來，不是說姊夫虐待，便是說姊夫的父母給他氣，洵以後得着吐血的病，不到半年竟自死了。照這般看來，女子嫁了男人，未必一定吃穿住可無愁了。倘若嫁着個窮措大，那可什麼處置？咳！這不是我們女人們無志氣……他剛想到這裏，那老媽子已捧着面水走進房來，在桌上一擺，叫着淑卿洗臉。淑卿就一壁將面盆移過來，兩手伸進面盆，將手巾牢牢握住，一壁兀自呆呆的出神。那老媽子等了回子，等不耐煩了，祇得冲着淑卿笑道：「小姐，你今天起身這般早，這時候你肚裏可餓嗎？橫豎早粥已煮得爛熟，倘若真個餓了，你快洗好了臉，我便去拿來。」淑卿把頭略點點，就胡亂盥洗了回子，忙叫着老媽子去端粥來吃。老媽子就笑吟吟的將面水依舊捧了出去，一逕走到廚房裏，盛了一碗白粥，又在廚裏揀了些淑卿愛吃的菜，便拿到房裏。淑卿就把白粥慢慢的吃完，那老媽子便收拾干靜去了。淑卿自己就站起身子，四轉望了回子，依然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將背靠在椅子背上，仰着頸子，兀自出了會神。忽然間聽得那

壁上的鐘。鏗……鏗。一疊連聲敲了九下。他便懶洋洋的站起身。沒精打彩的一步捱一步的蹣跚到一張沙發上。歪着身子。向着沙發上一輪。便沉沉睡去。重新再游華胥園去了。等到他一覺醒來。望了望壁上的鐘。已近十二點鐘了。他忙從沙發上爬起身子。用手搓了搓眼睛。接着便喊了聲王媽……歇了些。那個先前來的老媽子。走了進來。便問小姐什麼事兒。喊我。淑卿說道。你快去絞塊熱手巾來給我。老媽子聽了。便望着淑卿臉上。深深的蹙了幾眼。轉身出房去了。不一刻功夫。果然手裏拿了條熱騰騰的手巾進房來。遞給淑卿。淑卿接來在面上抹了抹。依舊還給老媽子。那老媽子接來轉到外面去了。他見老媽子出去之後。便低下頭。兩隻水汪汪的眼。只看着地上。呆呆的瞧了好一回子。這才站起身子。慢慢的走到房門口。便想到外面去。剛拔起脚。跨出門的當兒。忽聽得一陣嘻笑聲音。直送過來。他忙站住脚。轉身回到窗口立着。忽見門幃一起進來。二個女郎。一個有十五六歲。一個約莫有十八九歲。他一見認識的。那十五六歲的女郎。名叫愛珠。是他的同學。那個十八九歲的名叫做翠蓮。也是他的同學。他當下便迎上前去。一隻手拉住愛珠。笑道。愛妹。今天是什麼風將你吹得過來。我和你多時不見。接着又對着翠蓮。笑道。啊呀。翠姊。你今天也難得過來的。爲什麼不伴着莫先生到公園去逛逛。却轉和愛妹到我這裏來呢。快出去。快出去。明天真先生倘若

怪將下來。我可不管的呢。那翠蓮臉上微微一紅，就笑嘻嘻的說道：「我今天不歡喜去和莫先生頑，偏偏歡喜和姊姊來頑。」說着就嬉皮笑臉的捱近淑卿身邊，笑道：「好姊姊，你便和我頑一回子罷。」淑卿用手刮着臉，笑道：「我不是莫先生，你別認錯呢……這時那愛珠有點看不過去，深恐翠蓮老羞變怒，忙攔着笑道：「好了，好了，別胡鬧吧。我今天和翠姊姊來邀你去遊公園，可是姊姊畢竟是去也不去。倘若你不去，便老老實實說個清爽，我們可以去邀別人呢。」淑卿笑道：「有什麼不去的道理。但是我這時午飯還不曾吃過，你們兩個人可吃過沒有？」翠蓮早搶着笑道：「沒有……我們兩人正打算着到你們府上來吃白食呢。」淑卿瞅了翠蓮一眼，笑罵道：「狗嘴裏碰不出象牙來的。」接着又高聲叫道：「王媽……他這王媽二字未曾出口，那老媽子正將飯菜端得進來，在桌上一擺，笑問道：「小姐，叫我可有什麼事兒？」淑卿說道：「你今天再去添幾件菜來，我有朋友在這裏呢。」那老媽好應了一聲，走了。歇了會，果然又端了幾樣菜來，這才叫着翠蓮他們倆一齊坐下。他們倆也不謙讓，老老實實帶說帶笑的將飯吃完。三人又重新打扮了一回，將頭髮掠了掠，淑卿又換了套衣服，手裏提着個粉紅式的錢囊。三人花枝招展的一齊出了房門，又出了大門，剛出門的當兒，外面正有三四個車夫拉着車子，上來招呼生意。那淑卿早別轉頭，笑道：「我們可不必坐車子。」翠蓮和愛珠曉得他的意

思便伴着他一同走小路去了。淑卿四面望了望，沒有男人，這才放大了胆子，說說笑笑，一路上走着。不知不覺的已到了公園了。他們三個人，就在一只六角亭子上坐着。亭子外面的花草，都翠青碧綠，很覺有趣。那愛珠一時高興起來，便放開喉嚨，嚙嚙聲，嚙嚙的唱起歌來。翠蓮一聽，兀自湊趣着，便把兩隻粉掌，劈劈拍拍的敲起板來。淑卿忙笑道：「你們別亂敲亂唱，倘或被熟人撞見，以爲我們鬧什麼把戲呢。」翠蓮笑道：「這有什麼要緊呢？難不成我們拍拍掌，唱唱歌，便是鬧把戲了。」說着，使勁的拍着他一壁，拍着一壁，還催愛珠唱着。這一來，可把淑卿急得坐又不是，立又不是，正在這當兒，忽由亭子背後轉出一個人來，叫着翠女士。今天同誰在這裏？那淑卿回頭一看，却是個西裝少年，早嚇得呆了。忙站起身子，對着愛珠，顫巍巍的說道：「我家裏還有件事，不會了。這時，我便要回家去了。」說着，就別轉頭走了。愛珠只坐在傍邊，吃吃的憨笑。這時，那翠蓮已將西裝少年，邀進亭子裏，一轉眼，見淑卿走了，忙站起身子，格格的笑，說道：「姊姊可又來了……快回來，我給你介紹個朋友呢。誰知淑卿頭也不回，自管去了。」

到了次日，那淑卿依舊到校裏去了。一進了校，翠蓮已經在那裏了。一見淑卿進來，早對着他擠眉弄眼，拿着他取笑。淑卿祇礙着校長任面前，只暗暗的罵了聲「捉狹的小娼根」，等到放學的時候，那

愛珠已經跑得過來。對着淑卿笑道：「姊姊昨天怎的自管回來了？淑卿笑罵道：「你這小蹄子別假惺惺呢……他這話還沒有說完。那翠蓮手裏拉着個女郎過來。早笑道：「你別罵他，接着又用手指着女郎笑道：「你看這人是誰？淑卿真個把那女郎仔細瞧了瞧，很像昨天在公園中的西裝少年。只才恍然大悟，知道翠蓮故意叫那女郎假扮着西裝少年來取笑自己的。不覺漲紅着臉，一聲不響。在這時候那班同學先前見他們裝腔作勢，早在那裏猜着，不知道什麼回事。如今見他們又是這樣，便拉着翠蓮問什麼事兒。翠蓮便侃侃的將昨天那件事，如數說將出來，直說得衆人一齊拍掌大笑道：「這真是怪癖女郎呢！」（願酬貴週刊）

財奴被騙記

周仲千 上海江大學生

淮北鹽商黃某家計本不豐，以善理財，故積資逾萬。然性極貪婪，視錢財為第二生命，苟有利可獲，莫不竭力經營之。嘗語人曰：「吾恨不能盡取天下黃金而有之。其財奴性之深于此可見一斑矣。」

一日忽有客自南方來者，謁黃求見。自稱亦係黃姓，與黃同宗。此來有要事相商。黃某不察何故，乃引之入見。客爲一翩翩少年，衣服麗都，舉止豪闊。既見後，客乃開言曰：「素耳大名，知君爲淮北

鹽商中之巨子。余此來係受滬上鉅公魏某之託。彼現擬撥金三十萬來淮。北運鹽。特設鹽局。擇一可靠之鹽商承辦。願以所得盈餘之半爲酬。特令余來物色。不識君有意于斯事否。黃某驟聆此言。心花怒放。然猶強自鎮定。不現于色。佯語客曰。特恐余不能勝任耳。客笑曰。君何謙之太甚耶。既蒙允諾。余當先返滬。覆命請于下月初來滬。一行余寓于法界貝勒路泰安里。君抵滬時。乞先赴余處。余當領君面見某鉅公焉。

無何。淮北之財奴乃忽現身于罪惡淵藪之滬上矣。初至之日。卽趨赴客處。客殷勤備至。繼乃相與偕訪某鉅公。其私邸在卞德路。乃上等西式住宅。一所上下凡三層。外觀甚華麗。比至邸。由閘者導入至客室。室中陳設極佳。未幾所謂鉅公者。乃緩步而出。鼻梁玳瑁墨鏡。年約五旬左右。舉動間官僚氣習頗深。由某客介紹與黃某相見。後卽告以欲營鹽業。擬託伊承辦。黃某連聲諾。是時忽有華服少年二人至。鉅公指黃謂曰。此人乃吾新聘淮北鹽業經理黃先生。特來領款。汝等宜好爲吾招待之。少年誰何。乃鉅公之二子也。

翌日晨。二少年僮某客訪黃于某旅舍。并邀之赴某妓院。作竹林游。是晚復宴之于某大酒樓。宴後同赴大舞臺。觀劇招待之。周無微不至。如是者數日。黃某處此紙醉金迷之中。大有樂不思蜀。

之概。一日鉅公忽招之入。語之曰。余與汝素不相識。今苟與汝以巨金。殊令人不能釋懷。汝若能于五日內匯銀五千兩來滬。余當信汝爲一確實可靠之人。黃某心醉于將來巨數之盈餘。因急應之曰。吾當電吾家人。五日內定可如數匯來。不五日而銀果至。鉅公乃語黃某曰。今而後始知君爲一誠實之商人。十日後當將全數資本三十萬金與君攜去。黃某聞之。心竊喜焉。

此十日中。二少年與某客邀黃某作豪賭。出入甚鉅。黃某以礙于情面。只得勉強從之。不數日除匯來之銀。悉數負去。外尙少千餘元。比至第十日。黃某如約赴鉅公處領款。最觸彼眼簾者。則魏公館三字銅牌。忽已揭去。而另易以租帖矣。及入門闌。寂無人。祇有一守門者。老態龍鍾。且嗽且問曰。君殆欲租居此宅乎。是時黃某奇訝特甚。急詢以魏姓何往。答曰。彼魏姓房客。已于昨晚全家搭輪。徙往他埠矣。余乃主人派來看守此宅者。黃某一聆此語。心知有異。卽驅車至某客處。則亦杳如黃鶴矣。

記者曰。夫以欺詐手段。騙取人財。其罪固不可逭。然財奴之被騙。以余視之。亦一大快人心事。不知讀者諸君。以爲何如。(不受酬)

●義盜

蕭退思 濟南

譚三恍是綠林豪客。一日宴羣盜。鬧了一陣子酒。他忽然微嘆一聲。對羣盜說道。兄弟們。我們不是生而爲盜的。不過萬不得已才幹這個勾當。有爲貧寒逼迫的。有被惡豪陷害才驚到這條路上來的。就是我譚三恍也。未必安心作盜。說到這兒。又勾動了我的傷心史了。我家原是很好的人家。粗衣糲食。倒也過得快活。不意我哥哥性情太憨。直把鄉裏一個惡豪得罪了他。自然不會與我哥哥善罷甘休。被他陷害得家破人亡。一家人均死在牢裏。我幸得逃脫。未被他們捉去。弄得我無家可歸。我恨他恨到極頂了。我誓必食其肉。寢其皮。方消我恨。我想圖報復。無奈他勢力甚大。我孤掌難鳴。如何敵他得過。如若輕舉妄動。不但不能報仇。反白送了性命。不得不暫爲忍耐。三年前幸遇明師傳授了我的武藝。走到這裏。又蒙兄弟們不棄。推我爲首。但是我仔細想了一下。久居綠林。也不是善策。若遇着機會。不如受政府的招撫。替國家効力。以贖前愆。兄弟們贊成我這話嗎。羣盜齊聲答道。譚大爺說的話。很是。但政府太無信用了。我們同黨投誠的。也不在少數。哪政府簡直沒有誠意。雖然市編一隊伍。可是不久。又得想法子來收拾掉了。我們同類也不知壞了多少呵。我們受了招撫。就得要受他的轄制。倒不如仍舊幹我們的生活。逍遙咧。三恍道。兄弟們不是這樣說法。我們受招撫。自己的舉動。小心謹慎一些。誠心報效國家政府也。未必不以誠意相待。我們呵。羣盜又

道。譚大爺說的也是那末等機會再說罷。我們喝酒。可不要儘說話。耽誤了。羣盜又喝了一陣酒。個個醉得東倒西歪。才各自散去了。

月明如畫。映着窗上。譚三恍在床上翻來覆去。心裏刻刻以復仇爲念。那裏睡得熟。他見月光甚好。披衣而起。出房散悶去了。時正深夜。萬籟無聲。他徘徊山巔樹林間。不忍即去。微風颯颯。一陣飄。夙醒頓醒。風過後。隱隱有嗚咽哭泣之聲。送入他的耳鼓。他想左右無事。不如去看什麼人。因什麼事。在深夜哭泣。哩他就依風送來悲聲的方向。行去約半里許。見山下有破屋三椽。淒切悲聲。卽從此中傳出。出來的他卽下山。欲得究竟。闖進草堂。只見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老嫗。結環於樑。作自縊狀。淚如泉湧。慟不絕聲。譚三恍見此情形。心大不忍。義形於色。向老嫗問道。媽媽爲什麼要出此下策呢。那老嫗聽他詢問。就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他又勸老嫗說道。媽媽有什麼事。請明說。不要儘哭。如可以爲力的地方。也可商量一下。那老嫗聽罷。勉強止住哀聲。哽哽咽咽向他說道。先生。你不知道我的不幸之事。呵。這句話剛出口。那眼淚又流了出來。嗚咽半晌。又斷斷續續的說道。我有個女兒。名叫妞兒。現有二十多歲了。自小就許給人家。不久就要出嫁了。昨天有個什麼叫坐地虎的。跑來他說他走門口路過。看見妞兒了。要扭作妾。我說妞兒有了婆家。拒絕他了。他就叫那些狗黨把妞

搶去了我同他們拚命反被那些奴才們打了一頓人家來取人我拿什麼給人家囉不如死了乾淨說完又哭得不休譚三恍說道媽媽不必哭了我設法把你恍救出來還你好麼老嫗哭着千恩萬謝的謝了譚三恍出了草屋見那月兒照在地上作敗灰色恍惚也不忍聽那老嫗的悲聲哩譚三恍聽了老嫗一番哭訴義氣勃勃怒不可遏應允救出老嫗的女兒可又把他想報仇的心打動了他暗自忖道這厮如此作惡如不趁此時將這惡奴剷除以後受害的還不知道有多少呢我此時必想法子把這奴才除了一來仇恨得報二來也爲地方上去了一害豈不好嗎他下了決心就趕緊跑了回去召集了他的黨羽向衆人宣布了坐地虎的罪狀并聲明自己也要報仇望大家帮忙衆人齊聲應諾於是七手八腳的忙亂一陣大家都結束停當了連夜出發個個興高采烈像已操勝算似的一瞥眼間就走了十多里已到目的地了

星月沉沉深夜寂寂曠野平壤間竹籬環繞着一片高樓廣廈大門緊閉譚三恍爲首發一聲喊一齊上前將頭門轟開殺將進去捆的捆殺的殺如虎入羊羣一般坐地虎正在夢中聽得喊殺之聲已駭得如篩糠般抖着跑也跑不動了只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坐地虎早到酈都城廬那裏挂號去啦譚三恍的大仇報了那老嫗的姪兒也救了出來送還老嫗了放一把火只聽得劈劈拍拍一

陣響一刹那間一片樓房就化為灰燼了。軍樂洋洋前頭打着一面三角形的旗子大大的寫著某軍招撫使某的字樣後面又打着方棹般大的紅旗幟寫着暫編陸軍第幾團團長譚的字樣那紅旗隨風飄蕩好像表揚他是個義士將來還要赤心保國呢……

鈍根曰禮失則求之野。衣冠富貴中人天良漸滅轉不如草澤強盜尙存幾分義氣此譏者所公認也。特惜強盜一旦作官便失却本來面目不復如前之質直尙義耳。

鈍根又曰吾爲此言並非獎盜義俠之盜本不易得若今日之退伍兵而流寇者又豈足與言義盜哉。

▲法文 S 之研究

閒情 上海

在下讀 169 和 178 兩期 S 之研究便動了在下研究 S 的念頭。那末去請教一位用 S 的女士。他說孫君等解釋的用意確是不錯。不過還有借用他種文字的。所以在下現在用法文 S 來研究一下。但自知有些勉強。還要請那位在行的用 S 的女士指教罷。有些表明他自己不自由的 *Sarjion* 有些雖能實行自由戀愛。但須避父母師長同學。用以表明很不方便的意思。 *Sarabr*

oux 表明與情人問好的。Saluer 表明待情人真心實意的。Sincere, Sincèrement 請情人打記號的。Discre 表示欲與情人說秘密事的。Secret 用以暗祝天長地久的。Siécle 還有家長允了。諸事妥了。用以表明妥當的意思。Securita, Sureté 還有已經結婚。用以表示十分滿意。Satisfaisant 有離婚的。表明分開的意思。Separer 有不會生兒女的。用以表明他是石女。Sterile 還有一般鹹肉莊裏出來的。表明專做鹹肉生意。Sole 野雞用以表明專用哄騙手段的。Sodite 以上是法文 S 之研究。不過也是猜度得的。噲。在行的女士們。請指教罷。(請酬禮拜六)

吾之北遊小記

C. C. 女。士。天津

女子解放自由戀愛。這個聲浪。一天一天的高起來了。鬧得一個不亦樂乎。然而越出正義範圍者。什估其九。咳！吾女界之不幸甚矣。考以上二者。無非研究粧飾學時髦日日跑遊戲場。戴男女社交之假面具。行無所不為之事。人格傷盡。不知女子解放自由戀愛。為何物。嗚呼！

六月卅日。是吾與學校脫離關係的記念日。從此以後。吾的腦海中。不過存着個女子生活獨立的思想。再回想那解放戀愛。不覺慄慄恐懼。那時天津某某烟公司需打字一位。吾的哥哥就託了一個同學陳某介紹。誰知一說即合。馬到成功。故擬於七月七日作北方之遊也。

前一日。吾預備應用物件。甚爲忙碌。又有許多同學給吾送行。什麼一品香呀。大東呀。東亞呀。應酬都來不及。承他們一番美意。吾很是感激的。

八日早七時半起身。吃過早點。乘人力車到了黯然銷魂之地。上火車時已九時。越半小時。車輪行動。離別萬惡的上海。作去異方之客。滬寧車余甚熟悉。因在金陵肄業時。往返不知幾十次。故難事發生。午時車過無錫。腹中覺饑。余即命茶房備餐。時遇友人黃女史。畢業於滬上某某女塾。今回北京故鄉。不日即留學歐美。咳！余於此不覺有所感矣。伊學富五車。才高人斗。前途之幸福。何可限量耶。

午後三時三刻。車抵金陵。紫金山歷歷在目。再逢山川之各勝。重訪六朝之故都。車至江口。有舊同學在站等候。舊雨重逢。作久別之闊談。一時悲喜交加。惜又乘小輪過長江。見同學二三人。手執白巾送別。時波流涵湧。舟船出沒於其間。若一葉之扁舟。余見之。即念及今日之時局。南北失和。直奉相爭。又何異於江水之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乎。

最可嘆者。津浦之售員也。對於外人客氣非常。而對於本國人。則吹毛求疵。不厭其煩。咳！

五時許。車離浦口。過浦鎮。離車站百十步。有將台在焉。考斯台之來歷。即西漢淮陰侯韓信受漢高

命佩將印時之故蹟。撫今思古。感慨係之。（按津浦旅行指南記着此說不確。）然而一片荒景。台址已不可辨識矣。

津浦路因多山地。故行車較慢。車過滄州。見有兵車一輛。由北而南。不知開往何處。北方熟田稀少。故災荒易見。時日落西山。天色漸晚。余等就寢。所過之地。不得而知。故無記錄。

九日晨。東方既白。車亦抵兗州府。是日也。天朗氣清。一輪紅日照在東亞大地。發出黃金色的榮光。余無事。即走至三等車。其污穢之狀。較之頭等車之廁所。亦不能及。上午八時。車過泰安府。遙見泰山。絡繹不絕。山上霧氣騰騰。亦不能見其真面目也。越一時之久。山始不見。始到山東濟南。該處工廠林立。氣象甚佳。聞是處有孔子聖蹟。（編者按孔林乃在曲阜。）惜不能棄車往遊。無情的火車。吁然一聲。又向北上。余因疲倦。故而小眠。聞有操山東口音之老幼。在車外聲聲呼老爺向乘客乞錢。可想此處非安樂鄉也。

午時。車抵德州。余等在餐室內。見有直軍臂上有一紅布。表示是漢族的勇兵。（按軍閥或橫于國中。不知幾時才能上受帝的審判。）

五時許。車過直奉戰區。一片荒涼。傷心觸目。時雨風交加。似代一班災民。訴冤流淚。

上海至天津。路程共有八百六十英里。合華里二千八百九十三里。歷時三十四小時。大小橋樑共過千餘架。地佔江蘇安徽山東直隸四省。當車抵天津時。已萬家燈火矣。

。曰。這篇是吾的試作。深愧不交。不知編輯先生亦能看吾兩小時的心血分上從寬采登否。

▲渝州風景談

劉玉笙 重慶

余處重慶。已將二十寒暑矣。是間風俗景像。大概知悉。今先將風景錄出。爲愛讀禮拜六者告。但渝中風景絕多。現以其最著者。分述於下。

羅漢寺

此寺居渝內之下半城。廟寬大。中有十八羅漢。及石刻金身羅漢五百尊。高坐石臺。大可倍人頭。頂掛木牌一塊。上寫各羅漢姓名。及成佛日期。每當新年元旦。渝中男女。無不往是廟進香遊覽。並數羅漢。以入門時先進何足。卽向何方數起。例如先進左足。卽由左面數起。因進門兩旁俱是通道。至本年歲數止。見所中羅漢。或怒或笑。以定本年之財運。及他種事件。以致男女老少。來來往往。有門穿戶毀之概。該寺僧人。亦以此時香錢。爲一年所入最豐之時。此種盛會。直至一月已後。始略少焉。

夫子池

夫子池即孔子廟前之大池也。在渝城內中心。池大可數十畝。相傳每歲四月八日爲西方如來佛壽辰。並放生會。故渝中人多於是日購置多種水族。放於夫子池中。言爲放生求福云。

長安寺

此寺居渝下半城最高處。門前牌額三字曰第一山。本爲蘇東坡所書。後因遇火所燒。現爲人所仿作。字體雖同。惜已失其真也。進山門。有四大天王分坐左右。體爲石刻。大可十圍。殿內有銅佛三尊。高與屋齊。不知所從來。聞人言該佛石臺下有金扁擔一支。爲保鎮渝城之寶物。余以此或係空談耳。現佛學社居其內。

真武山

渝城對面有真武山。山頂有真武廟。每值新歲。香火之盛。幾無可比。山右有塗山。山下有字水。山之左有堡。頂有鐵樹一株。拜香之人。往觀者甚衆。爲川省最著名之盛跡。亦渝中第一處風景也。

浮圖關

去城二十餘里有浮圖關。爲渝城要口。關內有居民。多至百餘家。又有駐防之軍。於關左立望樓。

一登之可望重慶全城。蓋用以防城內之不測也。闕有前後兩門。後門通重慶。門前有石坡坎百餘級。極險極高。旁有石崖。崖上刻碑甚多。盡爲歷任渝宰之德政碑也。上卽註軍之望樓。前門通東大路。可達成都。壁山自井諸邑。門之兩旁多古碑及石坊。亦係前人之貞節忠孝紀念品也。

禮園

亦名宜園。係渝紳李耀廷之私家花園也。但亦任人游覽。不加禁止。內中一切天然景象。實爲渝冠。地面占全山之七八。處楊子嘉臨二江之間。其中水閣亭榭。備極幽雅。清時園內養有各種禽獸百餘種。後因川中連年兵亂。往來該處。駐營其中。故已不復爲當年之齊備矣。

怡園

此園亦係富紳張姓之私家花園。前年出售於魏姓。略加修飾。供人游覽。內有荷花池一。寬可十餘畝。中有涼亭。池內小船一二。往來水中。其景甚佳。惟因政客富紳多招妓於內。飲酒住宿。園門外則衛兵輻夫。鬧聲盈耳。遠不如禮園之幽雅宜人也。

老君洞

老君洞係一道觀也。居真武廂相隔二山堡之頂上。立處極高。觀之中心有南天門。立門前可望

全滬。及禮園浮園等處。近來該觀道士。特設花廳亭閣多處。以供人游玩。乘涼。但禁妓女入內。人亦多趨往之。故所入恆豐於其他寺院。

余之所記。不過錄其大概情形。其他一切。尙請有志游歷者。親覽及焉。(却酬)

▲哈定嗜嗜影片軼事

錢禹九北京正文學校

據美總統哈定氏之友人云。哈定與威爾遜(美前總統)同有嗜影片之癖。故與影界明星交際最密焉。

曩年哈定往巴拿馬旅行時。舟中招致影界明星二數人爲伴。日夕歡叙。暢談影戲以爲樂。而明星中同舟者有里諾巴里模。Lionel Barrymore。密理哈列絲。Mildred Harris。諾馬托路梅姬。Norma Talmage。及康絲坦。Cons Tance Talmage等。舟甫抵布里米亞。Parismina地方。新倫New Orleans之生肯娛樂公司人員。應輪船公司之約。將諸明星所串演之影片。運往舟中。以映哈定之心目。其影片有却爾斯瑞串演「四十五分」。「和平村」。巴里模之「主人陰謀」。奧來俄傑姆影片公司之「北方亞馬遜」。海列絲之「老父」。又「文身婦」。爲諾馬託路梅姬所串者。他如康士垣所串之「危機」。一片亦頗可觀云。「却酬」

●羣蠅會

仲，
馨，上海

一間黑漆漆的破屋。居中擺一張半新舊的小圓台。台子上杯盤狼藉。雜着許多殘羹剩飯。一股霉腐齷齪之氣。望外亂噴。一個個蠅兒。明目張胆。爭先恐後。從窗櫺中進去。原來他們借定圓台地點。開中華民國十一年第一次常會。他們這會成立好幾年了。另起個名目。叫做怎麼羣蠅會。這次到會的。到狼踴躍。隨便把台上羹飯。狠吞虎嚥。權當茶點。

沒一刻。那腿生剛毛。不怕肉麻的麻子蠅。高據首席。開口就說。一大篇自罪自謙。自矜自伐的話。知他是堂堂冠晚的會長。末後他說。久臥思起。久蟄思啓。際此日光炎炎。正是天與蠅願。死灰復燃的時候。但是本會主旨。興利除弊。須得大家各舒讜論。研究一下子纔好。

話聲甫絕。只見垂頭傷氣的馬蠅。沒精打採的說道。在下祖先。因嫌自己飛得不快。異想天開。他就附上驢尾。一日千里。其樂忘死。不料且且爲之。就成子好的遺傳式的。依賴性了。現在一般人的拍馬手段。日兇一日。不小心。總得被他們拍個死。在下是手隙餘生。驚弓之鳥。希望諸公。想個妙法。使在下得歸老尾。下以盡餘年。都出所賜了。

少停。那斯斯文。身穿青衫的蠅兒。引經據典的說。鄙蠅祖先。性嗜清潔。品格高超。雖然遺天非得。

口玉不行。古人蠅糞玷玉，及青蠅亂色，青蠅糞能尤敗氣。玉猶不免等語，正是有爲之言也。遭此五濁世界，無一片淨玉矣。雖欲污之而不得矣。且儂博得一領青衫，豈甘隨穢逐臭，與俗委蛇乎？噫嘻！於乎落魄，不容說矣。其命也夫。

他搖頭擺腳，正說得風生，早却惱了右邊席子上一位頭戴紅翎，身披鐵甲，雄赳赳，氣昂昂的糞坑大王。不等他說罷，奮着兩翅，不可一世的說道：「兄弟素姓爽，直不慣咬文嚼字，不是誇口。兄弟的根據地，再沒有人敢來覬覦，而且短少軍餉，時排着隊伍，帶足糞彈，去擄掠廚房，膳堂，一往一來，漫庭徧室，賽過軍閥的飛艇，飛杙，好不威風。」

不料左邊席上，冷笑了幾聲，回過頭去，却是一個身材短小的，便發話道：「你笑那個兄弟，可不是供人家笑玩的。他却不愧不忙的說：『我不笑大王，我是笑自己。』哩。人類飲食，既被大王部下擲上糞彈，擯棄不食，那時偷偷摸摸的附着他，左右人類也不來管，由得我們中飽舞弊，所以我們不必地盤和兵力，只要碰着機會，好行取巧手段，所以我們覺得委實好笑，更有好笑的。有一天，大王手下的嘍囉，被人家捉住，縛在箸上，與他一根竹棍，叫他要娶他，因怕着死，就百般買弄，一心想博人家喜歡，時放他生還，但是人家那裏關在心上，看得討厭，立刻賜……那大王聽到這裏，一把无明火，直往

上胃不由的大怒起來要去撲殺瘦小的蠅兒怎禁得旁坐的委曲勸慰首席的歉懇求恕始漸漸寬下去。

接着有一個獐頭鼠目的蒼蠅說本席去年僑居人家富而且吝他平常不輕易上市有一天來了一個上客他只得買怎魚肉吃剩了他雖餐餐擺在桌上不忍吃嗅一嗅彷彿比吃還滋味好呢倒是我們因利乘便的吃的不少後來我的妻子產那卵在肉上因為這肉是模眼看饌決不致被人家糟蹋纔敢如此忍耐被他灶下婢一蒸蒸死了我憐子復仇抱定暗殺主義便集寄生腹下幾萬微生虫計議妥當他們是我死黨具殺人好身手自然一口應允挨到次日午餐他們依例把肉擺在桌上我窺見死卵暗暗流淚動顫不得到是微生虫勸我不要如此催逼着進行我到得肉上他們紛紛浩別而去去做他的勾當我退後遠遠地望着只見主人對肉垂涎了一筷夾去正把我方纔所到的肉塊囫圇吞進說也稀奇不多幾日那主人死了接連又死了幾個我心滿意足的思想這比魚藏劍博浪椎和現行的勃郎令還利害咧又想替上天好生之德預備叫他們不要再鬧暫停貴手那知禍不單行我的妻子又被他們撲死痛定思痛益發和人類做起對頭立志要利用殺人專家去暗殺普天下的人後來由一家蔓延到一鄉一縣一省也不知死了多少人那些微生虫

個個有隱身之術。未曾被人看到。更有誰知道得病的來由。滿懷鬼胎。疑到瘟神作祟。請道士禳解。那道士喃喃有詞。似乎一經看不過。立刻命微生虫把他抗死。省得鬼混人類。更是奇了。另行羣衆運動迎神賽會。不知化去幾許金錢。光陰那裏有效。我們只有暗暗地發笑。啊說着把頭搖了兩搖。又把脚向頭上晃了幾晃。當時會場中個個咋舌齊聲說。看不出老兄到有這般本領。我們羣蠅會上有了這能事的會員。簡直可稱羣英會了。就中一個蠅兒分外高興。以爲可惜他的力可暗殺那班拍馬的專手呢。

大家正在頌揚的當兒。忽然有個眉頭不展的。似乎不是本地打扮的蠅兒。說列位。不要高興了。大禍快臨頭了。我新從上海回來。現在一班維新黨衛生家。出力組織捕蠅隊。製造什麼黏蠅紙。拍蠅板。捕蠅網。捕蠅玻璃器。有了飲食。防守秘密。不容我們染指。我們縱然不落陷阱。也白白地餓死了。我險些兒自去送死。幸我眼快手快。心機快。留得殘生。自思上海地方陷阱太多。萬難久居。搭着輪船火車來此。避難可憐。我在外生長。慣這荒村滋味。教我如何零落得過。吓說畢。就嗚咽起來。那穿青衫的頑固老派。他信人類有進化。怪聲問道。從前人類拋豆相擊。拔劍相驅。然而未曾害到我們。半分足下云云。真是人心不古。機械百出矣。莫非足下扯謊。要博同類一垂憐麼。這蠅又把各

器。的。形。狀。構。造。用。法。說。個。明。白。大。家。赫。得。面。如。土。色。不。則。個。聲。到。底。還。是。善。殺。人。的。蒼。蠅。胆。大。心。硬。他。說。列。位。事。已。如。此。怕。也。無。益。好。在。眼。前。鄉。間。沒。有。這。種。利。器。由。得。我。們。橫。衝。直。撞。趁。早。把。人。類。暗。殺。個。爽。快。也。得。替。外。間。同。胞。報。仇。雪。冤。我。身。上。現。存。幾。萬。殺。人。專。家。派。給。各。位。幾。個。好。好。帶。着。見。機。行。事。豈。不。是。好。結。果。大。家。贊。成。依。着。他。的。暗。殺。政。策。協。力。進。行。這。時。天。色。快。晚。大。家。又。隨。便。用。些。茶。點。宣。告。閉。會。

▲西笑偶憶

楊聲遠
上海

頭痛

「製藥師先生！你早啊！你可有什麼東西能治頭痛的嗎？」

「吾的小朋友！今天紀念日害這種病是不很吉利的。你是不是從山岡上公館裏來的嗎？」

「先生！是的。我是那裏一個童使。」

「頭痛常發嗎！」

「不……但是發起來就很厲害。」

我立刻醫治小朋友。你來！閉緊你的眼睛。嗅這個。」

童使照他所說做去。被他藥瓶裏劇烈的藥劑一燻。登時頭昏了。從椅子上跌下來。當童使慢慢地爬起來時。藥師問道。

『現在你頭痛好了嗎？』

『哦！先生！方纔我說的。乃是我的女主人患頭痛。並不是我。』

錢袋

有兩個人一塊兒走路。其中一人在路旁拾得一個錢袋。對他朋友說：『我拾到一個錢袋了。』那個人說道：『喂！我的朋友！你不應說『我』。應該說『我們』。拾到一個錢袋了。』

一會兒他們看見錢袋的主人追來了。拾錢袋的人喊道：『哦！朋友！我們被捉了。』他同伴又說道：『啊！朋友！你照你第一次的話說。你應該說『我被捉了。』不應該說『我們被捉了。』』

我的性有了

甘露女士 上海

黃吳趙陸四個人聚在一間屋裏。吳先生寫信。趙先生念書。陸先生看報。三個人目不暇給。口不絕。誦。手不停揮。很是忙碌。獨黃先生拿着一本字典。東翻西翻。翻過了又搔頭摸耳的痴想。一疊連翻。

了五六次總也翻不出這個字。來於是倒抽了一口冷氣，恨恨地罵道：「是那一家騙錢的書坊，出了這種到靈字典，連我的姓都革除了。怪不得天天在報上大廉價大拍賣。雖然說得狠便宜，其實都是不值錢的東西。像這種字典，要他何用。說畢向地上狠命的一摔，嚇的衆人都跳起來。」

趙先生見他面上氣得紫漲，忙拋下了書，走過來陪笑道：「你翻的那一個字，要這樣動怒，我也替你翻翻。或者翻着也未可知。何必惱他書坊呢。書坊廉價，也頗正當的辦法。不過有的言過其實，嘴裏說得天花亂墜，書却一文不值，也是有的。然而總是少數。你不要一概抹煞。說着笑了，拾起地上的字典，細細地查一去，果然沒有他的尊姓。於是蹙着眉兒，也說奇怪。」

吳先生聽了，也耐不住，攔下筆走過來，說這個字查不着，還成什麼字典。我偏不信你們的查法。凡查一字，必先數清了筆畫，也要認真了部分。我前查一個「璉」字，查玉部九畫，其實是十一畫的。又查一個「衍」字，查彳子行都沒有。豈知在金部的。所以知道檢查字典，也頗不容易的。說着便接了字典，翻開來先查了艸字部沒有，又查田部八部，並一部都查過了，仍舊沒有。急得自己打嘴，說這是教育部審定的一部新字典，也會有普通字都漏去了嗎。說着抓耳搔腮，也滿面疑惑起來。

陸先生在那裏與綴濃濃的看報，原不關心這件事。後來聽得大家說一定沒有這個字了，要寫信

給這位編字典的先生去詰問詰問。一則使他警覺。二則可以洩憤。大家爲了這個字。耗去許多光陰和心血。安可不去報復。陸先生聽了。也覺詫異。忙走過來也翻了一會。仍是沒有這個字。於是帮着動筆的動筆。磨墨的磨墨。攤紙的攤紙。五橫六豎。七手八脚。不到半點鐘。果然寫好了一封信。封固了。貼上郵票。喚一個茶房去寄。方纔大家安穩。仍舊念書的念書。寫信的寫信。看報的看報。獨黃先生心還未死。拿起字典來。只管東翻西翻的查着。忽然想起了有一個檢字欄。沒有查過。忙數了十二畫一查。不覺失笑起來。拍着手兒道。咦！我的姓有了。衆人聽了。也笑道。果真有這麼十家圍攏來看着。又將『五二〇』頁內翻開來。部首第一個就是黃字。他們看見了。樂得如科倫布探險得着了美洲一般。掀開着嘴。都笑個不住。又道這黃部倒都不會知道。想是黃先生都性燥的。所以另起一個部分。使他好查些。不料偏是查不着。這位編書先生。也算得吃力不討好咧。

記者道。這是友人告訴我的實事。雖然沒甚趣味。倒將檢查字典的法子。說得狠詳盡。所以寫出來做禮拜六資料。

▲女子的變化

梁志漱

王沈英是南京女子師範一個高材生。他待人溫和而謙恭。學業很好。對於公益事也熱心。所以

很得師友的讚美。可惜他生在舊家庭裏。他沒有到師範畢業。他母親就要他出嫁了。那時他心中的痛苦。我的筆也形容不出來。他經過父母朋友同學的苦勸。才勉強答應。

他現在好了。他的動作變了。比從前時髦多了。他高尚的意志被金錢迷惑了。他光明的眼睛。被金鋼鑽耀昏了。他由光明的正道。走入黑暗的狹路了。可是他完全不覺。他見了從前的同學。不過把眼角一瞧罷了。唉。倘使他靜心想想他從前的意志。和現在的行為。他的痛苦。必定比他嫁時更甚呢。

醫學士

席時泰

科目

內科

皮膚花柳科
眼科
耳鼻咽喉科

診費

出門診

壹元貳角
伍

時間

每日午前十時至十二時

診所

上海三馬路大新街
羅威大藥房

電話中六四八六

小說
密羅老人小傳

(天虛我生)

是書爲法國著名小說家 Guy De Maupassant 毛栢桑先生所著。法國文學界僉稱先生爲短篇小說之王。此篇出版尤爲社會歡迎。以其含有愛國思想。非徒作也。歐西學者類以小說鼓吹民氣。使濡染於弗覺。法普世仇。故於小說中排斥尤力。將使人人心中具有敵愾同仇之念。一旦發洩。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今次戰爭。卽其種因之結果也。亟譯之以供吾國小說界之借鑑。浮雲倏過。爽人之晴陽。豁然照遍。腦門田疇之上。萬樹發其怒綠。平蕪一片。直接天末。與蔚藍之色相合。幾不容有一隙微置。於琉璃之盒。心目廓然。二三村屋。時復隱約。樹背各不爲鄰。遙望之。有如鳥巢綴於枯樹。然有。近而啓其破爛。虫蛙之柴扉者。則且疑其中實爲花園也。蓋村人好種植。又善灌溉。每於屋隙植以蘋。之樹繁絲。叢翠眉宇。爲碧而其拳曲之枝幹。則又如老農之手。蘋果累累。其上半爲小花所啄。忽墮其景。沈寂人亦罕到。吾稱之爲花園肖也。吾嘗聞場正爲二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時。普軍已逼法國。將軍法愛特福普。乃移其軍屯於密羅老人村庄之上。以待蠢馬。老人接待殊殷。將軍亦報之以禮。屯軍匝月。未嘗有秋毫之擾。惟有一事。足爲驚詫者。卽法軍自入村以來。每當清晨點軍之時。必有賀蘭人數名。失蹤而去。賀蘭軍者。普之精兵也。平時所

向無不披靡。今乃宵遁。又復何意。然而彼輩初非遁也。蓋每於次日之晨。輒得其屍於道旁。或田溝之內。額間咸受重傷。久之。營中忽大噪。蓋其槽間之馬。亦復如是。觀其創狀。似與殺賀蘭人者。正出一手。於是營軍怒。日輒鎗斃。入且盤禁。其婦人加以虐待。冀從。口中少得消息。然終不可得。一日之晨。忽見密羅老人。亦被創於廐中。傷極重。似爲長刀所劈。衆憐其老。乃鼻之入室。是日復有二賀蘭人之屍身。發見於五里外森林之內。喉管已斷。其一人向提帶血之長刀。似在生前曾與敵人格鬥者。以力弗敵。乃被殺。衆亟昇歸營寨。以報騎巡隊長。隊長大疑。立就曠地之上。召集軍法會議。且趣密羅老人至。密羅老人老矣。年六十八。背微曲。臂長。如螽斯筋。暴顯如繩。禿頂之上。細髮茸茸。有如雛鴨之毛。紅筋自腦際蜿蜒而下。盤其頸。頰至下。頰始稍隱。既至。乃立其身於公案之下。邊案已破。舊具有焦痕。蓋此案本爲人家竈下物。今乃借之爲會審之公案耳。軍官四人圍大佐而坐。默不一聲。狀至嚴肅。除晰晰之簷雀外。別無聲息。久之。大佐乃操法語言曰。密羅老人。吾人來此已一月。承汝接待。在理不宜薄汝。然今者之事。實不能不有所詢。非欲入汝於罪。實欲脫汝罪耳。密羅老人。汝額上刀創。果何自來耶。老人閉語不答。大佐乃曉之曰。老人。汝奈何弗言。汝當知汝不言者。於汝實至不利。密羅老人。汝亦知今日被殺之二人。凶手固爲誰耶。大佐語已。目灼灼視老人。弗

瞬。四座仍默不聲。密羅老人乃毅然曰。我殺之。此語既出。衆乃大駭。而老人仍揚長如平時。但少垂其目視地。若靜聆牧師之宣言者。且欲力鎮其恐怖之態。則伸其頸自唾唾餘不已。老人之後。則有面無人色者。四人植立勿動。一爲其長子。一則其妻。餘二人稚子。乃各處其身於阿母長裙之後。大佐見老人又不語。則續言曰。然則一日以來迭次被殺之。賀蘭人又誰殺之。老人又曰。我也。大佐至此。幾驚呼抗聲曰。迭來之人均汝殺之耶。老人曰。然。汝一人乎。又曰。然。均我一人殺之。大佐乃不語者有頃。復曰。老人。汝胆誠匪細。今可爲我言汝迭次殺人之方法。老人至此。乃昂首思少頃。則曰。無他。吾以至簡單之方法殺之耳。大佐曰。老人。今汝可言汝最初殺人之事。毋隱。老人乃微回其面以視其妻子。似令彼輩毋恐。乃始言曰。此事開始之時。即在汝入吾村中之第二日十句鐘。其時予方步行歸家。而汝則與從者四人。以四十斤之鈔票與予。向予購柴米。予當時雖言。吾日後但能日得四十元之進款者。則吾日爲供給亦無所怨。特此吾口中說耳。若我心中則殊不作。且想今當爲汝言之。蓋予自別汝之後。予心卽恨汝刺骨。適見水厓之旁。有一賀蘭兵偃息而坐。予乃大怒。立奔田次。取予薙草之刀。乘其弗覺。自後力砍其頸。而其頸立斷。汝今果欲視其人。則可於水厓之旁。啓一巨囊。此囊雖沉河底。但其無頭之屍。猶在其中也。特恐汝亦未識其爲何人耳。其後予覺此

密羅老人小傳

事弗妥。且彼所受之創亦輕。故後此殺人。乃並褫其衣服。而醢其肉。製爲麵包。以飼汝輩。老人語至此。少息。座中乃盡駭怒。且各熟視無言。老人乃又歷歷語其殺人之事。蓋老人者。平素視普魯士人有如毒螫。恨不盡戕其國人。今者遂得一試其手段。彼意以爲吾人。但須僞與普魯士人交好者。則普人必不予疑。而予亦得從中逞其私計。軍中故事。必於夜中遣騎。四出偵探。或賚書赴他村探消息。密羅老人亦卽於此時易普軍之裝。而出伏叢莽中。以候其歸。夜既深。午。蹄聲起自西北。老人乃測耳而聽。察其來者果一人與否。果一人者。則臥其身於地。而僞呻曰。救命。老人不能德語。獨能作此一言。且絕無賀語。人聞。疑其爲同伴也。下馬扶之。則卽其不備刺以利刀。故老人不費吹灰之力。而能殺人。至如此之多也。老人既殺巡騎。遂跨其馬而奔。途次復遇二騎。老人乃又循其故智。馳馬而前。且呼曰。救命。使來者亦疑已爲普人之被創者。蓋夜氣深黑。奈騎不能辨眉目。老人既以詭計殺此二人。且斬其馬。蓋老人恨普人入骨。恨人並恨其馬。非使流血不快。然後間道以歸。仍變衣。田人之服。四日之後。復出如前。又殺二人。自是以後。老人遂不更事他事。但日跨馬馳騁於森林曠野。則厥狀大似獵戶。特其所獵。乃不爲獸。而爲人耳。然而不幸。乃於昨日之夕。竟逢敵手。額間乃爲其人。長刀所斫。然亦卒斃其人。馳馬自返。其屍。易服。顧劍重。乃不能入室。遂倒臥於屍中。積草之

上乃致爲人所見。今遂破敗。豈非天哉。以上所述。卽密羅老人所供之大義也。而著者爲之演述者。也大佐聞語大愕。至不能聲。但曰。老人。汝亦知此事爲犯罪乎。老人曰。吾烏得不知。特我因殺我。讎仇而死。又何怨。大佐曰。老人。汝亦嘗入身軍籍乎。曰。然。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卽吾幼子亦復於月前無辜被殺。凡此實無異。予欠汝之宿逋。今清償矣。蓋吾家八口已死者三人。將死者五人。而吾則殺汝十六人。以二抵一。在理亦當。故吾心亦殊快。老人語既。乃挺其身。又手胸前而立。大佐則迴面向軍官私議處置方法。久之。忽於一軍官出爲老人辨護。謂老人不當死。大佐亦然其說。乃向老人曰。老人。吾殊佩汝。今欲援子於。老人不待其語畢。立瞪其目以視大佐。皺其額。刀創盡裂。血沁沁出。老人亦不願睡。軍官曰。普魯士狗。大佐大駭。而老人又復以唾沫唾大佐之面。衆乃大怒。爭發命令。老人遂從容出帳。縛其身於葡萄架上。老人乃微笑。以目視其子女。鎗聲既縱。老人遂與吾書一笑而別。

醫世
小說
官鑑

(章士)

清室末運。憂患交逼。然宦途尙如市道。豚蹄籌車一本萬利。於是鄉曲之流。亦思從捷徑向。終南翼。嘗鼎一臠。酬其奢望。鑽營奔競。吮疽痔而甘之。如願以償者固多。而噬臍無及者。踵亦相接。楚有楊。

仁者方中年而好誇以老成自命頗輕財得其所惠者咸翁之又好呼叱人人又目以儉荒其祖商也當洪楊亂時川鹽銷楚祖運鹽每額外私運賄關津守者不加搜以是致富楊仁席餘資安居暇食少識文字而好談論鄉人咸譽之曰以翁之才當爲官彼高坐堂上者吾輩匍匐而拜偶仰視之其神彩不如吾楊翁軒爽也其言語不如吾楊翁雅妙也其舉動蠢蠢然更不如吾楊翁遠甚也楊翁胡不爲官楊仁笑曰吾不屑爲已而東鄰起宅矣簷溜壞楊仁牆楊仁斥之則東鄰子盛氣曰若不知吾已作邑令耶有牛踐楊仁田者佃奔報曰牛乃某家畜某家新貴人方家居不便與爭也楊仁憤恨無可爲計終躍起曰今而後知居官足樂然豈不能爲官者彼兩家先前無石斗儲而能奮跡青雲吾席此根基何愁不至臺閣鄉人聞楊仁欲爲官咸喜相告喜者何謂鄉中多一爲官者則鄉民更可恃其聲勢以凌人也乃相率賀楊仁并問行期而東鄰子及牛主人聞言恐楊仁含恨將報之異日乃躬造楊仁之廬屈膝請罪俟楊仁笑允始起有客遠至見楊仁致辭曰某聞盲者之行必有相翁不盲某不敢曰相惟翁初入宦海如孤舟行風浪中舵由翁操而某願任司帆之役必能引舟達天漢致翁貴願楊仁悅詢以京中賈爵例答舉如數掌上紋楊仁乃僭客贖萬金別母携妻以行母老不願子處已然一念他日作官後能得封誥則亦歡然送兒楊仁妻續娶者也爲縣吏女

工繡善歌美。堪甚。故楊仁必挈之行也。行二十里。休華恩寺。寺僧名智文。以茶獻。或謂智文曰。此楊翁外出作官者。方丈宜優異款待。庶他日榮歸時。能以嚮顏。向方丈智文。但笑。茶之外。不他獻。從者怒。言於楊仁。楊仁欲責智文。入殿見智文含笑。跌坐蒲團上。楊仁亦無如之何。及入京。楊仁以金與客命報。謂實缺道員。客遂囊其逸。楊仁悟失聲號泣。同鄉友勸之。令更向家索寄金。又曰。幸同閭里。決以赤心相扶持。楊仁從言。母果令人賣萬金至京。附以書曰。此次實盡家中所有。母爲節省。故已遷寓。單家。楊仁得書。泣曰。母少待兒。兒將衣錦歸也。友代報。損其一半。但得候補名。楊仁知吳爲饒富之區。官斯土者。多富。乃到蘇時。藩司連某爲關外人。楊仁賂之。得越。次見於私室。藩司對楊仁笑。無語而退。楊仁自念。他人咸謂上司之面。每如冰霜。而我獨得霽容。藩司誠厚我。握印卽在目前耳。以告於友。友亦大笑。楊仁更得意甚。繼友笑曰。君來自田間。無怪藩司嗤君也。君禮節尙未熟。悉盡肄習乎。亦知所謂請安者否。乃禮中最重要者。楊仁曰。知之。吾曾見吾僕以狀向我也。惟吾從未施於人。友笑曰。此君之所以受哂也。友命楊仁試爲之。則雙膝皆着地。身搖搖幾仆。神色失措。友掩口笑。作。示楊仁。垂一手。屈一足。膝活手柔。目凝神。專口呼請大人安。楊仁大喜。謝曰。幸得傳授。畢生感德。歸家習之。又恐爲見者笑。乃偷於門後。屈膝請安。日爲數十次。掃室之婢。往門後取帶見。

楊仁呼已大人又屈膝爲禮大駭而呼妻聞其事笑楊仁曰勿笑此作官者之第一技能也自是楊仁更見藩司藩司不復笑楊仁矣楊仁悅甚厚幣謝友邀至家飲引見妻友離席謂楊仁曰君夫人美秀如此藩司夫人好客盍往拜如得爲夫人寄女則君運亨矣楊仁從之飾妻往楊妻伶俐大得藩司夫人歡酒後曼歌藩司與夫人皆悅乃留署中藩司乃謂楊仁曰君夫人工繡略屈數日俾教吾女兒輩也楊仁再拜陳謝歸而賀者盈門閱五日藩司命楊仁往某卜收釐稅釐稅任職也楊仁自思得此乃妻力亦友力也乃招友同往妻不出隨亦不敢問及抵卡友大肆侵略飽載而逸公款虧耗楊仁下首縣獄治問猶冀妻能憐救忽聞藩司他遷挈眷北去猶冀妻留來獄見已久之無耗居獄半年褫職釋出而妻不知何在轉輾訪問則藩司擊之去耳大悲具呈控於撫前文字未順辭弗達意撫怒繼以爲狂而憐之斥不問楊仁無計乞得金歸楚衣敝如丐自怨自恨繼歎曰潦倒數年塵夢忽醒今歸侍母乎然何以見鄉人何以見戚黨老母尙寄舅家更何以謝母將抵家矣休華恩寺寺中景象如故僧智文仍坐蒲團上微笑見楊仁入仍獻杯茗楊仁欲之覺茶味如昨也楊仁拜智文智文笑受拜終無言有頃楊仁長歎出寺去智文於蒲團上念佛曰阿彌陀佛尙不悟耶有頃小沙彌報曰寺外樹下有人盜死智文立歛笑容轉身跪佛前懺悟曰道淺害人頃時我若

反○得○譬○曉○此○人○未○必○不○悟○今○如○此○罪○過○罪○過

苦情
小 說
午 夜 鵲 聲

(瘦鵲)

銀○漢○紅○蠟○盞○不○阻○耐○可○銷○魂○只○沒○銷○魂○處○百○計○思○量○千○樣○語○見○來○半○句○何○曾○吐
九○死○應○難○酬

一○顧○怕○殺○相○逢○偏○又○相○逢○麼○我○尙○飄○零○卿○已○誤○傷○心○共○是○沾○泥○絮

孤○負○生○平○應○莫○怨○去○便○忘○來○來○便○匆○匆○去○無○計○得○留○春○且○往○灤○蕪○綠○遍○江○南○路
懊○惱○感○甄○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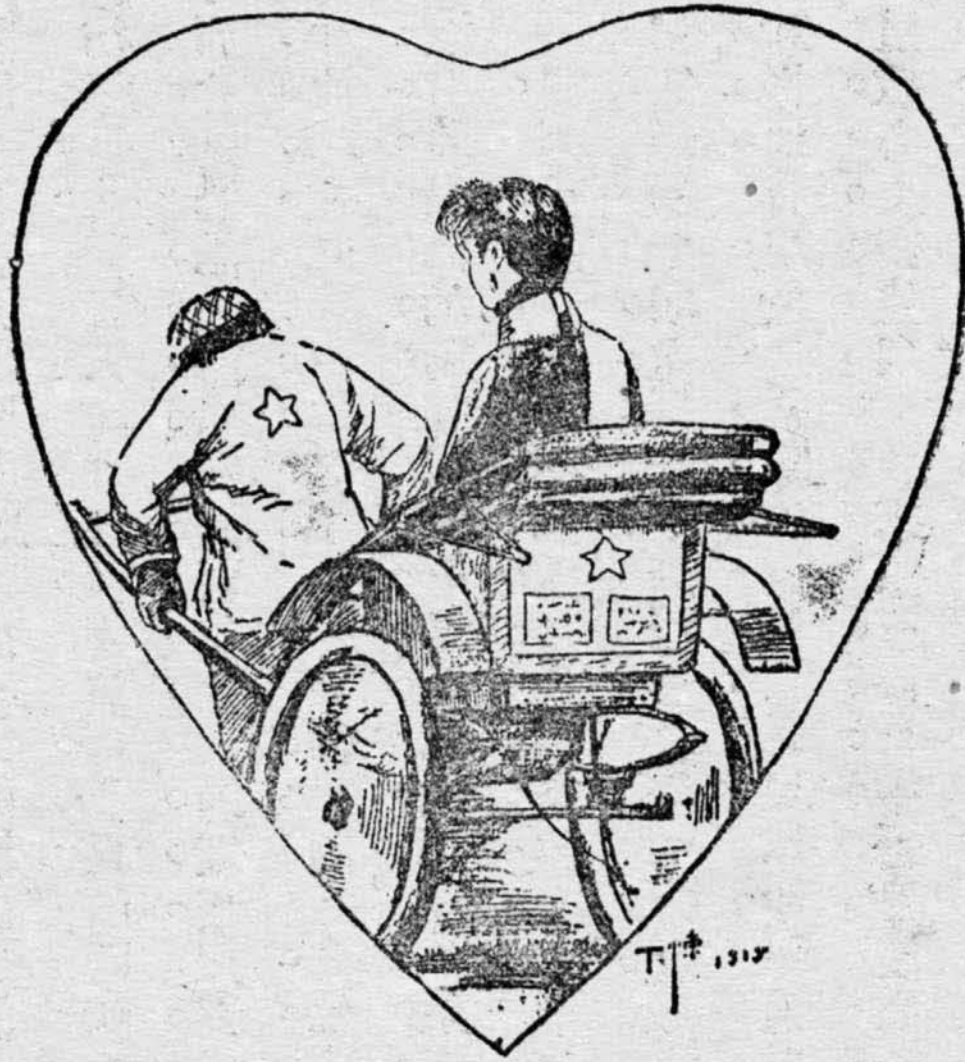
自○賦○有○分○看○伊○無○分○和○伊○語○萬○種○情○懷○誰○與○訴○暗○拋○蓮○子○心○中○苦
(錄俞劍華蝶戀花詞)

恨○恨○生○自○述○語

咳○天○哪○吾○自○問○生○平○沒○有○甚○麼○罪○過○和○你○也○並○沒○有○甚○麼○深○仇○宿○恨○你○為○甚○麼○偏○偏○惹○弄○吾○顛○倒○吾
使○吾○生○受○這○許○多○痛○苦○你○若○是○要○吾○死○為○甚○麼○不○直○直○截○截○置○吾○於○死○地○却○伸○了○你○巨○靈○之○掌○操○着
那○明○晃○晃○的○刀○兒○把○吾○的○心○一○片○片○切○碎○把○吾○的○腸○一○寸○寸○割○斷○你○若○是○說○吾○文○字○造○孽○合○該○受○此
報○施○只○你○當○初○為○甚○麼○故○故○鑿○開○吾○的○靈○竅○把○知○識○裝○進○吾○的○腦○袋○又○使○吾○識○這○可○愛○可○怕○的○一○個
情○字○纔○多○這○無○限○的○煩○惱○你○既○生○了○吾○為○甚○麼○又○生○他○為○甚○麼○斜○刺○裏○又○生○出○個○第○三○人○來○既○生○了
那○第○三○人○為○甚○麼○不○把○吾○安○放○在○天○之○涯○把○他○安○放○在○地○之○角○使○兩○下○裏○永○永○沒○有○邂○逅○之○日○任○他

萬○丈○情○絲○因○風○亂○鼻○可○也○鼻○不○到○吾○們○兩○人○身○上○咳○如○今○你○光○瞧○着○吾○陷○入○這○無○可○奈○何○天○的○境○界○
割○不○了○相○思○鞚○跳○不○出○痴○情○洞○却○還○得○意○洋○洋○在○上○邊○嘻○開○了○嘴○兒○笑○咳○天○哪○天○哪○你○實○是○個○萬○惡○
之○源○你○實○是○吾○九○世○之○仇○吾○恨○不○得○把○克○虜○伯○廠○裏○幾○千○磅○幾○萬○磅○的○大○砲○轟○掉○你○和○你○同○歸○於○盡○
咳○如○今○吾○差○不○多○要○發○狂○咧○吾○的○胸○中○好○似○變○了○個○五○味○瓶○兒○甜○酸○苦○辣○各○種○味○兒○都○有○吾○那○心○却○
好○似○變○了○一○塊○透○明○的○水○晶○吾○從○這○水○晶○裏○便○窺○見○吾○天○仙○化○人○的○玉○貌○那○一○雙○水○汪汪○的○秋○波○只○
睜○着○吾○那○兩○個○紅○噴○噴○的○香○腮○彷彿○向○着○吾○嬌○笑○還○有○那○櫻○花○似○的○朱○唇○咧○春○山○般○的○修○眉○咧○鴉○羽○
般○的○香○雲○咧○白○玉○般○的○蓮○額○咧○都○一○一○透○入○吾○的○眼○簾○比○從○前○益○發○嬌○媚○只○吾○和○他○說○話○喚○他○的○芳○
名○他○却○抵○着○櫻○桃○口○兒○一○百○個○不○理○會○吾○這○時○吾○似○乎○真○個○發○了○狂○直○要○取○起○刀○來○向○着○胸○前○割○去○
挖○出○那○心○兒○來○瞧○他○到○底○怎○麼○樣○誰○知○心○兒○並○沒○挖○出○裏○頭○却○空○空○洞○洞○的○早○已○不○知○所○往○不○知○道○
遺○失○在○甚○麼○地○方○呢○還○是○被○誰○挖○去○的○吾○自○己○也○莫○名○其○妙○只○猛○覺○得○喉○嚥○裏○甜○甜○的○幕○地○裏○飛○出○
幾○片○紅○紅○的○東○西○來○噴○好○美○麗○啊○好○鮮○艷○啊○這○可○不○是○陽○春○三○月○龍○華○道○上○的○桃○花○瓣○麼○
那○光○陰○真○是○個○奇○怪○不○可○思○議○的○東○西○去○得○比○了○那○大○馬○路○上○的○摩○托○卡○還○要○快○上○幾○倍○一○算○暮○秋○
時○兩○回○邂逅○他○後○轉○眼○已○兩○三○個○月○了○記○得○那○兩○回○都○是○禮○拜○六○夜○中○在○一○家○戲○園○子○裏○遇○見○他○

打○扮○得○真○像○天○仙○一○般○從○那○雪○亮○的○電○燈○下○瞧○去○簡○直○嬌○滴滴○越○顯○紅○白○吾○只○在○三○四○尺○間○飽○餐○他○的○秀○色○他○自○然○也○微○轉○星○眼○眯○了○吾○好○幾○下○出○戲○園○時○吾○兀○立○門○前○電○燈○竿○下○木○然○不○動○把○這○兩○個○



這○心○坎○兒○上○的○影○兒○原○早○已○鑿○得○很○深○很○深○不○必○遇○見○他○也○能○在○眼○兒○一○開○一○閉○間○瞧○他○一○個○分○明○

在○車○兒○上○還○半○迴○香○頸○將○那○臨○去○秋○波○和○吾○眼○兒○說○了○一○聲○再○會○就○像○明○月○入○雲○般○漸○漸○兒○不○見○了○吾○又○呆○呆○的○立○了○好○一○會○方○始○似○夢○非○夢○似○醉○非○醉○的○踏○月○回○家○去○這○兩○回○也○是○吾○刻○骨○相○思○透○骨○香○永○遠○不○能○忘○的○後○來○在○一○天○月○上○時○吾○又○和○他○相○逢○道○左○那○時○他○正○坐○着○車○兒○不○過○如○驚○鴻○之○影○一○瞥○而○已○那○知○吾○從○這○三○回○以○後○竟○沒○有○見○過○他○一○面○

只吾總覺得不大滿意於是每逢禮拜六傍晚時候吾不論怎樣忙碌不論怎樣疲乏總得撐着這身體往四下裏兜個圈子瞧有沒有他的倩影那個戲園子裏也總得化他幾個錢捉空兒去走一趟彷彿是吾禮拜六的刻版課程無可改易的巨耐奔波僕僕總歸失望不知不覺的過了兩個多月那會見過他一面來然而吾禮拜六的刻版課程依舊如故

吾和他神交直有一年多了他的德性學問吾都知道這一年來前後相遇雖不止二三十回只吾從沒有聆過他的嬌聲從沒有見過他的笑容不過把這道目光代朋友間的握手禮有時尺素往還吾說是羨慕他的才德他說是欽佩吾的文學前後四五次也並沒旁的話兒他的信每於溫柔中帶些謹嚴分明送吾一本教授法良好的修身教科書末後平空裏却又飛來一封書說以後不再和吾通音訊於是吾除了慕他以外又敬他只這敬字和那愛字實有連帶的關係由敬生愛便從這敬心上發生出愛心來兩三個月中吾雖沒有一天見他却也沒有一天忘他

吾和他以外還有個第三人這第三人是誰便是他的未婚夫吾對於這第三人絲毫沒有嫉妒心絲毫沒有怨恨心只艷羨他說他是上天眼兒裏的種子世界上天字第一號的幸運兒

此中可是有天的麼這樣悠悠忽忽的過了兩三個月魚沈雁杳一些兒消息也沒有吾滿擬長此

終古的不知道那老天還是可憐吾呢還是作弄吾一天吾忽在一個闊別已久的女友處得他的消息吾這女友實是他的閨中膩友彼此很知己的據那女友說他在一個女學堂裏讀書吾心裏倒安了。

停了一天吾纔從那女友口中隱約知道他的心事他和那女友說一向很佩服吾很崇拜吾對於吾也並非無意只爲從小兒定下的親明年八月裏便須出閣明知吾定要怪他然而也出於無可奈何吾聽了這幾句話心中感激他直到了二百四十分那八月兩字跳進吾的耳朵時分外的清朗那八字好似一把叉叉斷吾的腸那月字好似一把刀斬碎吾的心咳八月八月你可是來宣告吾死刑麼。

這一天晚上吾輾轉不能入睡竟眼睜睜的捱到天明心坎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苦味又似乎夾着一種說不出的甜味攪在一塊兒也不知道到底是甜是苦眼中只見那雪白的帳頂上寫着『八月』兩個黑黑的擘窠大字筆劃煞是清明吾瞧得十分難堪即忙揭開了帳兒把眼兒移到那沙發上去却見沙發上也寫着『八月』兩個黑黑的擘窠大字吾即忙把眼兒移到別處去說也奇怪那寫字與上咧安樂椅上咧書架上咧畫架上咧都有這『八月』兩字一會兒却散了開來化做

千○千○萬○萬○無○數○的○八○字○月○字○滿○地○裏○亂○跳○亂○舞○兀○是○不○休○吾○恨○極○便○把○眼○兒○緊○緊○的○閉○了○攏○來○不○去○
 睜○他○誰○也○知○道○那○許○多○的○八○字○月○字○插○了○翼○似○的○一○個○飛○進○吾○兩○眼○漸○漸○兒○下○去○直○到○胸○中○不○道○
 到○了○胸○中○又○好○似○化○做○了○無○數○的○小○針○刺○得○吾○滿○腔○子○都○作○痛○怎○麼○一○痛○那○兩○包○子○的○淚○珠○兒○就○不○
 約○而○同○的○斬○關○奪○門○而○去○把○枕○函○濕○透○了○一○半○

過○幾○天○後○吾○那○女○友○又○把○他○的○話○兒○傳○將○過○來○道○『○吾○辜○負○他○一○片○苦○心○實○是○萬○不○得○已○但○願○他○別○
 爲○了○吾○終○生○不○娶○犧○牲○他○一○輩○子○的○幸○福○使○吾○心○中○益○發○過○不○去○呢○』○吾○聽○了○這○一○番○多○情○多○義○的○
 話○那○感○激○他○的○心○又○把○二○百○四○十○八○分○加○上○了○一○倍○變○做○四○百○八○十○分○咳○但○是○那○幸○福○兩○字○吾○早○已○
 不○知○道○是○怎○樣○的○寫○法○吾○心○兒○裏○的○字○典○上○也○並○沒○有○這○兩○個○字○他○何○必○再○替○吾○着○想○替○吾○過○慮○以○
 後○吾○但○望○他○芳○心○中○永○永○快○樂○半○些○兒○沒○有○不○如○意○的○事○吾○眼○淚○洗○面○之○餘○還○要○把○一○瓣○心○香○騰○告○
 上○天○祝○他○和○那○第○三○人○鴻○案○相○莊○白○頭○偕○老○享○盡○人○世○間○的○幸○福○便○是○白○年○之○後○仍○望○他○們○在○天○爲○
 比○翼○之○鳥○在○地○爲○連○理○之○枝○夫○夫○婦○婦○世○生○生○任○是○一○千○年○一○萬○年○永○無○釵○劈○鈿○分○之○日○吾○薄○命○
 人○的○一○縷○幽○魂○也○須○永○遠○依○着○他○他○到○天○涯○吾○飄○到○天○涯○他○到○地○角○吾○飄○到○地○角○他○冷○時○吾○便○化○做○
 火○爐○替○他○消○寒○他○熱○時○吾○便○化○做○電○扇○替○他○驅○暑○他○飢○時○吾○便○化○做○玉○食○療○他○的○飢○他○渴○時○吾○便○化○

做甘泉解他的渴。他憂時吾便化做揮科打諢的小丑。使他忘憂。他悶時吾便化做文情並茂的小說。供他排悶。天或能坍地。或能陷海。或能枯石。或能爛。吾的魂兒終依着他。吾的心兒終向着他。揆着那女友。又和吾說他喚吾以後別做哀情的小說。使他瞧了心裏悲痛。他的話吾直當做金科玉律。怎敢不依。只是要知道吾並非喜歡做那種哀情的小說。買人家幾行眼淚。可是吾滿腔子裏塞着的無非是悲思。無非是痛淚。提筆寫來。自然滿紙都是淒風苦雨。這也無可奈何的事。你倘去拉那華周杞梁之妻來逼他。像淳于髡般仰天大笑。或是去捉那杜鵑鳥來喚他。學黃鶯兒綿蠻作聲。便是個虐政。咧加着吾身受了這許多無告的痛苦。自然免不得橫着心。把人家晦氣。雖是紙上空談也。教他們嘗此中苦味。做吾的伴客。咳。雖是這麼說。吾清夜自問。覺得此心也着實可誅。從此以後。吾決意依着他的話。不做那種眼淚文章。免得使他芳心中有所不快。并且發一個大願。力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家家團圓。處處鴛鴦。撇開了恨綺愁羅。消受那柔鄉艷福。至於情場中千萬種的苦味。由吾失意之人。一古腦兒担任就是了。

呀。鐘啊。你別飛也似的向着明年八月趕去。可能可憐見吾把長短針移動得慢一些兒麼。要知你的答的答響時。吾的心也像你的鐘擺擺。擺不住在你一秒鐘一分鐘一刻鐘一點鐘。輕輕描淡寫的。

過去。心。中。的。憂。思。也。一。秒。鐘。一。分。鐘。一。刻。鐘。一。點。鐘。重。重。疊。疊。的。積。起。來。你。越。是。高。興。吾。越。是。難。堪。吾。時。時。把。淚。眼。對。你。瞧。你。團。白。的。臉。兒。上。倒。似。乎。時。時。帶。着。笑。容。咳。鐘。呀。你。如。此。得。意。吾。却。要。給。你。急。得。哭。出。來。咧。呀。太。陽。啊。請。你。也。可。憐。見。吾。大。清。早。從。東。海。裏。起。來。了。多。耽。擱。一。會。兒。也。不。妨。事。別。一。到。五。六。點。鐘。時。就。急。急。的。想。睡。覺。要。知。你。老。人。家。這。樣。興。高。采。烈。的。打。筋。斗。吾。委。實。片。刻。兒。也。不。能。寧。貼。你。若。是。刻。不。容。緩。的。上。來。下。去。打。了。二。三。百。個。筋。斗。一。直。打。到。明。年。八。月。那。時。恐。怕。你。萬。道。黃。金。色。的。光。下。說。不。定。要。少。個。人。了。

八。月。啊。八。月。啊。慢。些。兒。來。罷。在。人。家。呢。原。盼。望。這。日。子。過。得。快。些。一。天。天。飛。一。般。過。去。然。而。吾。却。恨。不。得。把。長。繩。繫。住。白。日。使。他。一。動。都。不。動。委。實。說。吾。旁。的。都。不。怕。只。怕。這。驚。心。動。魄。的。八。月。吾。早。知。道。到。了。那。時。那。一。輪。團。圓。之。月。單。照。人。家。雙。影。並。頭。照。不。到。吾。可。憐。人。眼。淚。雙。乾。呢。

咳。世。界。上。一。個。情。字。真。具。着。最。大。的。魔。力。情。絲。鼻。到。了。身。上。誰。還。能。擺。脫。那。一。般。人。所。謂。逃。情。咧。忘。情。咧。懺。悔。咧。都。是。萬。萬。做。不。到。的。事。若。是。世。界。上。果。真。有。這。人。能。逃。情。能。忘。情。能。懺。悔。情。吾。便。說。他。是。上。天。下。地。第。一。個。得。意。人。第。一。個。快。樂。人。無。奈。吾。逃。不。掉。這。情。忘。不。了。這。情。懺。不。去。這。情。只。得。把。這。萬。丈。無。賴。的。情。絲。一。縷。縷。的。結。起。來。結。成。了。一。個。繭。兒。吾。就。拚。得。此。生。做。這。繭。兒。裏。的。春。蠶。但。是。春。

蠶頭來這能化作了蛾破繭飛去只吾怕要變做僵蠶死心塌地的永永不出呵
咳杜鵑兒啊吾的好友你別躲在屋角上聲聲泣血一陣子的亂鬧你這斷腸聲苦被風兒送進了
得意人的耳朵定與惱你罵你打你你快靜些兒罷吾可不是個聾子你和吾說的話吾已聽得明
明白白你不是在那裏一聲聲的說着「不如歸去不如歸去」麼吾親愛的杜鵑兒你別鬧這世界
原沒有甚麼可戀吾倘能歸去時便歸去咧

瘦鵑曰恨恨生吾文字交也善屬文富於情間爲哀情小說筆墨在予上顧不以恨恨生名外間
遂鮮知之冬夜無俚孤燈叢夢恨恨生忽思其生平一大恨事喃喃而語低徊悲梗淚下予
濡筆誌之淚痕亦不覺與墨痕相滲雜也屬稿既竟以授禮拜六爲之惆悵者累日今彼所謂「
吾和他」者未嘗一把臂一交語而精神上乃綢繆固結若是殆佛家之所謂緣歟抑儒家之
所謂孽歟恨恨生曰是情之聖耳

余恨人也生平又抱一大恨事歌泣無端不復有生趣本擬將此恨事長問胸中異日與余同入
黃土瘞之地下不爲世人所顧如甘饅在喉不吐終覺弗快因吐之於吾至友周子瘦鵑之前
瘦鵑無賴竟竊取吾語作小說資料復刊諸禮拜六上讀者諸君諒斯一篇或亦有垂憐吾躬而

爲我洒數行傷心淚者乎。至罪我嗤我。則一聽之諸君矣。恨恨生附誌。彌天際地。只情字如此。鍾情世所稀。周郎一枝筆。如何祇會寫相思。細寫柔情淚。未乾滴來紙上太。心酸絞。縈後還重。縈啼殺紅鵲。夜欲闌。

瘦鵲多情人也。平生所爲文。言情之作。居什九。然多哀艷。不可卒讀。予亦傷心人。對此龍毋淒咽。茲復以午夜鵲聲一篇見示。辭旨頑艷。花月爲愁。益覺令人於邑不歡。爲贅小詩以歸之。甲寅冬十二月。小蝶識於醉靈軒。

小哀情 速死之藥

(東壁)

綠鵲醫生我至愛之。麥克事誠可笑。汝勿憂。

嬌綺載笑載言。隨麥克綠鵲入診治室。席未暖。笑續曰。余自問無癘疾。而老父舐犢意拳拳。惟其疾之憂。有咳嗽。每請服藥。偶羶。延醫。惟恐不速。今一如往昔。彼促吾來也。麥克笑曰。望聞問。吾亦不信。芳體遠和。密司麥邊。吾至愛之。嬌綺余自返桑梓。脚每客玉趾。嬌綺辯。侯門未必深。如海蕭郎。路人自視。忍令懷中刺字滅。不一臨存。余心頗懸。雖然。吾父約期。匪遙。麥克當蒞。止吾家。麥克遠遊久。采風間俗。富新閱歷。試語吾。彼冷酷之茄門人。麥克如何。僞伏之醫藥界。舊學說。麥克持何。

新發明有以推翻之。麥克曰：余不憚辭費，願就經驗所得，傾筐倒篋，貢諸密司。麥邊然費時久，且嬌綺移身坐，醫生側且笑，且除其手套，露纖纖春筍，凝滑如柔荑，撓言曰：今且診脈，候汝此言久矣。余實無恙，顧不忍拂老父意。麥克汝爲吾保證，慰之曰：余以社會交際，煩弱不耐，勞容若惰，氣若促，實則無所碍也。從此不事事，赴拉區孟別墅養痾，不兩星期而平復如故矣。麥克余今自認余微有采薪，然不過倦意而已，非有他，亦非所論我嬌懶也。試診予脈，余靜候汝發問矣。

麥克伸一手按其玉腕，戲問曰：N 歟？M 歟？（初等小學教習問學生之言，蓋戲辭也。）

意偷立案側，潛觀默識。見醫生按脈，初發，初目容動，手容恐，周旋問答之間，怡怡如也。旣而眉微蹙，若有不豫色，然迨診斷愈久，醫生之目光愈滯，隱憂襲其面，雖望聞問切，謔浪笑傲，無所不用其極。然而矯揉造作，意偷以沉摯精細之目光觀察之，知其笑傲僞也。半小時後，診畢，醫生面色灰敗，微有笑容，顧同一笑也。向者之目光，明如日月，今乃幽若鬼神，且非特目光如是而已，唇捲而氣不舒，實在在滋人疑竇。

麥克似笑非笑，懇摯而語曰：嬌綺汝靜候吾判決，乎是月也，樂事苦多，快心適意，過甚，酬應之煩，疲

於奔命是三者致疾之源。祛除而調劑之方法。亦有三屏絕交遊。獨居靜處。一也。早睡。二也。服滋養劑。三也。夫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密司麥邊得勿有所不嫌乎。嬌綺噴曰。微汝言。吾已逆料得之。大凡爲醫生者。恆擇人所不願爲者。而強之爲。其願意者。則又禁之。使不得爲也。麥克汝苦吾甚矣。然而吾已知足在吾初。方以爲汝之窘。吾古言者。其術當有甚於此。嬌綺言時。眼波流動。若不勝其嬌憤者。麥克心爲之碎。則柔聲怡氣。勸慰之曰。吾至矣。之嬌綺。余安忍苦汝。醫生家學淵源。診治之方。法不敢違也。汝所服滋養劑。配成後。勿自奉送。今以汝委意。倫。夜眠務早。見倦鳥投林。汝亦須歸錦帳矣。深閨耐寂。勿糾稠。八廣衆中。社會交遊。一概謝絕。速往拉區。孟。荆。銀。裙。布。獨居靜養。度清閒之歲月。可也。意倫。余以密司麥邊之身。委汝手中。汝善爲之。看護意。倫。鞠躬無語。麥克送二女出門。一聲珍重。自無意識者。視之面上。猶帶笑容也。

麥克回公事室。嬉笑之假。面具驟然脫落。一變而爲憂傷憔悴之形。囑其副手。勿再納病人入。卽退歸私室。扃其門。且下鍵也。已乃坐椅上。隱几而寤。前小半時內之隱憂恐怖。此時一一奔湊於心。非不望已之診斷。或有錯誤。然合望聞問切而統計之。似已無所疑。詢若其彼至關心之女子前途。黑暗。不知命在何時矣。

麥克始識嬌綺，卽覺愛之極。當是時，麥克爲醫院中一練習生，身無半辦，士而嬌綺則富豪。麥邊之，掌珠也。貧富懸殊，雲泥路隔，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徒呼負負。然麥克不以是灰其心，端居深念，欲得意中人，必從學問，求告貸親友，隻身游學外國，絞其腦力，鼓其少年新進之勇氣，與貧困戰，與風浪戰，與疾痛憂患戰，與艱深之學問戰。孳孳夜以繼日，每當憂鬱憔悴時，則自呼其名而警曰：麥克，汝志氣脆薄，不耐艱辛，何以配嬌綺？言及此，神爲之旺，往者數年，業銳進，名譽鵲起，美國醫學界上罔不知有在外遊學之麥克。綠歐矣，在麥克意欲於藥物學有所新發明，自成一言，貢之嬌綺，爲進身之階梯，不惜含辛茹苦，舉其心思才力爲此孤注之一擲。今者大功告成，學界開會歡迎，美人親承色笑，畢生希望已在掌握中，而忽有一可怖之情敵，插身其間，將擄其臂而奪之，情敵爲誰？卽頑強無可救藥之疾病，亦卽死神所特派之專使。

麥克俯首沉思，鬱鬱不歡，不自知歷幾何時，驀然舉首，則眼前之黑暗與胸中之黑暗成正比例。蓋天已垂暮矣，委頓而起，啓門走出，惘惘入公事室，照例室中此時應無人矣，今乃忽有人，其人爲一傭婦，年事長矣，身量厥頹，色黝而黑，容貌舉止有外國風，絕不類土著，見醫生入，起立致敬，惟時天已昏黑，而麥克扃門之下，卽辨其爲意倫，方纔默斷爲薄命女，嬌綺之伴侶也。

先是法官麥邊偕其夫人度蜜月。遊歷外洋途中。屢得此婦人。以爲僮而不知其籍貫。其人沉靜寡言。笑音吐不朗。持禮節。類英人而面狹長。如橄欖。雙眸鬪鬪。黑如點漆。又有意大利人之遺風也。其保持秘密。不肯吐露籍貫。一如其對於他事。落花無言。人淡如菊。出於天性。他人不能幾及。而其才智敏慧。料事如神。凡百傭婦。尤莫能望其項背也。事主人極忠盡。有所服務。必勤必儉。麥邊夫婦甚稱譽之。倚如右手。麥邊常笑曰。吾之愛護女兒。無所不至。而持以與意倫較。則吾之愛護親生女兒。尙不知其愛護小女主人之爲切也。其爲主人所信任。如此。麥邊夫人待之尤厚。名義上雖爲僕。實際上則友矣。凡此種種。緣歐知之最稔。夫人既卒。意倫撫此無母之孤兒。親愛逾於所生。殆合保姆慈母而一之。

意倫舉止沉靜。不類厮僕。猝然言曰。吾來此。驚擾醫生於理。爲悖。惟醫生怒吾語。吾以實。吾決不瀟言。醫生當能信吾也。麥克深知是人可恃。並不飾辭。推諉。披卻導歎。撮其要。以告。並戒之曰。此可怖之消息。惟吾兩人知之。病者勿與聞。他人亦莫得而知也。法官麥邊老矣。性慈祥。不任憂懼。非俟吾脈案付名醫判定後。勿遽以此傷其心意。倫曰。洵若所言。已離生死問題。而入於歲月問題。據醫生判決。有幾月可延。麥克曰。或較汝所言者爲久。麥克言此。意甚鎮靜。而顏色已悲慘。如囚。意倫曰。受

痛苦。否。麥克嘆曰。痛苦爲人所難。忍如被極刑。手足拘繫。胸膈尤煩。懣腦欲裂。口若枯如此。歷數星期。或數月。乃至數年之久。始得溘然長逝。病人之望死如望歲也。嗟吾嬌綺。何以堪此。意倫曰。無可救藥乎。汝竟袖手不爲之設。一策乎。麥克曰。如吾診斷不謬。舉世界上乃無一物足以療之。所一線希幾者。吾當時以驚恐失措。或至誤認。須延梅休醫生決之。惟不可以此動彼父女之疑。意倫須知此一綫希望。微如毫末。吾就其病徵驗之。誠恐吾所深慮者。終至於不幸而言中也。意倫默然。有頃。低聲問曰。醫生忍令汝心愛之人。備嘗艱苦否。意謂不如鳩之。麥克微噓其旨。欲哭無淚。則作瘁笑曰。意倫。吾何能爲上帝鑒臨。吾爲密司麥邊。故不惜以生命。意倫無可再言。仍守其僕役之禮節而退。口醫生不以吾爲外人。傾肝剖膈。述之。吾不虛此行。先生晚安。

麥克甫赴嬌綺家。按脈配劑。中心怒焉。如擣。將以驗得之症候。就証梅休醫生。梅休者。執美國醫學界牛耳。聲名藉藉。最富於經驗之名醫也。惟時麥邊老人在旁。麥克僞爲無事也者。乘間致辭曰。女公子抱恙。知先生於心不能無戚戚。鄙意延梅休一診治。如先生允治。星期四余赴宴。至此。遂與偕。彼按脈精明。不多發問。而能洞見癥結。目光銳利。而遠到斷人症候。未嘗有所誤。余視女公子神經衰弱。緣交際社會過煩所致。梅休來必能証余之按脈。有無錯誤。余邀之來。何如。老人甚以爲然。

經美國第一名醫梅休診斷而麥克一線之希望完全斷絕。蓋梅休目之所見，手之所按，心之所得，其意見在在無不與麥克相吻合。病入膏肓，已確然而無可疑。幸矣哉！庸醫遇此將藐視之，以為無足重輕也。慘矣哉！一經有經驗有學問名醫之手立斷其為死徵也。麥克沉沉以思，去年今日一老人頭垂齒豁，顧吾而就診者，非即患此症耶？吾當時即料其必死，且料其死時形狀極慘，抽筋裂膚，不可以一刻耐。後果不出吾所料，抑且求死不得，歷數月之久，較吾預料者為甚。吾至今思其人，猶如見其形，如聞其聲，哀哀乎！其有餘痛也，而不謂吾心坎上之綠綺，明其眸而皓其齒，絳其唇而玉其貌，膚如脂凝，髮如螺髻，濯柳腰肢，破瓜年紀，亦宜曠而宜喜，更憐吾而憐卿，將與彼不幸之老人同其命運。思至此，蔚然憶及息倫之言，人耳而刺心，忍令汝心愛之人，備嘗艱苦否？

綠綺與惡疾爭，實不啻與惡魔爭。斷肌裂膚，固不待言。玉殞香消，終亦不免。此焚琴煮鶴之慘狀，麥克見之否耶？抑且從此以後，彼美人者，日以眼淚洗面，櫻唇紅褪，杏臉霜欺，眠波滯而不揚，腰圍瘦不盈握。此嬌啼委轉，求死不得之苦，麥克忍靜以待之否耶？麥克思此腸斷心碎，自椅中直豎而起，迴旋室內，形如待決之囚。

麥克以徒手起家，幼失怙恃，身無立錫地，囊無隔宿糧，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學問其名譽，其位置

其財。不問不自。薪膏胆得。來彼貌。比蓮花。而心堅。鐵石蓋。一有志氣。有道德。有學問之青年也。其爲醫學界所推崇者。在此。其爲麥克父女所敬愛。將引作淳于之贊者。亦在此。彼視學業。重於聖賢。而愛其醫學上之名譽。直抵殊於第二之生命。蓋其得之也艱。故其愛之也切。然尙不可以概綠綺。在彼清夜。捫心常善。志願一朝爲綠綺。故不惜殉生命。特未知肯殉其名譽與性靈否耳。

嬌綺住拉區孟後兩星期。而老父之心急矣。是老人亦大可憐。醫生懼不以實情告。遂惘惘如睡鼓。裏謂其女病勢淺也。今乃知其不然。神日以退。病日以進。醫之紅者泛而爲青。膚之盈者削而爲虛。掌上珠。心頭肉。病骨支撐。已無復昔日翩翩丰度。安得而不驚懼失措。時諷麥克。露不憚意。麥克念女心切。又爲老人所勸。每星期。駕摩托車。訪嬌綺於拉區孟。目觀意中人。呻吟床席。日甚一日。如弱小之邦。爲強敵所侵。日蹙百里。然撫衷自問。實不忍聽其支離憔悴。多經日月。任彼無情之病魔。徐施其凌逼之極刑。然則惟有如意偷言……天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麥克略一閉目。即見一修蛾。鬘髮桃腮。杏靨之美人。婷婷立於其側。年華大好。色笑依然。迨張目。凝視按圖索驥。則風景全非。不堪回首矣。顧嬌綺之色。日以衰而麥克憐愛之心。反日以孳。其中殆有宿孽耶。據麥克經驗所得。非不知嬌綺痛苦餘生。其慘有甚於速死。吾力能減少其痛苦。何可袖手。

爲隔岸之觀。火然而吾之心不安。

麥克當思深慟極時。恆怪天地生人。獨付吾以聰明醫學界上。勤人嫉妬者。以此溫柔鄉裏代人驚懼者。亦以此思之。思之。不恤握拳透爪。自戕其軀。任彼美之爲瓦。全爲玉碎。一概付之。不聞不見。而後卽安。願勇氣有所不足。則當階而跪。虔心以禱。願天降福。賜吾速死。無如蒼蒼者高遠。而莫測言者諄諄。聽者猶然藐藐。此寂寥慘痛之景象。卒以一笑收束之。麥克殆發癩矣。

前日之夕。麥克開梅休言。與已診視所得。若合符節。回家後。深思遠慮。意在解決。此問題能全其命。上也。亦既不能則少減其痛苦。使得安然而逝。尙不失爲次。嗟夫。嗟夫。少減痛苦者。縮短壽命之代名詞也。庸醫殺人。卑何足道。名醫殺人。乃爲劍開名醫。而蓄意殺人名醫。而蓄意殺其素所心愛之人。尤爲劍開之劍。開苟非喪心病狂。卽出於深哀極痛。二者必居一。於是且麥克豈不知欲實行此事。則醫學上之名譽。向視爲神聖。不可侵犯者。一朝掃地以盡。卽授之天理。人道亦皆有所未安。由前之說。受萬人唾罵。是自喪其名譽也。由後之說。受上天裁判。是自滅其性靈也。然而事非得已。爲矯綺耳。以性靈名譽與百物較。性靈名譽爲重。百物爲輕。以性靈名譽與矯綺較。矯綺爲重。性靈名譽又爲輕矣。惟今者尙非其時。則亦姑置緩議。

尸

麥克生平視爲最寶貴最愛者嬌綺之外爲性靈爲名譽其次則爲軀壳彼子然一身無父母妻
子生死自由不至有所牽制也彼後半世之光陰爲愁雲慘霧所籠罩欲設法以消遣之頗非易
惟有一事已懸爲定案則自今以後將焚書毀械剖斗折衡永不再爲醫生是也至其一身之死
存亡又別爲一問題麥克自思意中人嬌綺者吾將運靈心施妙術出其疾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奪
諸彼瘳惡無倫之醜人掌握中引登極樂世界從此無煩惱無痛苦矣吾將追蹤前去與之携手同
遊乎抑仍淹留塵世度此百無聊賴之歲月乎何去何從爲失吾計之熟矣

麥克心緒如麻種種憂懼恐怖之念隨生隨滅隨滅隨生神思昏憤行事失其常軌人皆駭之然彼
不自以爲有心疾也不自以爲憂傷過度致蔽塞其聰明也不自以爲神志激昂將成狂疾也彼其
心以爲吾之迴腸盪氣創鉅痛深皆根於愛之一念吾惟知犧牲性命犧牲名譽甚至犧牲吾萬劫
不復之靈魂極嬌綺於水深火熱中他何知也

日麥克寫字檯上之電話器豁然作聲麥克接而聽之器中喘息有聲曰醫生速來……至拉區
……密司麥邊……麥克聞至此五內如焚額汗沁出急詢曰密司麥邊密司麥邊有不舒乎病
加重乎速語吾……究爲何事……有不測之事乎聞數遍器中聲息杳然對話者已去線斷矣

麥克此時真如發狂矣。度瞬息如一年。又不能縮千里於咫尺。立喚車夫。令備其至速之汽車。一躍而上。沿途人及己之性命。不顧手振機括。就康莊大道。上絕塵而馳。直指拉區孟身。挺坐車中心。爲疾病所攫。卽亦不復知有恐懼。惟凝神。盡志疾駛。其車冀得速至目的地而已。自紐約至拉區孟。爲途甚修。幸路身潔白寬闊。半如砥直。如矢車行其上。因速力高。覺其路搖搖然。如龍蛇夭矯。實則路何嘗搖哉。車自搖耳。兩旁樹木房舍。以及圍牆短籬。化作黑星點點。向後飛去。風景非不佳。麥克此時更何心賞玩。二目直注前。而不一旁矚。未幾。拉區孟在望矣。而車行急亟。瞬息已進別墅之門。車乃猝然停。

麥克惶惶入室。遇門者不暇問詢。亦不知麥邊老人已在此間。蓋昨日之晚。嬌綺病危。意倫遠人迎之。來守床側。再迎麥克。以出外未遇。凡此種種。麥克均未之知。旣而登樓度迴廊。意倫自對而來。不修禮節。伸一手。緊握其臂。發安閒沉靜之聲曰。彼苦極矣。呼號宛轉。目不交睫者。兩夕。延至昨晚。無復有痛苦矣。麥克鬱氣填胸。舌擡而不能言。忽忽隨之行。穿麥克老人外房。而過入一幽雅精緻之小室。錦衾繡枕。銅床銅簾。一美人臥其上。貞靜幽嫻。貼伏不少動。乃至連氣息無之。彼天生麗質。雖經無量數之疾痛。慘怛始得反璞歸真。而其遺蛻不化木僵之石象。乃如瑩潔之玉人。睡寧貼。

面有笑容。一若春宵苦短。好夢正酣者然。麥克俯首。其工容似欲與之傾談握手。然。晚綺綺橫舒。玉體沉沉而入。睡鄉。不知歷幾千萬年。而後醒也。

意倫慨然曰。醫生吾綺綺已矣。尙留吾後死者。在憑汝發付。是兒在襁褓中。余提之負之。以至於長。成。余無子女。視此兒。不啻吾之子女。余無吾。卽以此兒爲吾。余撫之長。今又使之安。余貯性命。還此宿債。如余死後。有靈魂者。將一並還之。汝何以愁吾。麥克俯床前。與綺綺面相向。且哀且怨。且思。思綺綺退出。疾病範圍。曾歷艱苦。固也。吾甚欲救之。而苦於不及。則亦聞心無愧。所不能釋然者。彼蒼。夢。夢。不陷吾於殺人之罪。吾不感其厚。吾獨怪其誤吾耳。然此猶可忍也。吾尤爲嫉妬而痛恨者。則吾意中之人。永離塵劫。乘風歸去。時侍其旁。而爲之撫。嗔。嗔。祈天懺悔者。乃出於另一人之手。藐躬涼德。竟未得參於其間也。

意倫隔床而立。注全神於麥克之一身。目光深邃。怒之。又若憐之。又若藐視之。久久不語。終乃叱咤曰。汝亦愛之乎。汝愛之。而忍令備嘗艱苦。度日如年者。數月終。且不免慘死。汝吝不肯喪失汝名譽。滅絕汝性靈。連拯彼於苦海中。置之安全之境。汝猶曰。以爲愛之也。汝！

麥克此時胸中無所爲。哀無所爲。樂無所爲。恩怨無所爲。喜怒但覺天地甚窄。吾之心更窄。經意倫

片言直刺驟然破裂。毗盡裂髮衝冠。疾視意倫。而呼曰。上年！意倫。汝亦愛之乎。憑汝之意。亦不忍坐視。令之……久……掙扎於疾苦中乎。

兩人對立一床中。兩人所心愛之人。較重於性命與靈魂者。赫然陳其上。離身數尺。而高兩人之手。已隔床糾結。而不可解。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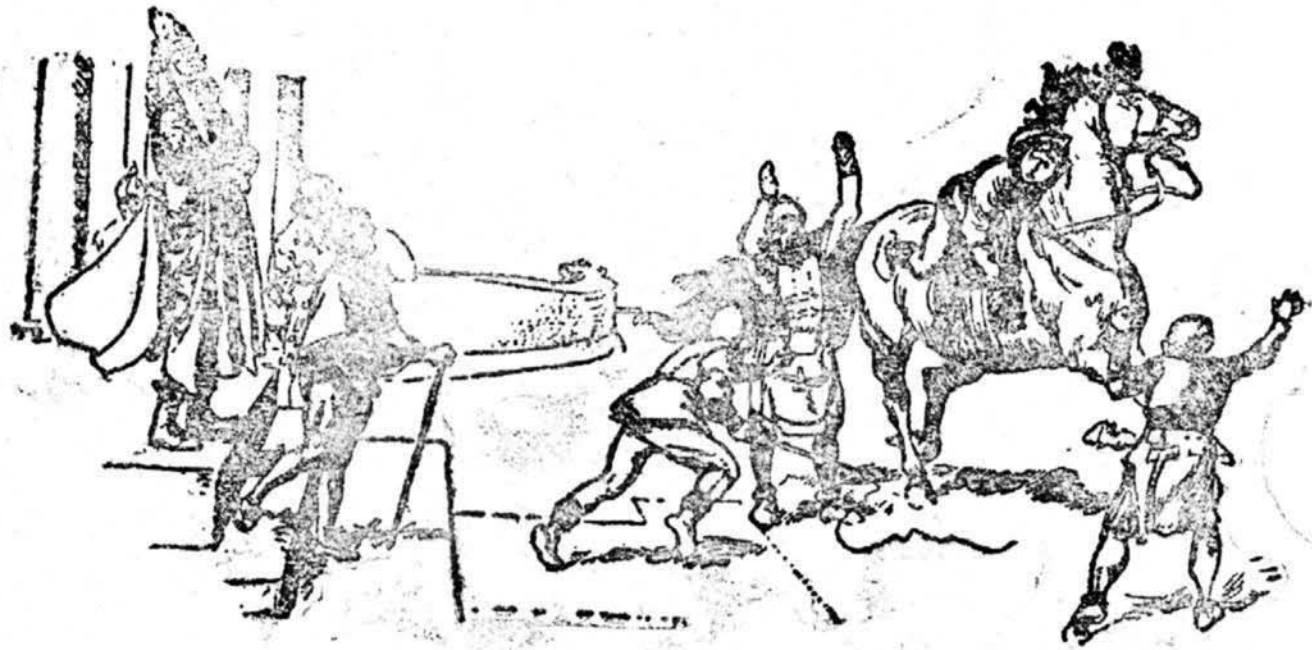
譯者按此篇原名 Poppy and Mandragora 譯言罌粟與麻醉藥。意即鴆毒也。我閱哀情小

說多矣。從未有焚琴煮鶴。是之忍心者。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此之謂心死。

囑威童 嬉皮之王

天虛我生 合譯

荒村叢樹間。有一茅蓋之老屋。望而知為農人居也。紡車之聲。達於戶外。屋中磚壁剝落。懸獵槍數枝。承塵之下。雜懸蒜頭及腊肉。繫繫如燈彩。中有稚子二人。蓋學生之姊弟也。故其面貌絕肖女郎。態至沉靜。娟秀可人。而其阿弟。則嬉皮活潑。直與其姊相反。其父若母。已於年前相繼去世。任此二雛。日為謀食。女郎乃日夕勤作用。以自給。並給其弟。而其弟則益嬉戲無度。每每與阿姊為難。阿姊乃呼之曰。卑德者。今長矣。在理宜習一事。得自食。奈何尚好嬉若此。卑德聞語弗答。但作玩皮之笑。容其姊乃續言曰。由今而言。吾人雖尚可勉強度日。第此後光陰。方未有艾。阿父一生所儲。果為汝



坐食盡者直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卑德笑曰：阿姊，汝無慮。天下笨伯多矣。今咸延頸以待我調撥。汝乃謂我不能自給耶？言次乃歌曰：吁嗟乎！天下笨伯之多，其快樂爲如何！吁嗟兮！予性好嬉，汝何必絮絮如斯。其姊乃曰：弟乎，豈嘻戲之事，即可爲汝謀生耶？卑德曰：然。吾必能自食。言次意頗自得。時方蹲於木桶之上。至是遽以頭自抵其足，翻身一躍而下，且旋轉不已。旣而忽止，張其目以視承塵下之臘肉及蒜，目光灼灼，而以小手自搔其髮，指爪陷入髮內。若有所深思者，已而乃點其首，展頰笑，白齒燦燦，盡露如編貝。乃蹀一足跳踉而去。以赴王宮。於時王適徘徊於宮門之次。蓋卑德好嬉，無人不知。卽王亦喜與玩笑。故特俟於門次。見卑德至，乃呼曰：卑德，若何往歟？卑德聞呼立止，舉其手自附其額，曰：王，吾將覓一人與嬉耳。王曰：卑德若好嬉，卽與我嬉如何？卑德曰：否。今

予不能與。嬉以予未携貯嬉之囊。來不足。令王樂也。王笑曰。儒子吾聞汝爲皮頑之國。手乃亦欲有所依傍耶。可汝趣歸。取囊來。令王樂。王樂當有獎。否則贖汝。小手爲吾下酒物。卑德蹙額曰。王雖未贖吾手。然吾足今爲碎石所傷。不能更行。奈何。雖然。王至尊貴者也。王令我行。我何能不行。語時遂跛其足而行。如水鴨之趨。食然。王笑曰。卑德汝誠狡哉。乃不欲行。然吾必不汝恕。將以吾馬假汝。令汝自取貯嬉之囊。卑德曰。王吾幼不良於騎。奈何。王曰。否。吾爲王言語。卽旨意。詎能悔。易言。次顧其左右曰。來。牽吾馬以爲之乘。抱彼上鞍。令歸。衆聞語。果如旨。馬行。卑德乃大呼。顛其身如猴子之上。樹王大樂。縱聲而笑。笑劇。淚盡。迸出累累。綴其眼角。卑德見王樂。則顛益劇。以手控馬。撮伏其身於鞍橋之上。爲狀至險。初不控其韁。馬乃狂竄去。王既遠。卑德忽植立其身。以手引轡。操縱裕如一若。老於騎者。乃遙向王宮。舉手。遙向市場而趨。既入市。則市其馬。並貨其鞍。懷金歸。驕其姊曰。姊來。視此燦燦者何物。以吾思之。殆較田間一歲之入爲多也。言次。遂偃臥於火爐之側。所謂火爐者。初實匪爐。不過一黃砂之缸。熾炭其中耳。卑德乃高唱曰。吁。嗟乎。天下笨伯之多。其快樂爲如何。吁。嗟乎。予性好嬉。汝何必絮絮如斯。

王自卑德去。仍歸立宮門之次。以俟卑德。直至日暮。而卑德之蹤影杳然。王始悟爲孺子所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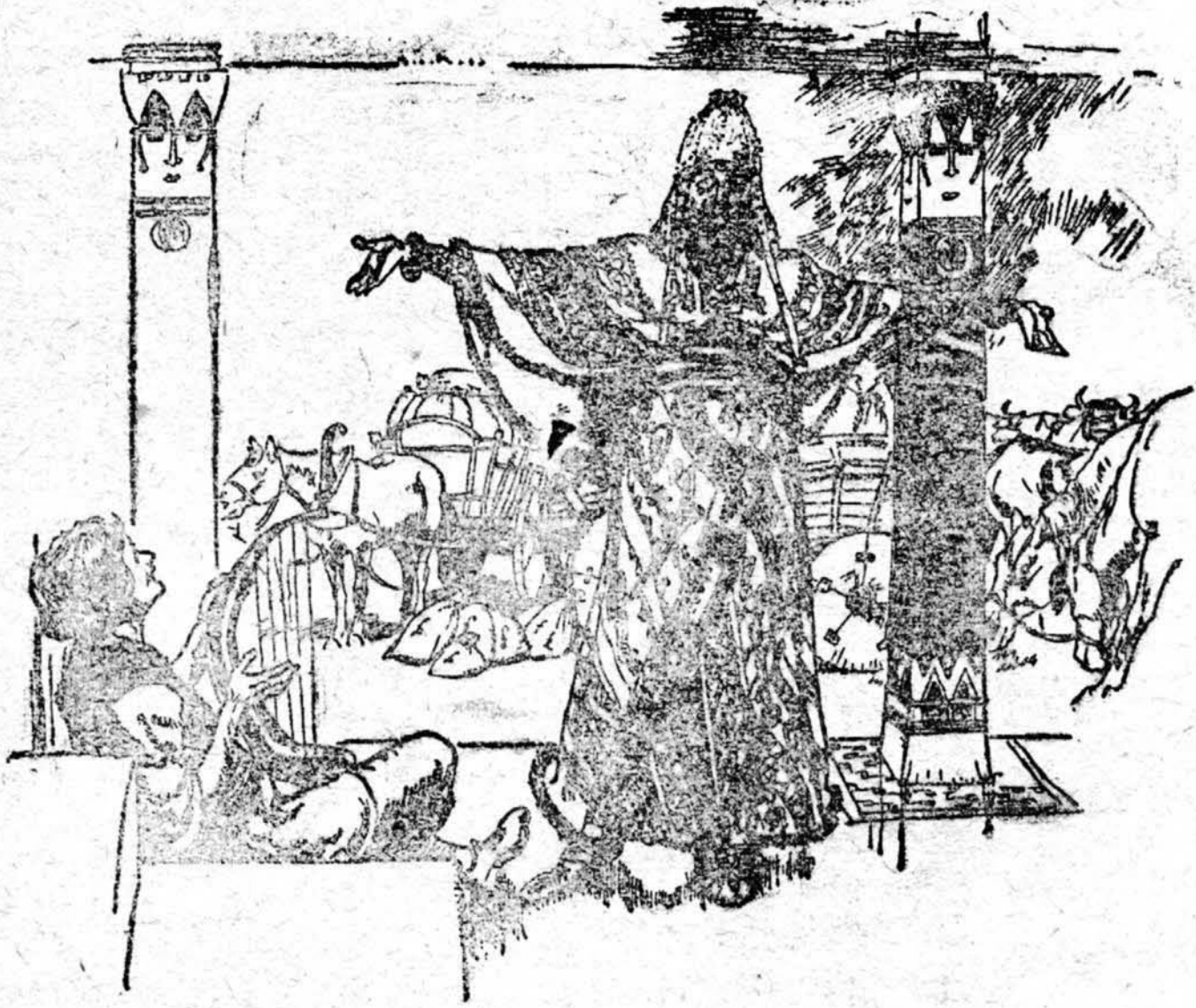
怒曰。孺子。汝欺寡人。寡人亦當
 欺汝。令汝之頭離汝之頸。而
 下。則汝又何能欺人。語既出。意乃
 立決。逕率從侍。以赴卑德之家。
 顧卑德已早聞信。乃呼其姊曰。
 姊乎。今吾已知悛矣。不更嬉戲。
 汝可以罐來。當爲汝調羹。並分
 汝勞。姊喜。乃取罐貯羹。其中以
 援卑德。卑德受之。置於火次。令
 沸。側耳以覘門外之足音。無何。
 羹沸。泡沫四濺。聲隆隆如車輪
 輾地。而王至矣。卑德乃立取罐。
 置諸柴樁之上。以箸調之初若。

不知王之至者。王既入室。立趨卑德。見卑德正調羹。罐下初無燃火而羹。乃劇沸。因大疑。疑其罐爲至寶。則呼之曰。卑德。汝罐賣乎。卑德曰。否。吾何能售吾寶。王曰。卑德。吾苟出汝。以重價者。汝亦售乎。卑德聞語。如不聞。但曰。王。汝視之。此罐實至寶。既省柴。又不費人力。王曰。孺子。我今以金錢百易汝寶罐。且恕汝盜馬之罪。汝亦願乎。卑德無奈。遂以金錢售其調羹之罐。王大喜。捧其罐。置之馬鞍之上。已則傍馬而行。扶之以手。以慶得寶。既歸。立召皇族。並各大臣。入宮赴宴。肴饌之屬。咸以生物。置罐於案之居中。將嘗衆人之面。試其寶物。衆客既集。王乃傾其肴饌入罐。目灼灼視不已。心花怒放。乃於衆客之情狀。或不之覺。但絮絮曰。侯之更一刻者。肴且沸。諸君視之。頃者非蒸氣已騰。騰上乎。言次。大樂則張臂而舞。久之。久而肴竟不沸。亦無蒸氣上騰。王笑容始漸隱。既而怒曰。孺子。吾又受汝之欺矣。言次。立出宮行。亦不語衆。逕赴卑德之家。卑德自王去後。知其必復來。乃立於門次。而俟。且以羊胰脂血。殆滿付其阿姊。令懷之。衷衣之內。至是見王至。則大喜。不令王見。立入門趨其阿姊耳語。姊感其額。而卑德則大笑。立一躡上床。而睡。王既入。覓卑德不見。則益怒。呼曰。女郎。若弟又何往。女見王怒。則大恐。顛聲曰。王阿弟適上床睡。今睡且正酣。王欲何爲。請自往。我不敢也。以吾弟頑劣。每欲殺我。我往必不利。王曰。否。汝趣往。吾性劣。較若弟尤甚。汝不往者。汝頸且斷。言次。以手自

撫其刀柄。女曰。王怒予耶。予今知日輪之火。實較火山之火爲熱。王之可畏。猶日輪之火也。吾烏敢違。今王少俟。吾當往呼阿弟言。次乃趨。卑德醒曰。卑德王至。將有以語汝。汝趣醒。否則且被戮。卑德乃張其倦眼。發爲怒吼。獅子手一刃立刺其姊之胸。刃陷血沁。然直射。遽德之面。女郎遽大呼而死。王乃大駭曰。卑德汝惡徒。吾初猶以汝爲小騙耳。今汝竟爲殺人之惡徒。則此二罪。又何能恕。卑德夷然且微笑曰。陛下吾人。但一日有呼吸者。則雖日殺千人。亦無害。言時向壁間取犀製之角。逕向其姊之口畔。而吹久之。其姊忽張眼。又頃之。逕起行動。一如常人。若未嘗受絲毫之傷者。王因大駭曰。卑德。汝乃能起人於既死。則卑德不待王語之畢。卽厲言曰。王此何足異。蓋予性既急。日好殺人。苟無活人之具。則又何敢爲此。此角傳自吾祖。今歸予。活人已不知凡幾矣。王曰。此角殊佳。吾生性亦急躁。好殺人。及其死後。又輒悔之。今當以金錢千易汝角。並恕汝兩次欺予之罪。吾知汝必願之。言次果出金錢纍纍。置桌上。以炫卑德。卑德乃目視其姊而笑。既復視其角。及王之金錢。似猶疑不能決者。旣而忽大笑。亟趨桌上。攫其金錢。置之寢榻被褥之下。而以犀角奉王。王大喜。捧之而歸。途中自念。極擬回宮一試其奇。使人知王得又異寶也。旣歸。適王后以王受欺於童子。而怒。王觀狀亦怒。立掣劍以刺王后之胸。此劍本携去殺卑德者。今乃轉殺其妻。臣侍大驚。而王夷然曰。

無傷后死可復生。吾有寶在。當令之復。活。臣侍愕。王乃出其新得之角。以一端接后唇。以口吹之。其意以爲一分鐘後。王后必復活。願乃久不見効。王面本瘦削。至是兩腮忽漲。色紫如落山之日。而王后之屍乃益冷。王始擲角大哭。厚葬其后。而王竟鯨。一日卑德又聞王將來殺已。乃謂其姊曰。姊。邇來辛苦。吾意宜少息。吾家去外祖家甚邇。姊不妨少去桓盤。此間事弟當自理。但姊須以姊之衣服與予。始可姊諾。又喜得暇。遂別其弟而去。卑德乃衣其姊之衣。就紡車之旁而坐。以待王來。既而王至。卑德乃大哭。狀極淒楚。王怒曰。女郎若弟又何往。卑德曰。王。吾弟知王將來恐不利。故已他遁。令我獨居於此。今王來。吾其死矣。言至此。泣乃益慟。以圍裙自拭其淚。王心不覺微動。因慰之曰。女郎毋恐。若弟之事。本不關汝。今若既遁。吾亦不汝罪。吾老無子。汝願從我入宮乎。卑德乃再拜謝恩。王遂僮卑德跨馬出。卑德控馬本極熟。故其馬轉出王前。四昂首仰天而笑。王固不知。猶以爲女郎悲極而泣也。既入宮。王乃下令。令宮中臣侍敬事女郎一如公主。以王無子女。故卽以女郎爲其女也。卑德既處宮中久。王乃以之許婚於王侄。大婚之前一日。禮物已咸備。卑德乃知不可更居。夜既千度。諸人已全睡。乃私起。踰牆出宮而去。明日宮中不見公主。乃大亂。王亦大驚。自以急騎出覓。然終不得。及抵荒村中。則見卑德。方踞叢樹之顛而坐。王乃呼曰。卑德。汝乎。汝姊又何在。耶。卑德曰。吾姊

吾安能知陛下。今欲與吾嬉乎。王曰嬉乎。吾受子欺已多。不能更欺予矣。今可從予歸。予當授汝



磨皮之王

以相當之罰。卑德曰佳。乃下樹從王行。王以木桶囚之。且召從侍。令以此桶置高山上。三日。令彼自思其過。然後擲之海中。顧卑德亦勿恐。且高歌曰。佳哉。高山其色蒼蒼。美哉。大海其勢洋洋。明日之日。兮。吾身其入汪洋。吾身而入汪洋。兮。吾魂靈其上天堂。何天下笨伯之多。兮。吾樂且猶未央。翌日遂有一人輦金來。以趨卑德之前。蓋其人雖富。然罪惡極多。平時惟恐受天罰。至是聞歌聲。乃心動。以手叩其木桶曰。朋友。汝亦能許我代汝往天堂乎。卑德應曰。否。吾人生

平作惡多。今有此機會。得仍上天堂。樂汝又何極。而汝乃欲我讓子。此何能哉。其人曰。朋友然則吾以金錢市之。若何。卑德曰。欲吾售者必多金。其人曰。諾。遂出紙就桶上署券。願以所有財產悉數付之。署已。啓桶出卑德。而令卑德復釘其桶。其人既入。德卑乃他去。明日。王率侍從登山。舉其桶擲之海中。且笑曰。卑德。今吾勝子矣。王既歸宮。而卑德已先在方夷。俟於宮門之側。手一哈拍。按拍徐彈音。至激越。身畔則有金銀數車。紫纒耀日。並附許多牛羊之屬。王大駭曰。卑德。汝乎。卑德乃昂其首曰。王。我也。我於此間待王已久。將以予物暫寄王家。俟予新宮落成後。再來取之。王訝曰。卑德。汝其鬼乎。汝已入海。何爲來此。且有多金。卑德曰。然。蓋予入海之後。海水盡壁立。吾身乃入琉璃世界。地下盡布黃金寶石之屬。牛羊躡躑多於地穴之蟻。故予盡力取携而歸。雖未及萬分之一。顧已貴矣。王曰。卑德。汝亦能僭予一游琉璃世界乎。卑德曰。否。吾將與龍王之晏安。尙有暇。但予不妨視朋友之交。情令汝自往一游。王喜。卑德請以巨桶貯王一如王之囚。己亦置高山上。輟食三日。然後舉而擲之海中。豁然一聲。王遂終其身。與波臣伍矣。卑德乃矯王命。遂爲代理之王。顧雖爲王。而其嬉皮之習。實無異於曩日。恆曝其口。發爲吁吁之聲。而歌所歌。雜何卽曰。吁嗟乎。天下笨伯之多。寡人之樂。爲如何。其不稱我而稱寡人者。蓋以示尊貴也。其臣侍乃晉其號曰。嬉皮之王。

小言
說情

月下女

(章士)

浙西褚生翩翩如靈和柳娶某氏女郎伉儷極篤而一生清福年半占盡年半折盡某女遽殞褚生
 痛之神毀什立父若母愛兒切勸之曰家運弗辰災及少者慧者然兒宜念父母重頭霜鬢人不願
 兒爲苟奉倩也兒宜達觀乃爲整裝命一老仆隨之出遊遍觀東南佳山水拓其心胸舒其鬱抑如
 洞庭金口武林天台四明等足跡咸履至最後遊吳興吳興有父執魏翁留款之時當夏魏翁居在
 深林褚生悅有留憩意魏翁宿以書室褚生辭不欲老仆陰謂魏翁曰公子好靜吾見第旁有空宅
 以居公子斯喜矣魏翁有難色曰宅久曠蛛網密布蓬草沒人焉能居老仆曰某雖隳老灑掃之煩
 尙能任魏翁附老仆耳語曰以若老閱歷多故相告人云宅中有怪異或是狐能犯人我與若主人
 爲至交敢冒昧允若儕居之耶老仆無言以告褚生褚生曰吾但求寂靜之宅有狐與否不較也老
 仆乃告魏翁曰公子富贍而多力正氣旺邪將却避必無事老仆靈警如覺有狐遷尙不遲魏翁不
 得已允焉劉荆棘雜草掃除拂拭居然佳宅有樓有園院廣招風氣候涼爽盛暑而似初秋可樂
 宅左有門與魏第通昔富健至是魏翁命啓之時以人至視褚生主仆主仆歡然未嘗見異物也
 魏翁悅謂人曰吾故人子多福澤彼空宅之妖避矣老仆以述與褚生爲笑褚生好玩月每夜伺老

仆寢後即潛起出坐樹下所以避老者以老仆屢諫褚生謂夜氣襲人於養生之道有舛而褚生
 習爲之也一夜萬聲俱寂樹影在地灑甚褚生低歎繼以微歌少頃聞院左桐樹下有小聲視之見
 一女子素裳倚樹立彈其織指作聲繼而微步欲前褚生亦移步思近視之而月爲雲掩不可見及
 更明女子已杳惘惘歸寢輾轉不寐思其亡妻次夜褚生復伺樹下欲更見女子繼自責曰待女月
 下實負亡妻不可將入室而女子已出不覺目之見女子含笑欲詰其身態容貌與亡妻無二也心
 大動念女子誠狐知吾思妻故幻形爲吾妻以慰我狐誠有情不可辜負之乃遙揖曰愁人寂居無
 可與語願屈仙子清談片時女子嫣然答曰仰君清雅故此相見惟與君約話詩論文而外各不他
 語免令山魃木魅笑人也褚生諾各倚一樹遙語互矚未明女卽辭去以爲常一夜爲望日月圓如
 鏡褚生私備酒食昏時癡樹下及女至與共飲女歎然引數杯褚生曰此樂畢生不忘女亦點首繼
 褚生視女面久久女笑以纖指置唇際羞甚繼曰此何爲褚生不覺失聲曰以卿似吾妻耳女忽變
 色曰君有妻耶乃眈眈笑而注我欲何求身雖狐實不耐伍輕薄子引袖障面而去至桐樹際冉冉
 沒自後遂不見女褚生悵悵如有失爲文拜而焚之以乞宥終無益老仆見褚生前者歡然至是忽
 不樂駭甚以爲受狐祟夜伺褚生見褚生起坐樹下歎息及明始入無他變易乃不疑狐但勸褚生

○勿○夜○起○入○飄○曰○今○盛○暑○已○過○西○湖○風○景○大○佳○盍○往○騎○驢○遊○堤○上○乎○褚○生○不○之○答○仍○夜○起○次○月○又○望○
○褚○生○觸○景○生○悲○乃○跪○樹○下○泣○祭○亡○妻○又○哀○聲○讀○所○作○悼○亡○詩○自○語○曰○亡○妻○生○前○愛○聽○郎○讀○詩○今○郎○聲○
○咽○矣○泉○下○人○知○否○繼○又○曰○日○前○狐○女○幻○亡○妻○形○與○我○語○狐○多○情○耶○抑○亡○妻○之○靈○憐○我○悲○戀○狐○女○以○現○
○身○慰○我○耶○吾○謂○後○說○當○確○亡○妻○其○有○靈○矣○然○則○今○者○當○知○我○在○此○祭○爾○言○已○哀○極○幾○暈○乃○臥○樹○下○忽○
○風○起○院○隅○隱○隱○有○細○聲○如○鬼○哭○一○人○影○突○現○褚○生○前○褚○生○昏○瞶○中○躍○起○抱○之○遂○有○呼○公○子○者○則○抱○者○
○乃○老○仆○也○老○仆○勸○曰○公○子○哭○夫○人○久○矣○今○曷○歸○寢○秋○風○能○犯○人○也○公○子○衣○薄○恐○中○寒○老○仆○受○主○人○託○
○公○子○不○聽○吾○言○者○將○病○吾○無○面○見○主○人○也○公○子○宜○歸○寢○褚○生○默○久○之○乃○曰○老○仆○吾○甚○感○汝○更○半○時○者○
○吾○如○爾○言○今○速○離○此○俾○聲○吾○哀○否○則○蘊○哀○中○心○吾○甚○不○適○也○老○仆○始○去○去○時○猶○瞶○目○四○矚○似○有○所○尋○
○褚○生○俟○老○僕○去○遠○乃○泣○曰○頃○作○細○聲○哭○者○誰○也○其○亡○妻○乎○何○不○相○見○而○此○時○有○鳥○飛○且○鳴○於○空○際○非○
○復○頃○時○幽○凄○景○象○更○少○時○而○東○方○紅○矣○褚○生○怨○老○仆○自○思○公○子○已○着○魔○宜○亟○遷○褚○生○斥○之○老○仆○
○曉○曉○爭○褚○生○怒○曰○敢○抗○我○耶○老○仆○亦○厲○聲○曰○吾○侍○主○人○久○公○子○之○出○主○人○撫○我○背○以○託○我○今○必○以○死○
○爭○今○夜○決○遷○居○不○更○與○妖○狐○雜○處○褚○生○無○術○乃○曰○父○命○我○遊○恐○我○鬱○抑○耳○今○若○與○我○爭○令○我○不○歡○何○
○耶○明○日○如○爾○志○遷○居○今○夜○爾○早○睡○毋○預○我○事○老○仆○久○爭○始○肯○是○夜○三○更○時○女○子○果○又○現○面○有○淚○痕○遙○

望。褚。生。點。首。者。三。拭。淚。者。三。微。笑。者。三。淚。不。見。明。日。褚。生。戀。而。老。仆。則。歡。然。理。行。篋。往。辭。魏。翁。魏。翁。問。老。仆。曰。吾。與。若。主。人。闊。別。久。不。知。公。子。已。娶。否。老。仆。曰。翁。恕。奴。老。健。忘。而。悖。未。先。告。翁。公。子。已。娶。矣。魏。翁。有。失。意。色。曰。然。則。公。子。非。甚。樂。耶。而。新。婚。燕。爾。何。又。遠。游。褚。生。收。淚。陳。曰。不。幸。弦。斷。高。堂。恐。某。哀。故。遣。老。仆。伴。我。跋。涉。魏。翁。乃。頷。首。命。人。往。邀。一。老。人。老。人。至。鶴。髮。朱。顏。道。貌。儼。然。乃。設。席。共。飲。飲。半。酣。老。人。起。曰。褚。公。子。既。悼。亡。魏。翁。有。女。聯。秦。晉。何。如。褚。生。不。答。繼。而。辭。曰。未。得。父。母。命。老。人。掖。老。仆。出。謂。曰。若。謂。何。如。老。仆。曰。主。人。方。愁。公。子。念。舊。情。重。不。肯。續。娶。若。能。娶。主。人。歡。笑。不。暇。惟。公。子。擇。偶。苛。前。夫。人。美。甚。若。美。不。如。前。夫。人。者。恐。不。諧。也。老。人。入。語。魏。翁。又。出。告。老。仆。老。仆。乃。入。謂。褚。生。曰。在。禮。公。子。宜。入。內。室。覲。魏。夫。人。謝。留。寓。惠。謝。畢。可。即。起。程。也。褚。生。人。見。魏。夫。人。側。立。有。二。八。女。郎。絕。色。也。乃。出。問。老。仆。婚。事。宜。允。否。老。仆。曰。公。子。自。定。之。吾。老。目。又。昏。花。不。敢。贊。一。辭。褚。生。曰。允。之。何。如。老。仆。掉。首。曰。吾。不。贊。一。辭。也。褚。生。笑。遂。允。為。魏。翁。婿。既。成。禮。褚。生。引。老。仆。見。新。婦。曰。此。老。仆。忠。甚。開。關。數。千。里。從。我。游。卿。善。視。之。聲。未。已。新。婦。起。欲。作。語。慰。老。仆。老。仆。忽。駭。奔。大。呼。曰。鬼。耶。狐。耶。何。與。前。夫。人。無。異。耶。奔。出。門。外。魏。家。仆。共。止。之。老。仆。仍。大。呼。呼。人。救。謂。身。陷。狐。穴。方。為。群。狐。攢。捉。魏。翁。命。衆。昇。入。一。室。問。其。由。老。仆。叱。魏。翁。為。老。狐。魏。翁。不。省。老。仆。曰。若。女。幻。為。前。夫。人。形。惑。吾。公。子。尚。言。

不知耶。蓋褚生末次在月下與女子晤對時。老僕隱窗後窺伺。識女子面。與褚生亡妻無二。信爲狐所幻化。至是見新婦卽月下幻形者。則魏翁非老狐而何。故怒斥之。褚生入室。謂老僕曰。若勿妄事推測。新婦面似亡妻耳。然細辨之。則微異。亡妻之眉短。吾每爲添畫。今新婦則眉甚修也。若何爲辱吾岳。老僕曰。公子謂吾辱魏翁者。吾謝罪可也。乃向魏翁拜。拜已。老僕問褚生曰。然則月夜現形與公子對立者。誰耶。褚生面赭不能答。但曰。無預爾事。老僕退。自語曰。豈新婦悅公子故。先至空宅。就公子談。月下耶。繼卽曰。否。否。魏家乃縉紳家。女子何至夜出繡閣。是或狐耳。是或狐耳。今姑不詰。轉瞬歸浙西。主人見新媳婦如亡媳婦。將如何駭愕。然則我老僕將如何陳述此事耶。

小奇情

情天不老

(瘦鵬丁悚合著)

禮。拜。六。出。世。以。來。風。行。半。天。下。家。弦。戶。誦。珍。重。一。時。而。海。內。作。家。復。競。出。其。著。作。來。相。贊。助。於。是。江。南。才。人。之。筆。河。北。名。士。之。文。含。英。咀。華。盡。萃。一。編。卽。不。文。如。小。子。亦。得。麈。尾。從。諸。君。子。後。時。以。其。漫。無。價。值。之。文。字。貢。獻。於。讀。者。之。前。可。謂。幸。已。茲。值。陰。曆。新。歲。禮。拜。六。將。少。少。振。刷。予。旣。以。午。夜。出。聲。授。鉢。根。劍。秋。意。猶。未。慊。頗。思。別。草。一。篇。比。見。申。報。廣。告。民。鳴。新。劇。社。演。名。劇。『空。谷。蘭』。有。以。凌。憐。影。陳。大。悲。雙。演。綉。珠。者。予。因。謂。慕。琴。曰。新。劇。中。

情天不老

四四

有雙演吾輩做小說寧不可雙做耶曷試爲之予爲先聲以發其端子爲繼以綜其成慕
翠曰諾越數日遂合成一篇曰情天不老取以示小蝶小蝶以爲善卽援筆題詩五絕於
篇端以貺吾二人云甲寅冬夜尖風撼戶殘燈欲燵時瘦鵲呵凍認於紅鵲啼瘦樓頭之
憶蘭室

題詩

死別生離悲頃刻此情當日亦堪哀一絲紅線三生石多少風波換得來
鴛鴦並命鷓鴣翼月三星盟兩渺正無奈顏親中作梗劈開蓮的伯勞飛
簷葡林中並命禽升天入地準相尋何期故敵窺儂者便是宵來夢裏人
相逢握手轉淒惶藥苦羹酸取次嘗郎悔郎災儂願替瓣香初次騰醫王
幸得團圓雙握手重來海外景全非思量一事差如意未作令威化鶴歸

(上)

天暮矣斜暉已收拾無餘大地上一片薔薇之色斗如潑以墨水立成黝黑於是溶溶之月劃開雲
幕而出清光下瀉照遍紅樓芳園都似浸入水中吾書開幕卽在此黃昏時候似故與明月同起以

映入讀者諸君之眼。簾後花蝶翻飛。活劇正復紛綸。無已斯時。碧空無塵。星影不光。惟有此一彎。盈盈之月。獨行中天。月似亦覺其寂寞。無聊。遂飛光而入倫敦。銀行家。乾姆司。潘露道。克花園之中。絳花碧樹。受月則篩影於地。枝枝葉葉。整整斜斜。交糾互結。爲狀如鋪織錦之氈毯。此氈毯之上。乃有一少年。顧影而徘徊。低首斂眉。若有所思。雙眸明澈。遙注樹陰外。一泓綠水。月入水心。兩相依附。盪漾無定。正如紅閨兒女。相待弗捨。微颺偶掠水過。立斂如羅縠少年。視水良久。似有身世蘋雲之感。嚮空噫氣。弗已。此少年者。陳姓國柱。其名中土人也。廉台鹿苑間。爲其生長地。蚤失怙恃。岐嶷異常。兒十七。畢業於中學。卓犖有大志。以官費負笈游學於英倫。入奧克司福之牛津大學。越五稔。已畢所業。得碩士學位。時有倫敦大富豪。乾姆司。潘露道。克氏者。來遊奧克司福。殊賞識其才。遂聘爲秘書。挈歸倫敦。國柱視事。年許。良得潘氏歡。潘氏有嬌女。芳名曰。茜麗霞。娟娟楚楚。國色也。見國柱才調不凡。迥異恆流。且翩翩然。具當年張緒風度。用是頗加以青眼。顧璠。閨弱質。半多矜持。弗肯透露。其中情。其遇國柱也。時若有情。時又若無情。謂其有情。則國柱偶或道及情字。玉容立變。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謂其無情。則一顰一笑。時其眉黛眼波。間似有含情未返之思。故彼妹之有情。無情。至令人弗能捉摸。是時國柱之徘徊樹陰下。低首斂眉。若有所思者。蓋方思茜麗霞也。國柱蹀躞。

移時於意。滋適斗見一女。郎從亂綠中。姍姍而來。湧現於明月光中。頰暈嫣紅。鬢香媚綠。雙波澄湛。如秋水。若將與月中姮娥一比。妍媸而明月似亦自慚形穢。立匿入雲屏深處。以自隱。女郎逶迤至此。綠水之畔。亭亭而立。秋波盈盈。直注國柱之面。國柱立前含笑。致辭曰。密司。茜麗霞。適從何來。殊令人歡忭。出於望外。茜麗霞曼聲答曰。今夕月色大好。遽動阿儂。清興故來此。微步不意君亦在是。國柱悄然曰。今夕月色。佳特吾不省能長在此。間看月否也。語次微喟。茜麗霞吃吃笑曰。君何事歎喟。豈以儂一來。遂撩動悲思乎。審是儂罪大矣。國柱急曰。否否。密司之來。直能破吾愁壘。如旭日照臨深山中。濃霧乃立收。茜麗霞微笑曰。君乃善於曲譬。殆類詩人。國柱答曰。承君獎借。愧弗克當。吾莽人耳。烏得謂爲詩人。君好詩。吾適購得一詩集。用以貽君。個中句句芬芳。字字側艷。僉情詩也。言旣探懷。出一袖珍本。以授茜麗霞。茜麗霞狀殊羞澀。囁嚅曰。謝君盛意。特君何事。乃好言情。一昨貽吾以整花中。又綴一情詩。儂展誦一過。紅霞直泛兩頰。幸詩未爲阿父所見。否則君殆矣。願以後勿爾爾。國柱曰。君命吾烏敢背。然君亦當知吾意。吾實愛君。恨弗能抉此肺腑。出諸胸臆。以相示。茜麗霞垂其螭螭之頸。紅雲不期而上香腮。辮鬟低鬟。脈脈不語。國柱又曰。密司。茜麗霞。君嘗憐吾。一年前吾來君家。乍覩芳容。便着情絲。今則此情絲萬縷。已結成情網。一張予投身其中。弗能自脫。

情海之潮湧人心山行且泛濫茜麗窈窕姑娘君其憐吾情痴時中天明月力注其萬道清光籠此美
 人之身倩影伶俜爲狀直類安琪兒萬綠叢中夜鶯恰恰而啼聲至曼妙似亦相與讚此美人而非
 人間凡骨有頃茜麗霞始徐舉其秋水雙波斜睇圓柱微啓香櫻嚶嚶言曰儂殊弗能當君愛君幸
 勿浪用其情國柱狀至懇切亟曰密司茜麗霞君毋絕吾心且立碎須知吾人入情網易出
 情網難也茜麗霞曰君必趣出此情網不爾此情網且一變而爲煩惱網矣實告君此倫敦城中慘
 綠少年實其誠款於儂者多也國柱曰特吾已爲君顛倒凡百都不之顧烏能破此情網而出君其
 憐吾吾儕相處已周時此心耿耿當在君洞鑿之中君！君能否……言時立立踉於茜麗霞前舉
 手把其白如玉琢之柔荑俯首吻其葱尖茜麗霞立脫其手却立至於溪畔雲鬢照水羞澀無語國
 柱又隱而前曰密司茜麗霞勿碎吾心曷憐其痴而許以長伺玉鏡台畔設不之許且爲情死矣茜
 麗霞展其玉手掖之起莊容言曰菲立泊西國柱名君君豈自忘爲中國人耶君豈自忘爲阿父秘書
 耶儂卽許君阿父必不許君國人必不許君君其憐儂亦弗能自主耳國柱正色曰中國人豈天
 生賤種君不當加以侮蔑君不吾許謂吾無才可謂吾無雅骨可謂吾爲中國故則不可於秘書
 一職匪奴屬此殊不足爲吾辱亦不足辱姑娘姑娘今夕必許吾否則此一泓清流卽爲吾葬身之

所語已復。趨前把禹麗霞。慘慘之手。禹麗霞以小蠻靴尖。碾蹴地上之草。酥胸起伏不已。作嬌嗔曰。君當體儂意。幸勿苦苦迫儂。脫迫儂者。儂必立與君絕。告之阿父。此際斗聞樹陰後。有聲出曰。禹麗霞告吾可也。二人大駭。却退色俱變。而大富豪乾姆司潘露道。克氏已帶月光而出。兀立於二人之前。其人年可四十許。尙虎虎有少年氣。目光銳利。甚注人如電。黑髮盈頭。間有數十縷。則已白如銀絲。時身乘馬。衣手鞭。絲似方跨馬歸者。二人一見其人。僉中懾。垂睫弗敢仰視。潘露道克曰。睽睽視其女。復視其秘書。朗聲言曰。汝曹在此絮絮。果何事者。禹麗霞顛聲答曰。無他。兒適與菲立泊君道。一細事。微有爭執。阿父可無慮也。國柱力自振刷。朗朗言曰。密司脫潘露道。克走愛女公子久矣。上帝在上。實鑒予心。故今夕不揣冒昧。求婚於女公子。潘露道克怒視國柱。不少瞬。雙頰緋紅。口中荷荷作聲。既乃切齒呼曰。獸！汝乃敢作斯言。吾唾汝面矣。語時力握其鞭。國柱不爲動。悄然言曰。密司脫潘露道。克何事作茲。申申之嘗。吾愛女公子。實出於至誠。卽女公子亦復有情於吾。粉臚中初無他人。吾雖爲君秘。書然自問。學問未嘗下人。爲君婿似不足。以辱君。潘露道克聲色俱厲。大呼曰。狗！惡魔。汝何人斯。乃妄想作潘露道克家坦腹婿耶。今夕不少少懲創汝。汝痴夢且無醒時。於是立揚其鞭。力鞭國柱之面。鞭着處。痕立現。色作殷紅。國柱大呼。以手掩面。鞭復呼。呼然着其手。痛乃

如○割○茜○麗○霞○玉○容○無○主○舉○其○柔○蕙○奪○乃○父○歡○且○嬌○呼○曰○阿○父○勿○爾○阿○父○勿○爾○潘○霽○道○克○堅○執○其○鞭○不
聽○奪○仍○力○鞭○國○柱○國○柱○陡○一○躍○起○掣○潘○霽○道○克○肘○奪○鞭○於○手○抗○聲○言○曰○密○司○脫○潘○霽○道○克○吾○爲○君○女
茜○麗○霞○故○姑○不○還○鞭○特○吾○當○畢○生○不○忘○君○今○夕○之○呪○潘○霽○道○克○厲○聲○曰○默○汝○痴○夢○醒○未○吾○特○以○此○鞭
打○醒○汝○夢○國○柱○投○鞭○溪○流○中○言○曰○吾○不○與○君○較○脫○有○胆○趣○召○君○子○出○與○予○決○鬥○潘○霽○道○克○冷○然○曰○吾
大○不○列○顛○高○貴○之○國○民○疇○與○汝○中○國○賤○種○決○鬥○者○今○後○趣○出○吾○潘○霽○道○克○家○之○門○設○敢○再○廁○身○是○間
乃○公○必○不○汝○恕○令○奴○厮○鞭○汝○至○死○茜○麗○霞○吾○輩○趣○歸○吾○滋○弗○欲○見○此○狗○以○污○吾○目○遂○把○茜○麗○霞○腕○相
將○而○去○國○柱○舉○首○遙○望○見○茜○麗○霞○方○在○綠○陰○萬○鼻○中○珊○珊○而○行○猶○頻○頻○廻○其○香○頸○月○映○如○花○之○面○橫
波○中○似○含○淚○痕○國○柱○心○乃○彌○痛○掩○面○跌○坐○于○地○靈○魂○似○已○脫○其○軀○殼○渺○渺○弗○屬○良○久○忽○聞○耳○際○有○人
呼○已○名○肩○上○覺○有○一○溫○軟○之○手○急○仰○首○視○之○則○茜○麗○霞○之○侍○婢○瑪○麗○也○瑪○麗○柔○聲○言○曰○非○立○泊○君○勿
悲○女○公○子○殊○有○情○于○君○今○方○在○水○晶○簾○底○嚶○嚶○啜○泣○特○囑○僕○來○慰○君○國○柱○答○曰○吾○心○碎○矣○夫○復○何○言
君○幸○爲○吾○寄○語○女○公○子○謂○某○銘○感○無○既○瑪○麗○曰○君○其○珍○重○勿○自○墜○于○絕○望○之○淵○老○主○人○性○遲○鈍○根○於
生○初○今○縱○絕○君○他○日○或○且○以○女○公○子○許○君○君○幸○毋○自○苦○而○傷○女○公○子○心○也○僕○去○矣○君○其○珍○重○言○次○分
花○拂○柳○翩○然○去○國○柱○目○送○之○至○于○弗○見○斗○見○身○旁○碧○桃○枝○上○一○白○羅○巾○凌○風○四○颺○似○蘭○似○麝○芳○馨○撲

情天不者

五〇

人欲辭知爲香閣中物取視之則巾角繡淺紅之字儼然茜麗之潘露道克也遂頻親以唇循溪行于面去明月娟娟下映其鞞痕縱橫之面笑容靦然意得甚而是晚其麗霞獨坐銀荷燈下至于宵深言念情人芳心至既醒弗寧偶聞鐵馬冬丁悚然而起又以爲老父策鞭至也

(以下由丁悚續)

(下)

讀吾書者須知情之一字其力直較帝力爲尤偉初非人力所能制伏彼潘露道克雖應國柱出弗令近其愛女願不知乃女之心已入國柱之心并合爲一卽以利刃劈之要亦弗能分而爲二國柱去茜麗霞之心乃亦隨之俱去蓋茜麗霞之對于國柱情根已深愛之花亦方在怒放之際園中拒絕國柱之求婚特假惺惺態以靚國柱情急否耳不意老父不情遽揚鞭而出悍然下逐客之令當鞭着個郎身時不啻鞭及己身冰肌玉膚都沁沁作痛迨聞阿爺竟斥個郎去則份臆中益復難堪遂入紅閨恸哭弗已尋卽道其知心小婢出而慰國柱故遺一羅巾於碧桃枝上以爲紀念之品用心亦良苦矣國柱得此羅巾其中心之忻悅直什百倍于曩昔得畢業文憑於牛津大學時欣然出潘露道克氏之園似已忘其方纔之痛楚惟見逐之後一時無家可歸不得不投身以入逆旅

居此逆旅中者凡旬日心滋戀戀于茜麗霞乃不忍別英倫去每日夕陽紅抹播露道克家園中時輒徜徉于園外冀以見意中人半面茜麗霞因亦時現其如花之面于朱鳥窗前嫣然作淺笑然亦祇能遙遙相對藉微波以通辭而已逾數日國柱偶閱報紙斗見祖國有大革命消息謂白色之幟已風翻于武昌城中各省業聞風響應揭竿而起其勢乃如火之燎原瞬息蔓延及于全國國柱雖夙具兒女情腸願亦不少英雄之血遂浩然有歸志蓋將拚此偕大好頭顱助彼革命健兒爲國民謀自由幸福也臨行之日頗弗能忍置其意中人因悄然往潘露道克家意欲與茜麗霞話別時潘露道克方外出茜麗霞遂下樓入園與國柱把臂於花陰中國柱泫然謂之曰茜麗霞吾二人從茲別矣茜麗霞雙波中立呈驚訝之色嬌呼曰別耶何匆匆也國柱曰是亦迫于不得不爾卿不見泰晤士上已載吾國大革命消息乎茜麗霞夷然曰君方僑居海外大革命又何與君事君愛儂忍棄儂去耶國柱急曰吾烏忍棄卿脫能終吾生與卿厮守于此實所至願願吾中國人也中國有事如之何弗歸弗歸人且謂吾無男兒骨無愛國心茜麗霞淚珠已盈于睫含悲呼曰然則君畢竟愛儂耶愛國耶國柱曰予早孤已無他人足以當吾愛所愛者惟卿與祖國耳吾之心屬於卿然亦屬於祖國茜麗霞掉首曰是烏乎可君既愛儂矣不當愛國既愛國矣不當復愛儂君須知情場之界限

至狹。祇能容二人。不能容第三者。廻旋也。國柱曰。卿當恕吾。吾萬不能以愛卿而忘祖國。祖國有事。勢在必歸。卿不聞貴國大詩人。擺倫在昔。荷戈渡海。助希臘人。獨立事耶。今者吾祖國革命。而吾乃逍遙海外。袖手作壁上觀。是何可者。茜麗霞淚痕已被其粉頰。悲聲言曰。君既立決心。儼自不能爲君。梗特君。此去將以何日復來。國柱曰。重來何日。尙未可必。談大事。定而予無恙者。自當適來。英倫與卿相見。茜麗霞掩面泣下。曰。果爾。吾二人重見之日。尙遙遙無期耳。嗟乎。菲立泊。教儂如何。過此以後之歲月。曷携儂同行。以免後此。日日上翠樓。望酒雙瞳也。國柱拊其背。慰之曰。卿烏可從吾行。不特卿父所不許。且千金之體。亦不當入腥風血雨之中。卿須知戰場。匪同跳舞場也。茜麗霞曰。然則將奈何。國柱曰。卿其安居此間。勿作他想。予歸國後。必時以書來。語卿以狀。茜麗霞沈思須臾。若有所得。立頷首曰。君果能如是。儂弗行亦可。惟兵凶戰危。君必爲儂善自珍重。國柱答曰。吾自知之。鄉其勿慮。然卿亦當力自珍衛。使吾來時。見卿玉容。仍如往時也。四時三十分。將有輪船啓碇。吾今行矣。遂與茜麗霞把手返身。微喟去。茜麗霞目送國柱出園門。卽飛步入香閨。其疾直如飛燕。一若了無惜別之心者。五分鐘後。國柱猶坐馬車。馳驕于道左。未抵泰晤士河畔。忽有一美少年。駕亨斯美來。追相去可百碼。國柱至停船處。卽下車上舟。美少年亦立止。自車上一躍下。出金鎊一。授御。

者。靡。之。去。卽。亦。翩。然。登。舟。爲。狀。似。至。注。意。于。國。柱。者。願。國。柱。初。未。之。知。也。



次。淚。痕。界。而。似。啜。泣。方。已。細。審。其。眉。目。殊。弗。類。中。土。人。繼。又。爲。之。大。愕。蓋。其。黃。金。之。髮。蔚。藍。之。睛。宛。然。意。中。人。茜。麗。霞。也。愕。極。不。覺。脫。口。而。呼。女。郎。一。聞。此。呼。聲。則。立。俯。其。螭。鱗。注。其。秋。波。于。國。柱。面。上。歡。然。嬉。呼。曰。嘻。敬。謝。上。帝。吾。非。立。泊。生。矣。此。菲。立。泊。三。字。甫。入。國。柱。之。耳。國。柱。卽。躍。而。起。挽。茜。麗。霞。粉。頸。荷。荷。言。曰。嘻。果。吾。茜。麗。霞。也。果。吾。茜。麗。霞。也。吾。其。在。夢。中。乎。茜。麗。霞。亟。眠。國。柱。于。床。上。柔。聲。曰。

讀。吾。書。者。今。當。以。目。光。隨。吾。筆。尖。上。戰。場。矣。國。柱。旣。歸。國。卽。間。關。至。武。昌。投。身。入。民。軍。身。經。大。小。戰。十。數。次。立。功。至。偉。未。久。卽。擢。爲。統。將。發。號。施。令。俱。極。幹。練。且。能。與。軍。人。同。甘。苦。軍。人。輩。以。是。都。藉。藉。稱。陳。統。將。大。智。門。之。役。率。其。所。部。勇。往。直。前。一。以。當。十。清。軍。爲。之。敗。北。而。國。柱。亦。受。重。創。臥。病。于。紅。十。字。會。中。者。數。日。不。省。人。事。迨。醒。斗。兒。一。女。郎。亭。亭。立。床。

菲立泊。君其安眠。勿勸君傷勢。至重。勸且無幸。斯時。國柱果覺。遍身都作劇痛。則呻吟弗已。居頃之始。仰視茜麗霞。面詢曰。茜麗霞。卿如何來者。趣語。吾茜麗霞曰。達克透謂君不宜多言。君其少安。毋躁。一俟少痊。可儂當緬縷爲君告。國柱遂不復問。越十餘日。以意中人看護之力。傷痕乃漸漸平復。而此十餘日中。茜麗霞實晨夕侍其側。談笑晏晏。其樂萬狀。一日。國柱卽以前事爲問。茜麗霞含笑答曰。爾日園中把別。儂心彌痛。欲從君行。君又不吾許。無已。遂于君行後。可五分鐘。易吾阿兄服。乘亨斯美。追君直至泰晤士河畔。君下車。儂亦下車。君上舟。儂亦上舟。所宿之艙。亦與君僅隔一壁。舟中多日。儂固無日不在君側。而君乃弗覺。國柱曰。卿奚事作此狡獪。設爾時。卽以真面目示吾者。吾尙可省却三十餘日相思之苦。茜麗霞曰。是亦不得已耳。爾時儂如以真面目示君。君必且迫吾歸國。烏肯聽儂同行耶。國柱曰。以後如何。茜麗霞曰。君至香港後。予仍相從。弗懈。及君赴武昌。從戎。儂始易弁而釵。投身入紅十字會。爲看護婦。以迄於今。每日必刺探君消息。用以自慰。君之受傷也。昏暈至于數日。儂憂急殊甚。時爲君默禱上帝。佑君無恙。今者君安。儂心亦安矣。國柱聞語。幾于感激涕零。遂力握茜麗霞柔荑。弗釋。少選。卽脫其指環。約于織織春葱之上。茜麗霞玉壓生春。以櫻唇就國柱口。脂之香。直入國柱之鼻。觀縷縷如百和妙香也。

越半月。民軍與清軍已罷戰。共和建立。共和國政府。國柱即解甲辭職。茜麗霞以去國久。悠然動歸思。將請罪于老父之前。國柱遂伴之同行。一夕明月行天。映射水上。如爛銀舟。去香港可百餘里矣。舟中旅客咸集。甲板上縱眺夜景。於意良適。國柱則與茜麗霞同立鐵闌干側。並肩絮語。復指點遠處景色。資爲笑樂。時月色甚皎潔。故入目都極了了。方笑語間。斗見二三尺外。有一小汽舟。舟中忽擲一物出。爲狀如人。國柱大駭。亟手遠鏡視之。則載沈載浮于水上者。果人也。國柱夙具俠骨。義不容袖。手旁觀。則立以遠鏡授茜麗霞。去其外衣一躍入水。奮勇排浪而前。無所憚。游泳良久。始至瀕人處。急展臂挽其人。游歸己舟。旅客輩立援二人登。見國柱見義勇爲。則皆趨與握手頌揚之。語續續如連珠。茜麗霞都不之顧。第趨視所拯人。顧一見其面目。驚呼之聲已脫。終唇而出。旋即抱持其身。大哭曰。噫。是吾阿父也。奚爲而至。是國柱聞聲。乃大愕。亟向旅客輩索鹽。就老人鼻須與老人。遂避。啟眸見茜麗霞及國柱。初不惱怒。但咄咄稱怪。疑爲入夢。繼知其非夢。則大悅。茜麗霞詢以遇險事。始知此來實爲尋己所附。船中途遮觸礁。不得行。將鳩工修繕。而老人迫不及待。即日乘一小汽舟行。不意此舟中人實爲海盜。去香港將近。遂擲老人于海。盡吞沒其財物。茜麗霞聞言。玉容不覺爲之少變。居頃。潘露道克已知此身實爲國柱所拯。感激至莫可名狀。力握其手。聲稱密司脫。

情天不覺

五六

陳不置是夕宵深國柱茜麗霞及老人尙未歸寢仍徘徊于甲板上老人摑國柱肩柔聲言曰老夫無狀疇昔乃辱君今茲始知君實黃人中好男兒老夫謹以息女事君子矣舟中方有牧師翌日之晨二人遂結婚十數日後同歸英倫今者每值春秋佳日人尙見一對多情夫婦扶一白髮如銀之老人嘯傲于英倫山巔水涯間也

予本弱于文。此次爲瘦鵠所勦。勉爲其難。破吾兩日之工夫。始得潦草塞責。尼瘦鵠加以潤飾。遂付鉛槧。瘦鵠平昔似抱有無窮之感。每爲言情之作。多悲痛嚙殺之音。不以有情人雙雙置之死地不置。今者與予合草斯篇。竟曲徇予請。使有情的成了眷屬。是實可謂破題兒第一回也。因表而出之。丁悚附誌。

小說

地中鐵塔

(天放)

於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背。黑水之陽。蔚然墳起。有撮土焉。土突而平曠。一目靡朕。原高而僻。風物索漠。人民習俗尙鬼怪。於邈古爲神禹巡狩不經之宇。於中世爲奇窮不化之壤。後之探險。竊因史乘不載。無以名之。爰象其形。名曰大荒。更以度近箕星。飄風時作。天氣清涼。環域森森。若水浸。建國立號。是曰寒荒國之境。周匝萬餘里。荒險多怪。石隊隊然。自成島嶼。丘壑之美。衆島中有翹然。

而挺出。不曰孤天鳥。其勢峭直如塔。倒懸。鳥有艸木。怒生可參天。惟飛鳥不度。樵蘇者嘗手斧驚企。望望然去之。鳥有楸形。光祇容綫。中有橫道。遽然徑達。栗廣之野。國君之都在焉。王申姓名非號。定害相傳。爲渾沌族之苗裔。其貌類虎而多髯。目似鷹而視狼。肩比鷹。臂如猿。生有神力。長而善走。以得天龍宗門法。善符咒。能立取萬方。庶物王性好淫。荒於色。恆以此法日奪民間。姦好之子女。快其所欲。民銜之無如何。王知怨衆。畏有刺客。謀不軌。適情五丁力士。冥搜五洲。大鐵於一線島洞中。鑿深淵無量之區。字差神使。鬼鳩建摩空。拔地危聳之浮圖。日行幸焉。塔中有級。外封戶。來人輒不見。蓋王有幻術。能從地穴中梯而昇也。距穴可十武。隱派鬼物。森羅環護。稽察甚嚴。雖個中人不能識符咒之妙。無繞指鬼叉之鐵骨者。要不容入也。以故國有大俠。每欲亡命一逞。然卒不能得志。空捐軀爾。俠士中有勞鳩者。年青貌美。慷慨好義而多情。日與女俠佛郎德捫過。從相友愛。昏曉說劍。雖若平生。形影相依。肝胆相照。儼同伉儷之篤。然勞鳩觀其容美。識其性端。有愛心。無邪思。僅知佛郎法捫爲學劍任俠之外。號並不審其氏族也。勞鳩欽其劍術。出已右。女許勞鳩爲奇男。相慕相愛。志不及他。一夕秋風涼。短衣薄鳩。謂佛郎法捫曰。明日可往風雨之山。一探空谷。芙蓉開未便道。過孤天島。同踏山花。略訪魔賊消息。於意云何。女曰。天黑矣。揮手相視。匆匆首肯。以別。詰朝。女衣。

飄雪之衣。珮粲星之劍。瀟洒獨行。胃寒風入。屢野踽踽。然往登風雨之巔。俯視小鳥。若塔頂之鈴。期勞鳩來。直之目光卓午。徘徊瞻盼。林禽亂飛。水聲激響。翹足側耳。動驚爲人影。足音此時。心目中蓋有無數之勞鳩也。待久立倦。倦則入山中。尋光潔之石。兀然小坐。石爲之溫。心爲之火。而寂寂空山。竟不見所期者。至俄焉。暮色動巖穴。昏秋波。慘澹視亂石上之夕陽。紅影細碎。絲絲欲滅。撫石痴想。倦起。木立佇盼。六之始。悵悵歸。歸則脫劍懸壁間。然燈倚窗默坐。良久。忽私謂曰。勞鳩非爽約者。何竟誑我。必有故。必有故。既思。昨夕臨別。曾有便道。過孤天島。略訪魔賊消息。語念至此。不覺毛髮森起。悚然心歎曰。勞鳩勞鳩。君得毋爲地下塔中人所擒乎。不然。卽傷於鬼物手矣。君如在。警覺生還。否則定殺魔賊。以我三尺劍。斫斷鐵塔。掃空魔障。爲國清妖孽。爲君雪大恨也。按劍怏怏。竟宵不寐。天未破曉。披衣袖。劍梗挺出。獨走披風。抹霧馳如電。迅晨雞之唱未斷。已造孤天之巔。寶劍在手。天風飛花。蔚然仰天。失聲狂笑曰。險哉孤天島。此天所以資魔賊困豪俠也。無論地中之塔。人不能到。卽此奇險危島。舍我恐難躋其頂矣。笑方畢。忽聞背后有人叱之曰。何物狂女流。敢作斯妄語。區區孤天島。何難步其頂上。以某觀之。猶登屨之易爾。佛部法捫聞聲心悚。回顧一覩。見其人身偉而貌陋。冠虎頭之冠。衣狼皮之衣。壯士也。聞其邦族。答以寒荒世家。性余氏。字竹心。曾充司塔之守吏。以

事。迨。王。今。投。閑。久。矣。佛。部。法。捫。耳。聆。所。說。中。心。狂。喜。遂。慨。然。謂。余。竹。心。曰。君。昔。爲。魔。賊。腹。心。今。寇。仇。矣。曰。然。既。如。我。說。何。不。與。我。戮。力。共。滅。魔。賊。爲。寒。荒。蕭。清。四。境。魔。賊。巢。穴。聞。在。地。中。塔。確。否。曰。然。其。穴。在。何。所。君。知。否。曰。昔。曾。爲。護。穴。之。吏。焉。得。不。知。如。此。能。導。我。一。探。其。穴。否。曰。可。女。屬。余。前。行。余。意。謂。斯。女。骨。相。頗。羸。品。際。紅。線。之。流。雖。工。劍。術。當。不。能。御。風。行。萬。里。適。施。御。風。之。伎。屬。女。曰。吾。行。矣。速。隨。來。倏。忽。不。見。已。達。島。底。至。洞。口。意。者。女。必。不。知。所。之。方。立。願。而。女。早。在。左。矣。余。心。悸。而。駭。而。忌。伴。謂。女。曰。此。洞。雖。狹。其。深。無。底。爾。能。從。此。入。鐵。塔。可。登。魔。賊。可。誅。爾。敢。入。吾。當。尾。而。佐。之。女。心。疑。俯。睚。橢。形。之。洞。見。一。線。之。光。冷。氣。如。絮。撲。面。寒。可。刺。骨。正。疑。懼。聞。余。乘。其。不。意。於。背。后。儘。刀。猛。推。女。不。覺。身。輕。於。葉。小。於。豆。竟。墮。入。一。線。之。洞。矣。足。履。地。覺。亦。無。異。平。地。惟。曠。黑。若。薄。暮。一。線。光。見。甕。徑。橫。亘。白。無。際。試。行。之。若。大。路。左。右。皆。峭。壁。以。劍。觸。之。火。迸。女。流。星。鏗。然。有。聲。不。識。爲。石。爲。鐵。走。約。里。許。前。有。大。窟。廣。丈。餘。或。在。一。縱。可。超。心。輕。視。之。及。近。窟。邊。其。口。之。闊。爲。目。力。所。不。能。窮。昨。舌。搖。首。心。爲。之。駭。前。進。不。得。思。欲。返。皇。然。回。顧。黑。於。漆。目。不。見。一。線。光。盛。額。硬。於。鐵。以。手。摸。之。若。崖。若。壁。所。由。甕。徑。此。時。蓋。杜。絕。矣。心。胆。俱。裂。汗。浹。於。背。自。分。必。餓。死。於。壑。中。始。躊。躇。既。憤。恨。把。劍。瞑。目。勢。將。刎。死。劍。鋒。離。頸。不。及。韭。葉。寬。於。右。際。黑。處。出。有。白。手。將。劍。格。住。且。作。緩。語。曰。佛。部。德。捫。何。竟。作。此。不。遂。

之舉女驚悚駭問爲誰答云我窟中人狐詩也問何以識姓氏答以家青丘雞號山余姓者適告之故未入窟待之久矣問何以不見面目答曰可無須問余姓何仇我答以余姓爲塔中人所使特誑君設計以陷君倘非我於此候君君不自刎必遭毒手前之大窟非窟也網耳吾所居窟尙在右壁黑處如入吾窟則可往崑崙之墟與君所欲往相左聞何見救曰深慕高義且知君將來之福非常與勞鳩俠士有姻婭之定分君雖女郎除國大害欲假君手好卽去明日之午可往鮮山候余姓者渠見君必飛走可以口中劍斬之其左手繞指之物係鬼義骨製者取之套於指可徑入所來之洞尋得鐵塔矣勞鳩在塔中望援甚亟速去速去問從何所出曰左以劍刺之自通女如其言果出塚如鳥脫樊奮飛展翼此時身勁於鷹走如風踏天欲狂揮劍且舞且行其家在姑遼距孤天島不知其幾萬里脫險日將落至家則嚴譙微動也石屋燈檠松牕月澹坐榻略瞑目遂檢點衣劍倏然又出矣天空黑若甕自如星劍似雪以劍代燭不啻燃犀天未明已越豪薄昆吾諸山耳邊風吼鳴聲似磬知爲鮮山蛇鳴音也至其館腥霧撲人見蛇皆四翼漫天亂飛於峭石絕頂彷彿有人影隱約花冠斑爛吐色丹川運氣口發白光灼似電而其人之首已隨山風飛落趨視之果余頭也竟其尸取左手鬼骨繞指如獲異珍欣然以往超諸島至孤天竟洞直入走昨由之徑地中黑指放光照

可○二○乘○昔○者○悠○悠○今○則○昭○昭○棧○道○未○窮○旁○通○廣○土○四○顧○荒○蕪○並○無○閭○舍○惟○見○危○邱○之○脚○有○烟○直○上○如○線○近○禪○之○有○小○口○以○劍○刺○之○泥○鬆○而○腐○力○斫○之○口○乃○大○蹲○足○探○之○級○然○似○土○塔○下○之○豁○然○開○朗○風○聲○冷○冷○似○聞○鈴○語○居○其○首○而○奔○覺○之○杲○見○孤○山○高○聳○塔○約○百○步○階○中○似○有○險○其○指○者○覺○手○硬○於○鐵○寒○於○冰○心○知○爲○鬼○卒○也○既○聞○啾○啾○語○曰○此○非○外○人○爲○王○之○親○倖○者○可○引○入○塔○聽○畢○似○有○人○推○撫○之○手○入○小○戶○狹○止○容○身○然○亦○不○嫌○其○碍○入○門○登○石○級○滑○於○油○左○右○有○虎○豹○獅○伏○焉○兩○壁○橫○森○刀○戟○密○於○蟬○刺○寒○光○逼○毛○髮○循○級○逆○上○步○不○容○放○身○不○容○倚○級○盡○登○平○地○上○倒○插○皆○類○劍○而○鐔○銳○尖○於○戈○迢○遞○突○兀○宮○殿○萬○楹○似○王○者○居○類○鬼○域○府○將○施○盡○平○生○之○術○於○鐘○鎗○之○叢○撐○立○片○刻○見○出○入○往○來○者○不○着○衣○冠○均○赤○體○生○毛○皮○現○青○銅○色○面○目○猙○獰○狀○類○銅○狄○此○時○佛○部○法○捫○心○中○自○揣○與○其○生○蹈○白○刃○立○觀○諸○魔○醜○狀○毋○甯○與○之○一○鬥○再○發○此○身○爲○樹○肉○羞○憤○舍○命○出○口○中○劍○得○寸○許○飛○迸○着○壁○閃○閃○現○火○光○殷○殷○聞○雷○鳴○把○劍○直○進○覺○脚○底○並○不○痛○苦○眼○前○赤○體○人○杳○然○無○蹤○樓○臺○亦○忽○烏○有○俯○而○視○戈○戟○豪○無○仰○而○觀○惟○有○鐵○柱○挺○空○上○縛○一○人○細○審○之○勞○鳩○也○縱○身○飛○劍○力○斫○之○索○斷○鳩○迺○落○鳩○曰○君○雖○拚○死○援○我○可○知○同○爾○塔○中○四○空○廢○賊○已○張○天○網○事○至○此○且○奈○何○我○早○當○死○君○何○辜○爲○我○累○耶○感○君○厚○誼○止○有○仗○君○力○同○下○塔○與○諸○魔○決○一○死○耳○女○曰○可○憐○曰○手○無○寸○鐵○奈○何○女○以○劍○假○之○方○將○覓○級○相○下○忽○聞○四

空殺聲如潮環壁作響俄焉甲士成團矣鳩曰魔賊至矣痛殺之女未答舌底鏗鏘隨呼立出鳩亦仗劍銳進與諸魔力敵始聞刀斧丁丁既見頭顱亂飛血濺千丈魔盡王猶雄女與鳩緊逼之王繞柱走女憤極納口中之劍奪鳩掌中之劍從王背斫之斫未中柱爲之作霹靂聲轟然中折柱斷塔倒響若山嶽崩天地爲之震撼由空落地幾二時許女東鳩西魔賊抱柱臥於南三者相距各不見其形女以術飛行至西約一小時二人跨柱尋王至南又約一時王爲柱壓鳩與女至女以劍立誅之血流碧化爲青霓破地出女與鳩追之出到孤天絕頂青霓爲風吹滅鳩笑女嘆一佩劍一赤手飄然各別從此寒荒國無主民不受淫威二俠心頗快迨成伉儷國中之妖孽已清携劍長往聞已不在大荒踏流沙而西不知所之云

天放曰佛卍法捫篤於愛情矣篤於愛情而不辭跋涉之勞隻手而尋情人其艱苦其英俠爲何如耶叔季之婦人女子亦可以鑒矣若夫申非之暴戾恣睢卒不免於誅其天之報惡人亦有定歟吾讀之而有感因爲記之。

此篇原名 Adventure of Bradant 係文學家 Aristot 所著天放嗜奇因譯爲中文然文學中

固刪改十之六七也天放附誌

偵探
小說

聖節奇案

William Le Q. aux 原著

(幼新)

去年耶穌聖節之日。天朗氣清。景物倍極妍麗。時余方客居意大利之維尼斯市。主於巴羅侯爵家。余舊同學友也。是日下午。巴羅自外歸。謂余曰。吾適自俱樂部來。彼間人方盛談一奇案。余曰。案情何若。巴羅曰。今且據吾所聞者。略爲君道其梗概。運河之彼端。有華屋巍然。高聳者。是爲某巨公之邸。其家近已式微。乃將其邸舍分賃房客。朱門巨第。遂一變而爲公寓矣。六閱月前。有英人蘭頓者。來賃其第二層某號室。其人尙未娶。腰纏甚富。交游頗廣。維尼斯交際社會。無不知其名者。吾與之時相過從。頗知其爲人上來。復二彼尙來赴吾宴也。余曰。唯渠近遭何事者。巴羅曰。渠於今日死矣。死狀絕奇。渠所居之室。爲公寓之前部。俯瞰運河。昨夕卽耶穌聖節之前夕。渠赴斯頻里之宴。夜半始歸。據其僕言。歸後精神甚王。絕無不豫之狀。不意今晨七鐘。其僕叩門入。則見已僵死地上。晚餐禮服猶未去也。余曰。死爲理所固然之事。人誰不死。何奇之有。巴羅曰。否。此中正自有故。前此曾有二人死於該室。且其死處亦均在蘭頓偃臥之所。毫無差忒。此非至堪駭怪者耶。余曰。異哉。君之所言。果屬事實乎。巴羅曰。然。俱樂部中人紛紛置議之點。亦在於是。僉謂此室不祥。不宜居。人余曰。余觀維尼斯市中高樓舊第。黝黑暗寂。均似爲鬼魅幽棲之所。特彼蘭頓之死。尤爲可異。爾巴羅曰。前

此二人之死亦皆在蘭頓僵臥之處則充足異之二人者一爲維尼斯銀行主人魯森沙爾一爲退職法官卽前米蘭市控訴院長威西里也據俱樂部人之所推測謂彼夜蘭頓歸後入室必先至案次作函函中所用爲一種密碼書竟不期氣絕遂頹然自椅中倒地也余曰余意將來官中必將屍身檢點則此案內情不難水落石出蓋余聞吾友述此奇案頗以爲有趣且聞欲躬自考察得其實竟於意始快也余二人暢談未竟忽有客至談鋒遂爾中止來者爲二婦人巴羅女友也其中一年長者爲里臧尼佳子爵夫人寒暄畢言談間遂又道及此事夫人操意大利語言曰蘭頓爲吾所厭悉其一二其人性殊怪特數禮拜前忽去維尼斯日昨始歸自英倫謂來此度聖節也聞明日尙與吾子有某處之約余曰然則公子與彼爲至契矣曰然余曰夫人謂彼性質怪特歟夫人曰此亦得諸傳聞確否吾不知也君須知維尼斯浪人對於外國人士每喜加以種種之惡稱且英人來此間者在交際社會中尤不易得人望以彼輩來此目的與美國人同不外金錢與美人也言時巴羅老僕倍波忽入與余作耳語謂電話有人請余往談余乃謝客至電話機次聞機聲語中不期大驚蓋言者爲警察長羅里丹亦余舊相識也聞其言曰老友不期在此見君欣慰之至吾昨見君與侯爵行於道左始知君乃在此刻有要事相告君能立卽過我一談乎余曰須以何時曰何時耶君可自

○釋○此○事○爲○一○奇○案○。○諒○君○必○嘗○樂○聞○。○余○曰○。○其○蘭○頓○之○案○乎○。○曰○。○然○。○君○已○知○之○乎○。○余○曰○。○然○。○僅○得○其○梗○概○。○余○即○來○。○君○今○在○何○許○。○曰○。○魁○斯○智○拉○。○（意大利語警察署也）。○余○曰○。○遲○我○於○半○句○鐘○後○可○耳○。○言○已○挂○聽○筒○於○機○而○行○。○半○句○鐘○後○。○余○遂○至○魁○斯○智○拉○。○羅○里○丹○躬○自○出○。○迎○相○將○至○其○辦○公○室○坐○定○。○羅○里○丹○曰○。○吾○於○下○午○二○點○鐘○始○自○都○林○抵○此○。○蓋○余○方○自○羅○馬○首○途○。○前○赴○巴○黎○途○中○忽○得○電○報○。○謂○蘭○頓○死○。○余○乃○折○道○來○。○此○不○期○遇○君○。○吾○喜○可○知○。○此○案○太○屬○離○奇○。○故○邀○君○見○。○枉○尙○望○有○以○教○我○。○余○聞○之○。○略○示○謙○焉○。○曰○。○老○友○曷○出○此○恭○維○語○。○吾○之○推○測○事○情○焉○能○及○君○。○萬○一○也○。○羅○里○丹○曰○。○否○。○英○諺○不○云○乎○。○兩○人○智○於○一○人○。○此○言○殊○有○理○。○君○當○知○此○間○警○察○辦○事○。○至○迂○緩○可○厭○。○何○如○佳○西○阿○奴○婦○。○被○殺○案○。○及○佳○拉○佛○羅○少○佐○被○殺○案○。○均○未○得○有○頭○緒○而○彼○殺○人○兇○犯○。○早○已○安○然○遠○颺○矣○。○余○曰○。○然○則○君○意○彼○英○人○亦○屬○被○人○謀○殺○乎○。○羅○里○丹○曰○。○然○絕○無○可○疑○。○吾○敢○確○言○。○今○且○往○彼○死○人○之○室○一○觀○。○言○畢○。○偕○出○。○遂○同○乘○警○署○之○摩○託○舟○。○奔○連○河○。○向○彼○巨○邸○而○行○。○既○至○。○循○梯○而○上○。○梯○絕○。○闔○且○至○。○華○美○已○而○共○入○死○者○之○室○。○見○室○闊○頗○大○。○陳○設○亦○精○緻○。○除○臥○榻○及○簾○幙○外○。○並○屬○古○代○之○物○。○室○之○一○壁○。○懸○古○鏡○一○嵌○。○以○塗○金○之○框○。○相○對○之○壁○。○則○懸○一○絲○製○古○畫○。○上○繡○阿○得○里○阿○海○戰○之○狀○。○維○尼○斯○稱○霸○海○上○時○事○也○。○壁○爐○側○置○寫○字○檯○一○。○雕○琢○極○精○。○檯○前○之○椅○。○側○臥○地○上○。○即○僕○人○展○開○入○室○時○所○見○之○狀○。○時○僕○人○亦○隨○余○等○入○室○。○藉○備○諸○詢○。○其○人○年○約○五○十○許○。○髮○作○灰○色○。○面○長○削○。○目○巨○而○內○陷○。○羅○

里丹告余謂彼名第郡余遂詢之曰。今晨爾主人僊死於此爾所發見者乎。望示我主人臥處。老僕聞言卽行至榻之左側以足抵地曰。西格奴爾（意大利語先生之稱）奴子入室時主人卽正臥。此處善作函甫竟卽頽然自椅中倒地也。余觀室中狀況僕言殊不誤。蓋檯上之函仍覆於吸墨紙上。的是作函已竟。惟封筒則已爲警察撕破。蓋啓視其中作何語也。余取封筒觀之。見其口雖封固。郵票亦黏上特而上乃無住址及受信人姓氏。再觀其箋則上繪密碼若干組。每組各爲五碼。下綴一十字。此密碼寥寥數畫卽爲死者之絕筆矣。室中諸物皆無更動之狀。羅里丹入室後卽匆匆坐而作書。余則仰觀俯察。迷眩不止。余問羅里丹曰。醫士之意云何。羅里丹曰。屍身已於今晨檢驗。同來之醫士爲沙爾瓦都醫院之非里尼教授。彼爲此間第一流醫士。前此有名疑案多件均係彼所證驗。但此次則雖以彼之博學亦不能確指其致死之因。惟泛言心疾而已。余曰。醫曷爲堅信其必屬被人謀殺乎。余曰。以前此已有二人亦死於此室也。余曰。此特偶然耳。羅里丹曰。否。余意絕不謂然。第都服役此間於茲八年。彼爲哲希姆子爵之僕。卽此第之主人也。彼魯森沙爾及法官威西里之死亦皆爲彼所目擊。余至是復視老僕聆其語。音知其爲佛羅連斯市人。余復詢之曰。當爾舊主子爵客居巴黎時必命爾留守視第是否。老僕曰。西格奴爾言然。其後魯森沙爾來居亦命奴子備。

役使新主人待奴子亦至厚。嗚呼！彼一旦逝去，奴子蓋悲但萬狀矣。余曰：可爲我述爾發見西格奴爾魯森沙爾之死狀。老僕緩緩言曰：其夕適爲主顯節（一月六號）之前夕。哀哉！吾此生又安能忘此慘狀哉！彼日下午四點鐘，西格奴爾方自羅馬歸，狀至疲殆，行裝未解，卽至此室。少憇，謂奴子可聽鈴聲再來。奴子遂坐以待，第終不聞鈴聲。直至八點半鐘，仍不聞鈴聲之動。奴子乃悄至門外，輕敲其扉，願無人應。九點半鐘，奴子復往敲，仍不應。奴子乃大驚，急往尋聞者，恩里可來，破扉而入。老僕言至此，取椅置諸檯前，續曰：吾可憐之主人，卽坐於此。迨吾近前撫之，則已死矣。羅里丹曰：爾言殊不誤。余曾閱此案之報告書，書中所叙良如爾言。無少差忒。余曰：彼時醫士曾作何語。羅曰：檢驗既訖，醫士謂彼不幸之銀行家，乃死於心疾也。余聞言頗以爲奇。蘭頓死於聖節前一夕，而魯森沙爾之死爲主顯節之前夕，且均屬心疾，抑何可怪。余曰：彼法官之死狀，又若何。老僕曰：前事發現後，約一年餘，無人敢賃此室者。其後法官威西里來，彼年已老，且多病，居此約一年半，恆杜門不出。以彼交游頗寡，從無往來訪問之事。來者惟一人，卽其愛子。那布爾斯市之律師也。彼死於二年前之昨日。余急曰：何者？彼亦死於聖節之前夕耶。老僕口然死狀亦如西格奴爾及蘭頓。余聞之迷惑，滋甚。自謂此等情節誠屬不可思議矣。復問曰：彼之死亦爾所發見者乎。曰：否。是爲少主人阿爾波都。

適。來。此。間。度。聖。節。彼。夕。晚。餐。後。主。人。僭。少。主。人。共。泛。一。剛。都。拉。維。尼。斯。人。用。之。小。艇。於。河。蓋。是。夜。適。有。夜。樂。一。班。奏。於。河。上。也。河。中。之。剛。都。拉。無。慮。數。百。舳。舻。相。接。加。以。舟。中。燈。火。輝。煌。狀。至。美。觀。奴。子。亦。遠。立。岸。次。聆。彼。雅。奏。以。是。夜。雖。冷。然。天。則。晴。朗。星。斗。滿。天。嗚。呼。孰。知。乃。有。慘。劇。在。其。後。乎。余。曰。試。詳。述。之。曰。夜。樂。罷。奏。時。約。夜。半。一。句。鐘。矣。主。人。始。歸。余。已。就。寢。迨。二。點。鐘。奴。子。忽。被。少。主。人。驚。呼。而。醒。急。披。衣。出。則。見。少。主。人。立。於。門。外。以。雙。臂。承。主。人。蓋。已。死。矣。余。曰。少。主。人。亦。曾。告。汝。彼。發。見。其。死。父。時。之。情。狀。乎。曰。然。少。主。人。言。彼。甫。就。枕。忽。聽。主。人。趙。起。至。其。門。次。氣。息。僅。屬。喘。聲。言。曰。吾。將。死。矣。人。言。彼。室。有。鬼。良。非。虛。語。也。言。已。不。復。出。聲。倒。地。死。矣。余。曰。彼。所。云。云。究。屬。何。意。曰。自。西。格。奴。爾。魯。森。沙。爾。死。後。有。無。名。氏。某。投。函。官。報。謂。邸。中。此。室。爲。十。六。世。紀。國。立。異。教。徒。審。問。所。施。用。種。種。非。刑。之。地。死。者。冤。魂。不。散。爲。祟。不。已。故。數。百。年。後。死。於。此。室。者。不。可。勝。數。而。其。死。皆。屬。猝。然。中。倒。不。知。其。由。蓋。均。如。吾。二。主。人。之。死。狀。也。羅。里。丹。曰。此。報。告。亦。嘗。見。之。現。仍。保。存。於。魁。斯。都。拉。各。種。文。件。之。內。所。言。絕。奇。特。是。果。原。於。歷。史。事。實。與。否。如。彼。投。函。者。之。所。引。證。則。不。敢。知。耳。余。曰。第。都。爾。對。於。此。事。有。何。意。見。不。妨。一。言。以。爾。既。在。此。八。年。在。理。爾。之。所。見。總。可。爲。吾。輩。助。也。試。告。我。曷。以。此。室。伏。有。死。機。曰。我。有。何。意。見。耶。我。何。知。耶。我。之。三。主。人。既。相。繼。而。死。使。我。不。離。此。地。則。我。當。死。耳。我。何。知。我。

惟恐死期將近耳。老僕既無所見。余遂復取密碼之信觀之。反覆審視。不知此異狀之函。果言何事。且擬致之何許人者。乃與縱言望以此見昇羅首肯。余乃夾入日記冊中。余二人復巡視室內一周。遂出登來艇而歸。魁斯都拉後此兩禮拜間。余用種種方法。研求彼密碼之意義。夜以繼日。琴孽不倦。願乃毫無所得。第都自此案發現後。雖驚駭欲死。恨不速離此不祥之地。乃遲之又久。迄未行。仍服從役於子爵家。特面色蒼皇。似懼禍至之無日耳。正月下旬。余遂別吾友。適返英倫。行裝甫卸。即復取彼密碼之箋觀之。以脫毛筆濡藥水少許。輕拂其上。蓋余意箋面必有字跡。或用某種墨水所書。可免爲人見。其面上之碼。特故作疑陣。以欺人者。不料余所推測。果屬不謬。拂之半頃。果有字跡顯於箋面。雖少模糊。尙可辨認。余心房不期跳躍不已。急取而觀之。其文曰。

吾於明晨前赴佛蘭運斯物貯於那尼拉銀行。

然終不知屬何等事。且封面雖加郵票。乃無受書人姓氏住址。則又何故。繼而思之。此函既黏有郵票。則封面所書。不能不用密碼。可知或書僞住址姓氏於上。其真姓氏。或仍隱而不顯。思及此。乃復以前法試之。則封面果亦有字顯出其文曰。

音希提拉。郎德拉皮加地。里里芝。旅館弗雷恩。君啓。

是日下午余乃電邀吾友溫納兒來藉解此問題。溫納兒考警察署罪犯研究所所長也。在警界頗負盛名。溫納兒至余處將此案情詳為述之。述已乃請其閱此密函。溫納兒接閱之頃不禁大愕曰：據吾輩警界所知則弗雷恩為歐洲有名之積犯。專收竊賊贓物者。官中刻正大索其人。十日前往里芝旅館逮捕。至則彼早已他遁矣。彼名蘭頓者或非死者之真姓。余曰：君意若何。溫曰：余意蘭頓必為國際巨賊之一。彼既與弗雷恩魚雁往還則必新有所獲。暫存銀行一俟相見後再行交付耳。特彼室何以伏有死機則誠費人索解。余漫應之曰：然以余此時方別有所思。忽得一善策。默計若如法行之。或有所得也。然暫不為溫言之。溫去後。余意已決於是一禮拜後。余復來意大利。仍主侯爵家。時則羅里丹已去。維尼斯彼蓋以為考察特費時日無益於事。故遂舍之。他去也。余之目的則擬親往室中。獨自考驗。不使人知。抵維尼斯之次日下午。余遣僕至彼處一詢房主人子爵。是否。在耶僕返報。謂子爵不在。維尼斯第都則往佛蘭連斯存問。其女須以明日歸。看守之責別有一老嫗代行其職。余聞之頗喜。自謂此真好機會也。半句鐘後。余遂至彼室。昇嫗以二十里爾乃欣然許余入。余入室即闔其扉。坐於死者椅中。自思彼三人之死均在作函之頃。亦一怪事。乃想像其動作之狀。依式為之。諦觀有何變故。時則彼所用之信箋筆吸墨紙等均仍置案上。即藍色之

半分票六枚亦在其側。余先取箋細察之。見毫無異處。遂執筆而書。竟納諸封中。以指滯唇。浸封口之膠。封之亦不覺有何異。封已乃取郵票。以舌舐之。黏之封面上。黏未已。余體忽覺有異。喉際乾結。頭漲欲裂。強欲起立。顧乃不能舉步。額際冷汗。潑潑然下。腦筋焦灼如火。焚余中。毒矣。方啓口欲呼求援。而舌已僵結。不能成聲。扎揜時許。力漸不支。已而知覺全失。昏迷倒地。直待二小時後始甦。幸彼老嫗始終未入室。自喜不爲所見。乃急出歸寓。雖此次實驗。幾瀕於死。而蘭頓致死之由。則了。然於胸矣。次日上午十一點鐘。第都自佛蘭邊斯歸。甫下汽車。卽爲偵探三人捕去。蓋預伏以待者。遲至月餘。法庭始開庭審鞫。余與羅里丹互述所見。開始知兇犯非他。卽第都也。郵票背所塗之毒藥。乃中世紀十法司所常用。以殺人者。不知第都何從得彼秘方。乃用以自行其私戕。彼三主人藉得其財。彼蘭頓者。本係一巨竊。近竊得羅馬加梭珠寶肆之珠石爲值。可二萬磅。第都乃盡數運至佛蘭連斯。存其女處。不料爲人所覺。且以考察所得。細觀彼投函之筆跡。卽出於第都之手。蓋故作彼可駭之論。以欺人耳目。藉藏其奸。如是觀之。彼雖位居厮僕。實則一科學家。又古物學家也。六月後。此案始上之大理院開庭之日。余亦往傍聽。至則檢察長方起立宣告。謂犯人於昨夜死獄中。蓋已畏罪服毒自戕矣。

一行書 天網

七二

小寫情 一行書

(天虛我生)

海麗得情人書。遂赴約。詎為奸人所結。鬻為倡。覓死勿得。後遇情人。卒成眷屬。奸人以賂誘受。處分案。此篇僅三十八字。而情節曲折。若使編為長篇。則可分十四章之多。第一章得書。第二章赴約。第三章被給。第四章誘鬻。第五章墮泪。第六章覓死。第七章遇救。第八章勸歇。第九章應客。第十章重遇。第十一章贖美。第十二章結婚。第十三章控奸。第十四章裁判。直可化作三萬八千言也。因禮拜六篇幅有限。用特倡為此格。應請比照甲等倍酬。給洋三角八分。庶得向老虎灶買水。以潤一個月分之枯筆。不識鈍根劍秋與夫讀者。以為如何。天虛我生戲注。

社說會 天網

(天虛我生)

某令以資得官。出宰。盡刮膏脂。幕友亦驟富。各置田產。納妻妾。合室而居。恣淫樂。猝遇光復。均被殺。右一篇亦同前例。演為長篇。可得二三十章。凡屬官場現形記中材料。均可抄襲。插入字數更多。於前若編新劇。可保賣座三日。今特大勉強作成三十八字。(天虛我生附識)

小敬孝 武俠鴛鴦

(小草)

合衆國之極南國境。守備軍之駐屯所。隊長為馬克少佐。副官歐利克。中尉一日。突有一少女至。問

曰少佐在否。歐克利中尉正伏案治事，聞柔媚之語，聲乃輟。出視少年，復問曰：少佐在乎？中尉答曰：隊長適巡視遠方，女聞言，面現疑訝狀。中尉復曰：密司何事而少佐設可告余者？余當轉達之。少佐。

女父曰：亨利安達沙，藉英國經商於墨西哥，且營礦產，家富厚，逾恆。因墨西哥內訌，避居合衆國之邊境，去駐屯所約二哩許。三日前，突接墨西哥民黨首領索軍需英金一百萬磅，否則藉其產女父裁覆之約於墨境，面作談判。今日往踐約，女諫之不聽，瀕行，囑女曰：汝無恐，在家俟余。余談已即歸，女受父命，心終不寧，帖遂潛隨父後，出美境不數十步，突來十餘健者，一二語，遽強曳女去。女大驚，因即馳至駐屯所。

女詳述其由，且曰：幸救余。余父舍貴軍之力，殊無他策。中尉聞言，乃嚴詞答曰：若父誠不幸，願我軍亦无能爲役，非深拒密司之請，因我軍越境而入，實爲國際上重要問題，即令敵國人民受此強暴，似亦難遽予處置。矧隊長又他適，密司其先訴諸貴國政府，然後與墨國或我國政府作正當之交涉。庶克有濟。且彼輩之選襲若父者，爲金錢耳，決無意外密司其無恐。女復泣請言辭之淒楚，幾使人不忍卒聽。而中尉竟不少動。女乃憤然曰：然則任若何慘酷，終不能一援手乎？中尉曰：誠如密

司○言○我○儕○所○守○之○分○際○固○當○如○此○耳○女○微○哂○曰○余○固○熟○知○之○願○以○父○為○強○暴○者○所○劫○余○以○一○弱○女○子○來○此○哀○懇○而○乃○不○能○稍○假○以○顏○色○為○男○子○者○願○當○如○是○耶○中○尉○默○不○答○女○亦○返○身○疾○行○

合○衆○國○與○墨○西○哥○交○界○有○一○川○橫○流○駕○小○橋○於○其○上○時○有○異○服○之○旅○客○類○西○班○牙○人○者○行○經○其○處○所○乘○騾○羸○弱○殊○甚○而○馳○行○頗○急○御○者○頻○鞭○策○之○橋○旁○守○卒○前○阻○之○不○二○三○語○卽○揮○鞭○去○過○橋○而○入○墨○境○旅○客○非○他○卽○為○中○尉○所○拒○之○密○司○麗○斯○安○達○沙○也○麗○斯○出○駐○屯○所○卽○馳○歸○就○所○知○之○藏○金○處○一○檢○出○藏○之○懷○中○飾○其○侍○女○印○第○安○人○如○西○班○牙○人○之○御○者○麗○斯○決○意○入○墨○境○以○救○父○

過○橋○後○行○處○漸○荒○寂○四○望○廣○漠○無○涯○沙○淨○涼○若○波○岩○石○縱○橫○陂○斜○彌○甚○

麗○斯○催○乘○急○前○鞭○不○停○揮○一○時○後○馬○已○憊○極○步○漸○緩○而○喘○漸○急○女○慰○父○切○一○意○孤○行○毫○不○顧○慮○忽○聞○後○有○呼○聲○不○審○為○誰○麗○斯○乃○返○顧○見○一○西○班○牙○人○疾○馳○而○來○年○事○甚○富○所○乘○之○騎○亦○復○神○駿○無○匹○麗○斯○為○之○悚○然○俄○而○追○者○已○近○和○聲○而○呼○曰○密○司○飾○裝○殊○巧○願○尙○不○過○殊○易○為○人○所○覺○察○麗○斯○審○視○則○為○歐○利○克○中○尉○大○異○之○卽○呼○曰○不○意○乃○是○將○軍○中○尉○應○曰○適○纔○殊○罪○甚○密○司○何○一○人○至○此○

密○司○意○謂○合○衆○國○之○男○子○為○卑○怯○恐○未○盡○然○故○甞○來○此○

中○尉○頃○得○守○兵○報○告○謂○有○一○可○怪○之○旅○人○越○國○境○而○過○中○尉○決○為○女○遂○易○墨○西○哥○黨○徒○裝○急○追○蹤○至○

中尉續曰：密司之服恐難逃，彼黨之目語已。卽下馬，裂去麗斯之衣緣，且塗以泥滓，曰：可矣。復上馬，遂並騎而前，談笑甚相得。移時過一小丘，中尉忽手向右指，曰：密司觀之。

其右方蓋有一黨徒，縱馬向之。來中尉低語曰：密司无恐，萬事余任之。試觀余……語未竟而來者已追中尉，右手擎短銃，怒叱曰：揚手來者，遂揚手以示非敵。中尉曰：若爲誰來者？曰：右翼支隊遣往本營者。中尉操西班牙語曰：右翼支隊若有何證，試出示。余來者曰：有證在衣囊中，幸許余下其手。當取以呈中尉，遽曰：否，余當自向若衣囊中取視之。其人目光甚銳，利揚起之手，逼近中尉，際意將用武。中尉突揮一拳，擊中其眼，人卽墜，騎下方欲起立，而中尉手中之銃已連發，一中馬腹，一中其人之額，馬仆卽壓其人之足，傷處血噴如雨。麗斯見此，頗現怖狀。

中尉乃下馬，探其衣囊，得一函，卽藏於己之衣囊中，笑曰：密司行矣，无怖也。二人乃復前，越數谷，其間殆皆巖壁。中尉立馬巖上，審視得黨徒之馬跡，遂依之而行。

未幾卽達一茂林，林間隱隱見十許人聚於其間。中尉顧麗斯曰：近矣。密司父當在是。中密司幸自持否？則我二人之苦心，遽成水泡矣。言已，躍馬而前，慨然无懼色。麗斯心殊跳蕩，勉隨於後。近而凝望，則享利固在，雙手被縛，踞坐於地。黨徒圍繞之中尉，縱轡前趨。既近，中尉曰：余爲隊長所遣，一人

曰○何○事○中○尉○曰○无○非○關○此○捕○虜○有○命○令○在○可○讀○之○衆○中○三○四○人○出○圍○中○尉○但○然○取○出○頃○所○奪○得○之○函○黨○徒○拆○視○已○側○首○密○語○頃○之○一○人○呼○曰○隊○長○有○命○令○引○捕○虜○至○本○隊○一○人○曰○曷○故○一○人○曰○不○太○愚○弄○人○乎○令○人○涉○險○而○已○在○帳○中○飲○美○酒○本○隊○殊○貪○戾○余○決○不○願○以○捕○虜○歸○之○本○隊○不○平○之○聲○譁○然○而○起○中○尉○僞○言○曰○離○此○不○遠○自○本○隊○來○有○百○五○十○許○人○以○二○十○人○護○此○捕○虜○回○餘○則○俟○後○隊○兵○會○同○到○此○與○諸○君○齊○向○右○翼○進○軍○有○一○似○伍○長○者○曰○然○則○君○等○二○人○至○此○爲○引○捕○虜○者○乎○中○尉○曰○然○黨○徒○聞○本○隊○有○二○百○人○卽○來○此○譁○聲○頓○止○若○不○敢○違○抗○者○中○尉○曰○三○小○時○後○當○與○君○等○共○聚○跋○來○報○往○服○務○殊○艱○再○見○

於○是○麗○斯○前○導○捕○虜○在○中○中○尉○爲○殿○循○原○路○歸○黨○徒○見○本○隊○索○捕○虜○如○奪○其○囊○中○金○怨○懟○殊○甚○願○亦○無○如○何○目○送○之○去○

行○經○數○丘○黨○徒○之○目○力○已○不○能○及○中○尉○自○後○呼○曰○密○司○麗○斯○無○碍○矣○麗○斯○應○聲○回○顧○遽○向○其○父○呼○曰○阿○父○卽○下○驟○近○父○鞍○前○解○父○之○縛○

享○利○爲○仁○且○孝○之○女○麗○斯○與○俠○而○智○之○中○尉○歐○利○克○冒○險○救○出○經○半○載○後○一○對○新○夫○婦○行○向○北○方○爲○新○婚○旅○行○歐○利○克○曰○可○无○飾○西○班○牙○裝○矣○麗○斯○笑○而○頷○曰○然○

小幻
說想
仙枕環游記

(野島)

機行軋軋已下臨入地中海矣。海波澄清如鏡，渺無所見。觸耳房者，惟機行之聲。凝視間，忽見海面微有異烟一物，小如甲虫，浮海波上。漸近則戰敗之軍艦也。艦狀頗形狼狽，桅已半折，馳至中流，狀似觸礁。艦中兵羣集舟前方圖自救，而追艦至矣。追艦既近，砲餒彌天。前艦亦回炮拒擊，巨彈落水，浪花四濺，如銀俄頃，而前艦舫上着火，火光熊熊於砲烟陰霾中，忽放光明。艦兵紛紛自投於水，衣中將制服者，尚握指揮刀，彎腰四顧，兵士沐血甲板上者，爲數至夥。後艦乃停止砲擊，解艇往救。艇近前艦時，艦已半沉，艦兵未沉者，皆泗水赴艇。艇小人衆行至中流，颶風忽起，而如虎如鼎之士，竟墜深淵矣。一剎那間，機已至直布羅他之海口。

戈矛森集，舳艫連空。英艦十餘隻，排列港口，几如鐵鎖。英軍皆騰集岸上，以遠鏡遙望空際，蓋虞敵人之攻也。予機適過其上，乃爲英軍瞥見，轟然一聲，一彈直穿雲霄而上，幾觸予機。左翼波特爲之一震，吉急取中立旗，豎立機上。予亦取五色旗，懸於旛角，飄揚竟安。然度此虎口。

夕陽西下，彈指間日已曛黑。予機已入法蘭西境，波以一日之勞，未得安枕，擬暫寬空地，落下以作蘇喘之計。正按機徐落，忽旋風西來，機向左欹。予三人皆俯首力抱舷邊，波以力倦，手忽自鬆墜矣。

吉見波墜急以手持機。機乃戛。頑不靈。竟不從吉之所命。時風勢愈猛。機乃盤旋而下。下時一落至地。機及器具皆毀。予三人亦受微傷。吉傷左拇指。血出不止。予急碎衣裹吉。傷處乃起身往覓波君。行未數武。見草中橫臥一尸。面血模糊。不可復辨。而其衣則波君之衣也。死生闊別。天道寧論。念同車之情。黯然而吉則於聲痛哭。願此哭聲乃引起吾輩之噩逆。

機已破矣。波已死矣。予與劉乃以濫語解吉之痛。吉雖收淚而痛定思痛。淚痕猶漬襟上。予以驟遭慘劫。於己身所處之。亦未暇計及。吉淚既止。乃四顧左右。則曠野蕭條。悲風砭骨。遙望正北角一帶。森林微有燈光。肌膚久着冷氣。頗覺悚慄。予以暫投民家。徐圖歸計。語吉亦以予言爲然。予三人起。皆向波君行訣別之禮。於是行矣。行時瓦礫滿地。觸足作奇痛。所經之路。有爲火灼者。其土皆黑。有爲巨彈所墮者。中陷一巨渦。渦中尙餘殘骨。吉行時於月光下。偶見破帔一片。拾而讀之。予與劉亦止步。其後帔已殘。缺紙上淚痕狼藉。吉且覽且嘆。予問吉。吉乃絮絮告予。中多嗚咽之詞。蓋英國征人思婦之遺也。未唱刀環之曲。誰憐馬革之尸。新鬼啾啾。當亦有夢裏春閨之感矣。將近森林。燈火愈竟。明燎予心。大慰林中忽鳴笛一聲。一軍官橫槍躍馬而出。見予輩大駭。急呼口令。予三人不能答。吉以英語語之。軍官色甚怒。乃向空鳴槍一聲。既至予輩前。則下馬以索繫予。蹙手勸馬引。

予○入○深○林○中○青○與○劉○懷○急○萬○狀○予○心○亦○惴○惴○惟○貌○尚○鎮○靜○如○故○既○入○營○營○中○柴○載○羅○列○一○衣○少○將○制○服○者○堂○上○坐○幕○中○軍○官○前○與○少○將○耳○語○少○將○領○之○軍○官○下○引○吉○獨○而○去○復○有○一○衣○軍○官○衣○者○由○幕○後○出○引○予○入○獄○獄○中○甚○苦○室○塞○獄○卒○操○語○又○啾○啾○不○可○解○終○日○對○影○自○弔○飲○饌○惟○麵○色○二○枚○足○以○裹○腹○而○已○

予○既○入○獄○世○界○已○別○幾○日○矣○顧○此○數○日○之○苦○不○異○數○年○有○奇○某○夜○予○將○就○枕○微○聞○鎗○聲○自○遠○而○近○愈○近○愈○緊○予○心○房○突○突○躍○不○已○回○顧○左○右○獄○卒○皆○棄○予○他○去○予○始○謀○脫○身○之○計○顧○獄○門○重○鑰○無○術○自○啓○予○乃○倚○牆○而○臥○坐○待○池○魚○之○及○而○獄○外○鎗○聲○魚○貫○不○已○復○繼○以○巨○砲○之○聲○乃○大○似○舊○歷○之○除○夕○俄○頃○一○彈○落○獄○中○屋○上○巨○聲○如○雷○而○獄○牆○圯○矣○圯○時○幸○未○傷○予○予○乘○隙○一○躍○而○出○開○目○四○顧○則○予○身○已○在○帳○中○蓋○冷○汗○猶○在○頰○也○

不受酬

哀情
小說

笛史

南邨

巴○陵○洞○庭○之○鄉○其○山○韶○秀○其○水○淪○漪○山○明○水○媚○之○域○間○代○必○生○麗○質○良○以○落○齒○墮○酒○隨○風○逐○雅○一○人○遭○會○之○不○齊○千○古○之○風○流○遂○掩○然○月○明○夏○夜○日○暖○冬○朝○茅○檐○瓜○架○下○村○媪○嗚○嗚○固○猶○能○指○狀○一○二○笛○史○一○篇○亦○一○在○野○之○佚○文○也○筆○戲○之○餘○茶○甘○以○后○錄○之○或○亦○可○以○供○談○助○

去。巴。陵。城。外。十。五。里。羣。山。環。列。起。伏。作。小。波。狀。林。壑。幽。秀。間。有。居。人。湖。水。內。瀦。長。洲。外。抱。往。來。民。船。
 牽。避。風。於。此。以。湖。形。似。琵琶。遂。以。名。之。傍。岸。居。民。甚。夥。列。廛。而。市。靡。然。一。巨。鎮。也。鎮。東。有。紅。樓。一。角。
 巍。然。出。林。表。朱。闌。畫。棟。依。稀。於。萬。綠。叢。中。樓。影。例。映。湖。心。如。明。鏡。佳。人。丰。神。幽。倚。而。湖。天。風。月。都。入。
 槩。几。行。人。翹。首。咸。嘖。嘖。艷。羨。以。為。誰。家。有。福。人。居。斯。仙。境。也。主。人。吳。姓。本。蘇。籍。長。宦。三。湘。積。貲。頗。裕。
 酷。愛。此。鄉。景。物。遂。置。家。焉。培。葺。園。林。以。娛。老。景。殮。七。二。峯。之。山。色。沐。八。百。頭。之。湖。光。既。宦。既。隱。亦。更。
 亦。仙。人。生。於。此。亦。可。謂。得。計。矣。主。人。有。子。一。遠。宦。於。滇。邊。一。女。隨。侍。庭。闈。作。慰。情。之。家。督。明。慧。婉。秀。
 大。得。堂。上。歡。母。早。逝。拈。針。選。線。之。餘。輒。讀。父。書。以。遣。日。女。既。穎。悟。天。成。每。事。一。過。便。領。會。年。十。三。已。
 通。書。史。才。名。雀。起。聞。字。者。踵。相。接。然。殊。無。能。當。翁。意。者。且。以。女。年。方。穉。遂。姑。遲。之。

岳。陽。一。夜。風。潮。連。三。尺。浪。江。洋。百。里。影。絕。帆。檣。遙。山。蒼。翠。霧。髻。煙。螺。如。看。新。粧。於。簾。外。而。水。勢。搖。搖。天。
 似。欲。吞。山。沉。陸。舟。子。皆。纜。船。入。內。港。掩。篷。高。臥。或。買。醉。村。肆。中。拉。雜。作。調。語。雖。十。日。如。此。亦。無。敢。告。
 行。者。琵琶。湖。中。此。際。益。形。擁。閘。帆。檣。立。如。春。筍。旅。客。三。五。相。與。抱。膝。蹙。眉。嘆。十。八。姨。之。惡。作。劇。然。
 十。八。姨。兒。弄。旅。人。殊。不。少。惜。也。方。天。地。慘。寂。人。心。憂。鬱。中。忽。聞。笛。聲。嫋。嫋。起。自。水。濱。時。為。七。月。下。弦。
 疎。柳。殘。月。客。愁。已。死。而。更。重。以。落。梅。一。弄。聞。者。皆。愴。然。失。所。吁。嗟。此。何。入。奈。何。於。此。無。可。如。何。之。時。

而發。茲哀思。幽怨之音也。未幾。笛鳴。嗚。嗚。愈弄。愈抗。越聲。震林谷。沙鳥。羣飛。西舫。東船。悄無人語。惟
叢林。寫影。危樓。映波。一片。積陰。半湖。如墨。而已。於此。林陰。樓影。中有。滿江。紅一舸。蓬窗。闌然。舟子。皆
攤腹。高臥。惟聞。鼙聲。鷓首。一人。披熱。羅衫。持笛。起舞。舞竟。復吹。且吹。且仰。首視。樓中。月影。凌亂。意態
酣恣。不知。其爲。何許。人也。樓中。亦約。略見。人影。闌腰。簾角。環珮。依稀。一若。長夜。無眠。與此。舟中。人有
同怨。者。旣而。忽聞。笑語。聲自。樓中。出。糝糊。不可。辨。銀蒜。鏗然。伊人。遂杳。露涼。斗轉。月過。前洲。舟中人
亦。袖笛。入。艙。而。沒。

吳翁之處。此土。忽忽。於今。已十年。遷家之初。女公子。玉玉。方七歲。此十年中。植樹。成林。種花。滿谷。林
密。花茂。而膝下。嬌娃。亦已。享亭。長成。曼眉。修綠。瑩斷。紅。竟作。蘭閨。之好。女翁。於此。日且。慰且。憂。自
顧。年高。欲速。了。向平。之願。東床。之選。朝夕。在心。願以。嬌女。不作。庸人。婦。必得。延明。其人。而。鳳。舫。鸞。參
久久。殊無。其選。養在。深閨。人未。識。錦瑟。年華。悠悠。空度。矣。一日。吳翁。屢興。看花。調鳥。之餘。方晏。坐。暇
若。忽。門。丁。報。客。來。取。刺。觀之。則。茫然。不。相。識。問。客。何。事。答。以。不知。翁。甚。訝。以。幽。僻。地。何。來。此。不。速
之。江。干。車。馬。然。以。刺。上。署。世。亦。姑。見。之。未。幾。僕。領。一。少年。入。丰。姿。鶴。舉。朗。朗。如。玉。樹。臨。風。翩。然。登
堂。對。翁。拜。揖。坐。定。詢。叩。邦。族。生。自。陳。爲。南。洲。人。氏。桓。名。遠。字。小。伊。父。郁。彬。與。吳。翁。爲。故。交。宦。海。東。山。

詩酒繾綣相得甚深。今以事遣出巴陵。維舟避風。知丈府居所在。故特來屢候。吳翁聆密言。矜然。此中瓜葛。垂詢舊雨。則已久。返道山。蓋韓亦謝相。與嚙嚙久之。翁因曰。老夫荒居久。世間醜態。不期人事遷移。十年來。巨變如此。憶與尊父九月九日。醉倒望湖亭。俯瞰翠山。振衣長嘯。恨不能傳。吸江流一消。渴吻爾時。豪態猶在目前。而鱸在人。非老夫亦垂垂如風燭。正不知坐對賢姪。猶有幾回耳。生慰解再三。復談往事。翁遂留之。共飯席間。備詢生之家况。及此行何之。生曰。寒門自先親見棄。丁口蕭條。長兄一人。主持家政。百畝薄田。尚不以凍餒憂姪。因家居枯索。思浪游天下。一快胸臆。比欲往武昌訪友。不期舟行過此。連日石尤風。八百里平湖。竟同天壑。旅悶無聊。閒行市上。愛此間林園之盛。問之。路人乃悉爲丈居。故冒昧趨謁。禮實多。翁曰。老夫與尊父。非泛泛陌路人。賢姪勿庸推遜。惟老夫有鄙意。以爲賢姪。方在英年。正讀書養氣之時。若琴劍浪游。則來日方長。殊非此時之急務。老夫暇居。落寞兒輩。又遠羈異方。如姪能屈留。是間則願罄所藏。書以供涉獵。老夫亦得樂共晨夕。未卜可否。第橫摧壯志。或不免殺風景耳。生惶遽曰。承丈厚意。感不可忘。姪本閒雲。何分出處。得侍丈左右。受聆教言。獲益何可勝數。况園林幽秀。湖山綺羅。正不亞於洞天。福地得丈不嫌。是姪之深幸也。翁大喜。遂飭人。携取舟中什物。館生於東舍。

生自館吳家。意境頗安閒。焚香讀書探幽訪勝。或伴吳翁作清話。或偕漁樵作野行。融融焉大有樂此忘蜀之意。流光如水迅。又中秋吳翁開筵於園中之天香亭。亭外叢桂連柯。繁花如雪。香霧下流。襲人欲醉。生顧而樂之。酒酣以往。狂態橫飛。舉觴謂翁曰。姮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霓裳羽衣舞。恐廣寒宮裏。殊不勝其高寒。何若香塵十里。麴釀三卮。五夜無眠。三更低唱之爲樂。未央邪。因出袖間短笛。度三疊舊譜。鳳鳴鶴唳。響徹重霄。一時四座無嘩。月明如水。生亦飄飄仙去。不似人間。旋聞有人低吟曰。江上峯青人獨夜。露涼風冷拜嬋娟。不覺悚然。停笛四顧。園西有危樓一角。轟峙花梢。月光東來。剛浸闌曲。懸欄一女。郎年方瓜字。色如舜華。支頤對月。若有所思。香霧雲鬢。清輝玉臂。倩影凌雲。不可逼視。瑤台下。疑非人間。生凝望久之。忽憶吳翁方在座。乃急趨就席。而樓上人亦似覺人窺伺。翩然逕入。無何魚更再躍。座客遂散。生亦踉蹌歸室。遐想頃事。心結魂移。重誦江上蕩涼之詩。彌深疑沮。疇昔之夜。憑闌凝望者。非伊人邪。輾轉籌思。不得其解。遂決以話朝出訪。是誰氏高樓。何家麗質。求風卜。風再定。良圖斗轉。參橫倦極。遂寢。

繡嬾鴛鴦春。濃豈蕊。玉玉閨中待字年。復一年。獨繭絲抽閒情。乙乙雙花結。蕙綺思。翩翩女子善。懷於茲。不無感慨矣。春花秋月。坐送流光。一夕挑燈夜。繡神倦。停針。拳簾見月色。橫空湖光如雪。心魂。

爲之爽適倚闌望遠覺夜景幽逸層胸爲豁寒蛩哀雁悽響動人不禁俯仰身世嘆年華去人之速
 而紅顏遲莫矣正於邑間忽聞笛音起江干舞蛟泣鰲惻思撩人益根觸不已因俯瞰湖濱泊船如
 蟻月明下微情無人聲獨一船首有少年把笛橫吹鳴鳴不絕舞姿玉質依稀可見不覺神往繼而
 婢子速就寢乃悄然歸而夢魂繚繞猶在水涯耳畔笛音尙隱未歇也自是以後輒忽忽若有思
 不知聲音感人之深邪抑因緣之湊合有定也芳心一寸百轉千回縛繭之蠶愈入愈無以自解而
 兼蒼水白渺渺伊人思之自憐亦復自笑而玉玉於此則匪不憐不笑且納頭以抗情魔雖禮教
 攸關自防有素境因日易淡期於忘而雨夜風晨掩幃兀坐時輒思緒潮來撩逗往事則此中因果
 大非人力之所能知玉玉亦惟有強自支排度茲日月而已未幾聞婢子竄竊私語謂家中新館
 一生客乃主人故交子丰采翩翩佳公子也玉玉聞之亦不復潛意中秋之夕家衆皆醉飽酒肉樂
 此良夜玉玉亦薰香拜月獻菓陳瓜正薰衣兀坐以待月來忽聞笛音嘹亮遏雲千霄不禁側耳傾
 聽婢子笑曰此桓公子也公子與主人方宴天香亭想又沉醉作故態矣玉玉因詢曰何處桓公子
 何笛音之似鸞昔江上人邪侍婢曰不知江上人惟聞桓公子乃主人世姪館吾家者半月餘矣因
 左指園中曰彼倚桂樹而橫笛者卽若人也玉玉微睨之見一少年徜徉月中體態翩翩猶彷彿舟

中。乍。見。時。遂。不。覺。喟。旋。知。樓。臨。園。側。聞。見。匪。遙。遂。匆。匆。携。婢。子。避。去。而。心。頭。鹿。鹿。徹。夜。未。眠。軟。雨。柔。風。海棠。困。殺。矣。

小伊既徧訪僮僕。知前夜月下。人卽吳翁嬌女。蓬山咫尺。頗用忻如。繼思翁方盛世。已值衰門。且擇婿。葦。障。久。未。逢。逆。一。旦。以。孤。寡。樗。材。遂。希。作。薦。羅。之。附。餓。鴟。天。鵝。能。不。笑。人。因。之。心。意。灰。頽。不。敢。復。萌。舊。念。蓮。心。獨。苦。膏。火。自。煎。碧。海。青。天。惟。餘。有。一。副。夢。中。情。怨。耳。而。玉。玉。此。時。亦。已。香。桃。骨。瘦。日。伴。枕。衾。延。醫。進。藥。醫。者。咸。云。病。原。於。憂。鬱。中。傷。非。寬。攝。不。可。玉。玉。雖。勉。承。親。意。強。飾。歡。容。而。病。日。深。沉。氣。微。力。竭。憔悴。無。復。生。意。吳。翁。大。憂。幾。忘。寢。食。嗣。命。人。暗。刺。女。懷。乃。漸。悉。其。崖。略。因。念。桓。生。頗。不。俗。又。爲。故。人。令。子。招。來。坦。腹。亦。屬。良。姻。遂。示。意。於。生。生。固。未。娶。者。也。大。喜。望。然。客。中。囊。索。無。以。爲。聘。僅。留。佩。玉。一。方。期。以。內。告。長。兄。卽。當。百。兩。來。迓。於。是。作。函。寄。家。函。甫。發。而。南。洲。之。書。亦。至。生。離。家。久。卒。得。竹。訊。心。頗。躊。躇。繼。而。拆。閱。則。其。兄。以。改。葬。先。塋。速。之。返。里。生。亦。以。婚。事。須。白。兄。遂。辭。翁。言。歸。雙。星。照。戶。二。豎。潛。形。自。桓。吳。聯。州。后。玉。玉。已。健。復。如。昔。意。中。緣。遂。忻。愉。何。如。繼。知。生。已。歸。則。日。盼。其。重。至。而。洲。天。小。別。不。少。隱。變。陸。馬。江。船。日。夕。祝。斯。人。之。無。恙。奈。何。天。裏。度。怕。黃。昏。忽。又。數。月。矣。而。小。伊。卒。不。至。魚。雁。沉。沉。端。倪。莫。悉。玉。玉。盼。斷。征。鴻。蹙。殘。眉。翠。吳。翁。亦。焦。憂。無。所。爲。計。而。是。日。洪。楊。起。

金田率師薄長沙。不利。尅期將取武昌。又別遣水軍攻岳州。謠傳日急。人心惶惶。一夕數驚。民間婚男嫁女。紛紛作逃避計。吳翁家無壯丁。室有嬌女。植生又去而不來。存亡未卜。亂離將至。何以圖存。觸目紛華。轉眼都爲異物。翁暮年當此。情何以堪。思極無聊。老淚簌簌。落玉玉亦泣不止。舉家皇皇。如觸礁舟。舟中人皆自卸生命。不長然亦無策。足以自救。惟抱持一哭。以洩悲痛耳。方紛擾中。忽門丁報桓公子至。吳翁亟命領入。如獲錯珍。生展拜。甫已。翁嘆曰。不圖與汝小別。世局乃一變至此。今奈何。小伊曰。洪軍攻長沙。不得手。已悉師下洞庭。姪來時。水師已發矣。前鋒旦夕過巴陵。若不速爲計。殆矣。翁曰。誠如汝言。惟去將安之。小伊曰。且雇舟往武陵。武陵僻在西陲。必可免難。予有母舅在彼。亦可作居停也。吳翁報可。遂命僕雇舟。呼玉玉出見生。令以兄事之。便亂中之扶持料理也。整檢衣物。皇遣程吳翁率僕居先。玉玉扶侍兒中行。小伊則殿之。甫出門。聞鎮中人聲大震。號泣驚天。避亂之民。滔滔如流水。呼兒覓女。慘不忍聞。而一片哭聲中。隱隱傳洪軍至矣。登陸矣。博帥逃而岳城下矣。一時互相踐踏。死者不可計。小伊知事急。促衆速行。乃人擁道狹。行久不得進。玉玉已震懼。無人色。方躑躅無計時。人勢如潮。直灌地而至。小伊遂如江渚。敗葉隨波。升沈速立。足定神。啓目四矚。忽忽已至市梢。急覓吳翁。父女見渺無蹤影矣。大驚返身呼尋。茫茫八海。甲見萬頭。僂僂。狼突。

豕。奔。耳。生。此。時。俯。仰。天。地。似。無。人。色。五。內。惻。惻。亦。不。辨。痛。苦。盡。立。道。旁。厥。狀。如。瘴。人。方。揮。汗。急。走。之。不。暇。而。彼。乃。蕭。閒。如。無。所。事。過。者。皆。驚。而。諦。視。之。生。亦。不。願。久。之。忽。有。人。拊。背。呼。曰。桓。公。子。洪。軍。已。入。市。東。矣。奈。何。不。行。生。始。驚。覺。回。視。之。乃。吳。府。之。舊。僕。急。詢。之。曰。汝。主。人。今。何。在。邪。曰。不。知。不。知。值。此。亂。世。自。保。首。領。且。不。暇。胡。暇。計。主。人。比。過。此。間。見。公。子。恹。恹。立。路。中。防。膏。賊。子。刃。故。一。呼。耳。公。子。奈。何。不。行。生。曰。謝。汝。厚。意。予。亦。行。矣。遂。循。道。而。去。甫。出。市。鎮。中。已。炎。炎。火。起。避。難。之。民。各。望。里。門。而。雪。涕。雲。愁。日。慘。四。顧。悲。涼。生。惘。惘。無。所。之。心。中。惟。鹿。鹿。念。玉。玉。等。不。知。已。落。何。所。已。否。安。然。登。舟。或。不。致。淪。陷。於。賊。窟。存。沒。無。聞。思。之。憂。沮。擬。少。留。偵。訪。而。荒。烟。野。草。無。地。寄。身。且。豺。虎。縱。橫。觸。處。皆。伏。羅。網。卽。探。訪。亦。無。從。嗣。念。玉。玉。等。偕。衆。先。行。當。難。民。潮。至。時。已。出。市。衢。斷。無。折。而。濡。滯。兵。窟。之。理。想。驚。鴻。斷。影。已。去。他。方。已。身。羈。此。亦。復。無。益。不。如。暫。避。樂。土。俟。事。定。再。來。訪。尋。忽。憶。臨。行。曾。告。吳。翁。以。往。武。陵。或。彼。等。已。得。船。逕。去。以。爲。我。必。往。彼。今。茲。惟。覓。舟。返。常。再。作。區。處。或。者。天。風。有。意。得。聚。萍。蹤。是。則。大。幸。矣。計。既。決。遂。取。徑。詣。湖。濱。而。沿。湖。一。帶。已。杳。無。半。艇。惟。流。水。湯。湯。白。沙。皚。皚。極。目。連。天。而。已。生。窘。極。側。耳。聞。人。馬。號。泣。聲。隱。隱。捲。地。而。至。且。驚。且。行。沿。湖。直。下。披。荆。棘。履。砂。石。足。破。履。穿。屨。不。可。狀。繼。而。水。回。洲。轉。境。益。荒。涼。前。路。將。絕。悽。痛。因。頓。之。中。莫。知。爲。計。忽。聞。蘆。葦。瑟瑟。似。有。行。舟。乃。登。

危石企望則見港水灣環中扁舟一葉潛掉而來舟中一叟一少年婦孺三四人皆豕伏艙底悄無
 聲效老者與少年以篙撐船行意甚震懾若懼人之偵知者生因倚石低喚船來船來予亦難中人
 幸方便千金不吝酬也舟中人聞呼聲疾駛入葦叢寂然而沒生不禁長喟仰天嘆命途之舛仄忽
 沙聲郭索隱有人來大驚伏岩下諦視之則頃之舟中少年彳亍而前心稍定乃出而面舟子舟子
 嗔曰當此亂世邏騎四出先生乃大聲疾呼倘爲人覺則余一門斷送矣吾翁亦慈悲者見先生非
 下流人憐王孫而分命予走延君今舟泊蘆陰速從予行否則行不得矣生驚且喜亦無暇致謝
 匆匆隨舟子至舟中老者搖手示勿嘩解纜疾駛穿港繞嶼向僻而行日暮去市已遙亦不辨何地
 惟叢灌陰森鷗鳧格磔星光水色籠罩乾坤而已老者乃命艤舟沙渚出乾糗分餉生略陳氏族生
 備述所遭老者亦自言蔣姓素漁於洞庭家去琵琶湖二十里日者方張網城陵磯聞洪軍陡至乃
 偕兒輩趨歸則市中已火大道皆斷絕幸素諳別徑故得救家人出中途乃得與君遇緣分殊不淺
 也言次並道亂離相與唏噓不已生更眷懷玉玉痛徹心脾知彼今宵何處宿要知有夢也難尋思
 之淚零舟子少憩則復趨程夜行款乃一聲又入水雲深處而生旣倦且悲昏昏如醉枕舷而臥亦
 不知結果如何聽急浪打船聲聲皆挾此人世之歡樂而去戚然無言注視水天接處黑雲陣起

湖。上。已。動。微。颺。聞。老。者。呼。曰。大。岩。汝。速。盪。善。薩。雲。起。且。有。暴。風。至。前。港。乃。可。避。也。語。次。少。年。果。急。划。其。槳。水。聲。拍。拍。進。較。前。倍。速。而。風。勢。亦。大。漲。巨。浪。翻。銀。聲。如。奔。馬。舟。爲。疾。風。所。引。苦。不。能。前。夜。黑。又。不。辨。方。位。舟。子。束。手。號。泣。自。分。必。死。生。亦。驚。懼。無。所。爲。計。惟。堅。坐。以。待。覆。沒。而。婦。孺。數。人。尤。號。泣。不。可。仰。風。聲。浪。聲。捲。此。哭。聲。漸。漸。至。於。不。聞。

吳翁既挾玉玉行倉皇不辨道路爲人潮所推蕩遂如敗葉逐風子然無主隨流轉徙久乃得駐足舉目前望已達湖濱泊船都紛紛解維去翁令僕覓所雇舟則行已入回視小伊亦散失無踪進退靡之撫膺欲涕玉玉幾暈去正儼擾中而湖上巨砲轟隆洪軍已至避亂者紛紛鼠竄號泣震天翁亦率女急走顧翁既衰年女亦嬌質又值驚魂未定痛苦方深之時予人海中何能前行半步既而壯且強者皆負命去琵琶湖畔獨此二三老弱趨起不得前玉玉此時亦自忘其危心惟念小伊竟彼壯年或不至委轉溝壑邪然吾心甚安斯人當無恙也方玉玉思小伊時吳翁則自嘆暮年逢慘遇生亦何樂不如死休苟無膝下一塊肉甯葬身江魚腹柄栖何爲然彼父女之心雖各殊而慘痛失神則無異故步履遲滯行益不能前忽聞人聲若濤匝地而至吳翁未及引避已有數僮卒上反繫其手揚刃於頂呼囊中金翁遲未及答則撻以刀柄翁立暈玉玉見狀大哭立以身覆父身

不聽撻兩兵。睨之耳語。嗚久。忽大呼曰。咄。女子勿哭。哭則膏乃公刃矣。以汝青年麗質。何求不獲。護托之人。戀戀老狗。胡爲者。勿哭。從乃公去。錦衣美食不少也。旋有一卒前頤而微。麻髮種種如囚。張口面女笑。且笑且引女。女大罵。奮身欲投河。於是數卒齊上。亦繫之。旣而有跨馬者。來於是。咸避道左。曰。馬將軍至矣。將軍眇一目。面棕色。年事在三十許。驍悍喜戰。報陳坤書部下。素得天將歡者。也將軍馬旣近。俯視俘虜。詢兵士一二語。揚鞭欲過。忽見王玉。宛轉稱人中。梨花雨下。楊柳風前。大有我見猶憐之感。將軍不覺駐馬。諦視旋語。兵士曰。此女子佳。可送至予帳。勿苦之也。兵士唯唯。而將軍之馬已入市。於是數卒同前拉王玉行。王玉戀父不動。兵士強曳而去。去抵湖干一鱗。燼繫。柳下。卒掖之。登與鶴首守卒作數言。卒引之至一艙。艙內有少女數人。老嫗二三輩。覩王玉至。咸趨視。王玉哭不止。哭極復覺。衆皆震懾失措。而將軍適翩然歸。命老嫗灌以薑茶。久之乃甦。撫慰備極。殷勤。女知身在羅網。已無奈何。又未卜老父凶吉。桓生存亡。姑忍死須臾。以畢心事。遂乘間稟將軍言。有父在軍中。願得共處。以伴晨夕。將軍允之。立命衛卒引日中囚來。令女自辨。藉以博女懽。女亦微覺陽爲不省。及囚至。女起而徧視。皆不相識。念老父必已膏刀斧。作九原下人矣。痛極乃大哭。將軍驚愕。失措。急請法立逐衛卒。令重賞以報不得將以軍法從事。卒抱頭去。去久復來。曰。軍中。

河問皆無是人。惟一老翁。被疾臥。棺底惘惘。不省事。不知是否。卽其人也。女聞之。遂謂曰。翁年幾何。曰。五十許耳。高穎而豐。隨病殊劇也。女喟曰。此予父也。速與之來。將軍曰。卿父乃病邪。女曰。日間尙健。善不少。何病之速也。將軍曰。予嘗往視之。帶刀。遂行。女目送之。而心念小伊。不置。未幾。四卒昇翁來。置之。棺中。顏色慘白。如紙。女大慟。伏枕頻喚。翁目少開。睨女。莞爾微笑。旋閉。而面紅如火。聲息漸微。頑痰一鳴。幽魂已逐。風飛去。雖千金。愛女宛轉。嬌啼。亦不能挽。屍輪使少駐。人生至此。萬念都休。一切憂樂。恩仇。皆如春冰。受日。泮化無復。遺魂女見。父既逝。痛不欲生。諸女伴力衛之。以防其自殺。將軍聞耗。亦時加唁慰。且命人厚葬翁屍。以安女意。喪事終遂。時以諷語進於女前。女知苟不急爲計。則禍且莫測。因令傳嫗致詞於將軍曰。王玉方痛死父。無心言他。承將軍厚意。巴感在心。肺腑俟服。滿哀殺。再圖答報。此時亦無勞將軍頻過問。王玉安也。將軍知王玉性貞。烈逼之必不幸。且甚愛之。亦不忍加凌逼。且軍務方倥。惚指日欲下攻武漢。亦無閒及此。遂允之。

結廬千里。旌旄蔽空。黃鶴磯頭。又高豎洪軍徽幟。武昌旣下。東南震驚。士飽馬騰。奄有席捲江南之勢。一時驍師健卒。相與把酒慶功。翼王亦大譔。漁佐執杯。慷慨談戰迹。與方豪邁。忽閉座中有長嘆。聲王大愕。徧視坐客。客皆相顧失色。獨東席一生俯。瞰江流。嘿然無語。王急詢左右丞相李秀成對。

曰此予幕中士得自寄鄉名桓。多才碩學人也。因起而把其臂。問曰南樓今夕佳興。何如。先生抑何幽思之深邪。當此大捷之餘。指日可以定大業。黃龍痛飲。還我山河。凡我同志。莫不懽忻。而子獨悲嘆。可得聞其說乎。生悚然曰。大功垂成。云胡不慶。惟俯瞰江流。汨汨終古。根觸幽緒。不覺百端交集。失聲一嘆。耳願王及丞相勿罪也。秀成曰。是何傷。石王亦憐才重士人。觀君戚戚於歡場。亦殊爲之不樂。耳匪有他也。今願以江池斗杓。一滌積憂。可乎。生遜曰。是勿庸舉杯消愁。更愁無益於事。生有鄙技。不奏已久。軍中令嚴。不敢播弄。王如不以爲忤。則願以橫吹一曲爲王壽。石王聞之大悅。命亟奏之。生乃出短笛於囊中。倚闌而吹。音動風來。魚游蛟舞。旣而暉緩。哀咽如泣。如訴。座中皆悽然。無語。一曲未終。生已浪浪涕下。仰天嘆曰。西陵翠栢。何處招魂。南國紅蓮。伊方托夢。入天有隔。魂夢難通。嗟夫。笛邪。賞音何在。茫茫天壤。可有來期。語畢。轉視座客。皆驚。王命人送之。歸旅舍。俾資靜攝。生遂揖王而返。然旅館蕭條。愈無聊賴。仰視斜月。橫空微雲。舒卷悽然。欲絕。乃乘興出門。隨步東西。俯首洗思。亦不計何適。旣聞江聲。潑潑魚更應和。乃極目遙矚。則忽忽已至江畔。望漢陽諸山。黛螺捲映。波光明滅。星火微茫。惘然神遠。低誦江上峯青之詩。往復不已。俄聞有人微嗽。掉頭尋視。則一小艇泊數武外。窺函窗中。彷彿有人。生以爲五夜無眠。亦必同爲怨侶。第一己之愁腸。如結。何

暇更問他人，亦不復經意。負手徘徊，忽吟忽嘆。而鄰舟人亦似若與，和答隱隱，聞吟咏聲，諦聽之。則淒涼風冷之詞也。聲出以咽，旋聞一人低語曰：「夜氣寒冽，盍早就眠。世事遷變，都有前因，願勿事悲傷，徒自苦也。」一人不答，嘆如故。生聆之，柔脆似女郎，不禁大驚，喟曰：「王玉在此耶？」急倉皇取徑，欲逕登船而斷岸，如削乃無可托足。皇窘無計，遂伏岸而呼。王玉舟中人叱曰：「五夜三更，何來狂士，隸爲王玉者，嗷嗷如此，擾人清夢，生不覺大愕，遂乃嘆曰：「露涼風冷，明是個人，何轉眼乃不相識，得無夢邪？悽然不樂，匆匆返旅，次心緒紛紜，不能成寐，而東方已漸白，即披衣起坐，憶夜來事，急欲一徹究竟，方擬出門，侍者啓馬，將軍至，生命延入，將軍坐甫定，言夜來聞妙奏，欽仰無已，叩之左右，乃知先生頃以事謁李侯，爰便道來訪，一瞻丰儀，且有小事詢先生，得無有表妹曰王玉其人乎？生聞之，咤然若中矢心，恚不已，容色頓異，不覺促席曰：「然，有有僕方蹤跡之久，未得音訊，以爲淪落兵中，已爲異物，今將軍下問，得無有佳訊示我邪？」將軍遂述其本末，并言王玉現尙持父服，哀思靡深。昨夕聞先生奏笛，卽云似其兄，令走訪，問欲作一晤，今不意果爲先生也。先生盍隨走往，善慰解之。生聆將軍言，唯唯稱可，并謝將軍之待遇。王玉又念吳翁慘死，不禁涕泗縱橫，痛泣至不可仰。將軍因促之行，乃相將出門，蜿蜒至江岸，將軍翕脣而呼，卽有兩健卒自戰艦中下，划小艇如飛，至

扶○生○及○將○軍○登○舟○溯○流○盪○去○未○幾○至○一○小○舟○遂○引○繩○繫○其○舷○將○軍○謂○生○曰○至○矣○生○張○目○四○盼○不○覺○大○驚○蓋○卽○昨○夕○已○之○所○留○連○地○也○陡○觸○宵○間○事○狐○疑○益○深○登○舟○後○一○侍○婢○自○艙○中○出○領○生○入○內○將○軍○謂○生○曰○先○生○爲○我○善○慰○之○走○有○公○務○先○告○行○矣○生○遂○躡○足○入○見○舟○中○器○物○位○置○整○潔○羅○幃○低○鎖○餘○香○氤○氳○侍○婢○款○生○就○一○榻○上○坐○揭○簾○而○入○旋○聞○環○珮○珊珊○一○麗○者○扶○婢○盈盈○出○眉○峯○蹙○翠○臉○波○颯○紅○愁○重○病○深○身○輕○骨○瘦○諦○視○之○不○覺○大○慟○玉○玉○亦○泣○相○對○汎○濶○侍○兒○皆○惻○然○欲○淚○久○之○女○乃○收○淚○詢○生○以○別○後○事○生○因○略○述○道○失○後○欲○趁○舟○詣○武○陵○午○夜○渡○洞○庭○忽○遭○風○暴○全○舟○俱○溺○已○亦○惛○惘○謂○必○死○適○有○小○漁○舟○泊○湖○濱○予○爲○痰○浪○所○推○頻○觸○其○舷○舟○中○人○乃○救○予○起○醒○視○舟○子○則○舊○識○也○漁○翁○本○寧○鄉○人○常○以○捕○魚○至○南○湖○過○從○予○家○頗○殷○乃○不○意○於○難○中○得○其○援○手○翁○叩○予○行○止○便○約○予○同○至○武○陵○蓋○洪○軍○陸○師○遵○道○而○下○寧○鄉○固○不○能○幸○免○也○予○甚○喜○因○隨○翁○返○窳○取○其○妻○孥○適○予○等○方○至○而○洪○軍○亦○踵○來○遂○爲○所○擄○士○卒○輩○屢○欲○加○殺○戮○幸○爲○丞○相○李○秀○成○所○見○詢○予○世○族○予○隱○約○述○之○秀○成○絕○愛○憐○遂○留○掌○書○記○待○遇○殊○優○隨○戰○以○來○於○今○數○月○矣○遍○訪○妹○之○蹤○迹○無○人○知○之○自○分○此○生○已○矣○相○見○當○於○瑤○台○瓊○島○間○不○圖○在○此○相○逢○也○玉○玉○曰○妹○自○落○兵○間○老○父○旋○逝○慘○痛○孤○獨○久○懷○必○死○幸○馬○將軍○待○遇○尙○優○故○姑○留○殘○喘○以○待○與○兄○過○然○此○中○日○夕○淚○珠○洗○而○憂○患○中○傷○恐○不○復○能○共○君○長○聚○且○鳧○羅○魚○罟○耽○耽○者○大○有○其

人兄亦無力脫妹於難也。昨夕聞江上笛音幽怨，抗烈卽疑是兒。但人海茫茫，又未敢冒昧。嗣於鶴首觀見，乃知非謬。然兄亦泰鹵，斝午夜驚呼，苟爲人覺，則嫉而妒者，崛起兄其危矣。欲求一面以作永訣，又可得哉？今兄來，妹願已畢，還我女兒，清淨身會當以一死相報。倘有前緣來世相見，可也。生泣然曰：聞妹言，令我心碎，願保持玉體，以伺機緣。李侯重我，請之作調停，或可如願。爾時當一帆歸去，與妹終老于水雲深處。以之餘年來日方長，奈何遽作此不祥語？玉微笑搖首曰：君書癡，談何容易。妹已抱一死志，死後魂魄當長附吾兄也。因索笛于生，聞携來也。未生曰：妹亦善此邪？當留爲紀念。因取笛奉女，女笑受不答，撫視再三，後還于生曰：兄行矣，耳目衆多，久留無益。徒啓人疑竇，前程萬里，珍重爲之。言已，淚簌簌落，然猶強自支持，促生出生肝腸寸絕，勉力告行。過船遙矚，見玉揮手相送，遂忍痛歸。歸後心緒鹿鹿，神魂失所，自念身爲男子，乃不能自保，妻孥使宛宛，嬰嬰者，竟爲他人所凌踐，寧不可恥。繼思玉玉言益痛切，肺腑熱血中沸，誓必出玉玉于難。而後已然，徒手奮呼，亦復何補？因念李侯方重己，不如逕往哀之，事或可成。乃匆匆謁李，備述悃衷。秀成蹙眉曰：玉玉仁爲馬將軍，有將軍又粗頑不近情，奪之必不甘心。今時局方急，用人爲要，安可以一女子而失勇士心？雖然，姑試言之，成固最佳，不成者亦勿過悲。天下固多美婦人也，生唯唯而退。然終日焦盼。

寢食都忘。冀馬之或悔于心。以玉歸己。則上蒼仁愛。完我良姻。來日之福。當何似。願生雖如是。想而世事。乃殊不能隨其所望。而轉移。明日馬將軍因公。而李侯候。乘間略示。以意馬掉首。色變。秀成知不諧。遂寢。議生聞耗。一痛而絕。侍者急趨呼灌救。遂時乃甦。嘔血升餘。遂奄奄臥床。席歌哭不時。勢將成瘋。而馬將軍是時亦嫉生甚。念玉玉之不從。已初云父喪。實乃戀戀。此豸耳。今苟不除此子。則何能斷玉玉之情。苗而使之就己。此心一萌。殺機遂兆。玉玉微聞之大驚。知事已急。已不救。則且夕間。生無幸矣。然水陸間阻。耳目森羅。誠何策足以救生者。思久不覺失笑。嘿忖曰。玉玉汝何愚邪。今汝苟不死。則何能息此爭端。保桓生之首領。更何能自保貞節。一失足成千古恨。勿待玉碎花殘。而後置悔也。由此自經之念。遂決。乃貌飾安詳。談笑若無事。侍婢見女一旦易常度。以為日久心回。亦相率忻慰。防衛寢疎。一日晨。與女靚粧兀坐。笑命侍婢焚香。滌硯。旁午乃至。艙前乘衆不察。急引利剪刺喉際。血花碧濺。玉烟紫消。速婢子等驚救。則已玉碎花殘。徒喚奈何而已。

玉玉既死。噩耗徧軍中。聞者皆嘖嘖。曠烈女子馬將軍。成其節義。命厚殮之。厝柩于江干之土地祠。生亦耳其事。大哭不寐。唾紅滿枕。席形消骨立。見者惻然而生轉。以為慶念玉玉之死。良由己躬。以己不力。遂致意中人殉節。盡義。則彼人雖死于靈已留芳名。而我碌碌不能保妻子。九原俯對。能無

遺。羞。且。地。老。天。荒。此。恨。終。古。連。枝。之。樹。何。意。獨。榮。人。世。骷。髏。生。復。奚。樂。妹。既。作。抱。繭。春。蠶。我。亦。安。能。
不。爲。成。灰。華。燭。嗟。夫。玉。玉。天。壤。間。惟。我。與。卿。卿。不。生。我。何。惜。死。人。間。有。魔。鷓。地。下。諒。無。拘。禁。則。與。卿。
携。手。更。誰。能。干。卽。令。死。而。無。知。精。消。質。亡。則。野。馬。塵。埃。亦。必。隨。風。相。感。而。相。團。結。嗟。夫。玉。玉。行。矣。少。
留。生。思。至。此。不。覺。心。地。通。明。覺。世。界。如。孟。滿。盛。黃。藥。毫。無。可。咀。之。味。携。短。留。跼。踟。下。床。乘。衆。不。覺。還。
向。土。地。祠。行。旣。入。祠。則。一。椁。赫。然。在。中。雷。生。繞。棺。三。匝。塵。鞿。殆。逼。意。態。冷。落。殊。如。無。苦。旋。倚。笛。奏。霓。
裳。一。譜。曲。終。嘆。曰。知。己。丟。亡。此。音。誰。識。廣。陵。散。復。何。意。于。人。間。繼。復。奏。離。鸞。別。鶴。之。曲。音。調。悲。激。奏。
已。以。笛。叩。棺。而。歌。歌。曰。楚。山。兮。蒼。蒼。漢。水。兮。湯。湯。懷。佳。人。兮。無。見。期。初。蘭。薰。兮。不。芳。鳩。媒。兮。氏。灼。迺。
靡。鳳。兮。彈。鳳。闔。幽。宮。兮。沉。沉。招。芳。魂。兮。無。方。永。恨。千。年。千。年。兮。未。央。願。人。琴。兮。雙。絕。何。携。手。于。大。荒。
笛。兮。笛。兮。儂。汝。亡。歌。已。仰。天。長。嘯。大。呼。玉。玉。者。三。以。笛。擊。棺。碎。然。一。聲。瘳。然。中。裂。繼。乃。以。首。觸。柱。腦。
碎。漿。流。七。尺。珊瑚。遂。委。入。塵。土。矣。未。幾。侍。者。追。尋。而。來。惟。見。橫。屍。凝。膏。斷。笛。零。亂。于。血。泊。中。耳。急。歸。
報。于。李。丞。相。秀。成。爲。之。嘆。悼。累。日。翼。王。聞。之。亦。欽。惋。不。已。命。厚。加。棺。殮。合。厝。于。平。湖。門。外。手。題。節。烈。
千。秋。四。字。刻。石。于。墓。門。一。時。傳。爲。佳。話。今。則。年。遠。事。湮。已。無。人。能。識。惟。見。淒。風。苦。雨。蔓。艸。荒。烟。中。古。
墓。纍。纍。徒。留。感。弔。而。已。

小案庭 妻財誤我

(梅郎)

草木零落老樹杈。凍雲四合朔風怒吼。遠山露骨野渡無人。蓋地冷天寒。已是風饕雪虐。時矣數
 十步外崇垣之內。紅樓一角。繡幕低垂。中有一老嫗。一少女。圍爐對坐。默然無語。嫗手銅箸。徐徐撥
 獸炭光焰。上突雞皮之面。乃與少女同其紅艷。少女雙眸炯炯。屢左右顧。足以表示其性情活潑。不
 耐枯寂。嫗乃目少女微喟曰。素素。若知年已非幼乎。既不事針黹。又不習詩書。日向街頭躑躅。視深
 閨若囚籠。遇人又無禮貌。嬌憨放縱。絕無女兒態。以致人咸側目。避之惟恐不速。若每貽譏失教。爲
 害猶小。其如若之。終身將因此遲誤乎。素素若試思之。豈有家藏若大女兒。而門前尺寸地。絕無媒
 媼足跡者乎。少女愠見曰。阿母毋曉曉。殊惹人厭。不去念彌陀。乃來訓若女兒。豈愁無郎者兒若欲
 郎。何待媒媼之撮合。阿母誠老昏。幾曾見白髮女郎。終無夫婿。兒年雖長。未可云老。奚愁爲。嫗曰。素
 素。毋若是。余纔言若無禮貌。若乃又與余抗辯。小妮子。誠不矣。女曰。阿可。教少母從未作此等言語。
 今夕何大變。阿母素順兒意。縱兒之所。欲阿父怒兒。母爲兒庇。且與父爭。何嘗有一言以爲教。今乃
 云小妮子不可教。得無冤乎。嫗曰。素素。余實愛若。若乃不余諒。不怕罪過乎。余今有一事。特以語若。
 聽者。自裁。惟若毋聽。以舉余詞。西巷陸媼。若素。者。渠於今晨來爲沈家郎乞若爲妻。少女曰。

沈家郎殆卽沈曉峯耶兒固識之諗兒出游每與之遇渠見兒必凝視而笑兒問渠奚笑渠仍笑不答轉詢兒姓名兒告之渠乃尊兒若天神阿母知之乎渠固翩翩佳公子也年長於兒二十有四矣屢勸兒游且以酒食相饗兒以不善酒却之兒不知渠何以異於人獨愛兒若阿母言時以手探懷出絲巾一幅颺之曰阿母且觀此巾佳乎此卽沈家郎贈也。嫗曰休矣兒乃受此私餽乎余矚者毋躁若何囑余言。少女曰阿母趣言阿母趣言彼陸媽作何語哉嫗曰陸媽言沈家郎富才貌佳婿也現爲某學校教員人咸知其名若父嫌貧欲拒之余恐若童心不改頑皮之名聞遠近終不得好門戶將奈何沈郎貧不足慮余家田地多但厚若奩何憂凍餒素素乎若意可者余能強若父以成此事若抱子者余願慰矣素素沈郎之貌若旣見之若果。少女曰阿母兒固已言之沈郎佳公子也渠無父母兄弟子然一身旣無妯娌之傾軋復無小姑之播弄兒得嫁渠者自由殊甚嫗曰兒旣願嫁事亦良佳惟爾須知爲婦之道沈家非我家比若仍如前女兒時憨嬉無禮貌致人言新婦不賢重貽余憂余老矣不能永永庇汝若於明日始收拾訂必毋再向街頭游蕩此非余曉舌爲爾計也少女曰阿母亦難言哉向無求婚者故罪兒嬉游今有家矣何錮閉爲如母言苟他日往沈家者將終身不越閨門一步耶然則兒甯以了角終不願有夫婿也嫗又微喟曰若誠頑劣余

今不汝強聽者自由矣。少女聞言，乃俯首而笑，不復則聲。幸哉沈郎，母女一夕，譚遂得富家，妻陋巷酸丁，幾生修到，設令此時，逗隙之朔，風能挾此，啾啾密語，吹入沈郎之室者，吾知沈郎將喜而不寐，自賀其平昔巧言令色，乃大有功也。

嫗於是大忙，亟亟支配其金珠寶玉，良田美產，華麗之衣服，精美之器具，以爲奩贈。時則又涉幻想，他日少年夫婦，車臨門，健僕雁列，美婢雲從，已則伸手接取，素懷中之兒，引逗之，視其憨跳，以爲樂，幻想所極，樂乃無既，遂運其廣長之舌，助以獅吼之威，粉飾點綴，以告其夫。李姓壽，鑿其名性，謹願有季，常癡心非之，而不敢有異辭。婚約遂定，未幾嫁矣。沈郎丰度翩翩，絕無寒酸態，見人甚傲岸，然遇素素，則卑詞屈節，務博其歡，有所命唯唯，諾諾未嘗置辯。於是沈郎者，遂成素素之玩物，常弄於股掌，朋輩譏之，則赧然飾詞曰：吾愛我愛，故不忍拂我愛意。若君等者，無太薄倖乎。聞者嗤以鼻，然沈郎亦斷非素素之所爲，祇因黃金之故，甘心低首於美人精神上之困苦，實甚於桎梏沈郎事。素素益恣，則素素遇沈郎，益酷。沈郎出，素素亦出，徵逐於交際之場，無論男女，概與之接。沈郎之庭，有客素素，以主婦故，強廁其間，識與不識，必與縱談，雜以戲謔。沈郎入校課未畢，而素素已守候於教室之外，生徒譁然。沈郎之顏大赭，人有飲沈郎者，素素必強與偕，同入男子之席。若西俗然。

座客之拘謹者轉爲局促不安或不終席逃去而素素殊顧盼自若憤其懸壺之口滔滔不絕滑稽者遂故與之謔且激其飲金釧燿燿翠袖飛揚搏戰之豪興壓倒四座初不願並坐之沈郎方低眉蹙額無地自容不得已起辭主人思挾婦以歸乃素素又不肯於人前頓其夫羣又從而挪揄之素素益負氣不肯示弱酒闌繼之以博無不能務使在座者求罷而後已以是素素之名大噪街談巷議以爲新聞沈郎忿甚思有以振乾綱而一念素素之多金及其母之矜寵則氣又立餒積久忍無可忍乃效事父母之幾諫惴惴焉陳諸枕畔曰我愛吾誠愛君對於君之舉動無敢訾議且喜君灑洒無世俗婦女態奈庸庸者衆多以君之倜儻誤爲放蕩人之多言亦殊可畏橫加指摘吾甚爲我愛不平我愛乎毋寧稍自歛抑以杜若輩悠悠之口未識尊意如何素素曰晚峯爾愛羞縮迂拘之婦乎抑愛風流倜儻之婦乎沈郎曰吾固愛風流倜儻如君者素素曰然則議吾者誰耶沈郎曰朋輩耳素素曰吾爲爾妻非爲若輩之妻爾旣愛我不以我爲非是亦足矣吾又何必強自歛抑求悅於若輩晚峯吾固知爾必愛我以吾未嫁時吾之性情業已如是其時爾非愛我敬我矢言必欲得如吾者以爲妻方始快意因囑陸媽來吾家求婚者乎未嫁爾則愛之旣嫁爾則惡之吾知爾雖懇決不至此也若輩退有後言情殊可惡宜爾爲吾不平然爾毋悲吾必有以報若輩沈郎語塞無以

應○又○恐○開○罪○朋○輩○且○破○其○誑○乃○哀○之○曰○我○愛○若○輩○一○孔○之○見○何○足○重○輕○與○之○較○適○揚○其○爛○殊○不○值○也○
 素○素○曰○曉○峯○爾○何○胆○小○如○鼯○沈○郎○曰○非○也○吾○友○卽○君○友○若○必○問○罪○則○傷○感○情○矣○素○素○曰○是○言○近○理○吾○
 姑○恕○之○沈○郎○心○乃○安○詎○詰○朝○素○素○已○飄○然○出○凡○與○曉○峯○有○一○面○之○雅○者○遍○隨○其○門○排○闥○直○入○囂○然○與○
 問○罪○之○師○主○人○倉○皇○起○卑○詞○辯○其○誣○素○素○堅○以○曉○峯○之○言○爲○証○主○人○無○如○何○以○其○女○不○敢○辱○於○是○有○
 面○爲○負○荆○者○有○相○約○會○証○者○亦○有○負○氣○不○下○致○被○辱○置○且○搗○毀○物○件○者○素○素○歸○羣○乃○登○門○索○曉○峯○不○
 期○而○集○者○十○餘○人○互○道○所○以○喧○聲○達○戶○外○有○狂○笑○者○有○憤○怒○者○有○歎○惜○者○有○羞○拳○攘○臂○若○將○用○武○者○
 曉○峯○瑟○縮○不○敢○出○素○素○強○挾○之○以○面○羣○衆○衆○乃○指○曉○峯○而○斥○其○妄○且○有○譏○之○者○曰○君○嘗○以○夫○人○不○賢○
 爲○余○輩○言○數○數○求○降○魔○計○余○等○不○言○乎○若○以○寒○士○而○爲○富○壻○衣○食○床○頭○人○此○生○可○無○凍○餒○憂○夫○人○又○
 美○麗○若○天○仙○個○儻○勝○時○下○女○學○士○艷○福○無○雙○令○人○忻○羨○君○毋○不○自○足○而○有○所○不○滿○意○於○夫○人○君○乃○不○
 以○余○輩○之○忠○告○爲○然○反○捏○余○輩○之○蜚○語○進○讒○於○夫○人○納○則○君○幸○享○其○成○拒○則○我○等○蒙○其○咎○君○之○計○誠○
 巧○矣○雖○然○君○夫○人○遠○人○也○余○等○均○願○納○交○於○夫○人○得○以○夫○人○承○顏○接○詞○以○爲○快○焉○有○無○端○營○議○以○自○
 絕○於○夫○人○者○嗟○乎○曉○峯○君○果○何○爲○出○此○卑○鄙○之○策○貽○害○余○等○趣○言○之○俾○爾○夫○人○得○知○余○等○之○冤○余○等○
 曾○向○夫○人○謝○罪○且○受○物○質○上○之○損○失○悉○需○君○倍○償○之○以○君○爲○禍○首○不○爾○夫○人○責○也○言○時○衆○口○雜○和○繼○

以擊。室。素。素。面。有。得。色。以。羣。容。恭。維。之。也。然。一。念。其。夫。之。誑。已。且。懷。厭。惡。意。敢。於。人。前。發。其。短。則。忿。其。操。杖。庭。辱。之。沈。郎。乃。大。窘。跪。地。殼。殼。不。能。辯。一。言。衆。中。有。憐。之。者。因。代。爲。緩。頰。約。盛。設。以。爲。謝。始。闕。然。作。鳥。獸。散。素。素。於。是。遂。鄙。沈。郎。之。爲。人。一。變。其。平。日。之。詞。色。且。收。回。財。產。管。理。權。一。切。柴。米。所。需。以。及。已。之。日。用。均。責。諸。沈。郎。謂。此。乃。男。子。分。內。事。不。應。仰。給。於。婦。人。沈。郎。所。入。僅。足。供。菽。水。然。使。儉。樸。者。當。此。尙。不。至。凍。餒。奈。素。素。揮。霍。慣。又。故。不。撙。節。以。窘。其。夫。沈。郎。竭。一。月。之。入。不。足。應。其。終。日。之。耗。於。是。詬。醉。之。聲。時。起。沈。郎。苟。諷。其。太。費。者。則。厲。聲。曰。近。日。之。起。居。服。食。豈。較。昔。爲。奢。耶。金。出。於。余。囊。則。毫。不。介。意。費。若。一。錢。乃。靳。惜。如。命。吾。豈。不。應。享。爾。之。衣。食。耶。卽。曰。不。應。爾。所。費。者。祇。此。區。區。初。不。足。抵。余。前。此。所。費。十。分。之。一。故。吾。今。日。所。使。非。爾。之。錢。仍。爲。余。之。錢。蓋。吾。以。前。所。墊。用。者。爾。應。見。償。也。且。爾。豈。不。知。吾。生。長。繁。華。難。安。樸。素。不。能。學。小。家。婦。數。米。爲。炊。勞。十。指。以。圖。餬。口。爾。乃。乞。婚。於。余。爾。固。自。審。能。衣。食。我。也。今。若。此。吾。乃。知。爾。實。非。愛。吾。者。爾。之。乞。婚。非。婚。我。乃。婚。金。耳。雖。然。奩。中。物。皆。阿。母。贈。我。非。與。爾。者。贈。我。購。針。珥。非。爲。爾。易。柴。米。者。也。爾。非。男。子。乎。乃。欲。倚。妻。財。以。騙。人。反。瞽。其。妻。謂。爲。無。婦。道。猶。有。廉。恥。乎。猶。有。心。肝。乎。若。爾。者。祇。合。娶。小。家。婦。伴。爾。牛。衣。中。相。對。嚼。菜。根。否。則。驅。之。博。賣。笑。錢。使。爾。爲。金。龜。之。婿。則。爾。計。始。得。矣。沈。郎。至。此。面。紅。耳。熱。慚。憤。交。并。人。窮。氣。短。雖。搜。索。

枯腸竟無一言足以折其妻往訴妻母則母已爲女言所惑大加申斥女父則素薄沈郎沈郎不敢言言之亦無效徒蒙非笑耳不得已告貸諸友思割肉補瘡暫救眉睫詎遍懇之無有應者不曰愧無以報卽曰君夫人富有黃白物祇須君一屈膝耳豈有夫婦而不通貨財者舍近圖遠以有問無君其戲余耶沈郎哀之友仍笑而不信沈郎窘甚乃逃而宿諸校不敢歸素素怒踵校索之且誣以有外遇扣月薪作纏頭故甯棄其家沈郎欲自白其冤不得不狼狽而歸然經此一逃素素乃稍出其金以支門戶沈郎又竭力媚之舊情漸漸恢復一日沈郎語其妻曰我愛我思彼某某者才不如我而月薪乃兩倍於我所恃者留學生三字耳故我思之欲增進我以後之所入者非往東洋游學不可苟兼習法政者且有法官之希望我愛如愛吾請假吾千金後當倍償誓不相誑否則以小學教員終不特貧苦累人抑亦不足爲我愛榮負我愛甚矣故爲我愛計亦宜使余東渡也素素曰游學耶非四五年不可此四五年中爾固無管束可以自由矣然吾何能耐此久長之寂寞爾忍出此爾心狠矣沈郎默然忽又笑曰我愛毋急吾今此行自始學至畢業數月足矣素素曰爾毋譎言吾未聞畢業有若是之速者沈郎曰君誠忠厚哉君意若輩之東游果皆入校修業乎報姓名領講義嬉於宿舍遊於市場者衆矣今且變通其法尤爲便利祇須於始學時往面監學講定畢業之等第

文憑之價值繳學費而返彼乃以講義付郵期滿往應畢業試則彼以預屬之稿爲贈依樣畫葫蘆未有不入彀者故一人可以二名同時畢業於兩校有此絕妙之機會卿何惜此千金不使我揚眉吐氣哉素素曰此等掩耳盜鈴之技何足以欺朋輩人豈不知爾暫去卽歸固未嘗留東乎沈郎曰卿不聞諺語乎甬兒不食窠邊草余旣得憑無往弗利苟得法政畢業憑者且將北上以博高官誰復耐持教鞭哉素素喜乃允助之金然猶恐金多適以資冶遊淹留不返與之半冀其速歸沈郎得金喜出望外不數日別去素素屈指行程逾期不返乃大悲豈知沈郎之游學實僞已變姓名挾資游六橋三竺間初則稅居旅館後有爲之薦引者遂入某小學執教鞭旣無羈勒獵艷之心乃又躍然不能自巳以爲素素之罪誤在不讀書今後當於女學界中求之於是課餘之暇留心物色沈郎故美丰儀復出其金製華服凡時下美少年所以沽美示奢粉飾點綴其風流者無不具備久之乃與某女校汪生名慰雲者諗贈帕遺詩郵筒無間已有白頭之約然沈郎用情不專得隴望蜀未幾又與印霞女士者訂啞臂盟印霞姓吳性高潔慷慨有遠識嘗謂世俗自由訂婚失之太率輕於離棄矯枉過正實貽守舊者以口實故凡事須審慎於始苟漫不加察草草訂盟於交友且不可况夫婦之共白首者乎印霞持此見解以相當世少年故常落落寡合同學姊妹笑其迂闊沈郎識慰雲

時已數與印霞遇知印霞好高尙因故自異於時下少年且語印霞曰我國古時婚制之弊已達極點而近時矯之者又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婚姻之道乃日以苦吾發宏願誓必以獨妻主義爲衰世風吾持此意以求偶苟不得與我同志而學問性情復足相儷者甯以鯁居終彼視婚姻若賣買若演劇全憑一日之投機後此可離合自由者吾殊恥之也印霞見沈郎姿容溫朗眉目英發所持見解又一一與已合不覺心爲之折沈郎遂時露求婚意印霞佯爲未解置不報蓋有所審慎也沈郎既不得志於印霞乃轉而求慰雲慰雲率然許之沈郎之心宜大可慰矣然慰雲之貌雖不亞於印霞而慰雲特窮雅不如印霞之富才識又遠不及平日酬酢嘗受而鮮所報且時有所要求印霞則不願受沈郎之餽卽偶一納之亦必厚相報故沈郎仍戀戀於印霞務投印霞之所好印霞見沈郎實能行願其言不斤斤以婚事爲請乃益醉心沈郎一日沈郎又微示乞婚意印霞竟默允之不復拒然沈郎之心轉因此志忑不安恐無以對慰雲也詎慰雲已因沈郎蹤跡疎頗致弗滿復與某少年游沈郎偵知之遂蹈其隙馳書絕慰雲

駒光迅速沈郎以夏用時之名作臨安府公者倏忽已一載而與印霞結婚之期至矣稅金屋於西子湖畔絲柳叢中屆日男女賓朋一堂濟濟沈郎冠禮冠服禮服笑容可掬昂然直立於廳事前趨

首○盼○新○娘○之○至○時○復○左○右○顧○來○賓○欣○然○有○得○色○賀○客○亦○嘖嘖稱羨而女賓中之慰雲且以招待員自居趨踴晉接不憚煩勞對於沈郎尤致敬愛之意有知慰雲與沈郎過去之歷史者羣以爲怪忽聞軍樂聲大震新娘至矣贊禮員抗喉一呼滿堂闐寂新娘下車後珊瑚登堂男女賓忽發大噱以新娘首覆色錦自兩肩下垂長幾過膝眼架黑色之鏡眉端鬢角滿飾鮮花幾盡掩其面兩手蒙羊皮套長裙曳地不見其足衆方一一料量新娘之身遂不復辨贊禮員作何語婚禮既畢又設茶話會於內室沈郎欣然將爲新娘介紹諸來賓詎新娘忽以手自去其眼鏡擲鮮花於地卸其外罩之禮服而以笑臉凝視沈郎沈郎色立憂渾身戰慄不能仰視來賓亦扣顙失色獨慰雲則隨新娘之目光直注新郎之身作鄙夷狀噫蓋所謂新娘者乃非吳印霞而李素素也素素自沈郎去後半載無音問於是函託留東同鄉代爲查訪並無其人不得已乃登廣白并飛函各埠親友覓其踪跡沈郎羈杭久不一歸故鄉入雖有異之者初不疑夏用時之卽沈曉峯也會沈郎與印霞定婚約有嫁之者以慰雲事告印霞印霞不悅而又未敢遽信往晤慰雲以證其事忽於慰雲案頭信夾中得一舊柬係維楊李氏之書印霞以其書法可愛順手取觀見其中所述之沈曉峯年歲面貌適與未婚夫夏用時相合乃大疑以語慰雲慰雲亦似有所悟印霞令慰雲作書招素素來以証夏用時之真僞

蓋李氏與汪有葭莩親故以覓沈郎事爲託慰雲怒沈郎欺已遂欣然從印霞請招素素至杭旣證實印霞又與慰雲商語素素以故而以婚期報沈郎及期乃飾素素爲新娘慰雲欣然以招待員自任沈郎不知遂墮術中耳

鈍根曰梅郎作此篇不知其胸中有幾許塊壘抑何形容盡致至於如此耶夫中國女子素不受教育不知孝弟廉讓爲何物求其少乘良賦長爲賢婦者百不得一於是懦夫匍伏裙下竊竊視妻速死暴夫攘臂揮拳悻然斥妻爲不淑嗚呼何其妄哉汝何人乃欲得百不得一之賢婦耶汝欲得賢婦必俟中國人盡得賢婦而後可欲中國人盡得賢婦必俟數十年後真實無妄之女學普及而後可梅郎獨歸咎於妻財猶非探本之論也雖然此篇之作所以力挽貪財好色之徒使勿墮於九幽地獄者其功德自不可沒

寓言
小說 賭

(馬二先生)

天寒歲暮有一處人聲嘈雜大家皆瞋目攘臂喧嘩爭奪好不熱鬧是一個世界上的絕大賭場開賭的主人翁姓華年約六十餘歲鬚髮皓然子孫衆多從前家財百萬地皮房產不計其數而今却已中落外債纍纍產業已是典的典賣的賣遺有的賭輸了被人持強霸佔管領去了

賭客一羣。一姓英。一姓法。一姓俄。一姓德。皆豪奢闊大。是一般西村中有名的賭客。更有一個矮子。覆姓東方。與華家爲貼近隣居。這人賭性貪得陰險。是個勢利小人。

在二十年前。有一次華老頭兒。被矮子大贏了一場。輸去金銀二百兆。還割讓了一塊地皮。自從這一次起。大家都曉得華家是個爛戶。紛紛來華家誘賭。弄得華老頭兒。一場右一場輸。去資財產業。也不知有多少。後來現錢不夠。大家又都裝好人。借利債與他。日積月累。漸漸的。本利相併。爲數可就不少。那個東方矮子。本來是個窮小子。靠着賭博。上掙起幾個錢來。也居然衣冠齊楚。冒充體面。紳士。眼睜睜。覷定了華老頭兒一份家私。巴不得一口吞下。祇無奈耳目衆多。難於下手。祇好裝作好人。模樣。常說「我和你老人家。是多年老鄰居。交情須格外親密。決不能像他們西村中。那一般棍徒。反面誑情的。」這華老頭兒。原是個忠厚人。也狠相信。那知道人面不同。人心難測。這矮子。一肚皮詭計。專待機會而發。

這一年恰好。西村中因爲一件事。姓德的和姓英。姓法。姓俄的。三個翻了臉。便相約打架。一連便是幾個月。未曾罷手。矮子一見喜不自勝。假意說「我和姓英。的是朋友。須得幫他。調解。」於是帶了幾個子姪。把華家抵與德姓的房產。給佔過來了。這對華老頭兒說「等他們打完架。我照舊奉還。」

決不食言。華老頭明知此人不是可靠的朋友，但是事到其間，也祇得隱忍不言。這矮子得步進步，料着西村中的幾家人自己相打，顧不了華家的事。便索性老着臉皮，和華老頭兒要求把家私分一半與他。不然便耍賤，使華家中幾個不成材的子姪和華老頭兒內訌，看官自古道：賭博便是賭博。凡人一入賭局，便就薄情了。這也怪不得。東方矮子祇是華老頭兒身在局中，總得想個法子對付。對付當下華老頭兒便號召合族中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前來，畢竟同是一家人，事到臨頭說不得往日。圍牆微嫌衆志成城，人急生智，便商量出一條妙計來。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便見分曉。

著者曰：時局至今，何暇作小說？雖然小說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國民之迷夢。吾以小說爲職務，則姑盡吾小說之能力已耳。

家庭小說 悍媳破家錄

(振之)

嗟乎！我愛汝母，然我爲汝之夫，我母即汝母。我事汝母，何如汝乃事我母？若此，汝母之與我不若我母之與汝爲親。我苟以汝事我母之道，以事汝母，汝母能懷否？汝能不以我爲無禮否？汝母與汝所不能安者，而謂我母與我能視爲固然而安之者，素乎母之愛女，實不若愛子之深愛女，而及婿。

猶愛子而長媳也。爲人母者，孰不愛其子？與女我母愛我，猶汝愛汝子也。我母以愛我，故並愛我之子。我子卽汝子也。愛汝之子，豈有不並汝爾愛之者？汝乃對於我母之愛汝子，多方疑忌。一若我母含有惡意，或不應愛及汝之子者，嗟乎！我愛汝，誤矣。世豈有生子而不願受人之愛，繼者况祖母之愛其孫，適例也。愛而不教，何以成人？此固汝之責我母。既代汝勞，汝乃不之感，而反誣之。至謂因怒其媳而洩怒於孫，我母苟棄孫而不之顧者，則汝又謂我母冷眼絕不似一家人。我愛乎？汝試思之。爲我母者，不恭難乎？設汝而爲我母者，將若何而後可？

我不知我不知爾誠孝子矣。爾誠能言矣。我爲媳固忤逆者，爾之娶妻何不擇賢孝者忤逆如余，固不應爲爾家媳，亦不合爲爾之妻。爾乃惟我是妻，爾殊自誤矣。然我之齋較爾母之齋豐厚矣。若我不以之自誇，而爾母乃岸然以姑顏傲人，我豈不以爾母爲姑者，渠自姑不姑耳。爲媳若我，亦云至矣。爾猶記爾妹子歸時，奩中物半假諸我人之見者，都譽爾母。黃爾妹爾母與爾妹，乃不感我而忌我。爾妹數數歸，歸必以物去。且陵爾母與我爲誓，爾母妄以我之過失告爾妹，苦爾亦不察。竟曉曉於我前，爾等固一家人所多者我耳。爾素拙於言，今滔滔若流水，誰爲好教師？我知非爾母卽爾妹耳。爾英孔之女，福兒我之子。我未瞑目，無與若輩事。汝拭目俟之，脫無祖母我之子女，未必不長大。

也。

嗟○夫○我○愛○汝○何○倔○強○若○是○汝○亦○有○子○女○在○汝○豈○他○日○不○爲○人○姑○哉○脫○汝○似○我○母○而○汝○媳○似○汝○其○甘○乎○汝○以○爲○不○甘○請○汝○亦○毋○若○是○汝○苟○不○我○聽○使○他○日○而○如○今○日○之○不○母○汝○將○何○以○責○汝○媳○汝○即○忍○而○不○言○者○人○亦○將○竊○竊○私○議○於○後○謂○汝○施○之○於○姑○者○宜○受○之○於○媳○以○爲○報○且○不○若○今○日○之○我○母○猶○爲○人○所○憐○則○汝○之○痛○苦○不○且○甚○於○我○母○乎○

爾○速○閉○口○爾○欲○爲○孝○子○爾○自○爲○之○我○不○欲○爲○爾○之○所○謂○賢○媳○也○福○兒○無○妻○則○已○得○妻○似○我○我○願○足○矣○又○奚○求○我○必○不○似○爾○母○之○寵○子○以○欺○媳○福○兒○亦○必○不○似○爾○助○母○以○爲○虐○蘭○英○嘗○告○我○爾○每○背○我○與○爾○母○語○恆○置○我○爲○不○賢○恨○我○不○速○死○我○今○明○告○爾○我○非○受○欺○者○爾○以○我○爲○養○媳○乎○則○爾○誤○矣○

婦○言○時○聲○色○俱○厲○聲○聲○碎○然○桌○上○杯○碗○什○具○隨○之○跳○躍○墜○於○地○星○散○有○聲○兒○女○號○啕○哭○一○中○年○男○子○低○首○兀○坐○默○然○無○聲○息○隔○室○之○老○嫗○方○面○壁○噴○息○淚○下○如○雨○婦○猶○喃○喃○忿○置○不○已○

噫○此○誰○氏○之○家○庭○歟○何○其○不○幸○如○是○蓋○此○拍○案○誓○人○者○卽○某○邑○余○伯○剛○之○妻○沈○氏○也○伯○剛○有○母○章○氏○性○慈○善○妻○沈○氏○特○悍○勃○谿○之○聲○恆○達○戶○外○伯○剛○雖○孝○於○母○然○以○憚○於○閻○威○無○敢○爲○祖○沈○氏○有○子○女○各○一○女○曰○蘭○英○年○十○二○子○曰○福○如○年○五○歲○蘭○英○刁○詐○似○其○母○恆○趨○母○之○短○以○博○母○歡○母○寵○之○益○甚○而○

蘭英之鼓弄長舌顛倒是非亦日以烈福兒天眞爛漫獨戀其龍鍾之祖母而沈氏乃因之益恨其姑伯剛有妹嫁本城憐母苦恆以婉言勸嫂沈氏不聽且辱詈之使不復敢歸寧於是悍聲播鄰里相戒裹足不敢作魯連之解紛伯剛有時以物潛奉其母蘭英必窺見之以告沈氏沈氏則大嘗每食沈氏必令姑飼其子多則曰傷矣少則曰飢矣兒咽稍速則曰促之太急矣既畢則羹殘而炙冷章氏無可下箸矣頃章氏又飼其孛兒嗽而啼飯粒噴棄於地沈氏又怒其姑申申詈不已伯剛不能堪乃爲反覆曉諭沈氏不服故反顏以爭耳

章氏既不能與媳共居處又不忍使其子爲難而愛孫心切不忍一日離蓋福兒爲章氏所愛沈氏以怨姑故并恨其子常賤視之稍有不愜鞭扑立見章氏乃攜孛往依其女而孛之衣服盡在媳處索之沈氏弗予且誣其姑竊物以餽女女不能堪乃勸母歸孫於媳沈氏無所洩忿乃日詈其夫以姑依女家人且議媳不賢且自姑去後瑣屑躬親勞苦倍昔怨毒所積則置夫扑兒以爲消遣伯剛羞忿交集抑鬱而病未幾福兒又病而夭沈氏痛喪子又歸罪於姑謂姑老而不死乃禍及己子伯剛既痛其母之讎又傷其子之死如何乃復哀之曰嗟乎我愛我慈此一子今不幸短命此雖我之德亦未始非汝之過橫大怒人怨有以致之汝其速自懺悔以迎母歸沈氏曰不死我而死我

子爾余氏白無禍於我。尤我故謂老怪物不死。我必無悔。日我誓向此老怪物索償。我兒之命。伯剛曰。狠哉。汝心。汝不見我奄奄。一息將往。視爾兒於地下乎。汝何不稍存體惜。以延我命。我竹死者。汝尙能談溫飽乎。沈氏曰。爾不言則已。言必底爾母。今爾又將以死懼我乎。我固已言之。我不合爲爾妻。若爾孝子者。我殊無語以爲夫也。伯剛聞言。悲極而暈醒。乃咯血。病日加劇。不數日溘然長逝矣。章氏聞耗。亦一慟而絕。親族知其事者。咸大忿。盡發余氏產。厚殮其母子。沈氏自經。此變生計日蹙。久之。漸爲飢寒所逼。不得已。往依其兄。畏其悍不之納。沈氏窮無所歸。乃寄人廡下。爲梳洗傭。傭嘗困苦。與人言往事。猶恨其姑不已。噫。天下之逆媳衆矣。然至窮蹙無歸。而猶不自悔者。亦鮮聞之。若沈氏者。受天之罰。固已酷矣。然而余氏之家。已一敗不可復起。痛哉。痛哉。

小 說 時 人 日

(大錯)

雙丸跳盪如流星。無端客裏歲華又換。一番年度。偶驚心檢點。眼前風物。推窗四闥。忽髟柳滋黃。虬梅吐白。果然十分春色。已多謝東風。檀舉替老。天點綴出二三。誦高常侍人日詩。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之句。不禁流連。景光爲之低徊。三復不能已。

輕氣球乘風直上。儼然瀛海。於天空青藍紅紫不一色。艷麗亦至可觀。既高懸星巔。復類類點其

首狀若白鳴得意者。金錢擲砲之惡作劇。沿途不絕。如雨偶一時髦之美人車過。則競向之。矢集而下。霹靂拍拍盈於耳。其輕薄無禮之狀。誠足與彼自鳴得意之輕氣球同表示。其飛揚跋扈之行為。而代表其祖國之遺傳性者。輕氣球鑽砲均製自某國。迴視我熙熙皞皞之幼童。則依然天真爛漫。木關刀也。假面具也。洋鐵喇叭也。龍燈馬燈。兔子燈。鯉魚燈也。或肩或戴。或鳴。或吹。或翹然揚於手。或前擁後腫。彙彙然如喪家狗。而騎於胯下。噫嘻。同一兒戲。同一戰時物品之玩具。何其輕揚。剽悍也。如彼而麻木不仁也。如此歟。然在彼不識不知之小兒。則亦復往來馳騁。嬉笑自若。而欣喜愉快。至於無量。

若是者。一日。二日。三日。乃至於四五。六日。乃至今日。今日。何日。語云。七日爲人日。然則今日。若人日也。

剪綵爲人形。貼屏風上。鏤金箔作花勝。戴於丫髻。或效壽陽公主臥廊下。作梅花妝。此閨房小兒女入日之樂事。既不能得諸客中。或挑七種菜羹。湯於庭中。設爐火作剪餅餉客。盤蔬樽酒。治艸具。學韓昌黎張參軍僧友輩。往城兩極目登高賦人日詩。或學薛道衡吟入春纓。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之句。以唱和酬答。則索居無但。離艱前景物。惜手粘來。皆成題目。而腹枵腸

枯。敎。我。從。何。處。去。搜。索。字。句。來。無。已。其。仍。徬。徬。於。四。馬。路。城。隍。廟。之。間。佇。觀。氣。球。攢。砲。木。關。刀。假。面。具。種。種。兒。戲。爲。行。空。消。遣。地。乎。

九

一六

余。方。彳。亍。中。途。突。聞。有。人。從。余。後。喃。喃。自。語。曰。先。生。彼。天。公。亦。老。悖。甚。何。其。重。畜。輕。人。一。至。於。斯。余。怪。其。語。突。兀。急。廻。首。視。之。則。見。一。少。年。年。約。二。十。許。貌。亦。頗。端。正。惟。愴。荒。之。氣。溢。於。眉。宇。且。其。舉。止。吐。屬。又。若。帶。有。三。分。童。駭。之。狀。者。旋。見。一。頎。而。長。者。廻。語。少。年。曰。汝。意。云。何。吾。甚。不。解。汝。之。所。謂。少。年。急。揚。其。聲。答。曰。一。日。雞。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至。七。日。乃。始。生。人。古。人。不。云。乎。人。爲。萬。物。之。靈。人。既。靈。於。萬。物。矣。豈。獨。不。如。六。畜。耶。何。天。公。反。先。生。畜。而。後。生。人。其。荒。謬。豈。不。絕。倫。斯。時。頎。而。長。者。力。搖。其。首。先。啞。然。作。乾。笑。數。聲。然。後。徐。語。少。年。曰。童。駭。哉。士。生。汝。真。少。年。不。解。事。且。未。嘗。學。問。夫。古。人。豈。欺。吾。哉。此。中。蓋。寓。有。人。類。進。化。之。公。例。也。少。年。聞。語。大。失。望。赧。然。赧。於。頎。若。甚。愧。其。適。言。之。魯。莽。者。乃。歛。氣。屏。息。還。問。曰。然。則。進。化。之。理。安。在。先。生。其。明。以。敎。我。頎。而。長。者。曰。雞。者。野。雞。之。省。稱。也。曷。爲。先。生。野。雞。非。真。野。雞。也。蓋。亦。人。類。中。一。種。特。別。事。業。之。徽。號。也。如。野。雞。道。台。野。雞。買。辦。野。雞。妓。女。野。雞。公。司。野。雞。輪。船。野。雞。馬。車。等。等。固。無。往。而。無。野。雞。也。人。欲。圖。進。身。非。從。野。雞。一。途。不。可。是。爲。進。化。公。例。之。第。一。級。故。曰。一。日。爲。雞。既。從。野。雞。中。謀。進。身。則。無。論。爲。官。爲。商。爲。妓。爲。

種。種。工。業。皆。可。致。富。而。於。是。坐。擁。百。萬。作。狗。頭。財。主。矣。故。第。二。日。爲。狗。土。生。乎。此。中。有。至。聖。汝。聆。余。

言。汝。能。解。其。妙。諦。乎。少。年。默。然。不。答。頤。而。長。考。乃。續。言。曰。進。化。至。第。三。級。則。當。爲。豬。頭。山。矣。蓋。既。至。

狗。頭。財。主。之。地。位。則。斷。無。不。有。豬。頭。山。之。資。格。者。故。進。狗。而。爲。豬。曰。三。日。爲。豬。頭。山。既。家。資。豪。富。

遂。飽。煖。思。淫。慾。日。出。揮。霍。一。擲。百。萬。坐。汽。車。吃。大。餐。跑。堂。子。既。無。所。不。至。亦。無。往。而。非。壽。頭。溫。生。之。

行。爲。於。是。人。咸。譏。之。曰。羊。盤。此。四。日。之。所。以。爲。羊。也。少。年。聆。至。此。顛。頭。其。首。似。有。所。了。解。頤。而。長。者。

又。曰。久。之。羊。盤。家。驟。落。外。強。而。中。乾。然。世。故。亦。以。此。漸。精。乃。不。得。不。練。習。吹。牛。拍。馬。之。手。段。以。圖。自。

存。由。是。羊。盤。之。資。格。一。躍。而。爲。牛。皮。大。王。兼。馬。屁。鬼。銜。故。五。日。六。日。爲。牛。與。馬。既。知。吹。牛。拍。馬。則。自。

無。不。可。以。爲。人。者。是。以。至。第。七。階。級。乃。始。得。稱。之。爲。人。土。生。土。生。夫。人。豈。易。爲。哉。佛。云。六。道。輪。迴。此。

卽。輪。迴。之。理。亦。卽。七。日。爲。人。日。之。說。也。

斯。人。語。既。竟。旋。與。少。年。分。道。去。余。得。聞。所。未。聞。急。歸。誌。於。篇。以。代。我。人。日。之。小。說。以。實。我。禮。拜。六。增。

刊。

小。說。鶯。啼。燕。語。報。新。年

(劍秋)

鶯。啼。燕。語。報。新。年。馬。邑。龍。堆。路。八。千。家。什。層。城。鄰。漢。苑。心。隨。明。月。到。胡。天。機。中。錦。字。論。長。恨。樓。上。花。

枝笑獨眠爲問元戎寶車騎何時返旆勤燕然

吟此詩者爲一女郎女郎何許人著者亦弗深悉第見其於每日之晚夕陽在地平綫上輒登樓遠眺王腕如雪支其頤脈脈不語眺久乃櫻唇微動吟唐人皇甫春思詩其聲清以婉吟畢又微喟曰去冬阿郎來書謂爆竹聲中當策騎歸來與卿在玉鏡台前共飲椒花美酒今新年將過矣何尙遲遲不來耶

女郎眺望既久眉黛深鎖若有所思暮見長堤疏柳間一騎紅塵嘶風而至一少年戎服佩劍胸前勳章燦爛映日作奇彩據鞍顧盼奕奕有神女郎見之遽嬌呼曰噫阿郎歸來矣少年聞呼亦在馬上揚鞭答曰歸來矣

及門少年下繫馬甫畢女郎已盈盈啓戶出把少年臂問曰郎來何晚耶儂望眼穿矣早知今日當初何必誑人少年不答俯而與之接吻女郎醉之扭轉小蠻腰嫵嫵而去少年亦隨以入

既登樓少年就坐女郎出素巾代拂征塵旋又昵坐其身畔囁其嚶嚶聲曰阿郎果於何處淹留乃近至今日始歸也少年笑指其胸曰卿知此燦燦者何自來乎當僕去年從軍時僅一偏裨耳所部僅數百人既而敵氛日惡舉傾國兵入境主帥惶迫無計僕乃大憤以爲區區島國一靴尖可蹋

倒而乃猶蹶至此。遂率部下健兒出奇計以攻之。一戰於摩天嶺。再戰於豆滿江。奪其重礮。斬其大將。捕獲其鬼頭司令。正擬乘勝進取。直擄其國。與諸將士痛飲櫻花酒。一洗我國恥。不意敵人震懼。遣使乞和。願退出歷年所佔之地。我大總統推以大字小之心。慨然允之。命僕參與和議。遂致稽延時日耳。與約之罪。卿其諒之。

少年言至此。又以手撫女郎之肩曰。吾愛亦知我。此次乞假歸來之意。乎女郎曰。郎心中事。僕烏能知。少年曰。卿慧心人。寔有弗知理。嗟乎。吾愛僕與卿。去年訂約以後。即擬提議婚事。祇以尺寸未就。不敢作非分想。今既功成名立。吾愛應許我矣。女郎低鬟微笑。不作一語。

少年復欲有言。而叩門聲作矣。啓視之。則京中來電也。電中述大總統策令。陸軍上將黃震威特授以勳二位。另一獎勵命令。略曰。陸軍上將黃震威。自率師出戰以來。躬臨前敵。奮不顧身。斬將塞旂。用奏殊績。此皆我先祖黃帝在天呵護。故能篤生偉人。收復舊疆。溯洗國恥。本大總統實深欣悅。除特授以勳二位外。復獎給銀十萬兩。以彰勞勩。並通令大小各將士。營奉為儀式。人人以愛國雪恥為心。則我中國之強計。日可待矣。少年讀畢。喜形於色。女郎亦盈盈起立。向之道賀。

越三日。某處公園中。盛設禮堂。一對少年。嘉耦舉行結婚式。中外士女來賀者。駢肩接踵。花團錦簇。

翠繞珠圍。見者皆嘖嘖焉。稱爲天上神仙云。

劍秋草此篇。自知毫無意味。但以吾國舊俗。新年中例。應作吉利語。故草此英雄兒女富貴團圓之作。以博愛讀諸君一粲。著者附誌。

滑稽小說 紅樓劫

(鈍根)

秣陵少年。擁紫貂裘。臨窗而坐。窗外大雪初霽。瑤台玉樹。疑是廣寒宮闕。雪光穿窗。入映射少紅之面。瑩潔如玉。然玉無溫。少年之面。則溫而軟。作淺絳色。奕奕飛動。蓋雛鬢小鬟。方摹紅絨窗箔。迎朝旭也。雛鬢初字阿娟。少年愛其慧。改名小鬟。小鬟笑曰。公子熟讀紅樓夢。恐婢子麤陋不足當晴雯。奈何。少年亦笑曰。幸我室無襲人。必不使汝受委屈也。於是小鬟專司煮茗薰香之役。少年顧而樂之。

少年讀紅樓夢。如僧家誦經。晨起盥漱。竟必先焚香端坐。默誦數頁。然後往省其母。母慈甚。亦不怒。且以爲少年能讀父書。勤敏可喜也。日者少年讀石頭記。至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不禁拍案低唱曰。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闢似這般。都付與斷井殘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低徊鼓吹。泣下沾襟。仰天歎曰。天乎。天乎。天既生我寶玉。何不更生靈寶。蓋少年之意。以爲天下之人。必聰明敏。

幻。如。寶。玉。者。始。可。紅。樓。夢。亦。必。有。表。姊。妹。如。黛。玉。寶。釵。者。始。可。讀。紅。樓。夢。如。我。才。貌。雖。堪。比。美。寶。玉。而。僑。居。客。地。舉。目。無。親。聞。有。一。表。妹。遠。在。故。鄉。不。知。容。貌。何。若。亦。博。雅。能。詩。如。黛。玉。否。佳。人。難。得。才。子。盧。生。似。水。流。年。那。得。不。合。人。歎。息。也。

歎。息。未。已。了。鬢。忽。報。羊。城。武。亞。男。小。姐。遠。道。來。此。太。夫。人。命。出。相。見。少。年。驚。喜。交。集。擲。卷。狂。奔。立。抵。母。所。則。見。一。女。郎。籠。東。洋。髻。繫。碧。羅。裙。窄。袖。蠻。靴。與。母。對。坐。作。雄。談。慷。慨。激。昂。不。可。一。世。少。年。私。念。是。卽。我。表。妹。耶。久。縈。夢。寐。不。圖。美。麗。如。此。顧。其。舉。止。乃。如。放。蕩。少。年。抑。何。可。怪。

女。郎。見。少。年。立。白。坐。躍。起。問。舅。母。曰。此。非。表。兄。溫。如。玉。耶。疾。伸。右。臂。握。少。年。手。少。年。手。痛。作。微。呻。女。郎。不。願。沿。沿。自。致。其。頌。詞。曰。鄙。人。在。廣。東。參。政。大。學。時。久。仰。大。名。富。於。文。學。實。爲。當。今。革。命。志。士。將。來。爲。國。犧。牲。銅。像。巍。巍。華。盛。頓。不。足。數。矣。少。年。大。駭。紅。暈。於。頰。心。志。志。口。囁。嚅。不。能。答。一。語。

母。笑。曰。亞。男。小。姐。請。坐。我。家。玉。兒。長。日。閉。樓。中。見。人。輒。視。矚。不。似。小。姐。出。身。洋。學。堂。習。體。操。講。外。國。話。隻。身。走。千。里。胆。略。過。人。表。妹。如。此。阿。兄。愧。死。矣。

少。年。曰。妹。在。學。堂。中。亦。作。詩。否。女。郎。微。哂。曰。吾。輩。青。年。當。研。究。法。律。政。治。預。備。將。來。作。議。員。任。文。法。官。否。則。擲。炸。彈。放。大。礮。衝。鋒。殺。敵。誰。耐。煩。作。詩。者。少。年。曰。然。則。彈。洋。琴。唱。短。歌。乎。女。郎。曰。然。此。文。明。

各國交際場中必要之事。胡可弗學。少年曰。妹但愛歌。不知歌詞淺鄙。不如詩遠甚。今夫詩之爲物。大足以贊天地之化育。小足以聞事物之精微。佳人才子。以之互達幽情。月夕花晨。以之排遣愁悶。妙思不竭。趣味無窮。妹如不棄。且在舍間。寬住幾時。破功夫。尋得個中佳處。庶歎吾言不謬也。

母又笑曰。汝但能作得幾句歪詩。便絮絮向人家誇口。亞男小姐莫見笑。玉兒腹中墨水不及汝多也。女郎不答。益女郎此時忽起一種感想。又見少年溫柔媚。自己豪邁之氣不覺爲之融化。頰上紅雲亦漸漸而起。著者曰。冰霜之面。何幸得覩紅雲。此實破題兒弟一遭也。

須臾進膳。肴饌紛陳。飯顆潔白如初。剖之珠。與象牙箸相映生采。女郎入座。略不謙讓。運箸如飛。立盡三盃。少年停箸錯愕。念美人食量豐宜如此之宏。然女郎之五臟神已憤然叫屈曰。公子有所不知。我家姑娘向非下盃不飽。今爲公子故。飯量銳減。苦我神矣。

夫人命諸婢爲亞男小姐除治臥室。少年恐不妥。躬自指揮。安沈香之床。設妃竹之几。鋪翠錦之墊。又親爲之張綠窗帘。挂鸚哥架。又爲手書一匾額曰。瀟湘館。左右苦無竹。則立命園丁栽細竹。竹雖多而矮。遠望有如騷鬚之根狀。殊弗雅。少年無如何也。

女郎入后齋。湘館初嫌其暗。既知出少年意。亦卽安之。母撥一婢供使令。卽初名薑蒲。而少年改爲

小鵲者粗率不解事。碎盃。砸盆。動輒得咎。女郎初不需婢。則縱婢嬉而自任汲水烹茶之役。少年來見之。詫曰。妹起何早。衣薄如許。不畏寒耶。小鵲趣來。爲小姐備洗臉水。煖參粥。添香。淪茗。飼鸚哥。皆汝分內事。汝曾見紫鵲。姐幾時頑劣如汝者。小鵲喘息奔至。不解少年作何語。但木立呆視。少年無如何。乃摳衣挽袖。代婢執役。女郎止之。則曰。寶玉待女兒。固當如是也。

女郎自被少年感化。性格漸柔順。晨起漸遲。飯量漸減。腰肢漸瘦。雲鬢不整。脂粉慵施。常日捧心而矚。居然美人矣。少年大喜。益復振頓精神。竭盡生平詩學。以授女郎。女郎固能文。習吟咏。殊易事。讀古詩數十首。卽已攤箋弄翰。詩稿飛滿一室。嘗詠寒夜有句云。窗外雨聲催不住。錦衾如鐵苦無溫。少年擊節歎賞曰。真情詩也。少年又以女郎之名。不類美人。特爲更易曰翠黛。女郎亦善體。少年意常對鏡學諸媚態。或斜倚湘妃榻。竹海棠。嬌睡。或扶婢行花徑。輕盈嫵娜。若不禁風。少年見之。輒歎曰。似這般多愁多病身。纔不負了傾國傾城貌。小生何物。乃得享此絕代佳人。亦足爲天下良男子生色矣。

少年所居曰怡紅院。院乃有樓。憑樓展眺。見萬竹叢中有煙。一縷。飄出窗際者。則瀟湘館主煮藥時也。瀟湘館與怡紅院。僅隔一湖。然無舟楫可度。必繞湖而東。過廿四橋。始得達。少年不辭跋涉。日

必數至瀟湘館。時或深夜。則命小鬟持絳紗燈爲導。或遇風雪。則披猩紅色斗蓬踏雪而行。折得梅花三兩枝。持贈女郎。呼小鵲開葡萄釀。與女郎圍爐共飲。搜索古人詩句爲酒令。或共話身世。感歡樂不常。日後如寶黛之結局。則相對淒然。泣下。女郎曰。哥哥來此不便。胡弗當院更築一橋。少年曰。惟其不便。情乃愈深。譬如牛郎織女。永隔銀河。可望不可卽。乃成長相思。相思滋味久而彌永。以之爲詩。亦愈佳妙。否則使賈寶玉與林顰卿同處一室。心滿意足。一部紅樓夢。更有何事可稱耶。

溫太夫人年事已多。富有閱歷。見彼兩小無猜。知婚事不容再緩。則召少年而告之曰。汝愛黛玉。汝姑丈亦願培汝。惟吾觀黛兒多病。不宜爲吾家婦。少年亟辨曰。母言差矣。自古美人俱甚嬌弱。黛妹惟工愁善病。是以稱美。兒誓非黛妹弗娶。且母常言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如兒與黛妹。是天特誕生爲紅樓夢。彌補缺憾者。母宜玉成。勿復令寶黛二人叫屈地下也。

夫人復以試女郎女郎俯首不答。若甚羞澀。然心中竊念。嫁果何事。姑試之。少年亦念寶玉當日不急娶。遂致坐失。黛玉吾今早婚。可傲寶玉。惟寶玉有寶釵。我乃無之。使我他日更得寶釵者。其實不姑兼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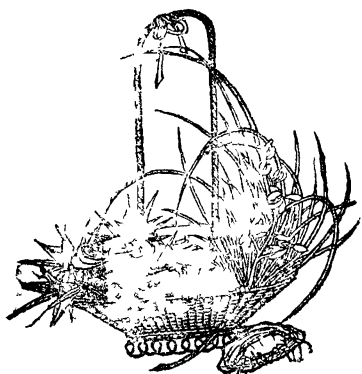
新婚之夜。女郎逸興遺飛。不復加裝。日嬌媚。少年則大費躊躇。以紅樓夢無寶黛成婚事。一切無可

模仿乃不得已。自出心裁。特制新房儀注。先與女郎聯句成。情詩八首。然後携手入韓。明日看女郎曉妝。親執筆爲畫雙眉。又咏眉樣詩四首。又代女郎獻姑嬭詩八首。又自作遊仙詩十六首。又作無題詩一百首。閨房之內。吟哦聲終日不絕。溫太夫人笑弗問。家人僕婢咸噴噴稱羨。謂新婦風雅如此。得未曾有。

更有一事。足以增進賢伉儷雅度者。則新婚多暇。相對吸雅片爲消遣也。錦枕繡被。玉合銀盤。香口微吹。麝烟四繞。此樂無極。何異登仙。少年乃謂孀弱女郎。斜臥吸阿芙蓉。天下爲美之事。當無有逾此者。惜乎響。卿當日未嘗有此樂也。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嘗弄玉吹簫之際。正中原革命之秋。大砲一鳴。小民四竄。亂兵肆劫。富室盡空。少年挈母妻倉皇逃避。飢驅四晝夜。中途失老母。夫妻蟪伏村寺中。困苦萬狀。及亂平。歸省屋廬。僅存廢址。售之得數百金。賃小屋三椽。苟且度日。佳人才子。落魄窮途。詩興索然。相對愁歎。女郎則花容憔悴。非復當年。又以烹調澣濯之事。素所不習。悉委少年爲之。少年龜手灼膚。自顧泣下曰。我本貴公子。自比賈寶玉。今乃貧困至此。女郎亦泣曰。我本健者。汝乃強人。作林黛玉。嬌弱至此。何堪執婢僕之役。汝熟讀紅樓夢。亦曾見林黛玉有匍匐下時耶。少年不能答。閱年餘。金

盡。馳。書。女。郎。父。乞。貸。久。不。得。復。少。年。乃。作。詩。售。於。市。纏。綿。淒。楚。見。者。酸。鼻。相。率。掩。面。去。無。購。者。少。年。乃。爲。人。傭。書。月。得。十。金。僅。足。供。女。郎。藥。餌。女。郎。長。日。倚。枕。一。如。居。瀟。湘。館。時。然。病。益。甚。衣。垢。不。易。面。垢。不。濯。少。年。有。厭。意。女。郎。作。詩。責。之。曰。昔。時。嬌。懶。君。稱。妍。今。時。嬌。懶。君。生。厭。不。是。儂。顏。異。昔。時。自。是。君。心。厭。貧。賤。少。年。和。之。曰。昔。日。顰。卿。令。人。歡。今。日。顰。卿。令。人。厭。非。是。顰。卿。忒。可。憎。只。爲。顰。卿。處。貧。賤。少。年。有。傭。書。友。見。詩。歎。曰。我。得。醜。婦。心。常。歡。君。得。美。人。反。生。厭。美。人。只。合。住。紅。樓。豈。可。與。君。共。貧。賤。



小說 霧中人面

(瘦鵬譯)

一年吾搭著輪船「華拉」從紐約駛到利物浦去。搭客中有一位譚亞夫人，出落得着實美麗。那吹彈得破的玉壓彷彿是玫瑰花，兩個蔚藍色的星眸好似毋忘儂花，所憾的他雖是生得傾國傾城，却是多愁多病。起先原爲了有病纔出來旅行，不道病魔喜親玉人，薈澤戀不捨，路上又生起難病來。這一場病十分利害，過了幾個禮拜，方始漸漸痊可。正在這當兒，幕裏有一個消息傳來，遂入夫人耳中，說他最親愛的丈夫犯了謀殺案了。夫人雖明知他丈夫斷不會做這勾當，然而人言藉藉，不信又不得不信，不覺歎了一口氣。那謀殺案出在柏恩希司，一時很動人聽聞，不上幾天到處都已知道，被害者名兒喚做哈洛爾，莫脫住在約克府一塊荒寒的澤地。柏恩希司邊上一所屋中雖是小兒的，沒有幾間，却也幽雅宜人。屋中並沒旁的人，除了他自己，外單有一個下人。每天更有一個婦人朝來夜去，替他預備食物料理一切瑣事。那「華拉」出發的幾禮拜前，惠爾莫脫的下人爲了父親棄世，請假回去，惠爾莫脫便踽踽涼涼獨自一人住在屋中。那時就盛傳他和住在澤地他端的一個人喚做華爾透譚亞的有齟齬的事。他們兩個原是同學，從前在一個書院裏讀書，彼此的交情似冷似熱，似深似淺，一百分中大約在五十分左右。他們的性格原大不相同。

惠爾莫脫陰險聰明天生一副伶俐齒牙譚亞豪爽穎慧天生一副坦白心腸兩人却都是多情種子不約而同的戀了一個又美麗又溫柔的女郎密麗生卡露女郎一雙慧眼早已瞧得親切那一個配做他的如意郎君便立了一個決心一夜在跳舞會裏兩人都向他求婚他竟拒絕了那富的哈洛爾惠爾莫脫允許了那窮的華爾透譚亞惠爾莫脫這情場一蹶如何攔得下去外面雖裝着若無其事心裏早恨得牙癢癢地決意要報這不共戴天的大仇使那譚亞享不了那柔鄉艷福纔肯罷休有一回兩下裏偶然相遇又鬧了起來譚亞說惠爾莫脫是個卑賤的惡徒不齒於人類的惠爾莫脫聽了只是微笑兩個眸子裏却現着兇惡堅決之色密麗生知道兩人意見很深想從中調停言歸於好在兩個深坑上架起橋來後來見沒有效驗也只得聽他們了惠爾莫脫本是一個富家子平日不做甚麼事游手好閒過他的日子譚亞却在一家廠裏充書記做事勤敏頗受信用前途大有飛黃騰達之勢一天廠主和他說股東們要實行減政主義把他辭歇不道第二天就有人來接手後來譚亞纔知道這一回的事實是惠爾莫脫從中攪撥所致不久雖又得了一個職司但是入款不及從前豐富入不敷出一對多情夫婦幾有牛衣對泣之勢加着密麗生又紅蜻蜓似的弱不禁風時時多病須得出去換換空氣無奈沒有錢可也沒有法兒想幸而來了一個好機

會原來他有一個閩友。是個富家寡婦。想要環遊地球。願意帶他一同去。譚亞同着他。愛妻在一塊兒。直好似魚兒在水裏。如今忽地要做個勞燕分飛。如何捨得。只是醫生們說。夫人必須出遊。於病體上大有關係。譚亞不得已。只得鐵打了心腸。放他去。密麗生愛他丈夫。直同生命原也。一百個不願意。離開他去。後他免不得寂寞。怎麼捱這無聊的光陰。但是經不得他丈夫和醫生們頻番相勸。沒奈何。就答應了。船兒出發後。一路向東而行。經過印度和日本。到喀利福尼亞和紐約。譚亞塊然寂處。顧影淒涼。一天忽而探得那惠爾莫脫。又在那裏設法搖動他的新職司。已有些兒頭緒了。譚亞怒氣填膺。不能再耐。這天晚餐後。便大踏步向那惠爾莫脫的小屋去。到了那邊。那個婦人出來開門。說密司脫惠爾莫脫正在裏邊。只是晚餐後不見容了。譚亞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橫衝直撞的跑了進去。停了一會。那婦人取咖啡到餐室裏去。只見兩人對坐在火爐之前。譚亞滿臉現着憤怒之狀。那婦人回到廚房裏。披了外衣。戴了帽兒。把後門鎖了。預備走前門回去。剛走到客廳中。聽得他們倆口角的聲音。譚亞大呼道。你這惡賊奴。你若是故故和吾做對頭。將來總有一天叫你死在吾手裏。那時正在晚上九點鐘時候。第二天早上八點鐘。那婦人照常到來。先進廚房生了火。然後入餐室開窗。不道剛跨進門去。腳兒絆在一件東西上。幾何跌了下去。低頭一瞧。却見一個人騎在

地上一壁呻吟一壁在那裏動。婦人大呼一聲忙去開了窗放進日光來不瞧則已。一瞧頭髮根根豎起只見那密司脫譚亞正躺在門裏邊不住的呻吟着。右手握着一根挺大的鋼火棒上邊還黏着血和頭髮。火爐前的氈上又躺着一人面目糜爛叫人無從辨識。只瞧了他的衣服知道是主人。婦人驚悸亡魂忙去報了警察。警察們到時譚亞已復了知覺。那婦人便把昨夜所見所聞陳述了一遍。當下裏譚亞就被警察們捉將官裏去。一場審過立定死罪。那罪狀上說他先和死者口角。會有將來總有一天叫你死在吾手裏的話。一時怒氣填膺便舉起那火棒來向死者猛擊。死者面目糜爛足見他用力之猛。接着他就想溜之乎也。事有湊巧恰好絆在火爐前的氈上。失足跌在地下。頭兒撞了甚麼堅硬的東西。暈將過去。直至警察到時方始蘇醒。鐵案如山還有甚麼話說。譚亞力自辨護說他確曾和死者口角。但是並不用武。停了一刻。驀地裏聽得外邊澤地上有呼喊之聲。獨一同趕將出去。趕到門前不知道爲甚麼斗的跌在地上。不省人事。直等到早上那女管家來時方纔回復知覺。在於那人怎麼死的一概都不知道。無奈他道一番話人家沒一個信他。只得硬着頭皮等死期了。密昔司譚亞聽得了這惡消息還有甚麼心緒去旅行。即忙趕回來。那時他在船上。蘇是可憐。整日價不言不語不哭不笑。兩眼直視着前邊。一動都不動。彷彿心碎的樣子。有時在甲板

上也。只呆呆的坐在壁角裏。吾著者自稱便上去和他講話。想趁此安慰安慰他。密昔司譚亞把兩個巨眼注着吾。說道：「那些官中人怎麼如此不解事。吾丈夫是何等人。如何會殺人。那是萬萬沒有的事。那是萬萬沒有的事。吾只安慰了他幾句。喚他不必悲傷。將來自有水落石出之日。吾們一路回去。兩天中天氣很好。第三天有些兒迷霧。那知道霧漸漸加密起來。船兒非常危險。彷彿包在一件白白的大衣裏。密不通風。好不難受。海裏邊時有起火沈船的事。鬼哭神號。鬧得不可開交。大霧迷漫了好幾天。好幾夜。不但目不能見。并且耳不能聽。着實難過。幸而一天午時。霧慢慢兒的捲開去了。船上搭客們都大喜過望。在甲板上翹首望天。連那淚枯心碎的密昔司譚亞也微現一絲喜容。大家正在眺望的當兒。忽見遠處有一條黑線。似乎是一艘六十噸的氣船。開足了機。向這一邊疾駛而來。這「華拉」船上忙喊轉舵轉舵。不一會那來的船便安然而過。這時大霧初過。淡淡的日光從雲中漏將出來。大家猛可裏聽得甲板上。一個婦人的呼聲。破空而起。道：「呀。他在那邊。他在那邊。人家說被吾丈夫所謀殺的人在那邊。大家聽了。都不知就裏。只見那密昔司譚亞發狂似的。趕去見船長。說道：「快停止。那船快停止。那船那人並沒有死。好好兒活着。人家却說吾丈夫謀殺他。不日便要處死。船主請你快停止。那船此時還有一些兒微霧。沒有散盡。那船已駛入霧中而去。密昔

司譚亞竟長踞船長之前。求他設法。一面說道。吾並沒誤認。那惡很很的面龐。兇暴的眼。帶着冷笑。樣子的嘴唇。明明是那人。明明是哈洛爾。惠爾莫脫。斷乎沒有錯的。只是他却沒有瞧見那船的名兒。有一個船員說是「歐爾王」。那黑色的船身上。漆着白色的字。瞧去甚是分明。無奈已駛了個不知所往。追也來不及。那船主原是個很仁慈的人。見這密昔司譚亞。怪可憐的。便立刻通電到英美各埠頭。去喚他們留意。「歐爾王」汽船。又說明了那惠爾莫脫的容貌體態。俾便截留。吾們到了利物浦。忽忽多日。華爾透譚亞就刑之期。一天一天的近了。可憐密昔司譚亞。憑着他滿腔熱血。一顆赤心。不辭手胼足胝。舌敝唇焦。想救他的丈夫。今日晉謁大員。明天拜訪法官。一面又上書國王。奔走號呼。設法把那處刑之期。延宕下去。後來竟被他運動到了國王旁邊的秘書官。許他翻案。把哈洛爾。惠爾莫脫的尸骸。開棺相驗。驗尸時。他自然也在場。一見了那尸骸。就大呼道。這並不是惠爾莫脫的本身。這並不是惠爾莫脫的本身。你們不見那手麼。惠爾莫脫的手。是瘦長的。右手的小指。略曲。如今這手。却又粗又笨。右手小指也。一些兒不曲。明明不是他。本身從前許多人都堅觀是惠爾莫脫。本身的。如今細細一瞧。也不覺疑惑起來。秘書官知道此中定有隱情。就下一個命令。把華爾透譚亞。暫緩處刑。重行偵查。一時大家都咄咄稱怪。想那人。既不是哈洛爾。惠爾莫脫。到底是

誰呢。身上怎麼穿着惠爾莫脫的衣服。又怎麼在惠爾莫脫屋中發見。這可不是不可思議麼。虧得不上幾天。那哈洛爾惠爾莫脫已經捕獲。解回英倫。於是這不可思議的謀殺案。從此大白。惠爾莫脫見隱諱也沒用。便直直截截的供了出來。原來那夜他和譚亞正在口角的時候。猛聽得澤地上起了一種悲慘的呼聲。兩人都跑出去。瞧是甚事。譚亞斗的絆了火爐前的地氈。重重的跌在地上。失了知覺。他却置之不顧。自管跑將出去。只見一個人影。像飛鳥般一瞥而過。地下躺着一人。一動都不動。低頭一瞧。見面目已經糜爛。似乎被鐵棒猛擊了。幾下。瞧那身材的長短。肥瘦和他不相上下。於是計上心來。借此以報宿仇。拖了那尸骸回到屋中。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和一切附屬品。和那人交換。又把那兇器塞在譚亞手中。這殺人之罪。就穩穩卸在譚亞身上。不論醒回來。不醒回來。總蒙着嫌疑。他一面即忙收拾。收拾金錢要物。穿了那死人衣服。人不知鬼不覺的悄然而去。究竟做了這忍心事。心裏也懷着鬼胎。到處怕被人察破。廬山真面目。夜輾轉不安。不久就改了安特路。彼得的假名。乘那「歐爾王」汽船潛離英倫。幸而人家沒一個瞧出他是哈洛爾惠爾莫脫來。直至霧散時。冤家狹路相逢。這一個面龐。偏偏進了密麗生的眼兒。買禍不成。自受其禍。可也是天數了。當下宮中就無辜的華爾透。譚亞釋放。重懲惠爾莫脫。那一對多情夫婦。從此益發多情。兩下裏

的情絲天長地久永永固結不解

小紀事 黑室鴛鴦

(天生寄廬)

墨雲四佈雷電交集紐約郊外馬車一輛輪轉蹄得得時正疾馳於途車內坐夫婦二人適在教堂行結婚禮畢現方往賃寓去也

新郎握新婦手探首問御者曰將至乎對曰未也尙有半里許新郎復問曰大雨前尙能抵乎對曰余亦不知也

猝然電光一閃屋舍倏現於眼前新郎瞥見精舍三楹列於其間乃大悅告慰新婦曰近矣不料車衝石塔竟折其輪二人知不可再乘遂將車資付訖携手步行御者亦道歉而去

時烏雲更密雖咫尺間亦不能辨甫及門大雨傾盆下新郎急急出鑰匙摸鎖穴啓扇入纔度檻狂風復怒來手未鬆鑲戶已砰然闔矣

室內洞黑如漆新婦大怖屢呼乾克乾克則不應但聞窗外呼呼者風聲浙浙者雨聲聲入耳俄而電光閃耀全室豁然新婦方見新郎正匍匐地上暗中摸索遂大怒曰何物湯姆竟以此鬼窟備我儕作合甞所乎余心惶惶不願居此

新郎慰曰。有余在。毋恐。言次。出火柴。燃煤汽燈。燈不亮。再四燃之。終如前。大奇之。忽聞新婦聲。顛顛然。又大呼曰。乾克。此何聲耶。

新郎細聽之。果於室隅有瑟瑟者。作響。倏起倏止。不覺訝曰。此何物耶。新郎附其耳。低聲曰。若鳥翼之翕張聲。

時外間雨點稍稀。雷電亦止。新婦喘喘曰。此間不可以久留。余欲行矣。

新郎勸曰。外面雨未停點。且黑暗。莫辨方向。不可造次。

新婦曰。余有雨衣在。速偕我行。

新郎復慰如前曰。此或蝙蝠聲。勿懼。俟余察之。

新婦不理。竟悻悻然啓戶自去。新郎末法。乃加鍵從之。

行將半昧。忽聞前途轆轤聲。趨之。果馬車也。即駕之赴車站。時末班火車正將開赴紐約。忽忽登甫

入座。機聲軋軋。車已行矣。既抵。即就旅館宿焉。時雷電又作。大雨如注。二人復私慶幸。免於途也。

翌晨。天初明。乾克即起身。憤憤然赴其表兄湯姆處。將與其問罪之師。湯姆見之。愕然曰。清早來此。

何幹。

乾克叱之曰。余非鍾馗。不能爲汝捉鬼。故乘末班火車歸也。

湯姆曰。嘆其媒汽燈之不得開乎。余室內燈之總鍵。余每出必去之。免洩氣。余固忘以告汝。然會假電話語。汝何汝不之答也。

乾克正色對曰。休糊說任汝。雌黃余終不信。

湯姆曰。然則汝聞鈴聲乎。

乾克曰。未也。惟聞細聲。瑟瑟疑是魍魅作祟耳。

湯姆頓足曰。是已。余常恐電話之被人竊聽。故將其裝諸室後臥房。又恐其鈴聲或驚醒睡夢。故將紙團塞其中。故雖響亦不震也。

乾克乃領首笑曰。我儕初以爲蝙蝠。余本尙欲加察。惜海琳不余從此亦佳話也。容當告之。時則一童子持信入。湯姆亟剖讀之。愀然顧乾克曰。若閱此。

乾克誦畢。目炯炯曰。汝屋果遭雷擊耶。余不信。竟有此巧事也。

湯姆曰。爾等以何時離屋者。對曰。九時許。湯姆曰。擊時即在十時。死生間相差只一句鐘。已幸甚。幸甚。

乾克笑曰。然則汝知何物救我儕之命乎。湯姆聳肩曰。此則未知。

乾克曰。即汝蝙蝠叫也。
(不受酬)

小說情

好男兒

(劍秋)

夕陽如血射玻璃窗幕而入。室中陰森之氣爲之一展。斯時也。乃有一少年軍官。側其首。僵臥於雪色之褥上。血滯滯自肋旁下。嚙其齒。不作一呻吟語。旁坐一女子。作看護婦裝束。一手撫創口。一手以白絲巾拭去肋旁之血。且拭且微歎。復時時以首貼少年之面。詢其痛楚狀。少年微搖其首。不答。俄聞槍聲歷歷。起自東北。忽遠忽近。少年乃張目問曰。我軍登山矣乎。女子答曰。登山久矣。我軍且追奔逐北也。君其毋慮。少年乃輟然微笑。

此何地。紅十字會之戰地病院也。少年爲誰。著者乃不得不追述其歷史矣。少年姓傅。亞俠其字。越那良家子。畢業於優級師範。慷慨負奇氣。學問行誼卓絕。時輩旁坐之女子。則女界中盛名鼎鼎之朱婉娘也。二人少同里。長同學。及後又同肄業於上海。年既相若。學業性情又相等。課餘及星期日。時時携手同游。蓋各以未婚夫婦相視矣。既畢業。兩家父母以二人之才貌。乃天生嘉耦。萬無舍此而別締良緣之理。於是各遣冰上人正式訂婚一段。美滿姻緣。從茲成就。二人之喜可知矣。

婉娘無兄弟。其父母以僅此一女。不忍遣嫁。故亞俠乃入贅焉。成婚後。二人相得甚。鴛鴦游綠水。翡翠翔赤霄。未足彷彿萬一也。亞俠喜吟咏。尤善讀唐人塞上諸作。謂男子當爲甘英傅介子。安能老死於三寸毛錐中。與秋草同腐耶。一夕。二人方於燈下讀。至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句。亞俠忽正色謂婉娘曰。使我他日戰死。卿當何如。婉娘曰。君非軍人。寧有茲事。亞俠曰。否。方今國勢衰弱。內憂外患。相率迭起。默計數年之內。必有大亂。屆時。吾輩當投筆而起。爲祖國犧牲性命。卿其許我乎。亞俠言時。意氣勃勃。若即日負劍從軍者。婉娘笑曰。君能如此。有何不許。爾時當爲君祈戰。……亞俠拊掌曰。戰死榮譽也。何諱言之有。婉娘乃一笑而罷。

明年亞俠以友人招。在滬上某校教席。婉娘則於家中設一女校。集女生數十。以破岑寂。遇星期六。亞俠輒歸家一宿。一叙六日來之契闊。蓋滬杭雖相去遠。快車僅半日可達。往返固甚便也。一日亞俠自滬歸。匆匆入門。手報紙一束。謂婉娘曰。吾黨已舉義於廣東矣。電音簡略。成敗不可必。然張督已遁。抵抗者已無能力。吾輩當預備響應。恢復祖國。在此一舉。時哉勿可失也。言次。喜懼不已。婉娘曰。張督雖遁。尙有水師提督在事。固未可料也。亞俠默然。翌晨復購報紙閱之。讀未竟。遽怒擲於地。顯謂婉娘曰。果不出卿所料。婉娘聞何如。亞俠憤憤曰。敗矣。復有何望。因自地上拾起。指謂婉娘曰。

不見城門已閉。黨人被執。乎婉娘慰之曰：君毋失望。天下事敗者成之媒也。今日之敗。安知非他日之成乎。吾輩但發憤自強而已。亞俠憤稍已。然怒氣猶勃勃也。

桂花香裏。義軍特起。白旂一片。飛舞於黃鶴樓上。數千年沈沈大夢。忽焉驚醒。青年志士。咸奮袂而起。棄其所學之學業。投入武漢之學生軍。旂下。爾時上海已光復。蘇州亦反正。唯南京固守未下。正陽關戰事方急。亞俠歎曰：此間需才甚亟。男兒正有可爲。何必僕僕焉。遠適他方哉。因與同志數人。特別組成一隊。號曰同志軍。人數雖不多。然皆慷慨敢死之士。一面卽致書婉娘曰：

吾至愛之妻婉娘。粧次僕在此間。已與同志諸君組織同志軍一小隊。不日向正陽關出發。聞彼中戰事甚急。到達之日。卽須準備作戰。與敵人相見於血肉橫飛之下。夫戰死榮譽也。爲祖國而戰死。尤榮譽之榮譽也。僕此行不望生還。併不願有馬革裹屍骨化青燐。血濺白草。軍人之天職。亦吾輩之素懷也。嗟乎婉娘。僕今去矣。本願與卿一訣。行期在邇。不敢以兒女私情。誤國家大事。如天之福。殺盡敵人。奏凱歸來。爾時再與卿相見於凱旋門下。未晚也。倚馬書此。不盡欲言。

前書不云乎。亞俠於星期六必歸乎。自武漢舉義。江浙響應。滬杭二等車內。久不見亞俠蹤跡。蓋已數星期不歸矣。豈值不歸。且無一字問細。君安否。在尋常女子。必責亞俠忘情。願婉娘殊不然。遇數

授餘閒。輒研究紅十字會章程。及戰地看護學。日夕手一編弗倦。見者初莫測其用意所在。一日郵差送一快信至。婉娘讀竟。即日遣散學生。入辭父母。先告亞俠從軍事。次乃婉陳已志。謂願入紅會作看護婦。稍盡國民義務。且與亞俠得時時相見。並得以戰地實在消息函告。二老左右其事。乃勝於遠處內地。將信將疑。萬萬也。二老初甚愕然。繼思婉娘之言有理。遂許之。

婉娘既得父母許可。乃退自妝閣內。伸紙磨墨。作書兩函。一致同學某女士之在紅會中者。請其報名入會。一致亞俠。略謂來書已悉。妾身為女子。不能執戈前驅。為祖國盡棉力。至以為愧。今已請某女士介紹。投入紅十字會。担任看護。君先出發。妾當隨後馳至戰地也。書竟。付郵訖。乃命侍女呼婢僕輩。至諭以善事。主人毋怠。毋忽。翌日天未明。即起梳洗畢。向堂上告別。手攜革囊。匆匆赴第一班快車行。於時心急如焚。不暇觀途中風景矣。

午後抵上海。下車後。詢知亞俠尙未出發。則大喜。亟往同志軍本部訪之。亞俠正與各軍官集議。聞婉娘至。即出見於接待處。卒然問曰。卿來何速耶。既又繯眉曰。僕得卿書。已急電阻止戰危事也。戰地危地也。卿纖纖弱質。寧能受此驚恐。不如速……婉娘不待其辭畢。即止之曰。君何出此言。妾非國民耶。君直接為祖國出力。妾不能間接為同胞盡義務耶。亞俠謝曰。僕失言矣。願卿見恕。斯時亞

俠衣軍服。懸佩劍。黃金之紐。與鮮紅如血之肩章。輝映於日光之中。目爲之炫。亞俠貌固俊偉。至是乃益顯其英挺不羣之概。婉娘注視不少瞬。亞俠指其軍服曰。僕服此何如。婉娘微笑曰。君誠志士。服此乃益爲志士。生色願君無負此服。努力殺敵。亞俠曰。謹謝吾妻。僕當力踐此言。二人乃握手珍重而別。

某日拂曉。軍中下動員令。正陽關外。喇叭聲弗絕。我軍分爲數縱隊。而以同志軍殿其後。備援應也。亞俠此來。本挾有戰死沙場之志。今乃不得親臨前敵。意殊怏怏。因請於長官。願率同志數十人。衝鋒前進。長官壯其志。許之。維時敵人陣地。據一高峯之上。堅守弗動。緣此山橫亘南北。弗得卽弗能。越雷池一步。亞俠率其同志。直向高山進發。相去數百碼。乃伏地蛇行而前。敵人憑高瞭望。寂然如弗覺。迨距離既近。機關槍乃如雨下。亞俠冒死而上。山未及半。死者已十餘。同志中有請退者。亞俠叱之。願敵人之抵禦。乃益力。亞俠大呼曰。今日進固死。退亦死。死一也。不如……語未訖。而一彈至洞左肋。透其背。而出。仆而復起者三。卒暈絕。

亞俠既中彈。餘皆氣餒。而敵人復由山顛疾馳下。幸援兵既至。乃得負亞俠屍。徐徐退。著者至此。乃不得不述。婉娘矣。婉娘別亞俠後。卽投入紅會。陳明志願。求會長派赴正陽關病院。會長許之。於時

亞俠已出發。婉娘乃水陸兼行。星夜馳赴正陽關。比至則亞俠與敵軍激戰方烈。隱隱聞有槍聲。嗚已斯時。婉娘之心。乃如風中之紅十字。旂搖搖弗定。不知勝負。奚若幸而勝。固如天之福。萬一不幸而敗。或更不幸。而與尸歸來。將如何。思至此。乃自悔行程濡滯。不及與吾夫一握手。一話心曲。而親送之於軍前也。既又自慰曰。婉娘爾何。總總過慮。勝負何常之有。安見其不奏凱歸來乎。氣乃頓壯。俄而負傷者至矣。斷肱折股。倏然不一。婉娘初見。頗駭詫。亟詢前敵現狀。則皆曰。戰方酣。勝負殊未決。婉娘心怦怦然。讀者須知。此非婉娘之餒也。戰場之上。子彈吁吁然。自頂上過。非百戰老將。神色不變者。蓋寡。矧以弱女子。初涉戰地。又有同床共命之心。上人置身於硝煙彈雨間。與敵人爭生死。乎斯時。槍聲愈烈。傷者絡繹。弗絕。俄有二人。昇一少年軍官。至彈貫其肋。血點點流。弗止。婉娘見之大驚。伊何人。伊何人。蓋卽同志軍首領亞俠也。親其額。額冰按其手。手冷。全身呼吸已止。僅胸頭有微熱而已。婉娘歎曰。我固知君必死。然不料如是之速也。出師未捷。身先死。豈非天乎。

軍中聞亞俠傷。爭來問訊。醫生拒不許入。斯時亞俠已暈絕。知覺盡失。越數小時。乃徐徐甦醒。回視婉娘在旁。遂執其手曰。卿非我親愛之婉娘耶。乃於何時至此。婉娘哽咽不能語。頷之而已。旣而潺淚。言曰。醫生有命。二十四小時內。不許發言。君其安睡。亞俠微笑曰。謹謝。卿。嗚。卿在此。僕心安矣。願

以創痛甚。血流卒弗止。婉娘背之而泣。亞俠憤然曰。男兒死耳。何泣爲。且卿不憶當日祈戰死之言乎。越一晝夜。創乃益甚。亞俠知不能起。乃呼婉娘問曰。僕死。卿當如何。婉娘泣曰。君萬一不幸。妾唯相從於地下耳。亞俠正色曰。卿誤矣。僕可死。卿不可死。僕有父母。卿亦有父母。然僕有一兄。二弟。不患無人奉甘旨。卿則上無兄。下無弟。僕死已無以對卿父母。卿若爲僕而死。其如白髮雙親。何。豈非以兒女私情。忘天倫大義乎。婉娘淚潑潑下。凄咽不能答。亞俠忍痛言曰。我親愛之。婉娘須謹守。吾言嗟乎。婉娘僕豈不願與卿攜手於地下乎。願權銜輕重。卿萬萬不可死。婉娘泣曰。謹遵君命。然妾終望君速瘳也。亞俠乃力疾握其手曰。卿能如是。僕死瞑目矣。遂朗吟。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之句含笑而逝。軍中皆歎息不置曰。好男兒。好男兒。

小說奇

此中人語

(一名盜桃源)

(指嚴)

盜人之窮而無行者也。古人謂盜亦有道。余友語石生謂余曰。盜亦有才有學有藝。而且有志節。有胸襟。有人有土有財用焉。子寧不疑予爲荒唐滑稽之詞。徒撰此幻境以諷世乎。不知予固能道其人其事。鑿鑿可證其曲折情狀。皆余戚申某君所親歷。而目擊者。某君梁溪人也。少失怙恃。遂輟學。從其叔業農於山野。地隣宜興之張渚。丁蜀諸山。叔以其文弱。慙願以坐食爲厭。乃使之牧舍牛。

而竊聽鄰兒讀欣然忘食致失其牛捐金贖之始返壁受叔痛撻幾斃乃使樵採爾足山徑間崎嶇
 犖確荆棘叢刺脛踝往往流血或挾破書坐枯樹根迴環雜誦遇生字無人質問輒仰天號哭四山
 怪響林鳥悲鳴以應之既而日暮風蕭雲壑漸暝若有猿啼虎嘯令人心膽寒栗不得已荷擔自歸
 則薪芻不能盈握叔怒其怠輒不與之食忍飢終夜未明而起叔有女年略稚於某兩小無猜憐其
 悲泣時背父母分甘以慰藉焉某苦飢則就女訴衷臆女懷餅餌餚飴以進顧叔見之必大詬奪而
 飼畜女每乘父未起時私致之故某於晚間不得食則蝻臥草間不敢聲息逮曉光入戶乃逡巡伏
 雞埒下候女之來而索食焉以女職司飼鷄曉必啓柵故也女謂某盍勤奮樵採多所取則叔必稍
 喜或不聽君朽腹某感謝之願終以好聽隣兒讀又貪看山景取薪輒不能多時某凡過村塾必徘徊
 戶外注意其講讀遇生徒出牖而絮問之雖受呵斥不顧又不敢徑問其師旋以積餘餅餌易得
 破書一冊益喜如士人之獲科第商賈之慶厚利者自是研摩益勤得薪益寡而數里內村塾之門
 皆有某之蹤跡焉叔父知之怒愈甚囑塾師俟其來痛毆之無使逗遛有某先生者長厚有學行憐
 某實無辜而好學於是勸其叔許某入塾允不取束脩叔笑曰田家大小須作苦安得羨養閒人且
 幾見牧牛兒能發迹欲考秀才作官耶先生如好意能使彼每日歸吾薪四束則他非所問矣先生

唯唯曰此大易事他日作封翁還當一念老夫也遂收教之且勉以勤能某學業大進而束薪多於往時叔父亦大喜過望稍稍優待之某感師恩刺骨師家之擔薪汲水亦不勞他人也師憐其過勤轉勸以休息某終不肯少怠年餘已能書算文理溝通師忽感疾不起殯殮之日某痛哭失聲幾欲以身殉衆勸其暫歸自是每日必至師家擔薪汲水如故事畢輒持所習經書向師柩前讀且讀且泣聲淚俱下師母力勸之乃罷未幾師葬矣某躑躅墳前哭不可仰衆既散某猶徘徊不去云將廬墓三年仿子貢故事叔父怒斥之某亦不辨至晚不歸遂失蹤不知所之

叔既失某以爲近日漸得用有希望頗遷怒師母指爲藏匿幾搆訟師母恥之欲自戕兩村人和解乃已既而叔老病死無子僅二女其一嫁壻亦不甚豐卽懷餅餌餉某者也一向幼叔母愛女甚恆私穀產錢幣以遺之族中爭爲繼嗣鬻割其產殆盡叔母日夜號泣與幼女鬻鬻對影無何壻溺於博喪其田產從人他去不歸女苦姑惡遂與母相依自是母女三人作苦以自給尙不免族人子之欺凌遇不堪處輒號痛而已每謂人曰謂吾姪某在吾何至此荏苒五六年幼女亦字人將嫁矣一日有少年來村中衣履華潔姿態翩翩徧問某家無恙否今安在盡所問者卽某某叔父姓名而叔父之故宅已爲族人子所據母女徙居祖祠旁小屋故某覓而不得也村人指示之有舊相識者皆

驚曰：「非某耶？」固尚在。且富貴矣。於是爭送致之。母女處相見，悲喜交集。某又邀其師母，至爭道契闊。額手相慶。族人子亦自媿無狀。乘間來獻媚道，慫恿置酒。宅中某乃出囊中繒帛及美麗之物，相報。且徧饋村人。衆咸問訊別後事。某約略言爲貴家贅壻而已。居一二日，挈其叔母二妹及師母與其子去。久之，師之子歸，始洩其始末於村人。某亦時往來村中，事益膾炙人口。衆方驚畏之不暇，未敢譏也。某自謂師既葬，忽忽如有所亡，自視世界雖大，無復已容身之處。因思塵網束縛，終不能自脫。若守故轍，又不能遂已之初願。不如掃除煩惱，歸根清淨，則佛煙禪榻間，未嘗不可潛心典籍。乃決計走空門。拜長老求剃度。披緇以了此生。憶村之西有古刹，僧徒數十百人，生涯尙稱不惡。試投之，或不吾棄也。於是躡寺門道來。意長老以無家長，允許憑證不之允。叩求再四，則呼小沙彌送予歸。問予知必遭叔父鞭撻，執不可。長老遂留予庵中，助伙夫執爨。予不勝苦。知山中古刹甚夥，大可擇地而蹈。旣非好相識，又何戀戀爲？乃晨起過山，中山距予村約二十里許，連亘百餘里。其間重巒疊嶂，絕壑迴崖，奇景曲折，無盡予樂而忘飢。時予已私剪髮，辨棄之，頭髮鬚然。面目黧黯，絕似行脚野僧。初得一庵，問予非從師門受戒者，不肯給食。遂去之。抵一寺，又問如初。予乃詭言某寺某長老剃度未及受戒而病，作又被盜喪其資斧，故假假無所之僧，以爲然。始得一飯大喜。越日，予乃露求。

變戒意。僧以予無來歷。終依違未決。予乃復行。時入山約已三十餘里矣。落落無所。令予思前途。大
繼可知。心念惶悚。志氣頓灰。又遇土人言復進。且有盜窟。輒擄入。勸贖。誤入者非輸金不得出。予初
聞。大懼。即欲返步。既而思予反而境遇如此。身世如此。何所顧忌。而畏縮且彼等有金。故盜擄之。而
勸其贖。我既無金。何贖之有。死生有命。吾得深山古寺。遂其初心。固爲大佳。否則盜而死者。亦命也。
乃鼓勇前行。巖壑阻深。徑益逼仄。長松蔭落。雜樹蒙翳。蔽虧天日。烏啼猿嘯。出其中人迹。竟絕不
覺。心忤然。終無退志。久之忽得一洞門。內頗窈折深黑。試探之。髣髴有光。自後出。但容量極仄。僅可
側身。藤蘿垂蔓。鉤棘衣袂。渾疑鬼怪捉人。約數十武。頓開一區域。上漏天光。下爲小石室。室中有椅
桌。器用并栴。柳。錡。釜之屬。多以石爲之。似有居者。然閱其無人。轉視對面。有大石。當路。方寬。旁徑再
進。忽左方石門呀然開。有二人出。觀皆雄猛。以鹿皮爲短後衣。手脚竦露。見予。憐笑曰。孩子來。此
糖果。耶。予未及答。即牽予臂。曳之入室中。矛戟森然。并有火器。槍桿。臚列盈架。予視之心膽俱碎。知
土人言非無因。然既入虎穴。明知畏怯亦無益。乃侃侃言誤入之故。請放還。一人憐笑曰。孩子頗白
皙。予數日來。正患無慰樂具。天送汝來。供吾飽嘗異味。不可空過也。因挈予臂。自後出。予念彼殆貧
人者。命盡於此。則何如忍鞭撻之爲愈乎。天殆怒予不孝。弟故驅之死地耳。嗟。叔父叔母。暨余所

親愛之妹。今而後安得復相睹耶。時凶人曳余出後院。則方池大竹。雜卉繽紛。風景之佳。一如別有天地。遠而望之。平陂曲徑。方罫繡。歷歷如畫。余此時命在呼吸。不暇諦觀。凶人謂予曰。速入池。沐浴予不喜。汝垢膩且可。一顯玉體之柔潔也。予不得已。果解脫。微衣褲入池。浴畢。凶人視之。面有喜色。乃擁予就石上坐。撫摩展視。意極狎褻。旋令予側臥。將就淫之。予驚呼伏地求免。且曰。予清白良家子。亦嘗讀書明理。實不甘作此賤行。雖死不能從也。其人方欲肆其武力。忽窗下有人呼曰。彼曾讀書識字者乎。不妨姑試之。大王正缺一書記員。屢囑吾等訪覓。云有重賞。子姑舍之。試不合格。再供子歡娛未晚也。凶人始釋手。則呼者已至。前令余仍衣故衣。訖曰。從予來。予知好事。將至欣然。從之。曲折渡。略約而東。地忽平坦。田疇廬舍。在望外。則四山環匝。綠樹如壁。巖然數武。以往馳道。縣互廣袤。容車馬。居民稠密。樓閣連雲。更進則漸成繁市。闐闐皆具。平居服食養生送死之用。無不備。交浴往來。熙熙攘攘。殊不知人世間有理亂事。未幾至一府第。闕觀。巍峨槐棘。森立儼然。王者居。呼者指一小室。謂予曰。爾暫入此。吾自能相顧。語訖而去。予周視室中。無他物。惟几榻數事。及壁間懸一幅地圖而已。雖斗室亦清潔。忽憶門前有揭。葵署板出視焉。則延賓室第十號。六字也。予意良慰。謂彼固以賓待予者。須臾呼者偕一人至。其人衣冠頗華美。狀類文士。詢予姓名居處。一一告之。因令

予○試○作○文○字○大○都○如○書○札○式○予○既○受○某○先○生○之○教○育○略○知○模○範○乃○盡○予○技○藝○以○應○之○文○士○與○呼○者○閒○談○以○待○約○炊○許○予○事○已○竣○勢○既○至○此○亦○遂○無○所○礙○觀○坦○然○呈○之○文○士○閱○罷○有○喜○色○曰○雖○不○大○佳○然○孺○子○可○教○也○旋○命○呼○者○伴○予○彼○乃○入○呼○者○向○予○笑○曰○子○得○所○矣○稍○頃○可○見○王○者○勿○忘○老○夫○推○轂○情○也○予○立○起○長○揖○以○謝○旋○見○一○人○捧○衣○服○至○命○上○下○易○新○袍○褶○執○袴○生○平○目○所○未○睹○易○竟○復○有○人○傳○宣○入○見○呼○者○乃○辭○去○予○再○四○謝○之○呼○者○曰○勿○爾○他○日○煩○君○齒○牙○可○耳○予○遂○從○宣○召○者○行○歷○殿○數○重○始○得○一○便○殿○形○階○丹○陛○儀○制○尊○嚴○殿○上○傳○呼○入○見○予○微○睨○之○中○間○設○座○如○榻○一○人○箕踞○面○南○坐○衣○冠○甚○偉○旁○有○書○牘○簡○冊○之○屬○積○疊○等○身○侍○者○分○行○鵠○立○至○數○十○人○殿○之○左○右○亦○有○几○案○積○書○牘○如○中○央○狀○似○分○曹○治○事○者○予○登○殿○將○拜○跪○侍○者○忽○傳○呼○曰○勿○爾○此○間○已○廢○跪○拜○禮○但○三○鞠躬○可○耳○予○村○野○人○不○知○鞠躬○爲○何○狀○頃○間○又○未○閑○習○乃○以○意○爲○之○拱○揖○至○地○如○是○者○三○侍○者○幾○失○笑○王○者○問○子○來○甚○善○年○幾○何○矣○予○答○以○十○八○王○者○亦○如○文○士○語○謂○孺○子○可○教○又○獎○勉○數○詞○乃○曰○此○間○第○十○曹○記○室○方○缺○子○可○充○之○能○勤○厥○職○則○懋○賞○當○有○加○也○予○唯○唯○受○命○由○侍○者○引○往○殿○隅○席○間○坐○几○上○案○牘○頗○多○心○惴○惴○焉○恐○不○勝○任○略○一○繙○檢○乃○其○文○義○淺○顯○已○殊○一○一○明○瞭○竊○自○喜○益○復○徧○覽○大○都○皆○命○其○黨○屬○運○解○錢○糧○之○語○有○不○解○者○例○得○問○第○一○曹○其○人○卽○考○試○予○之○文○士○也○如○是○者○每○日○晨○九○時○入○曹○十○二○時○午○膳○午○後○二○時

入曹六時乃退。晚宿直廬。所居宏敞而幽潔。人各一院。花竹翳如。予此時以為天上神仙。不啻也。且院中書籍頗多。奇編異帙。大足供予涉獵。尤所心喜。每七日一休息。謂之來復。休息日。王者必邀予等宴。談款以酒食。或論古事。或及時務。予之見聞。乃日廣。居然亦能時發短論。王者亟賞予敏捷。謂有才子。學士之風。予既受王者之褒獎。乃益自刻苦。讀書史。輒夜分不寐。精神頗况。舜王者知之。又諄諄諭以節勞。并賜參茸補益之劑。予感激刺骨。益思得當以報。凡諸曹中學業。有過予者。予必師之。友之。誠敬質疑。不敢疏忽。久之。文理愈通。世事愈達。漸知此中治理大概。蓋地本居四山中。東西各有一徑。出入餘則層巒疊嶂。鳥道盤空。人迹所不能越也。居民約百家。土性桑麻。穀稻俱宜。惟交通阻礙。類皆自食其力。故貧瘠殊甚。十年前。俠盜十餘人。至此愛其四塞可防。守中且自成一區域。遂與居民申約。法施禁令。據而有之。居民轉得受其保護。遂皆悅服。於是盜黨漸集。築宅第。蓄妻子。一如平民。初僅推一盜魁。任規畫。事參贊四人。副之。盜魁朱姓名大善。自言明裔。又有改姓洪。太平天王之姪孫也。祖曰洪大。死於永安州之難。子孫世襲王爵。及太平亡。大善從其家人遁浙。閩時嘗幼雅。及壯。嘯集舊部。入太湖。為盜。慨然思有所樹立。乃得此四山。間隙地。小試其創業。垂統之經濟焉。大善為人。偉岸有膂力。豪俠敦篤。好士如生命。諸少年樂為之死。不甚讀書。而嗜文學。關武之

暇手不釋卷。能娓娓論古今治亂事。皆中肯綮。既得四山間地。與諸參贊商榷。定名曰會同鄉。取奄有四海之義。鄉方積約百里。蓋爲十區。區各設正。有議會。有事務所。區直接於中央府。中央置統領一人。卽王者也。其綱略如左。主而選公民之俊秀及舊部之有才德者四人爲總務處。其大權則在議會。總務處所辦文件。分十曹。卽吾所補缺者。其第十也。此外無閑官。十曹中設實業曹。有農業工業等。研究會注重實驗。教育尤竭力推廣。教師取於鄉中不足。則延聘於外。不惜重金。就事他方者。仍擔發達本鄉之義務。且守秘密主義。如昔約則削其籍焉。鄉中一切治理經費。悉歸財政曹。皆營業地稅所得。若劫掠之財。則別設內府曹。以統轄之。予所掌爲交通曹。其事專在知外間。劫掠盈耗情形。內容頗鄙穢。且他盜黨之不文者。淫殺殘酷。無事不與吾相觸接。惟黨中人有犯淫殺者。歸偵探曹稽察之。有實迹。卽交法曹治罪焉。全鄉凡士民百餘家。盜黨移殖及諸曹務掣家來者。約二百餘家。其不滿四百家。而治法悉備。科條整密。黨人與土民相親狎。婚嫁往來。綽有禮意。子女皆入校讀書。求學蔚然。文明氣象。予旣居此年。餘文字之進步。頗速。公然能起草擬條。教發揮論議。大統領見之。輒賞歎不已。又二年。大統領乃謂予曰。子之才。此間人殆無與倫比。乃境遇蹇澁。無家室奉養之樂。吾當爲子成全之。吾有內姪女。曾讀書明禮誼。貌亦可人。子如以爲然者。吾當擇吉致之。侍子。

巾櫛予感媿不勝唯唯稱謝遂於數日後行合香禮大統領命賜一大宅奴僕器用具備賀者餽贈極豐予自是擁豔妻作富家翁矣予既得志思叔父母不已然此間例非公事不許出予乃求予妻設法始得托調查名義出山省親云某事既洩於衆有欲探險者輒迷其徑某時挈叔母師母等歸鄉祭掃衆習聞其山中情狀惟終無自由問津之權耳

指嚴曰賢有才者不能得志於當世乃退而甘心於盜某所遇者豈尋常綠林嘯聚者流哉無終之田疇扶桑之虬髯非直桃源避秦而已何物使君生吾並世

小說

私塾

(潛時)

困人哉永永清晝不啻小年暑日炎炎侵人欲醉兀坐短窗下汗淋漓如泉湧忽微風習習自紗窗入隱隱有書聲迴繞於耳畔若斷若續蓋鄰家有私塾二三童子鎮日詩云子曰其中苦哉童子當此酷熱之日與嚴師相對低吟高誦長日未能少休息因憶余曩爲童子時亦同一狀況至今思及猶似鬼魔之在前芒刺之在背也

私塾與余家僅一牆隔其窗正臨街而塾師亦余素認者余於是出街至窗下暗窺師南面坐盤其瓣赤其腩紅其睛黑其肉令人一望而知爲鄉間學究而童子對之則閤羅不啻也塾師忽舉目見

余曰汝乎趣入夏間有何樂竟不來就吾一談耶余應聲入師復顧其徒曰去休去休明晨當早來書須熟否者將打煞矣諸童如奉綸音咸歡忻舞蹈而去

余坐曰師熱乎師曰否心靜自涼熱云乎哉汝失養性之旨矣言已揮扇不止余笑而問曰高足輩讀何書師曰是何必問四書五經外尙有何書可讀如彼輩則四書將畢今復授之以講義惟童子萬難得書中之精髓姑先以皮毛授之誘其升堂然後再教以入室之法言至此作得意色曰如吾之爲人師者幾幾如鳳毛麟角矣余笑而唯唯

師之撮口張目伸頸聳肩無一不使人發矇然其形狀之怪言論之奇則猶不止此移時忽謂余曰汝以孔子爲何如人乎余曰僕不敏焉能知師笑曰是誠難知蓋孔子乃一最無用之人亦一貪生怕死之人也當其被執於匡人則神昏智亂無所措手僅僅道出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何二語平日智能一無所施後顏回歸來則曰吾以汝爲死矣其爲此言卽所謂悲喜交集聲淚俱下者謂其無用謂其怕死誰曰不宜然孔子又有陰狠與嫉妬二性吾嘗觀彼見南子而子路不悅彼則中心恨恨故竟咒子路不得其死其陰狠之性顯而易見至其嫉妬則見季文子三思而行彼則曰再思可已子貢方人彼又曰我則不暇其不樂成人之美之處尙多汝於書中細味之當知吾言非誣

言畢復作恨聲曰。孔子誠小人哉。彼固云。君子惡稱人之惡者。然彼於微生高。則竭力破其隱揚其私。言行反復。君子固如是乎。無怪微生畝。謂其爲佞。是誠佞之尤者。汝意云。胡哉。余此時笑腸將折。勉強又答曰。唯唯。師怒曰。汝何善。唯唯而不文。若是。余曰。師怒。余師言真。別開生面者。使僕五體投地。師果與孔子同時。則人又將謂瑜亮並生矣。師喜曰。汝亦吾之知己也。吾所言固不苛。實卽吾所謂書中之精髓者。他人烏乎知汝。何幸而來此。福誠不薄。余笑曰。與師一夕話。驅散熱度於十丈之外。直不啻清涼散一劑也。夕陽下矣。敬告歸。師起而送余。且曰。果時時來就吾而正焉。則吾固非吝者。汝之獲益。當無窮日矣。余仍笑而唯唯。揖謝而出。

潛時曰。國人尙有欲以子弟入私塾者。蓋以孔孟書不可廢。廢之則人不齒也。然如彼塾師之言論。奇僻其誤。人又豈淺鮮哉。

小紀事

阿木林

(馬二先生)

某夜。某劇場。演某名劇。觀客甚盛。座無隙地。後至者不能容足。輒懷惱而返。

九時後。忽來二女客。隨一婢。一媪。乘「摩托卡」。既抵劇場門。則昂然直入。案目鞠躬笑迎。似爲稔客。二女客既入場。就座。輒呼婢媪。取衣包及水煙袋來。二人乃易衣。吸水煙。既而案目又奉水菓兩大

盤三炮台紙烟一包。至而茶也。瓜子也。亦紛紛並。至於是狹案之上。爲之無餘隙。

此時一幕告終。電燈燦然通明。劇場看客神志略蘇。忽羣移其視線。集于二女客之座上。但見二女客一著水綃衣裙。全身白色。若籠烟霧。一著玄紗衫袴。花紋斑斕。文彩照人。白衣者梳並帶垂蓮髻。珠環鑽飾。映電燈條條作五色光。玄衫者梳墮馬鬆辮。飾淡紅色絲結。飄飄若巨蝴蝶。以年卜之二人當在花信以上。而雙蛾淡畫。脂粉薄施。遠望之實不啻二女郎。于是衆人有竊竊耳語。互相猜擬者。二人雖有所聞。初不介意。既而幕開劇作。二人時復指點。互相告語。若有月旦。特語音甚低。似不欲使他客聞之。致妨視聽者。

俄而白衣者召媪來。耳語良久。媪便去。尋案目亦耳語良久。案目笑謝曰：「此實不能爲力。余若爲之。必且見斥于管事者。不復能容足于劇場矣。幸爲我謝焉。」媪返命。白衣者復與耳語良久。媪笑而點首者。再遂返座。觀劇如初。

劇終。看客紛紛散。二女客徘徊劇場門側。不即去。媪則獨後立。扶梯傍。若有所待。久之。忽一少年自劇場內趨出。媪急尾綴與語。少年始則駐足聽詞。未竟。少年輒大怒。叱曰：「余不識若。乃獨以余爲無恥者。而敢以此種勾當相引誘耶。」媪色變。遑遽出。小語曰：「些子事。何便值得如此聲張。作態。遂

巡趨出。至二女立所。牽裾同昇。摩托卡。語隱約不可辨。但遙聞遠風吹送三數字。至少年耳鼓曰：「彼……阿木林……不如……」

著者曰：「阿木林」云者。將謂少年歟。彼二女之所以語媪。媪之所以語案目者。殆以「非阿木林」望諸少年歟。惟是彼二美者。力足以迴劇場內千百人之視線。而不能化少年之性。使不為「阿木林」。則夫「阿木林」之所以為「阿木林」者。殆非易遇者。也是不可以不傳。

短
說

天半笙歌

(海虞天憤)

青桐數株。翠竹千挺。明窗四啓。書籍橫陳。此吟秋主人避暑所也。主人卜居城中。每遇春殘。則偕一童。徙處此鄉別墅。以消長夏。墅中花木宜人。水石清潔。南軒闢地寬廣。綠陰蔽天。夕陽在山。主人則呼僮烹茗。移小榻。握葵扇。略執卷冊。以徜徉此樹下。又其南則一泓清水。澗激可觀。池之東南隅。綠樹叢雜。一角紅樓。不知誰家樓息所也。北望青山。雲態萬變。俗慮涓滌。塵念不生。主人益悠悠自得。此中况味。非城市人所得者。

一日吟秋。以恆例納涼樹下。忽聞歌喉宛轉。順風飄漾。傾耳聽之。似出於池南高樓中。吟秋深居簡出。初不審其鄰。為何如人。驟聞歌聲。知此中人必非俗客。吟秋固爛于音律者。辨音按律。知必為女。

予所歌約半時許歌聲頓止樓窗呀然而啓瞥見一女郎着淡黃衫持一茜羅巾向窗外揮灑不已吟秋觀此景况驚遽而起及審視而樓窗又閉矣

惟時夜色昏黃樹影憧憧撲人眉宇吟秋亦悄然歸寢次日天氣酷熱午後雷雨大作時即止滿庭花木生意倍添吟秋則攜卷持扇徜徉水邊無何歌聲又作矣吟秋經此感觸乃捲卷靜聽初則悠悠揚中則紆緩繼乃急疾驟聞笑聲則窗啓而女郎出現紅巾飄颺不已轉瞬而窗閉人影杳矣自此每日午後吟秋必納涼池南高樓中必於此時發歌聲歌止必有女郎啓窗揮巾或略遠眺窗不遽閉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殆吟秋之謂矣

一夜吟秋步月過前溪忽有一英俊少年彳亍而來謂之曰君非吟秋主人乎夜遊真難得也吟秋詢其姓字則金劍虹即池南高樓之主人翁也劍虹曰君家庭院於僕樓可一覽無遺以君簡出不克令君來吾家一晤聚也吟秋曰是烏不可明日敬造訪且日聽君歌得就聽之尤佳劍虹曰君亦愛歌耶明日君來當令山妻一奏以娛佳客乃相與珍重而別

越日吟秋整潔衣服繞過前溪至則已有一女郎佇立以待審視即樓頭揮巾人也女郎笑言曰待君久矣請入吟秋振衣而進劍虹下樓而迎聚談頗快移時吟秋倚欄北指曰此即余聽歌處也劍

虹曰予幾忘之矣當令山妻速奏也女郎則由內室取一留聲機置几上振機鋪片歌聲豁然劍虹曰此最新之片純歌而無樂音者余二人愛歌而厭樂乃出重價置得之吟秋曰余幾疑是君輩真歌也歌既畢女郎則以紅巾拂拭之轉向窗外揮巾不已吟秋曰是胡為者女郎曰吾揮去其塵穢也吟秋笑曰是非一日矣女郎曰然劍虹亦笑曰吟秋君誤矣三人皆大笑不已

滑稽
短篇

齊宣王問參

(慕夸)

青草平舖於前小落繁洄於後自朝抵暮無刻不聞吟哦之聲此何所乎閩清五都湯先生書齋也先生為人蘊藉多材多藝性嗜古非秦漢以上書不讀教授有方終年無倦容學子自而立以下爭師事之故有心培植少年者咸遣子弟負笈而肄業焉

吳日新者前清孝廉也有子名啓元穎慧異常人唯秉性謹願人誑之輒信以為真吳令其從湯先生讀在館與同鄉黃茂才長卿子君文相友善長卿者日新之莫逆交也

時當遜月炎蒸逼人不管燎原唯先生書齋涼風習習毫無暑意騷人逸士遊其地者如縷不斷先生均賓之友之庚戌日新同長卿至暢談痛飲意欣欣如也

長卿性狡黠喜諧謔雖摯友亦愚弄之以為快聞啓元誦大學至苟日新句低聲問之曰學禮乎啓

元愕然。長卿又曰。嘗應童子試。否耶。曰。任年九歲。足跡不及五十里外。又焉知所謂童子試者乎。長卿曰。居吾語汝。凡應試者。遇廟諱。均避而不書。廟諱者。天子之名也。夫天子雖尊。去吾疏遠。呼而嘗之。孰知者。矧僅書其名耶。乃猶不可不避。若夫令尊。生而汝鞠育。長而汝教誨。今于廣衆之前。直誦其名。其如禮何。啓元曰。唯唯。敢問將奈何。長卿曰。子誠痴而不可訓哉。盍以家父二字代令尊之名乎。啓元曰。諾。乃高聲曰。湯之盤銘曰。苟家父。家家父。又家父。朗誦不輟。

日新聞之。怫然而怒。讓長卿之戲謔。非時。批啓元之頰。告之曰。子唯湯先生之言是聽。可也。先生非姓湯乎。縱其忘吾名。亦不至自忘其姓名。可諱姓。何不可諱耶。啓元緘默無語。

時君文受先生命外出。適返。見其父與日新喜溢眉宇。不知其父之戲弄啓元。卽啓元與其同學。亦莫有以告者。故君文終莫由知其事也。日新見君文喜甚。與之談。勉其勤學云。無何夕。陽西墜。吳黃相將俱返。訂壬子重來。

義和鞭疾。曜靈節急。甫一旋踵。壬子到矣。長卿中途如廁。日新入齋。復與君文談。少選。長卿施施而至。君文朗誦上孟曰。齊宣王問。孟子曰。何阿。荈之間也。王曰。荈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荈。有異姓之荈。長卿曰。何荈之多耶。日新亦惡作劇矣。

小言情 閨中人語

(是龍)

珠簾不捲寶鴨香溫窗前芭蕉數株綠葉紛披滿覆小小庭院不使一輪炎日面其主人可愛者蕉蔭也。

是屋之主人爲一美少年時方擁其嬌妻喁喁私語少年嬉度頑臉笑逐顏開妻似不樂聞有厭煩意嬌聲喚曰郎休矣終日尋花問柳不顧阿儂冷落床頭人又非黃臉婆彼心上人兒豈果天仙人美麗若安琪兒只應天上難得人間遂使阿郎顛倒不復畏人之多言阿儂心碎耶然以儂所聞亦祇一尋常女子貌僅中人舉止輕薄性情浮蕩此乃桃花柳絮阿郎何徵逐其間視同至寶其殆世俗所謂情人眼內出西施乎言罷唏噓欲笑不笑舉其秋波徵射少年面以待少年答覆

少年聞此嘲語柔聲言曰吾愛乎請毋妬我何嘗言卿貌不佳卿情不摯者波石家小鳳果嬌小可憐令人生愛然其貌不揚何能望卿萬一我之愛若乃別有所取卿不知乎人言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嫖嫖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弗着卿試思之此言何味哉凡爲男子莫不樂人之溫存體貼慇懃小心此技實爲婢妾輩所優爲而爲我愛卿所不屑至於脈脈含情心心相印若離若合可接而不可近者人必尤爲之顛倒卿其易地思之當知我言非不確也

少年語至此妻卽笑而起曰郎愛恭維乎儂亦優爲之郎自不早言耳請自今始儂當事事出以溫存以博郎歡使郎評之阿儂果較小鳳奚若也少年大喜頻親其吻

夕陽西下燈火齊明天晚矣無何六街八靜夜色深沈少年自外歸忽一變其年日之路徑潛身躡步行至臥室窗外向內微窺其妻方挑燈理刀尺觀其態度狀甚幽嫻自得少年諦視久以指着窗輕彈數下其妻聞聲回首向窗外大聲曰若爲誰何爲鬼祟祟作此醜態曰我也曰郎耶旣爲郎儂豈豈無戶者何爲舍之而不入曰我將由此入卿其啟此窗曰厭哉窗起少年入趨執其妻之乎向耳畔低語曰累卿久待得毋以沈寂故怨我遲遲耶曰郎何日不如此者誰怨沈寂來絮絮何爲哉曰卿其爲我閉此窗曰郎無手耶儂旣啓之又欲儂閉之可厭哉

少年至此乃格格笑不可仰其妻異而詰之少年曰卿日閱何云乎非謂自今始將事事出以溫存以與小鳳比優劣乎我至小鳳處彈指數下彼卽輕輕啓窗不使有一些聲息以兩手扶我起旣入隨手閉窗縱身入我懷竊竊道一日之思慕今卿力拂我意殊令人失與其較小鳳果何如哉妻乃笑曰儂已忘之矣當以明日始郎其許我乎少年笑而頷之

翌日之晚少年匆匆入房故履戶闕蹶而顛其妻愠現曰郎有何事匆遽乃爾儂大年紀乃若小孩

子抑何可笑。少年一躍而起。笑語之曰。吾愛汝。汝不痛我。我撫摩我。而反譏我。小鳳當不若此。吾果謂卿不屑爲也。其妻笑。少年亦大笑。

記者曰。今我國女子。竭力步武西方美人。苛責其夫。彼使其夫。獨於彼婦。對於藪砧之柔情軟語。慇懃體貼。不使心上人有一毫不快意者。漠然無動於中。如此而欲求一雙兩好。笑態盈盈。無感噴。無或怒。無或一反目不羸。難哉。余述此。余蓋有遺憾焉。

哀情
小說
可憐儂

(休寧華瓊)

噫天地無情誰憐儂！吾不料以一腔熱血澆灌女界自由之花竟結此酸苦之果我今日之死是爲我二萬萬女同胞於一情字上犧牲性命爲後者作殷鑒免我多數親愛之姊妹再沉淪於恨海中也噫女媧你爲甚的天不補噫精衛你爲甚的海不填留這遺恨在世間任這情魔擾兒女那鴛鴦兒也會雙飛那樹枝兒也會連理可憐儂還不如世間一禽一木呀這紅顏薄命四字竟萬古不能磨滅麼吾不信吾願死吾願速死化禽而請問哈哈在下著可憐儂平空的寫出這段文字來吾知閱者諸君很爲詫異夫不知這就是可憐儂書中之可憐主人翁瀕危一段淒淒慘慘嗚咽嗚咽之遺話作者今寫此篇亦就不知不覺淒淒慘慘嗚咽的寫了出來這是我們一個惻隱之心遇着哀情之事陡然發現出來的道理請閱者諸君不要說奇拋掉數分鐘工夫聽在下慢慢的道來罷。

話說亞洲天都郡白鶴縣地方有一個熱心的女士名喚秀儂夫人素抱着一個拯救女界的心平日興的公益到也不少如什麼天足會哩貧女教養院哩狠有幾樁是久爲都人士所欽仰的一天他忽想起白鶴縣這個地方風氣閉塞家庭教育一點也沒有就想辦一個女學堂替這女界中數

千○年○的○黑○幕○掀○開○了○放○一○線○光○明○進○去○也○好○讓○這○些○酣○睡○的○姊○妹○們○醒○醒○想○罷○打○定○了○主○意○走○到○他○
 先○生○書○房○裏○去○告○明○了○此○事○你○道○這○先○生○是○誰○呢○即○是○他○最○親○愛○的○Misses Puroqua 姓○俞○名○履○如○亦○是○一○
 個○熱○心○志○士○現○充○每○校○堂○長○他○們○夫○妻○間○感○情○素○來○濃○厚○當○時○聽○了○他○夫○人○一○席○話○喜○得○眉○開○眼○笑○
 的○道○能○得○夫○人○這○麼○熱○心○這○不○是○那○些○女○同○胞○福○氣○來○了○嗎○但○是○一○層○我○是○個○窮○措○大○館○穀○無○多○那○
 開○辦○經○費○狠○為○難○呢○且○這○樁○事○不○是○我○們○二○人○可○以○成○功○的○不○如○邀○幾○位○同○志○來○襄○助○罷○夫○人○你○想○
 想○看○那○秀○儂○夫○人○聽○罷○沉○吟○了○半○晌○道○若○說○經○費○這○一○層○嗎○到○不○打○緊○妾○處○尚○有○點○粧○奩○今○日○為○姊○
 妹○們○造○福○也○就○不○管○他○拿○去○售○了○來○作○開○辦○費○到○是○辦○事○這○個○問○題○真○狠○難○解○決○當○下○二○人○磋商○了○
 半○天○後○來○到○還○是○他○夫○人○想○出○說○道○那○年○贊○成○我○們○辦○這○天○足○會○的○王○旭○山○金○潛○溪○王○雪○樓○諸○君○子○
 你○就○忘○了○麼○他○聽○着○拍○掌○笑○道○我○真○是○古○翻○翻○新○的○終○日○裏○為○着○那○些○什○麼○A B C D 溫○禿○師○利○夫○
 都○鬧○糊○塗○了○不○是○你○提○起○我○竟○一○時○想○不○出○於○今○即○寫○幾○封○信○去○請○他○們○來○參○酌○你○儘○管○去○做○你○一○
 部○分○事○好○了○夫○人○聽○罷○退○了○出○來○

隔○不○到○幾○天○那○王○旭○山○等○就○議○定○舉○了○本○城○一○個○碩○儒○姓○洪○名○紫○鏡○的○老○先○生○做○了○堂○長○夫○人○就○做○
 了○管○理○兼○修○身○圖○文○教○員○還○有○一○位○潘○女○士○充○算○術○教○員○到○是○缺○一○個○教○務○的○主○任○大○家○想○了○許○久○

都想不出忽見那金潛溪跳入座來高喊道：「得了！我們同村有一位倪閨隱女士是申江女子師範畢業的，於科學上都狠有點門徑，手工尤爲擅長，無奈是個文君新寡，諸事就有點不便。若論他的人品，真是冰清玉潔，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是沒個人去聘這樣個好教員來呢。」秀儷夫人聽着言，道：「既有此人才，那就好極了。」我卽修函去聘請他。其餘的事，還要望諸君臂助才好。彼時衆人都各稱允，沒多幾天，這女校果與辦起來。內容規模一切到也完備。那閨隱女士乘此時候，果也來到。夫人見着他，那付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樣兒，就欽佩親熱到十二分來。求學的女子，天天接踵而來。這初次破天荒的事兒，能收此美滿效果，就也算是白鶴縣有幸福了。這且按下不表。

再說上文說的那王雪樓，看官諸君，你道這個人是誰呢？呀，在下至此，竟不忍寫下去。這就是此堂中主任翁的一個命中纏魔星。他是個東瀛的留學生，這個留學生却與別個不同。若論他的才貌，是學富五車，貌比衛玠，襟懷磊落，名士風流。平日眼光是狠大的，他常言道：「天下沒得個真情的女子。」那紅樓閨閣，就懷着一股驕傲之氣，倚着父兄的榮貴，把天下騷人墨士，就視得如弁髦一般。偶然解得幾個字，讀得幾部書，就要模仿那千古美人的態度來對月長吁，臨風短歎。以後不是鑽穴相會，就是踰牆定情。漸漸的那醜穢名聲，傳播出去，弄得沒個好結果。那小家碧玉，或有一二好

的又乏家庭教育亦終不免爲登徒子所誘引至於說到現在女學生身上那就更該死胸中懷着點皮毛科學就把世界上最寶貴的情字看低了下去只曉得什麼男女平權婚姻自由的話鬧個不休一縷情絲隨風飄蕩甚至還有晚間到馬路上去充作野鷄打打客人他以為樂利雙收把平時校中所受的教育都忘了你說可成話嗎他抱着這個想頭故那兒女情就不肯濫用自從那日遇着閨隱之後把以前的理想都颺到汪洋大海裏去了頓竟世界女子竟是不能一概而論怎麼他就孤芳自賞呢想到這裏那腦筋內即現出總總的幻覺來一時這心就如劣馬奔騰樣兒跳個不定要想去按住他終覺不能那邊的理想亦就如這邊成了個正比例兩地裏各起了個愛慕心無奈一個是羅敷有夫一個是使君有婦彼此既不能發這愛情於言表又不能洩這心事於筆墨一腔抑鬱兩地相思倘每遇着一面又要各表出那正氣の様兒來你也不知我是個什麼意思我也不知你是個什麼情懷不過譚得三言兩語就要分手走了故後來竟弄成如紅樓中寶黛的結果一般這是後話不要去說他

自這學校開辦以來光陰似水歲月催人忽忽的已過了一月那時恰是杏花天裏離寒食節不遠了。一天早晨秀儷夫人正在房內看那些女生的工課忽見閨隱笑着走了進來道姊姊好勤呀這

麼絕早的。就在這裏理課了。無怪外間人言姊姊熱心。這麼看來。真是名不虛傳。我在上海多年。也沒見過似姊姊這樣勤的老師。夫人聽畢笑答道。你不要過獎。這是我們應盡的天職。也不算一回什麼事。我到要問你。今日這麼早跑到敝齋來。必有緣故。請語我無妨。閨隱欲言欲止者。再曰。明日是寒食節了。要想託姊姊到校長前代請幾天假去。到先夫坟上哭。……言到這裏。那聲音就低了下去。那眼眶就紅了出來。那時夫人看着他這個樣兒。就也替他淒楚起來。言道。好妹子。你不必傷心。等歇管你去好了。校長跟前我自會說的。閨隱聽着這句話。道。多謝姊姊憐愛。薄命人謹感五中言畢。退了出來。到自己房裏。將一切東西檢點好。然後扃了房門。命人雇了乘轎子。飛也似的去了。明日天晦。路上行人跡稀。空山杜鵑聲急。惟有故城地方。遊人仍是絡繹不絕。於道。這是什麼道理呢。看官諸君。不曉得這個地方。是白鶴縣東鄉一個最名勝之地。那上面有樓台水閣。曲檻彫欄。下面有楊柳千條。桃花萬樹。真是一幅絕妙的武陵春色圖。其間有一人憑欄自語曰。時已不早。盍歸歎。於是扯足而行。不到三里之遙。忽聞得一種極淒慘的哀聲。出自左邊一帶樹林中。這個人就狠覺驚訝。即躡步走到那裏去。聽似是一個孀居哭夫的聲氣。再仔細一聽。又並不是哭什麼天呀地呀。原來是在那裏悲切的念詩。聽他念的是。

惻○惻○哀○哀○生○死○懸○心○傷○腸○斷○香○花○天○哭○君○縱○有○千○行○淚○一○點○難○流○到○九○泉○
自○憐○薄○命○似○文○君○別○鵝○離○鸞○不○忍○聞○無○奈○年○年○寒○食○節○一○杯○麥○飯○奠○新○坟○
靈○犀○一○點○苦○於○茹○繞○膝○無○兒○悲○獨○居○薄○命○世○間○留○德○耀○伯○鸞○地○下○痛○何○如○
浮○生○若○夢○僞○耶○真○寂○寂○光○陰○淡○淡○春○生○不○同○衾○死○同○穴○何○時○重○見○塚○中○人○

那○人○聽○畢○忽○低○聲○言○道○呀○奇○怪○！○這○個○聲○音○熟○得○狠○嗎○怎○麼○竟○想○不○出○是○誰○來○呢○莫○不○是○我○那○意○
中○人○麼○何○妨○去○看○看○復○一○想○道○不○好○這○桑○間○陌○上○男○女○究○有○點○瓜○李○之○嫌○然○心○中○是○這○麼○想○那○脚○下○
就○不○由○他○說○話○一○步○步○的○竟○將○近○逼○到○那○女○子○背○後○了○那○個○人○至○此○已○是○勢○成○騎○虎○欲○罷○不○能○的○光○
景○就○抖○着○胆○走○近○身○去○一○看○真○是○不○看○猶○可○這○一○看○又○分○教○是○

臘○炬○重○燒○淚○已○盡

春○蠶○再○繭○恨○難○休

(未完)

(不受酬)

●出獄之後

夢·上海

一。月。廣。東。茶。食。店。裏。的。樓。上。擁。擠。着。很。多。人。坐。的。也。有。蹲。的。也。有。歪。倚。着。的。以。及。跑。來。跑。去。的。也。有。他。們。喝。的。是。名。茶。吃。的。是。包。子。還。有。香。烟。來。助。興。從。遠。遠。地。望。進。去。只。見。烟。霧。迷。漫。之。中。黑。越。越。的。頭。顱。在。那。裏。搖。的。搖。擺。的。幌。還。時。時。送。出。一。種。無。腔。之。歌。來。道。『。收。落。一。錢。四。分。』。『。又。落。咧。禮。拜。啞。』。這。們。聲。調。又。響。亮。又。尖。刺。刺。人。耳。攻。人。心。若。是。聽。不。慣。的。人。聽。見。了。不。是。發。怔。定。是。打。寒。噤。原。來。這。場。所。是。廣。東。茶。食。店。裏。兼。開。的。一。月。茶。館。裏。面。坐。的。蹲。的。以。及。歪。倚。着。的。都。是。茶。客。那。跑。來。跑。去。的。便。是。茶。博。士。了。茶。客。裏。面。十。七。是。勞。動。家。而。尤。以。木。匠。佔。多。數。他。們。大。清。早。起。來。沒。別。的。消。遣。便。跑。到。茶。館。裏。去。品。茗。他。們。談。興。又。最。豪。往。往。二。三。人。或。三。四。人。據。一。桌。口。裏。講。指。上。畫。有。時。談。得。起。勁。嘴。裏。便。兩。夾。雪。的。噴。將。出。來。就。是。噴。到。別。人。的。身。上。別。人。也。不。見。怪。彼。此。笑。一。笑。各。由。自。己。措。去。便。算。了。事。可。

一。天。的。早。上。那。月。茶。館。裏。來。了。個。老。胖。子。禿。光。着。頭。髮。穿。一。身。墨。灰。色。土。布。衫。褲。足。上。着。一。雙。羽。絨。面。圓。頭。鞋。子。襯。着。一。雙。黑。線。襪。一。望。而。知。是。工。界。中。人。他。上。到。樓。梯。的。番。層。便。站。住。脚。四。下。裏。一。瞧。見。靠。窗。那。張。桌。坐。着。個。年。可。四。十。許。的。人。打。扮。和。他。自。己。差。不。多。但。肥。瘦。却。大。大。有。個。分。別。右。手。攔。

在窗。椽。上。左。手。捏。着。半。隻。包。子。頭。向。外。望。不。知。看。些。什。麼。桌。上。那。杯。茶。熱。騰。騰。地。透。出。輕。微。的。烟。縷。來。他。微。微。笑。了。一。笑。便。一。步。一。步。很。安。閒。似。的。踱。進。去。舉。起。右。手。輕。輕。向。那。人。左。肩。上。拍。了。一。下。道。老。王。你。來。的。真。早。呀。老。王。回。過。頭。來。忙。將。口。裏。的。包。子。咽。下。去。點。點。頭。道。九。佬。你。也。來。了。麼。好。極。好。極。請。坐。喝。茶。吃。又。燒。包。時。候。還。多。着。我。們。且。在。這。裏。談。談。罷。九。佬。並。不。客。氣。沒。等。他。說。完。已。然。坐。下。去。了。茶。博。士。跑。過。來。泡。了。一。壺。茶。又。端。了。兩。盤。包。子。一。並。放。在。桌。上。逕。自。去。了。他。們。倆。談。一。會。話。喝。一。會。茶。吃。一。會。包。子。又。吸。一。會。香。烟。直。至。八。點。鐘。敲。過。纔。下。樓。分。道。而。去。他。們。所。談。的。話。足。以。發。人。深。省。我。且。把。他。記。下。來。

老。王。道。九。佬。你。可。知。道。楊。三。官。發。達。了。麼。我。昨。天。從。店。裏。出。來。的。時。候。他。坐。着。一。輛。摩。托。卡。回。武。昌。路。而。去。我。先。前。並。不。看。見。他。是。他。和。我。招。呼。的。我。聽。得。『。王。叔。叔。』。三。字。猛。可。抬。起。頭。來。彷彿。有。些。面。善。總。以。為。像。這。樣。的。闊。少。那。肯。和。一。個。做。粗。工。的。人。招。呼。說。不。定。是。我。聽。錯。了。或。是。他。看。錯。了。人。那。就。再。也。不。去。睜。他。低。着。頭。只。願。走。我。的。路。後。來。纔。想。出。是。楊。三。官。回。身。想。和。他。攀。談。然。而。他。坐。着。那。輛。車。子。早。已。如。飛。而。去。了。九。佬。懶。洋。洋。地。答。道。也。許。是。你。自。己。看。錯。了。人。吧。我。聽。人。說。『。他。已。經。死。在。牢。裏。多。年。了。』。老。王。道。這。話。我。也。聽。過。了。但。他。實。在。未。會。死。是。我。老。板。的。兒。子。証。明。出。來。的。我。

老板的兒子是他的老同學。那就再真沒有了。九佬道他爲甚麼入獄啊。這底細我還不明白。你可講給我聽麼。老王道：「使得使得。你且喝茶吃點心。我這裏還有香烟呢。說着便從袋裏拿出包愛國牌香烟。連着一匣自來火。一並放在桌上。他咳了兩聲嗽。吐了一口濃痰。又從桌上取杯茶漱漱口。擦的一聲燃着枝香烟。咬在嘴唇上。又把香烟自來火一齊推到九佬那邊去。他自己呼了一會便慢慢兒說道：「楊三官名介存。是個極好的青年。他在小學裏念書那時候。總要掙扎向上。及進了中學。便漸漸兒學起壞來了。因爲那所中學的學生。大半是些有錢人家的子弟。好的固然很多。壞的却也不少。他們對於讀書個個都是抱消極主義的。而對於胡調却主張積極。至于住宿在學校裏。也不過遮掩父兄的耳目罷了。然而他們所住的宿舍。晚上倒十室九空呢。楊三官雖是個聰明俊秀之士。畢竟世故未深。不明利害。在中學裏一年。便和他們同流合污。改變了自己高潔之性了。先前還不過隨他們看看戲。逛逛遊戲場。後來益發弄得大了。什麼縱情任性的事。都無所不爲。他家裏原是中等人家。那裏來的多大錢財給他揮霍呢。因此他窮則變。變則通。攬出梁上君子的勾當來。好幾次沒給人家捉着。末後被我老板的兒子撞見了。使大大的警告他。一次又苦苦的勸諫他。一番他剛被一個二九妙年輩的嬌娃灌了無量數的迷湯。那裏還能容納逆耳之言呢。然而他也

不好意思再作勾留便自行退學只苦了我老板的兒子他清夜捫心至深內疚以爲楊三官學壞未之前開不能防其未然使老友喪失了人格因此他想作亡羊補牢之計連篇累牘的給了楊三官一封忠諫書可是楊三官接在手裏瞧也不瞧往字紙簾裏一塞便算了事咳色慾移人實在可怕然而他還沒有到覺悟的時期這也難怪了楊三官出了中學之後隨進一所什麼英文專科學校那裏的學生更不成了胡調門路狼熟悉哀皮西提倒沒有人可以念得完一天六堂的工課總有五堂沒有學生來聽講就算個個都在講堂上也不過擺擺臉兒暗地裏却把眼睛來打無綫電相議行樂的事宜呢至於教員方面也管不到許多只好裝聾作瞶任他們方便罷了楊三官既到那裏覺比中學還自由少不得加入戰團盡日償去胡調他本領原是高強的現在還變本而加厲不久就做了那裏的領袖我實在替他傷心他還在那裏做夢他父親也知道了這惡消息便嚴嚴厲厲的教訓了他一番又不給錢他做雜用他那顆心本是平原放馬既發則不可收拾的現在他手頭一緊恐慌異常校裏都是走讀生教員除掉了兩三件爛羔皮及破舊夏布長衫之外再也沒有值錢的東西故技自然不能復搗親戚那裏已先得他父親的知照誰也不肯借錢給他他急得沒法只有借校裏的自修室召集一班同志開個財政維持會好幾次不得要領而散後由一個廉

頭鼠目的同志提議出來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衆議通過楊三官便一溜烟跑了出去。可巧大功將成給他父親捉將官裏去。原來他跑了出去假扮一個孝子，還虧得他裝成一副哭喪面孔，捧着本勸捐簿挨家挨戶去募捐。說是：「叔父客死申江，無錢殮葬，敬求諸大善士發慈悲心，卹生吊死，隨意捐輸，俾得早日成殮，那壓存沒均感了。」廣東人是最重鄉情的，又加着聽了他那番傷心話，便你一元我半塊的寫滿了勸捐簿。末後他到一外洋貨店裏去募捐，剛剛他父親也到那裏去買貨，見了他這樣打扮，不由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一把揪住他說：「畜生幹得好事氣煞我也。」他吃這一嚇，三魂早失了，兩瞪着一雙眼在那裏瑟瑟的打戰。那時睡熱鬧的人也漸漸多了，把他父子倆團團圍住，他父親氣得呆了，再也說不出話來，只連連嘆了幾聲，隨就把他交給一個守衛巡捕帶他向衙門裏去。他父親又加上他幾個罪名，重重辦他一下。九佬聽到這裏，便嘆了幾聲道：「都是學校害了他，若是他和我們一樣的不讀書，斷不會弄出這岔子來了。」老王睜着雙眼大聲道：「你的話也太糊塗了，不讀書那裏會發達？你看我老板的兒子，豈不是同他一起讀書的嗎？爲甚麼我老板的兒子學成之後，蜚聲社會，人人頌揚，那楊三官却倒去嘗鐵窗風味呢？學校是培育人材的機關，斷沒有給人豕學壞的。然而學之成敗，却在乎學生自身，因爲中學非設強迫。」

教。育。的。所。在。用。功。與。否。純。係。自。動。校。門。以。外。又。非。師。長。所。能。管。得。到。的。所。以。學。生。在。外。的。行。動。簡。直。
 沒。有。人。管。束。青。年。學。子。那。一。個。不。是。風。流。自。負。况。且。楚。館。秦。樓。歌。臺。舞。榭。在。在。都。足。以。引。人。入。勝。
 倘。使。心。裏。不。明。白。些。失。足。並。不。是。很。難。的。事。古。今。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的。人。那。一。
 個。不。是。爲。色。慾。所。蒙。蔽。纔。做。成。這。追。悔。莫。及。的。局。面。來。呢。至。於。交。友。一。層。更。是。要。緊。的。事。了。古。語。說。
 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凡。朋。友。有。損。益。之。分。而。自。身。之。好。歹。便。隨。朋。友。之。損。益。而。成。因。爲。
 引。誘。兩。字。具。着。偉。大。的。潛。勢。力。足。以。左。右。人。之。性。情。試。細。味。我。的。話。再。比。較。楊。三。官。和。我。老。板。的。兒。
 子。兩。人。的。行。動。優。勝。劣。敗。之。理。便。可。了。然。於。胸。了。然。而。楊。三。官。也。不。失。爲。一。個。英。雄。好。漢。因。其。出。獄。
 之。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勇。於。遷。善。實。在。令。人。可。欽。可。敬。這。樁。事。我。昨。晚。剛。從。我。老。板。的。兒。子。處。
 聽。得。來。我。且。說。給。你。聽。也。許。你。知。道。他。出。獄。之。後。的。底。細。他。在。獄。裏。吃。的。是。水。飯。住。的。是。黑。房。以。滿。
 包。爲。蓆。以。麻。袋。爲。破。獄。異。鬼。影。幢。幢。令。人。見。了。毛。髮。爲。之。森。豎。那。裏。的。蚊。虫。又。有。指。頭。般。大。尖。銳。的。
 喙。刺。進。人。身。體。去。比。鑽。子。還。要。加。上。幾。倍。痛。不。上。幾。天。他。就。形。銷。骨。立。像。僵。尸。一。般。又。加。着。遍。體。蟲。
 傷。益。發。覺。得。難。看。監。牢。原。是。活。地。獄。他。苦。楚。也。嘗。夠。了。然。而。這。正。是。他。覺。悟。的。所。在。也。是。他。覺。悟。的。
 時。期。所。以。他。痛。楚。之。餘。回。溯。前。塵。很。覺。對。父。母。良。朋。不。住。往。往。頓。足。椎。胸。恨。不。即。死。過。了。幾。天。他。母。

親暗暗地拿出私積的錢來上下賄賂他身體的痛苦就減少了好多我老板的兒子是極重友誼的也就常常去探望他還帶了許多書籍給他看他已經覺悟了便在牢裏專心致志的研究起來等刑他出了獄就很有些學識他父親滿想不要他的畢竟由他母親說了幾回情纔肯把他關在屋裏吃死飯有一天他思量前路覺得黑暗非常忙到他母親跟前作讀書運動嘴裏還說了很多懺悔的話他母親道『何嘗沒有書給你讀呢都是你自己不好做出這樁壞事來打灰了你父親的心現在實教我左右爲難呀』他見目的不能達到心中懊喪萬分不由得鼻子一酸就扯住他母親的袖兒哭個痛快正在不得開交的當兒他父親從洋行裏回來了喝問『家裏沒有死人怎麼大啼小哭』他一聽連屁都不敢放一個漫說哭了他母親便把他願意到學堂裏去讀書的話一五一十對丈夫訴了一篇他父親哼了兩聲道『算了罷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還讀甚麼勞什子的書啊不過久靜想動想死灰復燃罷了一之爲甚我是會氣死的』他母親道『你又來了兒子既然知錯做父母的就該給他自新之路好教他彌蓋前愆你現在把他桎手桔足的監在屋裏豈不是誤了他一世嗎我想你既不願意要他倒不如將他一刀兩斷還落得眼前干淨呢唉你糟踢他到這個田地實在教我傷心』他母親說到這裏便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他父親道『別

哭○了○你○既○然○愛○他○我○不○能○強○你○不○愛○他○大○凡○做○母○親○的○無○有○不○溺○愛○兒○子○的○並○且○愛○助○長○他○兒○子○的○
 劣○根○性○你○就○是○其○中○之○一○了○我○再○花○千○把○塊○錢○供○他○讀○書○也○不○算○大○不○了○的○一○回○事○可○是○他○再○演○出○
 什○麼○怪○劇○來○都○在○你○的○身○上○呢○』○說○罷○氣○憤○憤○地○跑○了○出○去○他○母○親○聽○了○這○番○一○半○兒○冷○一○半○兒○熱○
 的○話○心○裏○狠○覺○難○受○便○淚○汪汪○的○對○他○說○道○『○我○爲○你○也○算○受○盡○惡○氣○了○從○此○以○後○望○你○好○好○的○做○
 人○莫○再○給○我○流○淚○罷○』○楊○三○官○是○個○如○來○劫○後○身○得○到○進○了○學○堂○再○也○不○敢○結○交○惡○友○一○天○到○晚○總○
 向○書○堆○裏○去○鑽○師○友○那○一○個○不○稱○贊○他○他○母○親○九○其○快○樂○常○常○對○着○丈○夫○說○『○兒○子○爭○氣○了○他○父○親○
 也○許○他○勇○於○改○過○不○失○爲○好○人○他○畢○業○之○後○便○同○他○父○親○一○起○在○洋○行○裏○辦○事○後○來○他○覺○得○洋○行○裏○
 沒○甚○出○息○便○聯○絡○幾○個○新○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朋○友○合○辦○一○家○什○麼○實○業○公○司○規○模○很○爲○宏○大○不○上○
 幾○年○便○聲○譽○鵲○起○總○經○理○楊○介○存○的○名○望○也○就○一○天○高○似○一○天○現○在○他○的○年○幾○還○不○過○二○十○七○歲○論○
 起○他○的○前○程○還○可○以○限○量○嗎○ 九○佬○聽○到○這○裏○便○蹣○起○一○只○脚○搖○了○兩○搖○頭○噴○噴○的○嘆○道○倒○看○不○出○
 他○出○獄○之○後○有○這○麼○一○番○作○爲○

▲彭亨述異記

錢一雄 南京第一工校

客窗無聊同學錢君心儀新自南洋星加坡返順道見訪欣然暢談錢君歷述南洋社會風俗

形色較之中國無奇不有。惟其中彭亨（譯音）一埠之神怪劇，比中國尤甚焉。特濡筆記之，以供閱者之研究。（以下均錢君語）

余友譚君，粵籍僑居南洋者，歷有年矣。現居彭亨（英屬四洲府之一）距星加坡稍遠，往返須舟楫，故留校未返。余與同校，抵足談心，歷述其目觀之奇事，謂彭亨一埠多土人（馬來族）太半信奉回教，其虔篤者，無殊我國之山僧道姑，且擅法術，如有犯之者，竟能置之死地，而其人弗之覺也。是處水多產鱷，陸多產虎，而虎之爲物，從來未有傷人之聞，惟鱷之爲患，人多畏懼，惶悚異常，其爲害蓋過于虎萬倍也。以其尾力甚大，上下鱗作鋸形，兒童戲水，河濱者折臂斷股之事，時有所聞。一日有隣兒，偶戲河濱，鱷忽至，卒不及避，竟爲攫入河中，轉瞬已杳。見者措手不及，莫能拯救，急告其家屬，詎其父母，祇生此子，鍾愛不啻掌上明珠，驟聞之下，痛不欲生，旋以重金聘得土人善行法術者，至河濱作法捕之。是日觀者如堵，譚君亦排衆而入，以觀其法力。何如初術者以水一盃置于地，架銳利之二刃于上，相交作斜十字形，此外無他物。術者席地坐，手作勢向河中喃喃，不知作何語，似誦經然。須臾所架之二刃，漸漸轉動，愈轉愈速，颼颼有風，人方驚異間，忽聞術者瞪目戟手曰：來……轉視河中，鱷魚已浮上矣。長丈餘，闊可數尺，術者向主人曰：傷君

之子。卽是此畜。今已拘。至可捕之。而正其罪。以洩君忿。主人不敢捕。于是術者涉水。握其腮。力拔而上。置主人前。曰：此畜罪大惡極。請手刃之。以償君痛。如何？主人手顫不能操刀。還請術者代行。術者曰：可乃砍其首。剜其腹。而鱷至死。不稍動。不亦異乎？或謂鱷本死。故浮然。大海之濱。何不先浮而適術者作法。以現之。或謂鱷自知罪而來。何不先自來。而必欲術者來。而相值乎？一時也。吾人故謂土人之法。雖奇而鱷能有靈。至死不動。豈不更奇乎？（不受酬）

● 殉珠記

筆 生 上海

現在的人心趨炎好繁華。慕富貴。可算達於極點了。我有個朋友張少美。今年方十九歲。不料他慕地死了。唉。他是自剔死的。死的時候極爲痛楚。少美父親是個五金店裏的小經理。每月四十塊錢的薪金。還不夠一家子的費用。少美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都進學堂念書了。少美也曾念過五六年書。但他自己刻苦用功。很有進步。堂堂中學畢業生。我想也有些不及他。少美生來美麗。雖然布衣布履。但他的天然美態。是不能掩沒的。他又很能體諒父母養育的辛苦。十七歲上。他就請朋友薦他到一所小學裏做初級教員。每月得着十五元的薪水。補助家用。他對於自己很是節儉。從不浪用一文。子是父母親戚沒一個不稱贊他是個好女兒。這天晚上。少美正在房裏改課卷。他的

弟弟跑進來，很急的說道：「阿姊，快快有人找你呢。」少美問道：「是誰呀？」他小弟弟答道：「我不知道，他們都穿得很美麗呢。」少美出去接見，原來是他的朋友奢華、羨富、慕美，三個人。他們一見少美，劈口就問道：「這樣用功做什麼？你忘了麼？」明天綺紉行結婚禮呢，我們和他做了五、六年同學，難道你也不去嗎？」綺紉告訴我們：「一定要你去的。」少美聽了，很詫異的答道：「是呀，我真發昏，這事情也忘了，但我已經寫信去道賀，明天我恐怕不能去了。」三人齊聲道：「少美，這樣你對得住綺紉嗎？他這樣大事也不去麼？明天又是禮拜學堂放假的，你不去有什麼理由呢？」少美再三推却，總是拗他們不過。於是，很不得已說的道：「諸位姊姊，別見笑，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萬望你們原諒。」綺紉是富貴的人家，他父親所結交的，不是大官，就是富商，那末，明天他們的女客一定全是珠圍翠繞，像我這樣寒素，怎好去見人？不要給人家笑我窮鬼子嗎？現在的人，厭貧敬富的心理，全是一樣的。諸姊姊可憐我，我一定不去了。」三人聽了，哈哈大笑道：「少美，姊不去的理由，原來如此。我以為是什麼萬不得已，這就容易辦了。我們一定可以替你設法的，你不早些說，又何必這樣掃興呢？於是，奢華願借珠練，慕美願借衣服。這時，少美不得不去了。」少美天生麗質，還加上各種美飾，到了綺紉家，裏客人們沒一個不稱贊和驚奇。什麼黃太太呀，李小姐呀，沒一個不來和他拉攏，倒弄得少美應接不暇。少美心裏

暗暗笑道這真是勢利社會了倘若我今天沒有這許多裝飾品我雖然有西施一樣的美怕你們還要給白眼我瞧呢唉可怕呀這天晚上少美回到家裏忽然珠練不見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但他并不告訴父母恐怕嚇壞了老人家且自己立刻到綺紉父母家裏找尋唉那裏找着呢少美萬分懊悔躺在床上思來想去總沒法子於是立刻寫封信給奢華他說奢華姊我現在大難到了你知道嗎你借給我的珠練今天在綺紉家裏不知怎樣的丟了這雖是我自己的疎忽但我想失得很奇怪珠練在我頸上的又怎會失掉呢我真不明白了姊姊呀你一定要救我了。我借了人家物件丟了理當賠償無論十年二十年我一定賠還給姊姊不過請你寬限寬限唉姊姊呀你想我是個清貧的人怎能一下子拿出這許多金子來賠償呢姊姊呀你先既然肯借給我諒這時候一定肯答應我要求的請你快快覆我到了明天少美憔悴得多了上課也很不在心學生們問他他祇推說有病晚上奢華的僕人到他家裏說我們小姐請小姐過去談談少美聽了心裏狂的一跳他想不好了但去也不能的只得立刻去了諸位呀你們猜猜奢華怎樣說呢原來他立逼着少美要立刻還他珠練他說這不是我要你立刻賠還祇因這串珠練是我母親的他現在還不知道呢少美不等說完已經暈過去了奢華把他送回家裏他父母才知道失了珠練十分着急

然也。來不及了。不想少美深夜起來。竟拿剪刀自刎死了。諸位讀者。呀。少美是個何等完美的女子。祇因受了人家的引誘。貪着一時的虛榮。便把生命送掉了。可憐不可憐。

▲十七姊妹黨

鄧叔宜 上海

海上爲文明繁盛之區。亦爲藏污納垢之藪。淫娃蕩婦。多溷跡其間。個中黑幕。雖濟南山之竹。亦難寫盡也。近二年來。有所謂十七姊妹黨者。發現焉。其人數祇十七。故名。黨中首魁爲女學生某。曾肄業於某女學。因受歐美文明自由之風。與某氏子發生戀愛。時假某旅館爲幽會之所。某本狂蜂浪蝶之流。那知情愛。惟色是圖。與女交遊既久。漸生厭心。後竟與他女郎相識。置女於不顧。詎意女與某曖昧之事。爲校中所聞。逐之出。女家本清白。其父母憤其女之不貞。亦不之納。女流浪無依。乃與其同學及姊妹行。與之同調者。合共十七人。結爲金蘭。組織十七姊妹黨。專以勾引閱歷未深之青年。以吸取其金錢爲目的。諸君試步足遊戲場。見有金鏡革履。舉動文明之妙齡女郎。三五成羣。翩然其間。不識者咸以彼輩爲高尚之女學生。又安知其暗中作花底生涯者哉。嗟乎。世風日下。人心日壞。不意吾輩最欽敬最高尚之女學生。尙作此寡廉沒恥之事。雖曰孽由自作。然社會不良。實有以致之也。

他爲什麼死的

●他爲甚麼死的

凌影

一四

民國八年前我在淑賢女校領唱音樂的時候有一位教算學的王素娟女士與我很是談得來。校中還有一位教文法的湯先生。那湯先生我也不大認識他。因我是每逢禮拜六到校中一次。遇見他的日子很少。素娟女士與湯先生的感情頗好。他二人每到禮拜二或禮拜五散學之後總得在課堂上坐談二十五分鐘。有許多住讀生想討校長的歡喜。在校長面前搬弄他二人的壞話。校長是一個很通達的人。見他二人所談論的無非是些社會上的問題。並沒有別的關係。所以也不去追究。沒有好久。淑賢就停了課。素娟的母親就有快信來喚他回北京。他臨行的當兒。我邀着幾個舊同學到車站送行。一眼見湯先生淚眼模糊的站在那裏。素娟看見我們。連話也不會說。惟有握着我的手。哭個不止。我們送行之後。還記得有一個同學的笑說道。素娟將對着湯先生哭的一副眼淚盡向你哭了。

我前月接着素娟的妹妹慧娟來信。說他的姊姊素娟已於八月初一的那夜死了。他並非死於病。他死的原因。爲了他的母親行了專制手段。強與他訂了一頭親事。是個開銀匠舖的兒子。滿望他一生一世帶不盡的首飾。誰知他姊姊聞信之下。就自尋短見死了。我接着慧娟寄來的信。沒有

一禮拜就聽得昔日和我一路去送行的一個同學說湯先生在八月初十的那夜自己拿手槍打死了不曉得他是甚麼緣故死的（却酬）

●東三省之外交家

冷服 奉天

張作霖由綠林起家。位躋六省區首領。嘗對人言。國家妄耗鉅款。最無處取償者。莫如辦理學校。試觀予（張鬚自謂）由綠林出身。豈可位列巡使。即可知莘莘學子之無補於世也。張鬚用人。採取嚴格主義。凡籍隸奉省者。皆可錄用。觀其任用之外交人員。無一非奉人。且無一之有外交知識者也。張鬚之外交顧問。即爲于冲漢其人。于係遼陽籍。日俄戰役。于以浪人資格。充日軍舌人。國人受其害者。莫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迨張鬚得志。遂擢爲外交顧問。而以外交署長。除關海清。關海清者。北京師範學校之畢業生也。自命關外才子。與于冲漢同黨。冲漢自命日文專家。海清則以爲自己英文程度。雖留英博士。亦不能望其項背。問其所讀何書。則以英文讀本第六卷對海清以爲習英文者。能讀至讀本第六卷。即已登至極巔。其知識之淺陋。抑何可笑。海清繼馬廷亮之後。（廷亮係廣東人。現充朝鮮總領事）而爲奉天交涉員。接任之日。例須遍訪各國領事。藉資接洽。各國領事皆拒而不見。張鬚知之。委于冲漢。領向日本領事疏通。又由青年會外

人分頭幹旋。始稍稍通開。海清遭此打擊。愧赧無地。適花柳病發作。頻於危殆。遂由科長代拆代行矣。旋以某種關係。以修兆元代之。奉省外交更不可問矣。修係奉天師範畢業。爲人庸懦不振。更不知外交爲何物。接見洋人時。屢以不關痛癢之語相問。譯人苦之。以上均係奉人。而爲奉省之外交大員也。吉林外交員。本係江蘇王某。任職五載。手腕尙見敏活。及孫烈臣督吉。以奉人斥其昌代之。其昌由中學畢業。人日本高等師範預科。一年半。未畢業。適民國光復。遂匆匆歸國。以留學生之資格。擢得工業學校校長。每日除聯絡軍界要人外。置校事於不顧。教育部視學某君。到奉視察學校。甚鄙其昌之爲人。旋以資格不合。由教育部咨奉天省署解其職。其昌哭訴於于冲淳。求其幹旋。而得達到調長師範之目的。其昌在日一年半。尙未諳日語。幸命運至佳。不數月而爲吉林交涉員矣。發表之日。青年會某外人。聳肩笑曰。不圖中國人萬能。乃至如是乎。其昌能知外交。則吾夜校學生。何一非外交人才耶。某外人所言如此。其昌之能否勝任。可知矣。

容 易

江之華兮，上海

黃振華是揚子大學裏的一位高材生。天生得英明幹練。也是新青年裏數一數二的人物。他生平所抱的主義。第一就是破除捉迷藏式的婚姻制度。實行自由戀愛。巧不巧他在新化學校開游藝

會的當兒。看上了一位在場的女士。他便走上女士的身邊。恭恭敬敬的遞上了一張卡片。接續很和柔的說道。鄙人很想提倡提倡男女社交。公開的風氣。甚願與女士訂交。不知可見許麼。可巧那女士也是新婦女裏的一個好角兒。對了他。絕無羞羞縮縮的氣派。便從容不迫的答道。倘蒙不恥下交。那是很表同情的。當下就報了他一張名片。上面印的是陸秀英三字。二人就叙談起來。彼此互問家世學業。乃知陸秀英是開明女學校的肄業生。也是來參觀游藝會的。談了一會。亦就分別了。從此之後。二人就通起信來。倆下情投意合。不上一禮拜。黃振華就遞了一封求婚的信。他的回信不消說。是一口允許的。於是兩家就將婚事預備起來。更過了一月。他們倆就手挽手的舉行蜜月旅行了。到了年終。振華就大學畢業。得了一個商科學士的頭銜。從此學業告終。也就想到社會上去尋些事做。他的夫人便勸他道。現在到社會上謀事。是最困難的。高難低弗就。大事未必碰得到。小事不甘屈就。不如集些資本。自己創辦一個商店。到自由由試驗自己的所學。免得依人籬下。一舉一動。受人束縛。那振華道。吾愛你的說話。很是。但什麼事。乃可經營呢。他夫人道。我看我國工價甚廉。各地的工藝。很多精美的。只因沒有大規模的販賣機關。大半埋沒無聞。如能創辦一個國貨公司。一方設法搜羅內地的產品。一方設法推廣外洋的銷路。內地的產品。一向無去路。

收買起來不消說是廉的。銷到外洋在他們市場上這種貨既不多見價值不難由我作主賤入貴出。我們公司怕不賺錢嗎？那振華聽了連連的贊道：不料吾愛胸中有如此經濟。倒比我商科學士高多多哩。立刻擬了一份招股簡章約了幾個發起人便登報招股。不到兩大認股就足額。隨即登報截止。馬上開了一個創立會。衆股東一致推舉首先發起的黃振華做總經理。使招聘了許多辦事人租房子購生財差不多忙碌了一個月的工夫。那公司就開幕了。剛巧這時機會非常的好。營業十分發達。海內海外來辦貨的。幾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辦事人整日整夜忙的。年底結賬下來。分派股東紅利。已及投資之半數。預計照此再辦一年。就出本有餘了。市場上股票的價格也就飛漲起來。於是黃振華的名字。雖婦人孺子無有不知了。社會上沒有人不說他是有本領的。逢了人說起來。總說究竟新人物。經商得法。比舊式做生意就不同哩。但這時那政府依舊是亂七八糟。軍閥擁兵驕橫。更過于前。東也兵變。西也劫掠。這一省和那一省開戰。這一師與那一師交關。沒有已時。這邊剛告平靖。那邊風雲又起。弄得民不聊生。中央財政竭蹶。得滴水無着。國家破產的現象已迫在眉睫。全國商界到此再也不能袖手旁觀。作不分是非。苟且求安的故事。便召集緊急會議。謀最後的救國結果。公決舉派代表向政府請願。那代表大衆一致公舉了黃振華。振華被舉

之後義不容辭就草了一篇救國計劃書怎樣裁減兵額怎麼安插軍人怎樣清釐財政怎樣刷新內治分門別類綱舉目張便挾之入都求見大總統當即延見振華就將計畫書面呈總統總統接過去細細讀了一遍不住的點頭稱是這時候剛逢內閣總理以政令不行引咎辭職後繼人物正難其選那總統就計上心來不待商取振華的同意立命秘書長辦公事提交國會特任黃振華爲國務總理國會也即開會以大多數贊成通過振華事出不料推讓了一回也只得就職選用了一班全國有名的人才爲國務員凡各部各衙署不稱職的人員裁退的長退撤換的撤換擬了一道勸告軍閥解除兵柄歸政于民的命令割晰軍閥把政與安富尊榮適成絕對的反比例到得民窮財盡相率與軍閥爲仇那時衆人皆危怎能獨安衆人皆貧怎能獨富生命或且不保尙有尊榮之可言嗎并說江南勝境山左秘區海上繁華漢臯蘊藉凡具四肢五官的都得流連嘯傲爲什麼軍閥甘於割地自困居則重門戒備狼似在牢的虎豹出則隨從夾護恰如押解的囚犯呢說得洋洋灑灑約有數萬餘言便請大總統蓋了印發到各省那各省的督軍護軍使鎮守使總司令和督理督辦讀了之後有感泣的也有拍案大叫我今覺悟了的也有悔不当初的不出數日便紛紛電請裁廢振華一一復電嘉慰就在中央設了一所軍勳院將各省退職高級軍官一一位置其中

一。面。通。令。各。省。實。行。民。治。一。面。召。集。國。民。大。會。由。國。民。大。會。推。舉。代。表。組。織。裁。兵。辦。事。處。並。由。國。民。大。會。擔。任。募。集。十。萬。萬。裁。兵。公。債。將。募。集。的。款。項。擇。重。要。各。處。分。設。工。廠。安。插。被。裁。軍。隊。不。到。一。年。內。治。肅。清。各。處。原。有。駐。兵。地。點。舊。時。所。見。壁。壘。森。嚴。者。今。但。見。廠。屋。連。雲。烟。突。高。入。霄。漢。機。聲。軋。軋。不。息。的。工。作。向。時。背。槍。腰。彈。幢。往。來。的。軍。士。此。時。亦。渺。不。可。見。但。見。偉。壯。大。漢。有。搬。運。原。料。的。有。包。裝。製。品。的。有。運。貨。出。廠。的。有。將。貨。上。棧。的。來。來。往。往。非。常。忙。碌。各。工。廠。的。出。品。又。極。精。美。各。國。均。樂。于。購。用。出。口。貨。一。轉。而。超。過。進。口。貨。因。此。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黃。振。華。便。成。了。一。個。容。易。的。興。國。元。勳。俗。語。道。說。時。容。易。做。時。難。大。凡。少。年。新。進。的。往。往。看。事。太。容。易。老。朽。的。往。往。看。事。太。難。實。則。看。事。太。容。易。易。流。於。輕。忽。債。事。看。事。太。難。易。流。於。畏。縮。不。前。這。兩。種。都。是。做。事。的。障。礙。總。要。將。二。者。調。和。起。來。逢。着。容。易。的。事。不。忘。其。難。逢。着。難。的。事。要。像。容。易。的。事。一。樣。敢。做。才。可。望。事。之。成。功。著。者。這。篇。小。說。是。樣。樣。說。得。很。容。易。的。希。望。閱。者。看。了。之。後。趕。快。做。一。篇。『。難。』。來。調。和。調。和。我。的。太。容。易。

(願酬禮拜六)

鈍根看了這篇先笑道：那有這麼容易。

▲蕉窗談鬼

琴西佛穩常熱

世俗有無常鬼之說。相傳一男。入白衣白冠。長身闊腹。目出眶外。舌垂頤下。血淋漓滿面。左肩荷大擎雨蓋。而不張。右手執黑索。持朱簽。簽書立拿兩字。作捕人狀。人若見之。則不祥。是說雖傳。余固笑而不信。好友王子藩。曾談及此事。據彼云。江陰顧山鎮有孫詠舟者。王君之畏友也。風標清粹。仙骨珊珊。家豐於財。而喜閒野。固豪於膽。亦不信鬼神者。一日。孫道出鄉間。至戚家賀喜。時正斜陽隱隱。暮靄蒼蒼。四顧渺無村落。人烟斷絕。殘月挂天。風寒露冷。砭骨裂肌。道旁古塚。杳杳斷碑。殘碣。縱橫顛倒。風撼枯林。啾啾一如鬼嘯。孫則參透禪關。本無足懼。仍鼓氣前行。且歌以自壯。行行重行行。至一高塚側。忽聞一聲怪吼。孫亦不駭。忽舉首略顧。則赫然一怪。出于墓隅。其瘳惡之狀。令人聞之。莫不毛髮直豎。蓋彼身長若峭壁。白衣白冠。團團發異光。作淡綠色。雙目燦赤如火。尤閃閃逼人。而血淋淋下。滴滿皓衣。舌則垂于頤下。微露其齒。舌赤如馬肝。血淋漓下。滴腥紅可怖。左肩荷大擎雨蓋。飄輕若紙。右手執黑索。持立拿之簽。孫望之。知爲釋氏所塑之無常鬼形也。孫平日素壯于膽。今忽覩此慘惡之形。誠生平所未見。孫此時竟怖極。不敢再視。登肩縮頸。毛髮盡豎。遂亡命前逃。不敢回視。行約半里許。過一橋折東行。則見編蓬爲籬。結茅爲屋。籬畔植蔬數畦。門前溪水一灣。鷄鳴犬吠。未幾忽聞軍樂洋洋。人聲喧雜。孫知是戚家。卽奔入籬中。斯時周

身血管立冷如冰。足不能行。遂連聲呼救。戚家人聞聲奔出。見孫異而詢之。孫斯時氣喘未定。遂以遇鬼告。戚家人咸相顧失色。乃置酒壓驚。孫是夜宿戚家。翌日孫病數日即愈。

費俠民江陰長涇人也。身長七尺。力大如牛。每舉一手。解有當之者。某日見鄰牛方鬥。費執二牛角。牛俯首不能動。又費行土地廟。前有二石獅。費能以雙手擲二獅于丈餘外。故人咸稱之。大力金剛。費亦傲然自居也。尤喜談怪異事。以膽力自詡。一日會鄰有病亡者。無人守夕。隣某知費膽壯者。請費守夕。言局博之戲。復另請三人。以滿其數。費本好賭之流。聞之欣然往。至則三人已先在。設局于屍戶之外。去其扉。臨屍置案。費則背屍而坐。正燃燭解囊。彼此興高采烈之際。而屍床留一燈。熒熒相照。漏三下。對屍坐者忽前顧。則見屍坐于床。心知有異。則以索茗逃。既而在左者轉眼見屍已作下床勢。亦以索茗遁。斯時惟在右者與費二人而已。少頃。在右者素膽怯力弱。忽目覩屍已僵立于地。心益忐忑。亦以出沒逃。此時獨費一人在。思彼等三人。胡久去不來。乃起坐欲行。忽聞耳後有聲。回眸一視。則屍胸合于背。屍臂加乎肩。手冷若冰。費知有變。亦不懼。運全身力。肩張弩勢。背彎弧形。猝然響作。如礮激而石飛。如山崩而地裂。一刹那間。屍已矢射浪翻。倒仆床前。費見屍倒。乃狂呼。及家人來。見屍倒在地。兩臂皆折。胸骨亦碎。皮肉作青紫色。而費述撲

屍事。聞者莫不咋舌。再視費固無恙也。

周韻琴者。虞邑鹿苑人也。幼擅文詞。長負時譽。貌似蓮花。瀟灑風流。不顧細謹。家豐于財。而性喜幽閒。不樂居城市。嘗慕天台劉阮事。遂不娶。邑中有女者。競欲招爲佳婿。生不顧也。時有謠曰。周郎周郎。滿腹文章。誰人嫁得。一世榮光。生之動人愛慕。竟有如此者。生既淡于世味。樂于幽靜。是以家貲付其弟。結廬虞山之麓。四面古木參天。松柏千株。幹大數抱。皆百年老樹也。生在山中。眠食諠書之外。了無所事。惟澄心寂坐。吐故納新。暇時輒往盤桓山中。一日。時值秋夜。月光照榻。皎潔如畫。纖毫畢見。生斯時。由夢初醒。風高雁急。長夜漫漫。冷席單床。觸緒紛來。生不能不思。以自遣。正無聊間。忽聞有聲。自窗隙來者。其聲嗚咽。啞啞。凄凄。切切。騷人遷客。聽之魂銷。思婦遺釵。聞之感泣。生曰。此簫聲也。胡爲乎來哉。東坡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數語。不啻爲此簫詠也。俄而細辨其聲。浪之強弱。決知爲女子。心疑露涼。風警。月明星高之候。烏有女子來此游玩。渠不畏多露耶。生乃推窗外望。見山嶺森林中。二三燈光。或隱或現。生膽素壯。持劍往。至林叢間。探察真相。乃有一妙齡女郎。明眸皓齒。修短合度。素肌奪雪。玉貌羞花。丰韻娉婷。不可一世。真僊品也。手持玉簫。月光映手。皎潔可愛。側立一小鬢。容色亦娟妙。女見生亟避。其婢勿見而怒。問生曰。何物狂

郎敢來窺視。吾返家後。倘以此事稟告主人。送汝于官。汝罪非輕也。盍速去休。生慌忙作揖曰。今夜得罪于卿。罪固當誅。但非有意來擾。特因長夜漫漫。夢寐不成。茲此清風明月之候。欲來此一乘清涼之風。以舒我胸中之悶氣。不期與卿遇。乞寬恕爲幸。女因是起坐。蹣跚而來。丰姿綽約。態度幽閒。凌波微步。飄飄若仙。一種天然風韻。益令人心蕩體酥。向生嫣然一笑曰。山間公地。人人俱可游行。妾婢不知禮法。出語唐突。幸君勿介于懷。妾受賜多矣。時生聞其聲清而婉。不啻時鳥之鳴春。乃柔聲而問曰。卿何家女子。來此何事。女答曰。妾家西山下。姓馮名二娘。同文卽我家嚴也。生再三思之。不識其父名。心疑懼。遂急舉步。而女追隨曰。君一丈夫子。胆量何若是之小耶。妾雖是鬼。斷不祟君。今願爲君妾。君何速去爲一。時生手足無措。呆若木鷄。女前執生手而勸曰。速決無懼。妾久慕君之才貌超羣。在此佇君者非一夕矣。今邂逅遇郎君。信有前緣。若不嫌陋。願侍巾櫛如何。而君仍堅持不允。何其情之薄耶。言時淚如珠下。生斯時雖明知非人。而醉其貌之美。又服其辭之誠。情絲一動。早諾諾之連聲。拜于女前矣。女亦答拜如禮。相與誓山河。盟天地。乃攜手偕行。繞山而西。曲徑通幽。峯迴路轉。行數百步。俄至一處。宮闕參差。樓台高下。重門洞開。有小童笑立門旁。女挽生進。入殿而觀。則瓊梁晶柱。玉戶瑤階。殿內設珊瑚長几。上置小盤。中盛大

珠一顆。光明如月。照徹毫末。再入內。穿過薔薇之架。芝蘭之圃。則紅樓一座。呈露目前。女笑指爲生曰。此妾之挽髻理髮處也。復前行數十武。則見二八妖鬟。分東西而列。紅裳綠鬢。綽約如仙。諸婢引路先導。復歷階而升。入堂中。以氈毳貼地。繁燈照耀。乳白之盃。貯以珊瑚。霽紅之瓶。陳之玉几。而四壁楹聯。皆古人手筆。少頃。妖鬟奉茗。至生姑啜其味。甘芳適口。沁入鼻觀。非蘭非麝。聞之令人筋酥骨軟。飲畢。妖鬟卽接盞去。一剎那間。酒散畢具。女乃嬌呼一聲。則奉匱沃盥。提壺挈榼。舉以授生。生接而視之。其色淺碧。就而飲之。其味甘芳。瓊漿玉液。昔時徒聞其名。今日乃嘗其味矣。飲既畢。生談次間。欲覘胸中所有之學。每以難試。女一一答不誤。生心大服。前攜女手而笑曰。今願爲卿死。此溫柔鄉矣。請觀內室。女有赧容。遂命妖鬟提燈先導。二人聯步而登。蕭史之樓。比肩而坐。湘妃之榻。其間則有螺鈿之床。餞綃之枕。芙蓉之帳。翡翠之衾。青玉之案。設在房中。床前妝台。雅淨明鏡。團欒皎女。滿月。窗側翡翠案。一文具悉備。左圖右書。觸目琳琅。窗開六扇。淺碧琉璃。碧紗之簾。垂于窗下。而明月入窗。纖毫畢見。少頃。妖鬟出。從此洞房深鎖。錦帳春濃。解衣之際。熟香四溢。遂歎然共寢。相與睡去。未幾。生醒。時正四鼓。懷中女忽不在。但見岡巒起伏。叢樹錯雜。湖泉汨

汨頭石凌橫仰視則星斗橫斜。側聽則風聲鶴淚。而昔時之樓台殿閣。明燈麗女。則杳如黃鶴。真不知何往矣。再視己身。猶臥在草莽枕石中也。噫嘻。槐安國裏。轉眼皆非。溫柔香中。撫膺如昨。曾幾何時。舉目有滄桑之感。豈其夢耶。然而手中之寶劍依然。襟上之酒痕猶在。則又何說。而竟一剎那間。化萬象爲鳥有。佛曰。此之謂色卽是空。

●雨聲淒楚的來呢

胡鐵士 上海

飛沙走石的狂風夾着密蘇似的大雨。馬路上的積水一陣一陣向陰溝裏流着。守崗的巡捕一個個縮着頭。被雨淋得好像落湯鷄一般。時候已是下半夜一點鐘了。我從戲園裏出來。向家中行走。牛莊路貴州路的轉角邊立着一個青年女子。脚下穿了一雙半新舊黑皮鞋。手中撐了一柄小小雨傘。被風吹得雨面直搖。噫。現在已經一點多鐘了。外面這麼大的風雨。他一人站在這裏作甚……失落了物件麼……等人麼……家中口角賭氣站在外面麼。一個一個的疑問。由我腦海裏發生出來。兩隻銳利目光也就注射到他身上。他看見我注目望他。便開口說來。噫……來。噫……：唉。請你成全了我罷。發出來的聲音非常淒楚。好像有無限的委曲。藏在心中的意思。我被他這雨聲來。噫。一叫。方才大悟。原來這來噫兩個字。是上海野鷄（三等妓女）招客的一句老調。他既

然喊來。嗟他定然也是個野鷄。但是野鷄招客有來。噫兩個字已足表明他歡迎我和容納我的意思。又何必再贅一句「你成全了我罷」呢。而且這聲音又何必這樣悽楚呢。其中必定有個原故。機會不可錯過。真我來問他一個明白。於是便走到他面前說。時候已經一點多鐘了。外面這大的風雨。你一人還站在這裏。你莫非也是個野：：他不等我說完。便接口道。我們吃了這碗飯已經可憐極了。大少何必還要來當面搶白人呢。好歹請到屋裏坐息罷。我說你不要會錯我的意思。我並不是搶白你。我是要與你談談的。他說要談到屋裏去談。請外面這麼大的風雨。站在這裏有什麼情趣呢。我說或身上穿着雨衣。不怕風雨在外面談談很好。你若是怕耽誤了你的工夫。我便破費一塊洋錢。也不算什麼。我倒要問你。你我的時候為什麼要在這來。噫之後。加上一句「你成全了我罷呢」。他見我問他這句話。臉上現出一種不悅的顏色。簡直的答道。大少要肯進去坐。就是成全我。大少若是不肯進去坐。就是不成全我。我聽了他的回答。非常訝異。便詰問他說。你開口叫我進去坐。閉口叫我進去坐。難道你一天沒有人進去坐。就不能過嗎。他說要是能過。我何苦還在這風雨之下站着呢。說着眼圈兒一紅。眼淚也就流下來了。我見他流淚。心中老大不忍。便從衣袋裏拿出兩塊洋錢遞給了他。正言厲色。對他說。這裏有兩塊錢。請你收下。但是我要請你。

將你難過的事情講給我聽。我並無別的要求。他看見我無故給他兩塊洋錢，很是驚奇。一壁接着錢，一壁說道：「大少又沒有進去坐坐，吃杯清茶，便要大少破鈔叫我如何報答呢？老實對大少說，我有了這兩塊錢，我今天的難關也就過了。現在不妨將我的遭遇說給大少聽聽……我乃是安徽蕪湖縣人，父親是個廩生，祇因他老人家為人豪爽，喜交朋友，所以將祖上遺下的一些薄產……我說這全是你的家史，不必詳說了。你現在祇將你的名字叫什麼，為什麼墮落在這裏頭，又為什麼一天沒有人到你屋裏去坐，你便不能過。詳詳細細的講給我聽。聽完了，我便要回家睡覺。你也可以進去安歇了。他見我問到這裏，深深嘆了口氣，道：「說起來，真真慚愧極了。我自小生性非常沉靜，不苟言笑。我父親便給了我起了冰玉兩個字，乃取冰清玉潔的意思。誰知我現在竟墮落在這火坑裏，被萬人蹂躪呢！說到這裏，只是嗚咽不復成聲。我聽了，也是傷心，便安慰他道：「世界上名不實實的事體，不知許許多多，要是一件一件的慚愧，那還慚愧不了這許多呢！你不要哭了，趕快將下情講給我聽罷。他被我催得沒法，拿手帕揩了揩眼淚，繼續着說：「我五歲時，我父親便教我讀書。到九歲上，已將四書讀完。另外還讀了些女兒經、列女傳之類。不幸父母在一年之內，相繼亡故，獨獨撇下了我這苦命的女子。」

我父親是民國元年七月裏去世的。當時我母親因爲父親去世。家中沒有男子。就將我舅舅請到家裏。帮着照應家務。不料母親積憂成疾。在那年九月裏。也就去世了。所以家中大小事體。全憑舅舅作主。他看見我母親已死。便又將舅母接到我家居住。從此以後。我的家便變了舅父的家了。我這小主人也變了他們的奴婢了。我聽他說到這裏。便道：你這話大錯了。想你父母雙亡。你又年幼無知。你舅父替你將舅母接來。乃是替你撐持門庭的。你爲何說他占據你的家宅。況且你年紀很小。你有不到之處。間或有責罰你的地方。也不算過分。你也不當說他們奴隸你。由此可知。你這女子。也是個不懂世故的女子。他見我說這話時。急得頭紅臉漲。將脚在地上。一蹶說：我的青天啊。我年紀雖小。總算讀了幾句書。懂得一些道理。難道這點道理。多不懂。豈不是吃草長大的了嗎。我說：照你說來。他們還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麼。他說：暫且我們不要論誰是誰非。請你聽我將這事原原本本說完。再下批評。也還不遲。我說：你可以說罷。他便繼續說道：我舅母接到我家之後。洒掃烹炊。完全歸我去做。像這些事。本是女子內學的。倒不必去說。誰知後來愈弄愈不對了。始而將我的新鮮衣服。全給我表妹穿。我穿的。盡是破爛衣服。再過了一些時。連飯也不讓我吃。飽家內一切操作。却要我一人承擔。一些不到。鞭撻隨之。唉。大少請想。處在這種境遇之下。還不算奴婢麼。雖然如

此但是我還沒有什麼怨言。千不怪。萬不怪。只怪我命苦。父母死早了。沒有父母的子女。受人磨折的。也不是我黃冰玉一人。我祇恨他們不應設下這條毒計。陷我到這火坑裏。被衆人蹂躪。以致叫我不能復再能做人。這是我終身不能忙却的一樁奇冤。我聽到這裏。方纔明白。因說道。這就難怪你說這話了。然而他們又怎樣將你弄到這裏來。幹這買賣呢。他聽我問到這裏。不覺將牙齒一咬。說好狠心啊。我說你不要做作了。快說給我聽罷。他道有一天早上。我舅父將我叫到他面前。對我說道。玉姑。你現在年紀可不小了。你要知道現今的女子。可不能與從先的女子相比。現在的女子。是要個個讀書的。將來免得事事要靠男人。我已經寫信到上海去。打聽學堂。昨天接得回信。說照你這樣程度。可以免我的。我聽到這裏。知道是要送我到上海去進學堂了。心中又是快活。又是感激。連忙說道。舅父所吩咐的。句句多是金玉之言。所計畫的。也是盡善盡美。不但甥女感謝。連甥女死去的父母。也當感謝舅父這番盛意。我舅父見我滿心願意。不覺微微一笑。忽又將雙眉縐起。我看見他這種神情。便問道。舅父對於甥女入學的事。難道還有什麼為難之處嗎。如有為難之處。儘可以商量。他見我問這話。連忙答道。為難却沒有什麼為難。不過你要曉得我。乃是個寒士。倒是這筆學費和膏火。沒處設法。可是為求學也顧不得這些了。我有心將你這所住宅賣去。拿這筆款子。

作你入學的费用不知你可願意你要願意呢我便替你去辦否則只好作爲罷論了我因爲在家也是受苦進學堂多少總可得點學問因此便答應了

隔了幾天房子果然賣去了舅父果然帶我到上海來了但是所進的却不是女學堂便是這火坑了我初到裏頭假且待我尚好口口聲聲叫我小姐還有許多與我年紀相仿的多稱我姐姐妹妹我在這裏一連三天却沒有見教員來上課心中不覺暗暗訝異難道上海女學堂多是這樣不上課的嗎不料過了幾天非但不上課却叫我接起客來了我說我是來讀書的你有多大胆量敢叫我黃水玉接客他聽我說這話大笑道你還在這裏做夢呢你要讀書應當進學堂去讀跑到我們堂子裏來作甚老實對你說你父親得了二百五十塊洋錢已將你賣給我們了我聽說不由大怒道我父親早已死了那裏又跑出一個父親來難道你看見了鬼了嗎你們這裏既不是學堂我馬上便離開你們這地方說完正要走出忽他一把拉住道我不把點顏色給你看你也不曉得老娘的利害當時就被他毒打了一頓至此我方知我被舅父騙賣了但是事已無可挽回住在這火坑裏每日至少要接一個客才能交銷不然便要推鞭子說到此時將他的袖子捲起追大少請看這不是傷痕嗎歸總一句說我們這苦楚真是一言……這一句還未說完背後一個耳光早已飛到

兩聲悽楚的來囉

三二

他臉上我注目看時一個肥胖婦人已將他拉走了祇聽那婦人罵道「爛污貨小死人生意不曉得拉勒浪噉捨格舌根讓我回去慢慢叫來悶耐」
唉神聖的勞工他們還有個星期日和每天的夜裏可以休息難道他們連一天休息的幸福都沒有嗎唉可憐

▲一部分女子的獨身問題

都 良 上海商報館

現在國內一般新式女子。很多有標唱獨身主義者。稍微受過教育的人。更容易傾向這種主張。獨身主義四個字。竟成爲社會上。一種最流行的名詞了。實在講來。獨身主義。是一件難能的事。尤非青年女子。所可輕易說得。但是現在居然流行得這般廣。這可就引起我的懷疑來了。我不敢說他們都是矯情學時髦。更不敢說他們只是抱著口頭上的主義。但是我也不能確信他們真能個個了解人生意義自然的去下澈底主張。這是何等超越的心境啊。人類的本姓。都知愛慕異性。這是無可諱言。而且不用諱言的禮記上說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男女」兩字。並不是只指狹義的性慾。實包含着感情作用。換一句話來解釋。就是異性間的慰藉。這可見得人類重視異性。自古已然。難道這些獨身女子。偏能個個打破情的範籠。自處於「太上

『的地位麼』

獨身主義的蔓延無論如何總是社會上一種不好的景象也儘可說是社會病態的表現我從上節疑問加以考量覺得一般獨身女子至少有十分七八不是真能忘情者然則他們爲什麼好端端放棄人生幸福去求苦行式的畸形生活呢這其中定有別種的意味罷含混些說不是社會上各種潛勢力誘逼他們走入這一個途徑麼注意社會問題的人到這時候總應急謀補救天賦與人的本能總不能聽其自然消滅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何等重要一入獨身境界生活上至少也當減少他們的意與容易陷入悲觀結果還得使社會蒙退化的影響愛倫凱女士唱母性尊重論他說『生育是婦人天賦的職務婦人須有母性方可稱爲完人』依據他的話就可反證獨身主義是不應該行的了現在補救的方法一方面固應力謀社會的改革一方面當設法去勸這種主張的流傳我們現在且把一般女子抱獨身主義的原因加以研究從我個人的觀察覺得有下列幾種

(一) 秉受異樣氣質懷抱純潔思想真能拋撇一切情性的他們非但能夠安然過他獨身生活而且還能遺棄榮利名譽以及其餘種種欲望打破一切塵俗的觀念

(二)受惡環境的逼迫舊道德的制裁不得不抱獨身主義或在特別情形下爲他人而甘守獨身。

(三)負孤介的性情高傲的意氣不願過舊家庭制度下的瑣屑生活又鑒於世上男子都不可靠或從別方面受了刺激兢兢內懼甘自以獨身終局。

(四)不滿意於舊婚姻制度又不敢公然有所主張用消極方法拒絕父母給他擇配的提議表明任何人家都不願就。

(五)並未充分了解獨身意義亦未曾經過澈底考慮只震於獨身名詞的新穎漂亮略一受著刺激便投身到那面旌子下去。

這五項中(一)項恐怕是鳳毛麟角不見得多他們既抱着純粹的出世觀自然沒法可以使他改變的了(二)項中人當然是最可憐憫的我們要加援助非從根本上改革社會制度不可但這問題很大應該另加討論現在我所懷疑的是(三)(四)(五)項內的人照我所假定他們所處境地并非絕對的惡劣不過感受一時的刺激貿然宣告獨身主張實際上都有撤消主張的可能進一層講他們所要求的并不是獨身問題實在只是擇婿問題換言之要改良婚姻制度

罷了。至於他們所受苦痛固然是社會不良制度所給予，但書本上提倡自由戀愛的影響也未嘗不是引起他們煩惱的原因。他們身為舊社會所拘束，心受新潮流的激盪，兩者衝突的結果就容易發生獨身問題了。

如果我的推想不差，我敢大膽說一句：他們的主義都牽誤了他們，只應該提出緩婚實在用不着獨身獨身主義。一經提出在他們當時自然以為很把得住的，然而感情的變化是說不定的。去年時期，氣最盛的時候，一切情緒都給虛榮心籠罩了，什麼事都可不問，而且那時總有父母兄弟的關懷，感情也不至于無所寄托。一到中年情形便有不同，他們一覺到單身的淒涼，也儘許撤消從前主張，找尋一個歸束的地方，然而冷酷無情的社會，因為他們有言在先，不定要加以幾句譏評，顧慮周密的，女子爲了這一層，或至徘徊不能自決，豈不是無謂的煩惱麼？所以一般思想開明的女子，非有特別苦衷，絕不應輕易提出獨身的主張，不妨退一步抱定一個緩婚主義罷。

●紫羅巾

葉 魂
上海民立中學

夕陽一線，下照山陰，暮色蒼然，自遠而暝。時則有人大呼曰：伊何人，伊何人，乃至於如此耶！俄而聚

觀者白數人。予亦隨之往探。一窺究竟。至則見一少年。年約二十餘。以紫羅巾自經于柏樹上。樹側有塚。隆然黃土。色鮮。辛草未萌。似新葬者。噫嘻。此塚中人。得無與少年有關乎。不然。何至於此也。已而將少年解下。救之不及。探其囊。得片紙書曰。「求仁人君子。合葬我于此塚。」嗟夫。生未同衾。死則共穴。少年蓋情場失意人也。

少年姓莫氏。名乾。佐華其字。浙之杭產也。幼卽失怙。依母爲生。旣無伯叔。又鮮兄弟。伶仃母子。相倚若命。佐華生而慰敏。一目十行。長益專勤。號稱神童。旣已博覽古書。復能兼治西文。乃請於母。欲肄業滬濱。以益所學。其母維太夫人。雖愛子情深。不欲遠離。然又不能以小故而廢伊學。乃許之。佐華遂別母赴滬。而投某大學焉。

歲序代更。流光頻轉。佐華入校。已兩度寒暑。朝誦夕讀。匪有暇時。每屆考試。輒冠曹輩。校中自師長以及同學。匪不敬且愛之者。蓋佐華學問固佳。而品性尤厚。溫柔謙讓。無不畢備。又好靜。不喜外出。或小出卽返。凡滬上所謂行樂地。殆無彼人之足跡。

時維三月。校中例有春假。桃夭柳景。豔物宜人。同學大多攜朋挈友。鬥草尋芳。惟佐華以好靜故。出越雷池一步。琴書相對。唱和自隨。幽閑瀟灑。彼中清福。爲伊一人占盡矣。於放假之五日。有吳生者。

固佐華之至友。強佐華往遊。園佐華情不可却。隨之與俱。時則羣花競放。糜爛如雲。好鳥枝頭。廣歌相續。遊人士女。如火如荼。好事者見之。可以永日。然而佐華性僻。雅非所樂也。乃擇靜地而憩。以避其煩。時隔座有女郎二人。憑欄閒語。語甚微。不可辨。惟其舉止大雅。品飾端方。迥出恆流。長者年將及笄。少者殆十四五耳。其天真之活潑。少者固尤勝焉。佐華窺視久之。神爲之馳。已而二人起行。不數武。少者遺落一巾。彼固不知。竟自前去。佐華起拾之。籠諸袖。擬將奉還者。出而遍覓之。卒不得。乃快快返校。

天公弄人。好作愛河之浪。情魔作祟。專興孽海之波。佐華自拾巾後。如醉如癡。久之竟至廢讀。已而病矣。師友以其過勤也。咸勸其少息。且延醫爲之診治。心病還需心藥醫。無知草本。又烏足以獲效者。故佐華日重一日。行且殆矣。一日吳生過訪。睹其狀。大驚詢之不語。惟淚潸潸下。吳曰。君固達人。何忽如此。願乞明言。苟有可效力處。當盡心爲君謀。佐華不語。如故。固強之。乃悉告其由。並示以巾。吳曰。聆君言。此人似曾相識者。君第安心。吾當往訪。會將有以報命言訖。又引種種事故。以誘佐華。樂心思一開。精神大振。佐華病爲之愈過半矣。越日吳生至。笑曰。君真慧眼哉。此誠天上安琪兒也。願恐凡人難得偶耳。雖然。以君天才。彼美必將憐之矣。速愈汝疾。吾將階君一訪蓬萊仙島也。佐華

聞語。心花怒放。幾欲躍起。願以爲誑己也。又愀然不懌。因謂之曰。君毋戲言。乞速明告。彼美究何許人也。吳曰。彼實吾之中表。姓任氏。燦筠其芳名。葦蕙梢頭。才盈盈三五耳。現肄業于愛國女學。宿藪慧根。不庸苦學。中西文早已兼優。誠女博士哉。君非被無以爲耦。彼不遇君亦無可與匹者。天之生人。固不爽絲毫也。

吾舅籍吳。業商。積資巨萬。年將半百。只此掌珠一顆。愛之不啻拱璧。乃近來忽以無子爲憂。廣置姬妾。已舉丈夫子二。重男抑女。習俗相沿。又以宵小言多。不能無動。故對于燦筠之愛。似稍弛矣。矧氏忿甚。因攜燦筠來滬。賃屋以居。既避煩言。且令燦筠就學。燦筠朝往習業。夕歸奉親。樂固無量也。日前春假。應同學之約。往遊愚園。遺失一巾。彼方深悔。恐落輕薄子之手。吾昨言及。彼若有所觸者。吾因問曰。妹得毋識此人乎。彼曰。兄無調言。吾舍學校外。曾未他往。烏識彼爲誰者。第聆兄言。憶在愚園。似曾見有彼人之跡。惟巾旣爲彼所拾。兄轉請擲還。吾今特爲取巾來者。君將何以處之。佐華聞語。憂喜交至。雖知玉人蹤跡。有着然情。欸難通。又滋悵悵。因漫應之曰。巾爲我拾。卽我物也。縱萬金不肯易。雖然。彼華能親取者。吾當敬以奉還。否則已矣。吳乃去。踰日復來。曰。事諧矣。君可行者。當重往愚園。佐華喜極。卽欲起。顧力不能支。乃罷。專心休養。以求速愈。

病中之藥如石沈大海病後之藥如風捲殘雲非藥性之有異也乃心理之不同耳佐華不經旬已告大痊乃約期而往至則吳及燦筠已先在矣相與坐談移時佐華謂燦筠曰日前拾得芳巾卽擬奉上奈女士遠去未得追縱迄後返校又適抱採薪之憂是以遲遲未果殊爲歉然乞女士諒之言訖出巾恭上燦筠深感其誠稱謝不已復相與暢談志同道合相見恨晚已而暮鴉噪樹夕陽在山乃訂後會而別。

從此每遇休沐日愚園中無不有二人之跡絕早卽至薄暮方返喁喁對話鎮日不休或賦短篇或聯長句論文談道互相切磋膩友亦益友也佐華以吳生之紹介已登堂拜其母矣其母沈太夫人明達也不惟不虞他意且深喜愛女之得良友也殷勤招待備盡地主之情自是華有暇必過燦筠之居旣得與意中人相晤復有仁慈之任母爲之料理一切凡一衣一食亦必詢其宜否珍愛之保護之雖親生不啻也客子得此大足慰情佐華何福乃有此遇。

榴花開後。溽暑漸臨。又屆校中暑假期矣。考試旣畢。莘莘學子。咸束裝言旋。佐華亦欲歸省老母。乃以求婚。意托吳生轉懇任母。任母大悅。曰莫生人中鳳也。得婿如此。筠兒幸福。非淺吾焉。有不可者。且吾久已蓄此意。第未發耳。若歸語渠。吾輩達人不必效彼俗見。一言爲定可也。才子佳人。得成眷。

屬天下有情人當同聲一慶。越日佐華行將返里。乃往任家作辭。任母曰。筠兒婿事已屬賢姪。賢姪歸。稟令堂得早成嘉禮。尤所欣幸。老身日就衰頹。恐旦暮不保。使渠抱恨無涯。且平生止此一塊肉。俾親見所適得人。九泉之下。亦能瞑目。言訖。老淚紛紛而下。燦筠亦泣不可仰。嗟夫。事有預兆。信非誣也。談既久。佐華乃作別起行。因謂之曰。此別不過數十日。仍當相聚。伯母賢姪。第自珍攝。切勿過苦。臨行。燦筠以巾授佐華曰。此物爲吾二人相識之起點。敬以贈哥。哥見此當如見妹也。

汽笛一聲。飄然遠去。送者未及歸來行者已去。天盡頭矣。佐華車行一日。已抵故鄉。老母增健。家園無恙。喜可知也。牽衣膝下。細話離情。乃乘間以婚事白母。太夫人止此一子。愛之不啻掌珠。凡事雖伊所欲。不加禁阻。而于婚事尤不願專斷。致遺後悔。乃曰。兒固有識者。既云佳矣。會當不誤。兒自決之可也。言訖。視佐華而笑。佐華殊局促不安。忸怩於色。然中心之樂。已達極點。感此仁慈之老母。殆無涯也。翌日。即函告任母及燦筠。自此推詩論文。函無虛日。魚箋往返。綠衣使者。幾爲渠二人之差矣。

好月不常好。景難再。渠二人之泰運已終。而惡魔隨至矣。一日。佐華接燦筠快函。急剖之。則任母作古人促其赴滬者。讀未竟。心痛如刺。乃請於母。欲往滬一探。太夫人以愛媳。遭此大故。心亦慘。

故於佐華請命之時。卽慨然允許。佐華乃行。及抵滬。逕投住宅。但見雙扉緊閉。寂無人影。詢之鄰右。則已先一日行矣。佐華頽然若喪魂魄。無已。則又附輪赴吳。至則司閽者不爲傳報。投以函。亦杳如黃鶴。佐華至此。悲忿交集。幾爲之狂計。窮策盡無可如何。只得返滬。擬請吳生一探究竟焉。

燦筠自佐華行後。其母卽以婚事函告其父。其父固舊派。殊不謂然。而其妾又譖之曰。吾聞之家人言此事。雖主自夫人。然實小姐之意。小姐年幼。無知且染自由習氣。夫人溺愛不明。任女所欲。安知此生爲何如人。君家家世如此。乃得貧寒子爲婿。不畏親友譏笑。耶。吾爲君不取也。君爲家長。當有特權。君不允者。渠自不能逕行。此言一進。任老愈爲不悅。故遲遲未覆來函。乃不旬日而沈夫人之死耗至矣。不能不赴滬一行。比至。睹燦筠零仃之狀。與悲哀之深。心亦慘然。乃諭之曰。兒毋過苦。兒母雖死。尙有父在。父愛兒。不啻母也。且家中諸姨亦愛兒甚。兒能聽父訓者。兒樂當不減昔日也。燦筠不語。惟有號哭而已。

任老逆料佐華必來。故急急攜燦筠扶柩返吳。其後佐華投信之無報。與請見之被拒。皆任老爲之。燦筠固不知也。旣而沈夫人喪事告終。燦筠守制家居。不復再學。家人相待旣無善狀。且時干涉其行動一語一默。均受人約束。生趣殆盡絕矣。悲怨之極。惟有呼母長號而已。

殘荷已謝。霜菊初蕾。由夏而秋。秋又行且盡矣。其時同邑某姓求婚之議興焉。某姓固富。于財者有子。不學無文。專事冶遊。聞燦筠之美。願求為婦。任老亦羨其多金。允之。婚遂定。而燦筠猶在。五里霧中。渺無所聞也。傷哉。

一聲恭喜。賀客盈門。某姓之定婚禮至矣。珠玉輝煌。令人目眩。任老得此富婿。至為愉快。時時掀其長髯而笑。以自鳴其得意。且召燦筠諭之曰。兒盍往觀阿父。費盡心血。為兒覓得佳婿。轉瞬即作富家夫人矣。將何以謝。乃翁言訖。大笑。燦筠聞之。如觸劇電。神經頓為麻木。呆立一隅。不知所措。良久。乃甦。心痛如割。因謂翁曰。兒不已字人乎。父何忘之也。任老曰。誰為汝主者。燦筠曰。阿母在。日已將。兒字莫氏矣。任老曰。此汝母亂命也。不可從。且莫氏子。殊不佳。其家又非富者。兒焉能下。偶貧。塞子。吾至愛兒。決不忍使兒受苦。某姓郎君。年少多才。與兒天生一對。兒毋過慮。吾言不誤也。燦筠聽此。近前跪而言曰。父有命。兒固不敢違。第兒已奉母命。存前父母一也。脫父為兒先定者。兒決不敢背父。而從母望。父開恩俯全兒志。言訖。伏地大哭。任老怒白小妮子。乃不畏羞。自言婚姻。莫氏子。汝何人。眷戀至此。吾早知前事。並非出自汝母實汝私意。汝學得幾句書。即欲談自由。耶。須知若父業不樂此也。語畢。忿忿而出。

苦哉燦筠母也。云逝。父兮不諒。人生至此。寧有樂趣。事既無可挽回。但求一死。以報知己。屢欲以近事函告。佐華詎家人受任老之命。不肯爲之。投遞計窮。策盡。則惟有束手待斃而已。如是當飢弗食。遇寒去衣。迎風而坐。徹夜不眠。刻意求病。已乃果病。猶恐其不深且劇也。戕之愈甚。初則寒熱交作。既乃至于咯血。及家人知之。爲之延醫。則已深入膏肓。不可治矣。任老知女病之由。婚事而起也。深悔己之孟浪。如是極意爲之醫治。無奈病根已深。雖日飲參苓。罔克有效。日復一日。已瀕于危。一日忽稍清醒。哭謂任老。白兒不孝。不能侍父天年。兒罪大矣。兒死之後。幸勿過傷。言未訖。氣薄痰隔。不能復語。蹀夫二八年華。竟爾珠沉玉碎。傷哉任老。此時天良發現。亦覺慘甚。殮畢。乃葬於北山之下。佐華既不得與燦筠晤面。音信亦不能通。焦急萬分。匆匆返滬。往覓吳生。適吳北上。大失所望。未幾又屆堂中開課之期。各地學子。負笈重來。佐華亦隨衆入校。形容枯槁。神經錯亂。已非昔日之佐華矣。忽一日接快函。展閱之。轉覺爽然若失。異哉。姑錄其書。以供閱者一究。

華哥愛鑒。妹生不辰。逢茲多難。母也既逝。父復不諒。欲奪妹志。強妹以不願。嗟夫。吾哥海可枯。石可爛。吾心不可移也。故願效顰。卿之絕粒。上以全母遺命。下以報哥之愛。嗟夫。吾哥已矣。今生相期來世。哥老母待養。後顧無嗣。任固非輕也。願加珍攝。切勿以薄命人爲念。燦筠絕筆。

書來之第二日校中忽失佐華蹤跡師友咸怪之四覓不見越數日而塚側自經之耗至矣慘哉
 蕓魂曰此吾鄉實事也特述之以爲世之買賣式婚姻下一針砭

劫後餘生記

許瘦鶴上海中華書局

一丸冷月高掛天空颼颼的西北風吹得那些禿樹呼呼作響四面山容正沉寂的酣睡小河裏的薄冰被微風吹動互相撞擊着差差的隨着細流浮動路旁的老樹伸出杈枒來好像要捉人而噬的鬼怪一般還有些鴟梟不知隱在什麼地方一聲兩聲的叫着叫得人十萬八千根寒毛根根都像排班似的站立起來當這夜月空山的時候胆怯的人任誰也不敢獨身行走這時忽有一陣得得的蹄聲來了十幾匹馬上面滿馱着負槍的兵士最後一個身上掛着指揮刀好像是個隊長模樣他們正向前走着忽地西北風越吹越緊不多時那一丸冷清清的明月已上了一層密密的面幕這時風更大了馬背上的人個個都瑟瑟的抖着上下的牙齒已不由得打戰起來內中有一個發出顫巍巍的聲音說道弟兄們啊你們看這種天氣恐怕要下雪了我們放哨放到這個地方也夠了又一個應道可不是倘若真淌下起雪來那纒糟呢那後面掛指揮刀的說道你們不用着急前面不是有燈光露出來嗎想必是個村庄我們到那里歇息歇息再戰

罷大家於是就向那燈尤處走去及至走到近處一看原來不是什麼村庄孤單單的祇有幾間草屋大家下馬走進去看見是幾個鄉人在那里閑話地上燒着些穠穠穠到很溫暖見他們一羣人進來大家全立起來說道老總們辛苦了請坐請坐當下各人即把肩上的槍放下來烘着火幾間小屋裏登時滿佈着和悅的氣象有幾個在牛皮袋中摸出些牛肉饅饅來分給衆人吃着又有幾個吁着香烟任意談笑這時候已不像先前凍得那副可憐模樣了就是他們的隊長也忘了下回哨令可是他們雖然樂而忘返那幾個鄉人却不知爲什麼已老早不見歇有一點鐘時候隱隱的忽聽得四面大聲汪汪的狂吠俄又聽着斷續的槍聲大家吃了一驚說道不好我們跑到賊窠裏來了連忙各人提着槍正想到屋外去看看是什麼一回事那曉得這時那幾間草屋四面已圍了許多人祇聽得一片聲嚷道一個不要放走今天可是我們報仇的日子了屋裏十幾個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不敢往外走猶如待決的死囚一般還要算那掛指揮刀的隊長胆量豪點說道出去也是死不出去也是死我們祇得往外衝衝看難道束手不走專等他們來甕中捉鼈不成說時手中握着一枝十八響的手槍連珠般放着直往外衝衆人也祇好提着槍在後面跟着那隊長一隻脚將跨出草屋的門限斜刺裏忽來一排槍拍拍拍拍這時

屋。異。的。人。苦。不。知。前。面。出。去。的。是。死。是。活。也。只。管。振。着。槍。機。一。面。放。一。面。往。外。衝。屋。外。斷。聲。益。發。猛。烈。四。近。村。民。祇。聽。得。斷。壁。不。槍。約。有。兩。小。時。纔。息。再。約。一。小。時。光。景。各。種。聲。音。全。沉。寂。了。天。上。的。雲。幕。已。漸。漸。的。四。面。退。去。這。時。天。已。大。亮。那。一。輪。初。起。的。太。陽。好。像。含。着。千。萬。縷。血。絲。照。着。地。上。橫。七。豎。八。臥。着。的。健。兒。和。他。們。胸。前。放。出。的。血。花。結。成。異。彩。這。時。不。獨。人。影。不。見。一。個。就。是。連。他。們。先。前。騎。來。的。十。幾。匹。馬。也。不。知。那。裏。去。了。

讀者看了我上面的一節，必定不明白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的事。我現在從頭詳細的說上一篇。上面所說的就是我這一篇中的一段。當辛亥武昌起義推翻滿清的時候，有些偏僻的地方，還沒有完全光復。可是人心已皆蠢蠢欲動。那些腦子腐舊的士紳官僚們，嚇得連覺都不敢睡。終日哭哭啼啼的，比死了父母，還要利害。地方上治安，更不用說是沒有人去過問了。蘇省有個屬邑，叫做海州（現改東海縣），有一鎮市，名叫大伊山，是一個地瘠民貧的地方，人心非常狡詐。時出殺人越貨的案件，每當青紗障起，較平時更是利害。這當兒那些青皮地棍，更可以無法無天的自由舉動起來。後來胆子越弄越大，有時頭上竟扎了一塊白布，說是歡迎革命軍。那些士紳們，更不敢去搔他們的虎鬚。他們也就愈集愈多，漸漸的連四鄉都聯絡起來，竟敢公然

的。各。人。攜。着。洋。槍。土。礮。并。且。做。了。幾。面。白。旗。上。面。寫。着。某。段。某。區。保。衛。團。某。圩。某。保。民。團。沿。街。走。着。還。要。商。家。擔。負。他。們。的。費。用。可。是。這。時。四。鄉。八。鎮。八。天。出。搶。案。明。天。又。有。綁。票。案。每。天。總。有。數。起。到。他。們。保。衛。局。裏。來。報。告。天。還。沒。黑。就。隱。隱。聽。見。四。面。轟。龍。轟。龍。的。槍。聲。連。珠。價。響。他。們。都。粧。做。沒。聽。見。大。伊。山。鎮。上。原。駐。有。四。十。名。巡。防。隊。每。天。也。不。過。吹。吹。號。打。打。鼓。例。行。他。們。的。故。事。風。聲。越。弄。越。緊。了。有。一。天。巡。防。隊。的。隊。長。竟。接。了。一。封。匿。名。信。說。是。限。你。們。三。天。從。速。離。開。大。伊。山。否。則。我。們。攻。進。鎮。來。恐。怕。於。你。們。有。大。大。的。不。利。不。過。叫。你。們。空。手。走。去。未。免。有。點。對。不。起。現。在。叫。人。送。上。二。千。塊。錢。作。你。們。的。費。用。那。隊。長。接。了。這。封。信。并。二。千。塊。錢。曉。得。萬。不。能。再。耽。擱。况。且。有。二。千。塊。錢。落。得。做。個。人。情。安。安。穩。穩。的。走。罷。於。是。當。日。夜。間。三。更。時。分。拔。隊。出。西。門。去。了。臨。邊。還。放。了。幾。排。槍。以。作。他。們。起。身。的。信。號。第。二。天。越。發。人。心。惶。惶。起。來。街。頭。巷。尾。就。有。許。多。人。交。頭。接。耳。的。談。論。家。家。都。是。關。門。閉。戶。的。商。家。更。不。用。說。把。幾。扇。板。門。闔。得。實。桶。桶。的。等。到。午。牌。時。分。河。下。忽。然。來。了。幾。隻。大。船。大。家。都。說。好。了。好。了。陳。統。領。到。了。那。些。士。紳。纔。敢。露。出。頭。來。到。船。上。去。拜。見。并。請。陳。統。領。移。兵。山。岸。保。護。可。是。他。有。一。個。條。件。須。得。一。萬。塊。錢。纔。肯。答。應。那。些。紳。士。就。馬。上。到。當。鋪。和。各。商。店。去。商。量。無。奈。那。些。商。家。又。都。慳。吝。起。來。不。肯。應。允。陳。統。領。等。至。下。午。不。見。士。

紳回話他就拿着號將船開往板浦（灌雲縣的首鎮）去了。這時大家又驚慌起來。一霎時謠言四起。大家小戶紛紛的往四鄉逃避。趁這當兒我要說起我書中的主人翁了。此人姓徐。號漱荷。係讀書出身。他的祖父在這鎮上開了一月布店。已有二十多年。他的父親徐松臣也是個讀書人。因為不肯將先人手創的基業改變。所以他父子都改讀作商。他的母親還在原籍。祇有一位六十多歲的祖母。住在店內。他有一個兄弟。才十五歲。也在伊山鎮讀書。天天享着天倫之樂。滿以為無憂無慮的了。不料這當兒民軍起義。大局不定。土匪乘機擡起。他的祖母徐老太太和他的父親徐松臣。免不得也要驚慌起來。但他家既有這麼一月店。並幾十年置辦起來的。二三十箱衣囊服飾。一時搬到那裏去呢。自那天下午陳統領將船開走之後。風聲更緊。得利害。有人說土匪已經進西門了。又有說北市已經動手搶了。徐松臣急得什麼似的。又強自鎮定。連夜叫家人蘇三和楊二等。將些箱子一隻隻抬到柴房內。埋在蘆柴底下。另外將珠飾細軟裝作四箱。對漱荷道。我看照現在的情形。地方上這一切。必不能免。他們殺不殺人。還不能預料。你現在帶着這四隻箱子。連夜趕到州城內（即海州現改東海縣）去。——避。——避罷。即使家中被搶。有條這四隻箱子。將來還不致受凍餓。我今天早上見勢不佳。已同尹小毛船戶講好。叫他在河下守

候現在差蘇三和楊二將箱子挑送上船。你就趕快走罷。漱荷道：「當這時候，孩兒怎能遠走呢？聽說河邊已有許多不正當的人扎住，即使他們讓孩兒過去，這幾十里的河道也難免不發生阻礙。況且此間丟下祖母父親和兄弟孩兒，也很不放心。依孩兒之見，還是一家人厮守着到那時再說罷。」松臣怒道：「這孩子真不懂世務。到這般時候，還要你厮守着有什麼益處？偷土匪搶進街來，如有殺人放火的舉動，到那時再拖拖拉拉的戀着，豈不是更糟嗎？你趕緊先走，待你去了，後我也把薛明（漱荷兄弟的名字）送到一個地方暫時躲避吉凶。如何幾天內我就叫蘇三送信給你。現在已經半夜過後了，你就趕快走罷。明天還不曉得是個什麼樣局呢。」隨即叫楊二、蘇三道：「你們把行李挑着送少爺上船去罷。」楊二們奉命，即將箱子用繩子拴好，挑着向前。漱荷無法，祇得含着兩眶清淚，叩別他的父親和祖母，隨着楊二們出門去了。走到河下，見東一簇西一簇的人，頭上全扎着白布，手上也有持土槍的，有握着明晃晃的刀的，見他們挑着箱子行來，都走近前，喝道：「半夜三更將東西搬到那裏去？」楊二嚇得一聲都不敢響。還是漱荷聽得內中有幾個聲音很相熟，乃撐着膽子走上前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王四爺、金大爺們。我是奉家嚴的命令，暫往州城去避難的。諒你們是圖大事的人，必不與我為難。區區箱兩隻子，你們如要我

就給你們留下罷。內中有一個答道：「嚙，笑話，笑話，令尊待我們何等厚情，我們好留你的東西嗎？現在時候已不早，天一亮，此間必有大大的變動，你就趁早上船去罷。漱荷如李特赦一般，當別過衆人，尋着尹家的船，將箱子搬到船上，打發兩個家人回家，復命他即走進艙內，命尹小毛趕快開船。船家不敢怠慢，隨即解纜，將船撐開。這當兒，萬籟無聲，祇聽得呀呀呀的艙壁和水聲相應。答這時正是暮秋天氣，一陣陣的西風吹得船窗窸窣作響。漱荷這時蜷伏艙中，想着慈親和幼弟不知何時，再能完聚，而幾十里的路程，又不知前途有無危險。一時憂懼交集，不覺潸然的淌下淚來。他巴不得一時就到了目的地，可是他心裏雖然焦急無奈，那隻船却像是故意的往後倒退一般，行了一會，他伸出頭來，向艙外望望，隱隱的還看得見大伊山的山峯，矗立在星月之下。他想像這樣走法，明天還怕不能趕到哩。況且這般天氣，又是刮西北風，迎面吹着那隻船，更莫想加速前進。即使天公做美，刮起南風，夜間也不敢掛帆，祇得閉着眼睛，倚在艙內聽他慢慢的前進了。又行了一會，他心裏又急起來，問船家走了多少里。船家答道：「已走了二十五里了。前面就是小柴市，再五里就是大柴市了。」船家的話還沒說完，忽聽岸上喝道：「什麼船，連夜到那裏去？」船家好像聽了半空中的霹靂似的，抖戰戰的答道：「我……們到板……板浦去。」

上又喝問道：船裏裝的什麼東西？爲何晝夜行走？船家說：裝……的蘆……蘆柴岸上說：我們不信，快攏過來，說着就向空放了幾槍。船家見勢不佳，乃走進艙來，對漱荷道：少爺，你看怎麼辦呢？諒想不攏過去是不行的了。可是攏過去也恐怕凶多吉少啊。漱荷這時已瘖得縮做一團。船家來問他，他也沒有主張，祇說聽你們罷。船家正在沉思岸上，又喝道：到底攏不攏？不攏，我們要開槍了。船家無法，將船攏得近岸，隨即跳下四五個人，各人手上提着一營槍，那槍托在船板上，擱得震天價響。船上兩個伙計都嚇得撲通撲通的跳下河裏去了。這時尹小毛到很忠，心跪在艙門口道：請位婁東西儘管拿去，千萬留着徐少爺一條性命。那些人道：什麼徐少爺？你們到底是往那裏去的？尹小毛道：我是送大伊山巨康布店徐松臣老爺的少爺往州城逃難的。內中就有一個說道：哦，你是載的徐少爺嗎？不是你說險些錯害了人，你起來罷。徐少爺在那裏待我來會會他。尹小毛道：現在艙內漱荷躲在艙內聽得明明白白，想道：這是什麼人爲何曉得我聽他們的口氣諒來不致加害了。這時東方略現魚白色，艙裏已有亮光。漱荷定睛一看，原來不是別人，乃是小柴市的著名光棍金大標。此人平時雖不務正道，可是他專喜巴結有場面的人。每逢到了大伊山，必須到各紳士家，卑詞的請安問候。那些紳士亦不好過於拒絕，并看他是個可以感

化的人也就乘機勸戒過他幾次他雖稍有覺悟不去單獨的作惡但是每次別人所做的案子總有他的名字在內因為他從前那班兄弟平時奉他做個頭腦一時怎能容他洗手不做今次既有這般極大的機會當然更要把他拖出來做個首領了他既不時的到入伊山去徐松臣的爲人他很佩服所以此時一聽說逃難的是徐松臣的少爺他就說險些錯害好人了至以漱荷何於認識他呢這其中却也有個原因當他到大伊山時也曾有人指給漱荷看過所以漱荷認得他他却認不得漱荷他當下走進船來漱荷使連忙讓坐并稱謝他照拂之恩他也連忙謙讓着并說我們今次起事是各處的弟兄們相邀容不得不去加入大約先從大伊山下手其次就是板浦然後再到海州海州一得我們再舉一民政長那時就可以掛獨立的旗幟了漱荷當下祇得敷衍他道全大爺的計劃很爲不錯但是家父與家祖母等還在伊山務要請金大爺極力照應他即拍着胸脯道放心放心老太太等的平安包管在兄弟身上又說我們今次已經預先盟過誓不許殺人放火所要的不過是點浮財和將來推舉民政長的目的罷了他們正說着忽又聽得隆隆的槍聲好像人家做喜事放流星邊爆一般他即立起身來道信礮響了想是就要動手兄弟也須前去看看恕不奉陪了前途倒沒什麼人駐扎因爲他們已先往伊山去了你們

可以○放心○走○罷○一○面○說○一○面○上○岸○呼○嘯○着○去○了○漱○荷○這○纔○把○胸○頭○一○塊○大○石○放○下○隨○命○船○家○把○船○挪○開○仍○舊○呀○呀○呀○的○開○向○前○去○先○前○跳○下○水○躲○着○的○兩○個○船○夥○也○都○爬○上○來○了○這○時○天○已○大○亮○路○上○却○沒○有○人○行○走○河○裏○的○船○隻○亦○不○多○漱○荷○這○時○坐○在○艙○中○想○走○了○這○路○些○程○就○遇○着○兩○次○危○險○所○幸○都○是○逢○凶○化○吉○若○不○是○從○中○有○人○認○識○恐○怕○此○時○連○性○命○也○不○知○丟○到○那○裏○去○了○再○想○適○纔○聽○他○所○說○大○伊○山○就○要○動○手○不○知○究○竟○是○個○什○麼○動○靜○但○願○得○祖○母○和○父○親○他○們○平○平○安○安○的○就○算○萬○幸○了○他○這○一○夜○未○曾○合○眼○又○受○了○許○多○驚○恐○這○時○纔○覺○得○有○些○困○倦○起○來○想○靠○在○炕○上○略○睡○一○歇○無○奈○終○是○提○心○吊○膽○的○眼○皮○將○合○着○又○驀○地○驚○醒○如○此○好○幾○次○後○來○纔○漸○漸○的○有○點○鼾○聲○忽○又○聽○得○船○家○喊○道○少○爺○醒○醒○罷○看○見○板○浦○了○他○這○才○坐○起○來○伸○了○一○個○懶○腰○揉○揉○眼○睛○走○出○艙○來○一○看○果○然○已○看○見○板○浦○的○小○南○門○又○約○行○了○三○四○十○分○鐘○纔○把○船○攏○近○岸○船○家○端○出○飯○來○他○祇○好○胡○亂○吃○點○當○下○有○個○船○夥○到○岸○上○去○打○聽○回○來○說○道○聽○說○此○地○（○指○板○浦○）○的○消○息○亦○不○好○緣○私○營○的○兄○弟○們○已○經○受○了○煽○惑○幾○次○要○想○搶○當○舖○虧○得○陳○統○領○痛○哭○流○涕○的○對○他○們○勸○告○并○且○連○頭○都○磕○過○幾○次○了○我○們○不○必○久○留○趕○快○走○罷○漱○荷○一○聽○也○道○走○罷○走○罷○船○家○隨○又○將○船○撐○開○約○走○了○二○十○餘○里○忽○見○前○而○聚○攏○了○好○幾○隻○船○近○前○一○打○聽○原○來○此○處○叫○十○里○頭○到○州○城○祇○有○十○里○因

前。面。河。水。甚。淺。船。隻。不。能。前。進。要。進。城。除。非。起。旱。不。可。漱。荷。無。法。祇。得。叫。尹。小。毛。代。雇。了。兩。部。六。合。車。（即現在上海所行的小車）將箱子裝上車隨給了尹小毛二十塊錢說你們回去罷或者在這裏等點回頭生意亦未為不可當下尹小毛接着錢說道少爺一人進城路上怕沒有照應我伴你一同去罷漱荷不便過却他的好意祇得任地相送一部車扎着三隻箱一部車一邊扎着一隻箱一邊漱荷坐着尹小毛跟在後面路上來來往往的車輛却也不少都是滿扎着箱籠許多男男女女都是面帶愁容有些是因爲住在城內恐防有緣搬到鄉下去的有些因爲城裏有許多文武衙署衛兵很多并且有城池可靠特地從遠處搬來的一條陽關大道你去我來真是川流不息這時斜陽已掛在樹梢上烏鴉已一陣陣的歸巢那啞啞的啼聲好像說是你這些人終日勞勞不息還要受許多的驚恐那及我們無憂無慮的快活啊不一會已看見海州城池到得城下見城門口立着好些荷槍的兵士老大的朝他們釘了幾眼進城後穿過幾條街道已到了他的鄉親店門口隨即將箱子卸下搬入店內付給車錢隨又給尹小毛兩塊錢叫他趕緊回去怕遲了關了城門出不得城尹小毛道謝幾聲歡天喜地的去了他這才走進店內見過他的鄉親并投上他父親託他照應的信他這位鄉親和他的父親感情很好今見他爲避

難而來。非常的殷勤招待。拜差打雜的收拾了一間淨室給他住下。又命人將他帶來的箱子搬
到樓上。生怕內中貴重的珠飾受了潮濕。公事做畢的時候。還不時跑來同他談談天。并叮囑他
道。你暫時不要到外面去。且不可出城。因城內這幾天也很戒嚴。免得弄出別的岔子來。俟大局
稍定。我再差人陪你到各處去逛逛。漱荷唯唯聽命。自此就安安逸逸的住下來了。可是他住在
這裏雖然舒服。心裏總不時的惦念着家中。不知這兩天情形如何。幾次欲想差個人去探聽探
聽。無奈這時路上白晝已有人攔路搶劫。沒人敢去。只索罷了。有一天吃過午飯。他正坐在櫃內
與店夥們閒談。忽見街上有許多人蜂擁着往西邊跑。大家嘴裏還嚷着說。到西門小教場看殺
人去啊。原來當日早晨定字營管帶接着東鄉送來了兩名土匪。午後訊問一過。卽把他們判
決死罪。這時正是坤赴小教場去行刑。所以轟動這許多人跑去。看熱鬧。况自平時海州城裏難
得殺人。現在逢着這個機會。真好像出大會一般。男男女女都爭着去看。漱荷因爲他的鄉親關
照。他不要亂走。所以所得坐在櫃檯內看看往來的人。并且他的膽子很怯。就是叫他去。看他也
不敢去。揪有兩頓飯的工夫。漱荷這時還坐在櫃檯內。忽有許多人圍到店門口來。當前有一人
手裏提着兩個鮮血淋淋的布。西往櫃檯上一摺。那東西支牙露齒的。有一個還眼睜睜的朝着

人望這是什麼東西呢。原來是徐管帶將這兩名土匪梟首之後命地保將首級拿到街上示衆。地保們就可以藉此向店家敲個竹槓討幾文喜錢的。但是漱荷長了這們大何嘗見過這樣東西。暮的一早不覺打了一個寒噤。當夜就發起寒熱來了。他的鄉親連忙去請個醫生來代他診治。服了幾貼藥。纔得痊癒。有一天忽然來了一位寬袍大袖的老者。說是要接漱荷到他家去。耽擱幾天。原來此人姓朱名尚儒。是漱荷祖父的好友。漱荷的祖父雖死。他們還互通往來。現在聽說漱荷避難州城。故來接他到他家去。盤桓盤桓。他家住在南城。距離州城不過十餘里。往來到還很便。漱荷當時固然不好拂他的美意。就是漱荷的鄉親亦素來曉得此人老成可靠也。惟有滿口答應。不過對他說道。您老帶漱荷到府上去。我很放心。況且南城是一個小市集。諒無什麼危險。比較州城到還穩當些。不過當這亂世。早晚變動不同。最好不要叫他到外面去閒逛。尚儒笑答道。這個自然。并向漱荷道。我家有現成的舖蓋。你可以不用帶去也。毋庸雇車子。路程很少。我們空着手兩人慢慢的走罷。漱荷唯唯聽命。臨走時。這位鄉親又叮囑了漱荷一番。漱荷這才帶了幾件換洗的衣服。和尚儒一同出城去了。海州至南城。須經過七八里長的蘆花蕩。這時天氣高氣爽。一陣陣的秋風吹得那些蘆絮如白雪般紛紛飛舞。閒鷗野鷺聽見人聲。在蘆葦叢中。

楞楞的高飛起來。清波紅掌景物，很足怡情。無奈漱荷憂慮滿胸，雖有極好的景致在眼前，也不能消遣他的憂慮。過了蘆花蕩，就是太平埕。此處人家都是鹽商晒鹽的灶戶，一眼望去都是些鹽池。鹽井風光與他處又自不同。漱荷家從前雖有鹽池，那時他還幼小，所以沒有來看過。現在一看才曉得鹽池就是用磚石一方一方砌成的，好像浴塘。那浴池一般旁邊都有鹽井。尚儒告訴他道：「這井都有泉眼，直通着海口。每逢春季海裏大潮汛的時候，海水漲浸進來，就可以把他舀起來，倒在池內曬晒。若不遇着陰雨一天一天，就可慢慢的都變做鹽了。這種手續非常便利，比了燉鹽的地方省事得多。又說道：「你祖父在時不是也有幾十號鹽池嗎？近來被你父親拿他充作店裏的資本，漸漸的都變賣了。若是現在還有鹽池留着，就是伊山果遭不測，亦不過去點浮財。鹽池他們總抬不動的。我曾勸過你父親好幾次，他總是不信。此番倘若不幸真被土匪一搶，祇弄得一無所有。將來一家人如何過活呢？唉，這着棋他可是走得大錯了。」漱荷聽了，這番議論，惟有點頭歎息。說時已到了南城，不一會到了他家。尚儒向前，漱荷在後面跟着，走進門一看，判有十幾間平房，四而連貫着。當中是個小小院落，窗前都栽着些鷄冠花和芙蓉花。靠南屋窗下還砌了一個花台，上面放着十幾盆菊花，到很幽雅。有致尚儒隨即引漱荷到一間小

客室內那客室雖然不大却也窗明几淨的兩壁掛了些名人書畫當中懸了一幅風雨歸村圖筆意到也洒脫漱荷隨即坐下僕婦們送上茶水漱荷盪漱畢一面飲茶一面瞧着窗外的秋花不由得又勾起心中憂思來了到了晚上尚儒已老早將床鋪收拾好對漱荷道你今天走了這些路兩脚怕要乏了你就早點休息罷漱荷答道今天同老丈慢慢的走到還不覺疲乏不過兩隻脚底板有點微痛恐怕已經走起泡來了隨將襪子脫下一看果然起了幾個小泡尚儒道不妨不妨用火紙煇煇明天就可好了當即如法炮製果然輕可了許多尚儒道你睡罷荷漱這時也覺有點困倦隨即睡了次日起來尚儒并取了幾本書來給他消遣飲食起居到很舒服若說尚儒的家境本是清貧平時自奉很儉的現在生怕委曲了漱荷故每天魚哪肉哪都要買點來供給他可是漱荷當了這般地步雖是龍肝鳳髓也苦不能下咽何況是點尋常魚肉呢有一天尚儒忽然在外面急匆匆的跑進來心不好了不好了聽說州城昨天晚上已經兵變了牢內的囚犯都放槍乾乾淨淨海州州現已不知下落並且聽說搶了兩片布店燒了一片錢莊據說那變的是十三協的兵今天還不知是怎樣的局面呢漱荷驚問道老丈可會打聽清楚被搶的兩片布店是什麼字號呢尚儒道是啊我也曾一頁的打聽但各人所說的不同這時還沒

有確○實○的○消○息○待○我○吃○過○午○飯○再○到○外○面○去○打○聽○打○聽○罷○尚○儒○吃○過○了○飯○果○然○又○出○去○打○聽○不○一○時○滿○面○愁○容○的○跑○回○來○對○着○漱○荷○嘆○氣○道○唉○直○是○在○數○華○逃○張○不○搶○李○不○搶○單○單○的○把○他○家○搶○了○漱○荷○忙○道○到○底○是○那○家○呢○尚○儒○道○就○是○你○的○同○鄉○那○升○仁○昌○啊○漱○荷○道○真○嗎○尚○儒○道○怎○麼○不○真○我○的○外○甥○方○才○從○城○裏○跑○來○說○是○昨○夜○二○更○時○分○先○是○聽○得○西○頭○鐘○聲○不○一○會○街○上○已○人○聲○鼎○沸○并○有○些○瑯○瑯○的○鑼○鑼○聲○第○一○家○就○是○揮○裕○昌○永○錢○莊○的○叫○無○奈○終○是○撞○不○開○後○來○那○些○丘○八○太○爺○弄○起○性○子○來○了○就○去○抬○了○一○箱○煤○油○澆○在○門○上○放○了○一○把○火○燒○得○個○乾○乾○淨○淨○第○二○家○就○是○去○撞○你○的○鄉○親○家○仁○昌○的○門○也○是○不○容○易○揮○開○還○是○用○刀○將○門○砍○破○纔○得○進○去○所○幸○全○店○的○人○已○預○先○跳○牆○躲○到○隔○壁○學○宮○裏○去○一○個○沒○有○受○傷○可○是○店○中○所○有○都○一○搶○而○空○了○并○聽○說○晝○夜○有○人○在○後○街○聽○見○有○幾○個○人○抬○着○幾○隻○箱○子○去○裏○面○嘩○啦○嘩○啦○的○響○疑○是○元○寶○聲○音○想○必○就○是○你○所○存○的○箱○子○了○漱○荷○聽○到○這○裏○不○覺○歎○氣○道○唉○由○天○上○即○使○躲○在○仙○缸○裏○也○不○能○逃○脫○倘○如○伊○山○再○像○這○一○般○的○變○動○我○一○家○人○也○就○當○此○斷○了○生○機○了○說○着○不○由○的○流○下○幾○點○眼○淚○來○尚○儒○祇○得○勉○強○安○慰○他○道○你○也○不○必○憂○心○已○至○此○步○也○無○益○我○們○明○天○祇○得○多○出○幾○個○錢○尋○個○人○去○冒○險○探○聽○探○看○罷○但○願○伊○山○能○夠○保○存○那○就○萬○幸○了○當○日○晚○間○弄○出○晚○饈○來○漱○荷○一○點○都○不○能○吃○隨○即○和○衣○倒

在。床。上。可。是。他。一。夜。却。未。曾。合。眼。次。日。清。晨。尙。儒。卽。跑。到。外。面。想。尋。個。人。到。伊。山。去。無。奈。人。人。都。說。板。浦。到。大。柴。伊。山。大。市。小。柴。市。那。一。節。路。現。在。白。晝。都。有。人。割。路。卽。使。身。上。穿。着。布。單。褂。袴。都。要。剝。去。弄。得。不。好。腿。上。還。要。戳。上。幾。刀。誰。敢。拿。着。性。命。去。拚。呢。尙。儒。祇。得。回。來。告。知。漱。荷。漱。荷。追。難。道。花。子。也。不。肯。去。嗎。尙。儒。歎。口。氣。道。唉。你。那。里。曉。得。若。是。在。平。時。要。差。個。人。到。大。伊。山。去。不。要。說。是。一。個。就。是。十。個。都。找。得。出。無。奈。當。現。在。這。個。時。候。東。搶。西。劫。的。那。些。丘。八。太。爺。們。又。祇。要。現。金。現。銀。他。們。搶。過。之。後。剩。下。來。的。衣。囊。器。具。那。一。個。不。想。跟。在。後。面。去。拾。點。外。快。所。以。平。時。這。種。人。很。多。現。在。要。想。找。一。個。看。看。都。沒。有。了。正。說。話。當。兒。忽。聽。得。門。外。一。陣。鑼。聲。夾。着。拍。拍。的。槍。聲。漱。荷。驚。道。難。不。成。此。地。又。有。變。了。嗎。尙。儒。道。你。別。怕。此。地。一。時。還。不。致。有。變。這。是。商。家。因。見。州。城。兵。變。生。怕。地。方。上。歹。人。乘。機。騷。擾。故。從。昨。天。發。起。辦。了。一。個。商。團。各。家。都。要。輸。流。去。一。個。人。到。大。街。小。巷。巡。視。這。也。是。預。防。不。測。的。意。思。漱。荷。歎。氣。道。唉。這。般。商。團。有。什。麼。用。倘。如。有。點。風。吹。草。動。恐。怕。就。要。丟。了。槍。枝。躲。到。家。裏。去。了。尙。儒。也。惟。有。點。頭。歎。息。不。一。會。僕。婦。端。上。飯。來。兩。人。正。吃。着。忽。有。一。個。短。褐。穿。結。的。人。跑。進。來。氣。喘。吁。吁。的。說。道。我。家。大。少。爺。可。在。這。裏。嗎。兩。人。到。被。他。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原。來。正。是。漱。荷。家。的。老。家。人。蘇。三。漱。荷。當。卞。卽。放。下。飯。碗。問。道。蘇。三。你。今。天。打。從。

家中來嗎。家中的情形怎樣呢。老太太們平安嗎。蘇三道唉。少爺家中給土匪搶了。自那夜少爺走了之後。次日清晨風聲更緊。清江的救兵還未見到。等到早飯時候。四鄉土匪蜂擁而入。欲想先搶當舖。無奈打不進去。不料這時當舖裏面打雜的乘機內變起來。先逼管首飾樓的交出鎖鑰四十幾名打雜的將首飾各人裝個盡飽。然後開門放土匪進去。這時土匪已四處散開。所以一條大伊山街無論什麼店舖無一家倖免。又有許多本街的窮人見他們既不殺人放火。都跟着去搶。但是所搶的都是店舖住戶一點未動。他們正預備第二天搶去戶。不料清江的兵驀地趕到來的。是賈管帶約有一營多兵。聽說大伊山已被搶。乃連夜上岸。將四面街口扎住。用槍亂擊。第二天黎明找到街上一看。無論大街小巷都睡着幾條死屍。有些肩膀上還背着包裹的。有些手上還擎着布疋的支牙露齒。委實可怕。可是這些被擊的都是本街和鄰近的窮人。至於土匪早已得了銀錢跑到圩外去了。漱荷聽他說了這番話。心裏很覺難受。乃勉強問道。當搶的時候老爺太太和二少爺躲在什麼地方呢。蘇三道。二少爺和老爺兩人躲在一家小戶人家的草房內。老太太我們勸他也尋個地方躲避躲避。他却不肯。後來我家的門既被土匪打開。他老人家却眼睜睜地看着他們搶。就是蘆柴內所放的箱子也都完全搶去一隻不留。那種情形真是傷

心啊。但當這時候。老太太却做了一樁極大的好事。漱荷問道。他當這患難之中。還能做什麼好事呢。蘇三道。我們隔塵不是有月山東人開的布店嗎。我家被搶之後。他家還沒搶到。這時老太太因什物被搶一空。心裏痛惜不過。獨自坐在屋裏垂淚。忽地他家管事的。帶有兩個伙計。從牆上爬過來。每人手裏捧着兩隻元寶。跑到老太太面前。撲通的跪下。說要請你老太太救命。代我們將這隻元寶收藏一下。以備將來。回原籍的川資。老太太當時不肯說我家既已被搶。再代你們收藏銀錢。倘如風聲傳播出去。叫他們再來搶。第二遭豈不是自討苦吃嗎。無奈這幾個山東人跪在地下。不肯起來。再三的哀求。老太太被他們纏得沒法。才肯將這幾隻元寶收下。放在烟囪內。不一刻。他那月店果然也搶了。第三天。那幾個山東人跑來。將元寶如數拿去。趕回山東去了。并且賞了我和楊二每人十塊錢。這不是一樁好事嗎。漱荷又問道。你是今早在家動身嗎。怎麼曉得我在這裏呢。蘇三道。伊山自賈管帶出示安民之後。大家心裏才覺稍安。老爺和二爺當日下午。已經回家。今早才得着消息。說是州城亦已被搶。老太太們不放心。差我前來瞧瞧。後來聽說路上穿着好衣服不好走。因此就扮做這副模樣。才得過來。走至板浦。到劉先生家去。一打聽。他說大少爺已於前幾天出城。就攔在朱太爺家。所以我一直跑到這裏來。又說道。但不知

少爺此時是回家呢。還是再耽擱幾天呢。漱荷道：「我們明天先進城去瞧瞧。後天再回家罷。」蘇三唯唯答應。到了第二天。早餐已畢。他們主僕倆別過尙儒。向州城而來。走過太平塄和蘆花蕩。正走之間。漱荷忽一眼看見道旁田溝內。騎着一個頭髮老長。面目黧黑的死屍。腳上還帶着鐵鐐。隨同蘇三說道：「這必是那夜兵變。牢裏跑出來的囚犯了。走不多遠。又看見一個如此。路走去。到看見了十幾個。因爲那夜兵變之後。那些丘八大爺們。把他們放出來。他們一時得了活命。只管像沒頭蒼蠅似的四面亂跑。其中有些已經關了多年。一旦放他出來。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况又是在夜間。更是昏天黑地的。腳上又帶着鐵鐐跑起來。又不便。所以有些跌在田溝裏去了。有些撞着東西就跌死了。他們祇說得了活命。那裏知道反因此死得快些。這也是他們平時作惡太多。國法雖被他逃過。天譴他却逃不過了啊。再說漱荷和蘇三兩人慢慢走着。不一會已進城。那條大街。祇有幾家小店。開門做買賣。那些大店。還是把門闔得緊緊的。真是滿目荒涼。較他來時。那天的情形。可大不相同了。當下差蘇三向人一問。仁昌店的人。果然暫且還住在學宮內。兩人隨即尋着學宮走去。一看。他的同鄉和幾個同事。一個個都像逃荒的難民一般。見着漱荷來。都含着眼淚。訴說當時被搶的情形。和現在的困苦。并說我們遭此大劫。也是天意使

然。不。想。連。你。的。東。西。都。牽。累。在。內。豈。不。傷。心。漱。荷。反。勉。強。安。慰。他。們。道。這。也。是。數。該。如。此。非。人。力。所。能。挽。回。還。望。諸。位。放。作。達。觀。不。要。憂。壞。了。身。子。錢。財。本。是。身。外。之。物。祇。要。有。人。就。不。愁。沒。有。錢。財。了。他。的。鄉。親。說。道。我。陪。你。到。隔。壁。去。看。看。罷。漱。荷。道。我。此。時。已。不。忍。去。看。况。且。我。就。要。到。南。城。明。天。就。要。回。家。去。了。當。下。就。在。那。裏。胡。亂。吃。了。點。飯。隨。又。和。蘇。三。趕。回。南。城。就。攔。一。夜。第。二。天。清。早。就。起。來。別。過。尙。儒。趕。奔。伊。山。而。來。這。時。路。上。已。有。伊。山。賈。管。帶。和。板。浦。陳。統。領。派。兵。十。里。一。棚。按。連。駐。扎。一。路。才。得。安。然。無。事。下。午。時。分。已。到。了。伊。山。一。條。大。街。家。家。都。是。關。門。閉。戶。的。有。些。門。都。沒。關。裏。面。空。洞。洞。的。真。是。人。烟。寥。落。觸。目。傷。心。較。之。從。前。令。人。起。無。限。景。物。全。非。之。感。將。近。家。門。已。遠。遠。的。望。見。他。那。白。髮。婆。婆。的。祖。母。和。慈。父。幼。弟。等。都。倚。在。門。口。瞧。望。因。爲。他。們。曉。得。蘇。三。一。去。漱。荷。必。跟。着。同。來。那。天。午。後。已。在。門。口。望。過。多。次。了。見。面。時。不。由。得。閤。家。都。淌。了。一。回。眼。淚。總。算。人。口。平。安。這。就。是。不。幸。中。的。萬。幸。了。他。家。養。的。那。隻。花。狗。見。着。漱。荷。回。來。也。好。像。亂。離。之。後。難。得。相。逢。的。一。般。跑。到。漱。荷。身。邊。搖。尾。貼。耳。的。表。示。他。的。親。愛。徐。松。臣。即。說。道。幸。虧。你。早。來。了。一。步。再。遲。一。點。街。上。就。不。能。走。了。漱。荷。道。這。是。什。麼。緣。故。呢。松。臣。道。此。間。自。那。天。賈。管。帶。將。土。匪。逐。走。之。後。隨。即。出。了。一。張。告。示。天。一。黑。街。上。就。不。許。。

因爲他們四點鐘之後就派了些兵伏在人家牆門內若是有人走過不打燈籠他們就以無人收留的土匪論登時槍斃你一路來的地方都貼着告示你沒瞧見嗎。湫荷道我這却沒有留心。松臣道這般時世真是危險得很我們須要小心點才好。湫荷又問此間自搶過之後這幾天是什麼情形呢。松臣道那些土匪當日退出之後即佔據了大山圩第二天就下戰書給賈管帶說是要和他決一死戰并虛稱有二千多人我們聽了這個消息又駭得什麼似的生怕衆寡不敵虧得賈管帶身先士卒前去痛剿戰了一晝夜但土匪係在山上下面向上仰攻很不容易幸賈營有兩部機關槍才占了勝利這一陣槍斃土匪約二百多人生擒者四五十人亦當場槍決餘皆四散逃走了。又說道自賈管帶來此的第三天新任的海州民政長也到了打從此地經過我們當下即去請他上岸履勘并遞了呈詞和失單請他存案。湫荷歎氣道唉這也不過是官樣文章能咧難道他還有錢來賑濟嗎。父子們談談講講不覺已是夜深隨即各人睡了第二天湫荷起來再走到前面一看真是狼藉不堪那大廳和書房內的桌椅等也都零落不全稍微可拿的東西已不消說都被拾二水的拾去了過了幾天忽然又出了一樁駭人聽聞的事說是昨夜有十七個兵士和一個排長到附近去放哨被土匪出其不意都擊死了讀者諸君想還記得我開

篇的一段就是記的那夜的事情啊。當時賈管帶得了這個消息之後，怨恨已極，連忙帶了兩部機關鎗，將那左近幾個村庄洗做平陽。那地方叫做任家圩，到現在還是瓦礫之場，沒有人去造屋居住。但他當時雖將村庄轟平了幾個，可是土匪却沒有殺完，還是東村被搶，西村綁票。後來，得白寶山帶兵到海州，不辭勞苦，自己帶兵到各處去痛剿，才得將土匪漸漸的剿滅。生擒來的土匪，當時即梟首和槍決。那些行刑的劊子手，却得了大吃人心的機會。（我在海州的時候，有一天，殺人會跑去看見劊子手將人殺了之後，隨即用刀將胸膛破開，用鐵勾將人心取出。我先還當他們是拿去配藥，後來一打聽才曉得是拿去炒吃的，說是其味甚美。）這也是亂世的一種怪現狀啊。再說漱荷家自遭蹂躪之後，因為生計所迫，漱荷得友人的介紹，到緝私營裏當書記。混了兩年，後來因為他的母親棄世，奔喪回原籍的時候，他的親戚恐怕他在軍營中難免沒有危險，就託人在上海代他尋了一個職業。民國六年，他的父親徐松臣也就死了。他又往海州去過一次，那時却值連河水淺，小輪不能通行，又受了許多艱苦。去年才考進某公司做職員，所以他在現在還在上海。但不知他見了我這篇記述，作何感想呢？唉，往事成烟，舊遊如夢，十年回音，祇落得個憂患餘生，寄人籬下，茫茫前路，還不知是個什麼結局哩。

●覺悟後之生活

●葉利·庫山

唐慧珠是從小許給陳炳達的。他常常聽得人家說他的翁姑是十分的頑固。并且他的未婚夫又是怎樣的墮落。雖然他父親在家裏設帳授徒。他倒很自在的書也不讀。終日在外邊鬼混。名說是書香子弟。我恐怕他連自己的姓名也未必能夠認識哩。他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一箇先覺女子。處着這惡劣的環境。瞻望前途。黑越越的好像外洋輪船半途遇着子大霧。加上絕大的風浪。危險到萬分。他環顧旁的人。個個酣睡着。誰想得到怎樣叫危險。怎樣叫幸福。你要去喚醒他。說不好了。我們快要沉淪到苦海裏去了。再也不能糊糊塗塗的靠着這一個不濟事的船老大。總得大家起來把南針對準。做我們的空前光明大運動。才有希望呢。

唐慧珠當時因為嫁期愈逼愈近了。他就想大刀闊斧的開一條光明大道。爲後來女子做一個先鋒。還得奪回他畢生的幸福和人格問題。就向他父母慷慨直陳。要將這盲目的婚約解除。否則甯可……他老人家也覺得彩鳳隨鴉。頗有悔意。無奈他們中着數千年來的餘毒。他的腦府裏早被禮教二字盤據着。以爲女子從一而終。受過人家的聘禮。是不容反悔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再也不會說錯的那。豈還能顧及女兒的幸福。不幸福呢。正言厲色的將他訓斥了一番。再說上許多。

迷信的廢話。他聽見父親這樣的固執。料知爭也無益。一陣心酸。禁不住兩行熱淚。簌簌而下。疾忙回到房中。嗚嗚咽咽的哭了一夜。真是柔腸寸斷。萬事皆空。大有此身非復吾有之概。我想唐慧珠當時聽見他父親的一夕話。比之張欣生上告大理院駁回。判處死刑。還要失望得多哩。他委實忍無可忍了。心想輕生呢。倒可以了。却一切煩惱。然而一轉念。問書上不是說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嗎。這麼一死。豈不添了父母的悲傷。他老人家年紀又高。怎能夠禁受這樣的慘變呢。況且自殺是懦夫的行爲。爲新學和人道所不取的。然而我又不能隨隨便便的跑入水窖中去。我既然覺悟了。還得從積極的徹底的做去。我祇要問心無愧。譽我毀我。於我何有。他的志向於是更爲堅決了。

街頭巷尾。紛紛議論。說唐慧珠失蹤了。有的說是投河而死了。有的說是在杭州靜修庵祝髮爲尼了。一班略知底奧的人也說。一聲可憐。一個女志士。厄於家庭的專制。竟至鬱鬱出亡。浩然長歎。似乎很覺悟崇仰似的。另有一班平素與他父親感情壞一些的。或者是專門與風作浪。好借此宣傳宣傳。實行竹槓主義的。都說他是淫奔該！這真是社會的黑暗。我們且不去深責付之一笑罷。

唐府裏擾攘了好久。一天忽然接到他女兒的一封信。大致說：『女兒不能博你兩位老人家的歡心。不幸極了。但是女兒爲人格問題。不能打破這面禮教的舊招牌。要我犧牲去做孝女良妻賢母。女兒都不願意。深信此外儘多很大的事業。可以作爲哩。』聽說他現在很熱心的提倡教育。服務社會。實行他的人生觀。

▲張勳軼事

伯超
常州

張少軒自丁巳復辟失敗。蟄伏津門。息影已久。友人某。前曾供職軍署。其瑣事軼聞。多有目睹者。爰拉雜書之。聊資談助。

少軒曠省奉新。人幼年失學。長無所成。某年忽發憤從軍。以圖自立。適時經數年。音問杳然。其夫人窮簷坐守。恃十指爲生。無怨言也。或有以少軒存亡莫卜。慙慙其改適者。夫人峻詞拒之。後少軒覓便攜書歸。則已升充哨長矣。浸假又由哨長升充哨官。且接眷矣。人於是咸服。夫人知人之明。比少軒手握軍符威震一時。獨於夫人所言靡不奉命。惟謹。非畏之實敬之也。外傳少軒懼內。實緣於此。

或謂少軒目不識丁。非盡然也。每有所示。輒親書條諭。第行楷不甚端正耳。平時喜瀏覽書報。史

鑑頗熟而於古代名將用兵尤能侃侃而談深中肯綮

少軒性爽直無官場大老習見客亦無定時一經巡捕傳達無不立時延見平時黎明即起巡視
署內殆遍卽廁所亦不能免

少軒嗜樗蒲公暇輒聚四人作竹林游每逢新年且大搖牌九以骰子置盆中搖之以驗點數故
少軒謂推牌九曰搖牌九命號房持刺遍邀同僚歡賭一室以示同樂

少軒年逾耳順精神矍鑠步履如飛平日善珍養日飲鹿茸酒一盃鹿茸購自山左等處選上品
價值千金凡遇喜慶宴會同僚常親臨敬酒叩謝隨從至筵前傳說大帥來磕頭比衆人聞聲急
起立則大帥已叩罷起身不知去向矣

少軒武夫也而待遇同僚頗厚有津浦鐵路某站職員某某者長英語蘇州之小滑頭也夤緣識
少軒委其長徐州電燈廠不數月虧累萬餘金僅令停職未幾又爲之介紹一月薪二三百元津
浦路員之職

丑秋北軍攻克南京張軍戰最烈故首先入城甯民大遭劫掠其實參預斯役之五軍莫不利
益均沾尤以馮軍爲最酷藉口免多株連以煤油雜洋龍中助火勢下關一帶斷垣殘壁觸目皆

是者大樹將軍之賜也。惟少軒手段不及馮等各軍圍滑入城後即安居不出靜待後命甯人以辛亥之役少軒負固不服與民軍抗耿耿於心至是遂以劫掠之舉完全歸咎少軒不亦冤哉。克甯之役少軒以全軍之力血戰月餘袁氏東南半壁始克保全乃時僅二月蘇督忽易馮國璋當劇戰之際馮氏駐節滁州遙觀動靜蓋勝固可進敗亦可退也至是竟坐享其成電令到日少軒心固不甘而全軍將士亦憤抱不平當時甯垣一夕數驚大禍之將至然未幾仍照常交替聞內幕中實賴夫人斡旋之功蓋夫人深明大義不願以區區祿位之爭復陷甯民於水火一場惡風雲得以瓦解冰消者胥夫人力也。

近來各軍欠餉動至數月。民國六七年前財政竭蹶雖不如是之甚。但愆期亦在所難免而定武軍餉則無論會否領到概由少軒墊發從不積欠。又近今軍界惡習凡遇長官有喜慶等事部下兵士亦必湊送公份定武軍則不然如遇少軒誕日兵士每名且得賞小洋數角以爲酒肉之資定武軍之肯用命半由於此。

異兆之說近於迷信。然亦有理所不可解者。徐州軍署有大樹數株烏鴉集其上者成千累萬少軒惡其聒噪命衛士以鎗擊之而隨散隨聚無如之何也。復辟事起則千萬烏鴉一頭無存又是

張勳軼事

年○春○夜○半○聞○廐○中○馬○嘯○說○者○謂○恐○有○戰○事○夏○間○復○辟○軍○興○說○果○驗○矣○

軍○署○中○有○大○仙○樓○一○少○軒○欲○毀○之○改○建○羣○諫○不○從○事○後○忽○有○鷄○飛○登○大○堂○屋○頂○驅○之○不○下○說○者○謂○主○有○火○災○不○久○署○果○被○焚○是○時○徐○州○尙○無○消○防○隊○少○軒○聞○警○立○調○軍○隊○包○圍○全○署○任○其○自○然○不○准○搶○救○恐○亂○秩○序○也○當○時○紅○光○燭○天○人○聲○寂○然○第○聞○辟○拍○之○聲○而○已○

丁○已○春○黃○陂○密○電○少○軒○令○其○不○動○聲○色○接○收○安○武○全○軍○少○軒○不○忍○賣○友○求○榮○也○密○召○嗣○冲○而○示○之○以○電○嗣○冲○大○怒○督○軍○團○之○事○以○起○未○幾○少○軒○被○召○入○都○復○辟○繼○起○少○軒○累○年○之○位○置○轉○自○此○斷○送○

（如承錄取願得禮拜六）